

閻王帖（一條龍的故事之七）　歐陽雲飛・著

闖王賀金虎、五柳莊主易浩天，與八闖財神錢如海，這三個風馬牛不相及，一點關係也扯不上的人，却同時接到一張閻王帖，而發帖子的人赫然竟是一條龍石恨天，奇怪的是石恨天亦與上述三人同告神秘失踪……內情撲朔迷離，結局更是令人拍案叫絕，不可不看。

請

$4.00

第26年
24

編者話

一條龍故事之七﹂閻王帖﹂今期刊出，是一篇清新脫俗，詭秘神奇的故事，講述閩南三個財富萬貫，有頭有面的人物，他們三個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扯不上一點關係的人，但不約而同同時同地各人接獲一張閻王帖，而發帖的人竟是一條龍石恨天，事件耐人尋味，但更令人撲朔迷離的是事後接帖人和一條龍都同告失踪，於是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情接踵而至，過程曲折迂廻、驚險刺激，敬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七色劍﹂與﹂女媧古琴﹂兩個中篇今期大結局，各有不同情節高潮迭起，敬希垂注。東方玉先生下期另一新著﹂金笛劍客﹂與王一龍的﹂關門弟子﹂同期刊出，幸勿錯過。而西門丁君由於近期旅遊離港，新作暫停數月方告刊出，他日崔護重來，定有佳作，愛好他作品讀者敬請密切注意。

**　　**　　**

﹂七寶玲瓏﹂下期刊出。馬騰作品，內容描述兩個年輕的武林高手，他們竟然同時愛上了一個少女，于是麻煩事件發生了，結局怎樣？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4期
（總號13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閻王帖

一條龍故事之七／歐陽雲飛・文
可帶・圖



疑雲滿天閻王帖

賀金虎：五十二歲，官拜平倭將軍，因功被封爲閩王，屯兵福州，拱衛海疆，乃朝廷重臣，國之棟樑，倭寇海盜視爲心腹大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易浩天：四十六歲，五柳莊莊主，骷髏門主白玉樓之師兄，三不先生之師姪，因腿跛而手持一支金手杖，杖法精絕，獨步江湖，堪稱一代巨擘，五柳莊更是如日中天，獨霸一方。

錢如海：五十五歲，人稱八閩財神，家產億萬，富可敵國，大小船隻逾千，商務通達，遠及南洋，非僅名重閩省，海外亦赫赫有名。

這三個人，不論是誰，只要跺一跺脚，整個江南就會震驚不已，彼此之間風馬牛不相及，扯不上任何關係，又都是雄霸一方的風雲人物，却在同一時間接到一張閻王帖，同時去赴這個死亡的約會，又同時失踪了，至今時隔數月，仍生死下落不明。

發帖子的人，據說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一條龍石恨天。三人皆非等閑，是什麼非常特別的原因，能促使這三個不平凡的人物同時赴會，遂成爲大家議論的焦點。偏偏石恨天本人亦告飛鴻冥冥，行方不明，根本無從查證。

因此，不管是江湖道上，或是街頭巷尾，甚至官府衙門，莫不謠傳四起，議論紛紛，有謂石恨天喪心病狂，於洗刦了這三家的金銀財寶，甚或不可知的物件後，已遠走高飛；有謂這件事壓根兒就是一個騙局，一個陷阱，石恨天也是被害人之一，可能早已濺血江南，骨化飛灰。

謠言總歸還是謠言，沒有人能提出任何具體證據來，倒是石恨天的失踪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因爲：三家派去的人找不到他！

官府派去的捕快衙役抓不到他。

親密如冷小鳳、龍甜兒等人，也得不到他的半點消息。

這麼一個響叮噹，叮噹響的關鍵性人物，竟如泥牛入海，平空在世上消失了。

爲此，柳長卿、翁子奇僕僕於北六省江湖道上，正在四處尋找他。

金鳳凰冷小鳳、蛇女龍甜兒，已兼程南下，決心要將事實眞相查個水落石出。

官府衙門，據說已頒下緝捕文書，到處張貼佈告，懸重賞要捉拿石恨天。

爲了這一樁離奇失踪案，南七北六，整個江湖道上沸沸揚揚，掀起一場空前未有的大風浪。

風浪最大的地方自然首推閩王府、錢家、與五柳莊。

不是嗎，位於浙南慶元的五柳莊，時已過午，滿桌子的酒菜至少已熱了三遍，金手杖易浩天的三位夫人，二莊主易浩雲，正在與久已歸隱林泉，本來已不再過問世事的師叔三不先生共商大計，大夥兒連半點餓意與酒興也沒有。

三姨太的年歲不過才二十五六，春雪似的臉蛋上，眼圈附近略呈浮腫，顯然是悲傷過度，啼哭太多使然，懷裏還抱着一個吃奶的娃娃，這時正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對三不先生哭訴道：「師叔，你老人家可千萬要盡心盡力，無論如何要將浩天找回來，要是孩子的爹眞有個三長兩短——」

話突然停了下來，眸光從大夫人、二夫人、易浩雲的臉上一一掃過，香肩聳動，胸部起伏，眼淚彷若斷了綫的珍珠一般滾下來，泣不成聲的接着說下去：「他們都把我當作眼中釘，肉中刺，在這個家裏，我們母子眞不知道還能不能活下去。」

三不先生茫然的望着眼前的空酒杯，雙眉深鎖，若有所思，聞言甫抬起頭來，話還沒有來得及出口，易浩天的大老婆已搶先開口了：「都是妳，妳簡直是個狐狸精，掃把星，打從妳踏入我們易家的門，咱們五柳莊就沒有一天好的日子過，如果浩天不幸眞的慘遭不測，你們母子就一頭撞死好了。」

大老婆餘音未了，二老婆又猛敲邊鼓道：「大姐說的不錯，自從這個小妖精勾搭上我們浩天之後，五柳莊就禍事不斷，務請師叔公做主，乾脆現在就將這個妖女趕出去算了。」

三姨太可不是省油的燈，聞言益形潑辣，根本不給三不先生說話的機會，便搶先破口大罵道：「你們發什麼狠，撒什麼潑，浩天娶你們過門都十幾二十年了，你們有沒有放個屁，下個蛋？這會兒老娘給易家生了個白白胖胖的寶貝兒子，你們眼紅了，妒忌是不是？好啊，你們既然容不下我，我也不想再死皮賴臉的留下來，易家的這個小祖宗我也不要了，先摔死他，老娘這就離開五柳莊。」

言畢，將孩子高高舉起來，當眞作勢要摔。

孩子是易家的寶貝命根子，這一來大老婆、二姨太可急了，爭先恐後的去搶孩子，於是，三個女人就在三不先生、易浩雲的面前扭作一團。

三不先生實在按耐不住了，猛地一拍桌子，怒聲說道：「好了，好了，什麼時候了，你們還在爭風吃醋，再這樣胡鬧下去，我老人家可再也不管你們五柳莊的閑事了。」

這一招可還眞靈，三個女人眼見三不先生拍拍屁股就要走路，馬上就安靜下來，大老婆搶先說道：「三叔公，你老人家到底有什麼高見，就快點替咱們拿個主意吧。」

三不先生晃動着手裏的酒葫蘆，胸有成竹的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此刻根本解決之道還是應該先找到石恨天。」

一直不曾開口的易浩雲這時插嘴說道：「前不久，小姪亦曾專程北上去找過他，據石老夫人說，她也有好幾個月沒見到石恨天了。」

三不先生道：「可曾見到冷小鳳？或者龍甜兒？」

易浩雲道：「沒有。」

三不先生說道：「能找到這兩個妞兒，差不多就可以找到石恨天，據我老人家所知，姓石的小子正與這兩個妞兒打得火熱。」

三姨太迫不及待的說：「既然是這樣，那就麻煩小叔子再跑一趟北方吧？」

三不先生道：「不必再去北方，聽說這兩個丫頭已南下江南——」

話還沒有說完，一名莊丁在門外稟道：「啓稟老夫人，有一個姑娘在莊外求見二莊主。」

易浩雲神色一緊，道：「是誰？」

莊丁躬身回答道：「來人自稱叫冷小鳳。」

三不先生大喜過望的道：「快請！快請！」

莊丁去後不久，冷小鳳便被請進客室，三不先生先替大家引見一下，然後望着她身後，口沒遮攔的道：「咦，妳那位老相好怎麼沒來？」

冷小鳳臉上一熱，道：「前輩是說恨天？」

三不先生道：「難不成妳移情別戀，又愛上了他人？」

冷小鳳道：「實不相瞞，小鳳此番南下，就是爲了瞭解眞相，尋找石恨天。」

三不先生一楞，道：「妳是說妳也很久沒見到姓石的小子了？」

「我們差不多已經半年沒碰過面。」

「這就更足以證明，這一樁驚天動地的大案子正是他的傑作。」

「晚輩的看法恰恰相反，恨天很可能也是被害人。」

「妳爲何會有這種天眞的想法？」

「恨天的爲人，前輩應該很清楚，絕不會幹綁架的勾當。」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可說不定啊，不論是閻王賀金虎，或者是八閻財神錢如海，都是雄霸一方的富豪，拔一根汗毛就足夠石恨天快快活活過半輩子。」

「前輩，請別太武斷，這件事壓根兒我就懷疑不是恨天幹的。」

易浩雲探懷摸出一支一條龍的旗子來，往冷小鳳面前一送，怒冲冲的道：「這是不是石恨天的旗號？」

冷小鳳凝目而視，道：「不錯，恨天慣用的飛刀上是有這麼一面旗子，二莊主是如何得到的？」

易浩雲道：「是隨着閻王帖一齊送到家兄手上的。」

「恨天的飛刀極爲普遍，並非什麼獨門暗器，任何人皆可模仿打造，這並不能證明什麼，小鳳想知道，可是恨天親自送至五柳莊的？」

「是一個不相干的人送來的。」

「閻王帖可否借本姑娘一觀？」

「對不起，帖子被家兄帶走了。」

「閻王帖的內容各位總該知道吧？」

三個女人面面相覷，搖頭不語，易浩雲說道：「家兄接到帖子後，便立刻帶着閻王帖，匆匆離莊而去，我們根本沒有看到帖子的內容。」

冷小鳳黛眉雙挑的道：「你們也沒有問？」

「問了，可是家兄什麼也不肯說。」

「當時，他的表情如何？」

「既興奮，又緊張！」

「哦，緊張加上興奮，這表示這個死亡之約十分重要，非去不可，說不定還夾雜着重大的利害關係，臨去之前，易莊主可有什麼話交代？」

「石恨天的這支旗號，就是大哥臨去前親手交給老夫人的，曾當面交代，半月之內，他如果未能安然歸來，就叫易某去找石恨天。」

「他們約會的地點在那裏？」

「家兄未曾提起。」

「時間呢？」

「可能就在接到閻王帖後不久。」

「易莊主帶着多少人去赴約？」

「僅家兄獨自一人。」

「事後，可有什麼意外發展？我是說可有人上門來需索金錢，或者是勒索什麼貴重物品？」

三姨太搶着說道：「沒有，我們浩天打從那天出門後，就如石沉大海，再也沒有任何消息。」

冷小鳳的眉頭鎖得更緊，道：「這就奇了，一般而言，擄人綁架目的不外是敲詐金錢或貴重之物，此人的意圖何在？莫非是仇殺？」

大老婆以肯定的語氣道：「不可能，我們家那口子是有名的好好先生，從未與人結怨，連石恨天的面也沒見過。」

冷小鳳抿嘴一笑，道：「不過，江湖上盛傳，易莊主是天生的風流胚子，情殺的可能性恐怕無法排除。」

二姨太瞅了三姨太一眼，語帶譏嘲的道：「話是不錯，但從我們三妹入門後，如狼似虎，且旦撻伐，『吸』都把他『吸』乾了，那還有精神去打野食。」

三姨太聞言大怒，又要撒潑摔孩子，冷小鳳及時說道：「這樣說起來，事情就更加撲朔迷離，眞不明白此人爲什麼要柬邀閻王、錢財神，與易莊主。」

三不先生乾咳一聲，冷冷笑道：「還是那句老話，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事只有石恨天最明白。」

冷小鳳苦笑一下，道：「說了這麼大半天，前輩還認爲是恨天幹的？」

三不先生面上表情全無的道：「事實俱在，不由得我老人家不信。」

「你老人家是指什麼事實？」

「一條龍的旗號是他的，對不對？」

「也有可能是別人模仿打造，請勿先入爲主。」

「石恨天這小子神秘失踪了，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這我不否認，當務之急莫過於儘速找到石恨天。」

「這恐怕不可能，石小子闖下了滔天大禍，天曉得窩到那裏去了，他要是不肯露面，人海茫茫，誰能找得到他。」

「前輩有何高見？」

高見不敢，笨辦法倒有一個。」

「什麼笨辦法？」

「守株待兔，只要將石小子必援必救的人弄到手，就不怕他不露面。」

一語驚醒夢中人，冷小鳳大驚失色的道：「繞了這麼大的一個圈子，原來是想將我冷小鳳扣作人質？」

三不先生的嘴角噙下一絲笑意，人已離座站起，目不轉睛的道：「姑娘言重了，我老人家是希望妳能作客五柳莊，相信浩雲他們必會以禮相待。」

冷小鳳不由怒氣上沖，語冷如冰的道：「假如本姑娘不答應呢？」

三不先生臉上的笑意突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滿面寒霜，一字一句的說道：「那就很抱歉，我老人家只好將你强行留下來！」

他這兒來字尙未落地，那邊砰！的一聲，易浩雲已將大門關起來，冷小鳳睹狀大怒，氣忿忿的道：「三不先生，小鳳尊你是前輩，在關外時又曾有助拳援手之恩，不想說傷人的話，我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誰也留我不住，再見！」

見字出口，蓮步輕移，直往門邊闖過去。

易浩雲身形一閃，堵住去路，道：「請留步，姑娘遠來是客，老夫不希望傷了彼此的和氣。」

說話中已拉開馬步，雙掌護胸，曲指如鉤，擺出一副不惜一戰的架式。

冷小鳳是何等人物，豈會吃他這一套，嬌叱一聲：「憑你還奈何不了我，一邊涼快去吧！」

呼！呼！兩記劈空掌連環擊出，易浩雲揚掌硬接，居然被他强行阻住，冷小鳳不禁大怒，拔劍而上，削他雙臂，易浩雲措手不及，暴退三步，冷小鳳得理不饒人，三招快攻削斷了他的兩隻衣袖，猛一個大跨步，人已到了門邊。

方待伸手開門，突聞三不先生大喝一聲：「慢着！」立有一股强勁無匹的掌風從斜刺裏劈過來。

三不先生好深厚的功力，掌風過處，冷小鳳爲之氣息一窒，伸向門閂的手，硬被撞歪了五六寸，待要挺身再上時，三不先生已背貼着門板，堵在她面前。

冷小鳳怒不可當的道：「你當眞要我留下來？」

三不先生鄭重其事的道：「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冷小鳳杏眼圓睜的道：「多一個人去尋找恨天，豈不更好？」

三不先生道：「留妳在五柳莊可能最好。」

「這是玩笑，恨天怎麼會曉得我在五柳莊？」

「這不勞女娃兒操心，我老人家自會派人去到處張揚。」

「假如閻王帖眞是出自恨天之手，就算他知道我在此地，也不見得會肯來。」

「我老人家有絕對的把握，如果他認爲妳的生命有危險時，憑你們的交情，他一定會來，希望女娃兒能惠予合作。」

「抱歉，冷小鳳從來不接受威脅！」長劍一挺，分心就刺，企圖强行闖關，詎料，三不先生的身手簡直神鬼莫測，連攻十二劍，居然未能迫使他移動半步。

這一來，冷小鳳可急了，正門出不去，只好改走窗戶，心念動處，虛晃一劍，人已彈身而起，易浩雲橫劈一掌，沒能阻得住，三個女人自不量力，想以肉屏風擋駕，結果一個撞上牆壁，傻了眼，兩個狗吃屎摔下了，冷小鳳動作飛快，已破窗衝出去。

然而，天上有天，人上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三不先生更快，冷小鳳才衝出去半個身子，一隻小蠻腳已被三不先生撈住，口說：「給我回來！」猛一拉，冷小鳳遂又乖乖的退回來。

冷小鳳當然不是易與之輩，豈肯就此服輸，口中大罵：「老不修！」手握窗框，另一隻脚毫不容情的朝三不先生的面門踹過去。

一踹之勢，力猛如山，三不先生可消受不起，急切間撒手退到一邊去。

就這麼一瞬之隔，冷小鳳已從容不迫的穿窗而出。

三不先生不肯罷手，故技重施，探手猛向外撈，那知，沒抓住小鳳的脚丫子，卻結結實實的抓住一個大蛇頭。

這事來的太突兀，蛇頭又大，血口大張，三不先生嚇一跳，不由自主的鬆開了手，當他意識到是怎麼回事，追至門外時，冷小鳳正與龍甜兒併肩立在一起，報以一聲輕蔑的冷笑。

龍甜兒的嘴巴可毫不容情，尖酸刻薄的罵道：「老匹夫，你以多欺少，以老欺小，還要不要臉？」

三不先生臉上一熱，惱羞成怒的道：「蛇娃兒好利的一張口，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來了，我老人家也非要將冷丫頭留下來不可。」

冷小鳳冷哼一聲，道：「哼，一個冷小鳳你都留不住，現在再加上一個龍妹妹，奉勸你最好少作白日夢。」

一句話激怒了三不先生，一襲袈裟陡地膨張起來，十個手指頭「卡巴！卡巴！」響個不停，大踏步的朝二女走過去，顯然已將全身的功力運集雙掌之上，準備放手一搏。

龍甜兒毫不退縮，一條魔鞭舞得虎虎生風，清脆的鞭花一個接一個。冷小鳳劍已在握，左手還扣好了三支飛刀，打算眞的要與三不先生大幹一塲。

五柳莊望重江湖，莊內高手如雲，早在易浩雲的調度下，將二女團團圍起來，登時，空氣大緊，一塲惡戰似乎已是無可避免。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五柳莊的大門口，突然爆出一片歡呼：「莊主回來了，莊主回莊了！」

大夥循聲望去，大門之外，在衆莊丁的簇擁下，大模大樣的走進來兩個人。

一個身才高大壯實，手裏拄着一支金手杖，走路一跛一跛的，一望而知便是五柳莊主金手杖易浩天。可惜易莊主的面部，全部用白布緊密包裹着，僅在雙目口鼻之處留下一條小縫而已，二女根本看不見他的廬山眞面目。

另一人則甚爲魁梧昂藏，兩道臥蠶眉，斜飛入鬢，臉黑如炭，一眼就看出來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年在三四十歲之間。

第一個迎上去的是三姨太，緊拉着易

浩天的手，嗲聲嗲氣的道：「浩天，是你嗎？想得我們母子好苦啊，你的臉是怎麼了？」

易浩天的一隻手搭在她的香肩上，嘴角的布條抽動着，吐字亦不甚清晰，道：「傻女人，老夫不是浩天會是誰，這一張臉是因爲受傷太重，尚未痊癒，所以不得不包起來。」

一眼見三不先生走過來，忙口稱師叔，深施一禮，執禮甚是恭謹。

三不先生目注黑臉大漢，道：「這位壯士貴姓？」

黑臉大漢謙恭有禮的答道：「敝姓海，海天青，一個默默無聞的無名小卒。」

易浩天馬上補充道：「近數月來，多虧海大俠百般呵護，又專程護送回莊，不然我這把老骨頭可能早已棄屍荒郊。」

大老婆聽他這麼一說，連忙鄭重謝過海天青，一股勁的催促貴客入內奉茶，冷小鳳跨前數步，單刀直入的道：「易莊主，冷小鳳想請教一個問題，下閻王帖子的人究竟是誰？」

易浩天從布縫裏瞄了她一下，道：「是一條龍石恨天。」

此話一出，三不先生、易浩雲、冷小鳳，一齊臉色大變，龍甜兒與冷小鳳互換一個眼色，異口同聲的道：「可是易莊主親眼目睹？」

易浩天以肯定的語氣說道：「自然是親眼目睹，老夫與姓石的至少相處了五日夜。」

冷小鳳急急追問道：「什麼地方？」

易浩天搖頭道：「這個老夫就不清楚了。」

「奇怪，易莊主是身歷其境的人，會不知道身在何處？」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最初會面的地方在閩北，大家會齊之後，石恨天便命令我們蒙上眼睛，接連五日夜，沒再見過天日，根本就不曉得最後到達的是個什麼地方。」

「易莊主說我們，是指閻王及錢財神，準時應邀赴會？」

「不錯，閻王及錢財神到的比老夫還早。」

「以他們的身份地位，不可能單刀赴會吧？」

「隻身赴會，是石恨天的條件，任誰也不准帶人。」

「有一點小鳳百思不解，閻王手中少說也有雄兵三十萬，錢財神富甲一方，易莊主更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是什麼原因會促使三位欣然赴約？」

「這——這當然是有特殊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特殊原因？小鳳願聞其詳。」

「這——」易浩天欲言又止。

龍甜兒一怔，道：「易莊主有難言之隱？」

易浩天遲疑一下，道：「老夫曾發下毒誓，不得洩露個中因由，否則便會有性命之憂。」

龍甜兒冷然一哂，說道：「有這麼嚴重？」

「比姑娘想像的更嚴重。」

「好吧，不談你們的機密大事，可否談談易大俠是如何虎口餘生？」

「我們到達一座神秘的摩天大樓後，老夫發現姓石的居心叵測，遂乘夜暗逃出來，不久便被他率衆截住，展開一場惡戰，易某不敵，身負重創，被石恨天一掌劈下山崖，始得以脫離魔掌。」

「這座摩天大樓在何處？」

「很不幸，老夫摔落山崖之後，臉部傷勢最重，已面目全非，雙目近乎完全失明，爲了逃命，跌跌撞撞的亂奔了三天三夜，才遇上這位海大俠，那時候是身在閩中。」

海天青面無表情的說道：「是的，那時候易莊主全身血肉模糊，已昏迷不醒，足足療養了三四個月，才從死神的手裏撿回來一條命，可惜顏面已毀，至今尚未完全復原。」

龍甜兒道：「易莊主倖免於難，閻王與錢財神的處境如何？」

易浩天不假思索的道：「十九凶多吉少。」

「還有一事令人想不通，石大哥一向身無長物，獨來獨往，那來的嘍囉爪牙？又幾時弄到一棟神秘摩天大樓？」

「姑娘有所不知，姓石的狼子野心，早就與南海無極島的島主『海魔王』祁天威連成一氣，近半年來作案無數，財源滾滾，與當年的他已不可同日而語。」

冷小鳳一千一萬個不信，石恨天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但一切又似乎事實俱在，此刻即使說破了嘴，也不見得會有人肯信。她聽到這裏，與龍甜兒交換一個眼神，抱拳說道：「三不前輩，易莊主，且不管這件案子是否恨天所爲，一月之內，無論天涯海角，我們一定會找到石恨天，查個水落石出，給大家一個明確的交代，告辭了。」

說走就走，根本不理會三不先生的反應，立與龍甜兒掉頭而去。

賠了夫人又折兵

冷小鳳、龍甜兒走了，吃過午飯，三不先生也離開五柳莊，海天青本來也要走，易浩天夫婦、兄弟却說什麼也不答應，硬將他强行留下來，打算好好的招待招待這位救命大恩人。

久別勝新婚，團圓原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在五柳莊却大謬不然，半日歡敘後，華燈初上，甫將貴客海天青送進客房，易浩天的三位夫人便展開一場爭奪戰，結果老草當然鬥不過嫩芽，最後易浩天還是先上了三姨太的床。

正自翻雲覆雨間，易浩天忽然鳴金收兵，說道：「我有一張羊皮畫，妳知道放在那裏嗎？」

三姨太正慾火高漲，聞言老大不高興的道：「你這人是怎麼攪的，剛搔着癢處便打退堂鼓，難道羊皮畫比陪老婆睡覺還重要？」

易浩天一本正經的道：「我的親娘妲奶奶，這幅羊皮畫的確萬分重要，快說是放到那兒去了？」

三姨太在他屁股上擰了一把，道：「咦，奇怪啦，你一向視我如玩物，大娘二娘更如防賊一樣處處防着我，家裏寶貝的東西從來不曾交我保管過，你自己放的東西幹嘛要問我，這豈不是有意拿老娘窮開心嘛。」

易浩天又開始發兵又攻城，邊戰邊說：「娘子千萬別這樣說，妳是我的心肝寶貝，怎會拿妳窮開心，只因爲老夫頭部受傷後，腦袋一直迷迷糊糊的，有許多事都記不起來了，故而有此一問。」

三姨太悶不吭聲，喘息聲渾濁而又急促，及至城破，短兵相接，經過一陣肉搏，偃旗息鼓後，才嬌聲嬌氣的道：「你們家的房產地契等重要的物件，不都是放在你大老婆的房裏，爲何不去問問她。」

易浩天笑道：「是呀，家裏的重要東西全都由她保管着，我眞是愈老愈糊塗了，老夫這就過房去問問看。」

穿好衣服，步出東廂，一頭撞進北上房。

北上房裏，大老婆正在生氣，易浩天的前脚才踏進門來，她便大發嬌嗔的罵道：「今天是什麼風，午夜未到老三就放人了？」

易浩天的臉全被白布包着，看不到他的表情，想來一定是陪着一臉的笑容，道：「良夜苦短，老酒甘醇，老夫是特地過來陪陪妳。」

說着，張開雙臂，作擁抱狀，大老婆却不領這個情，別過頭去，酸溜溜的道：「算了，還是回到你那個小妖精床上去吧，人家吃肉，我也犯不着喝人家剩下來的湯。」

易浩天並未如言退出，反而上前一把將她抱在懷中，三揉兩摸，一隻母老虎馬上變成一灘水，一團泥，軟綿綿的癱在懷裏。

「還記得吧，我們家有一張很漂亮的羊皮畫。」

「你是說那半張畫着有山水圖案的破羊皮？」

「是啊，那可是出自名家的手筆。」

「我記得，你好像曾經說過，那是一張——」

「那是一張很名貴的圖畫，快去瞧瞧還在不在？」

大老婆心不甘情不願的離開易浩天寬厚的胸膛，在牆上打開一個壁櫥，取出一個首飾盒子來，伸手往盒子的夾層裏一摸，懶洋洋的道：「還在。」

易浩天衝上前去，從夾層裏拿出那半張羊皮，打開來略一觀賞，當即揣進口袋、去，轉身就走。

大老婆呆了一呆，三步併作兩步走，一把拉住他，氣急敗壞的道：「你這個老沒良心的，又要到那裏去？」

易浩天自我解嘲的道：「妳既然不願意喝湯，我只好到老二房裏去報到應卯，過下半夜。」

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大老婆的騷勁也不小，媚態十足的道：「不喝湯恐怕就剩下骨頭碴子了，不喝白不喝，該誰的時間你就留在誰的屋裏吧。」

齊人之福非福，易浩天剛剛攻下一座城池，本已師老兵疲，現在又面對另一個山頭，頗有力不從心之慨，但閫命難違，也只好勉爲應命，重新披掛上陣。

兩軍交戰伊始，大軍甫涉水入關，大老婆突然驚叫了一聲，說道：「你不是浩天！」

抽冷子一擰身子，已將易浩天從肚皮上摔下去，然後拉了一條被子，縮到床角去。

易浩天似是大感意外，一邊穿衣服，一邊說道：「妳胡說些什麼，我不是浩天會是誰？」

大老婆驚惶萬狀的說道：「十幾二十年的夫妻了，浩天全身上下那個地方我不清楚，他胸部沒有一條龍的刺青，下體也沒有你這樣硬大壯實，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接着又大聲嚷嚷道：「來人啊，老爺是個冒牌貨，搶走了我們的羊皮畫，快來將他拿下！來人哪，這個天殺的惡魔要殺人了——」

說到這裏，便再也說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聲殺豬似的慘叫，假易浩天手起杖落，硬生生將大老婆的脖子打斷，當塲倒在床上了帳。

易浩雲第一個聞訊趕至，破窗而入，可惱遲了半步，假易浩天一個縱躍，已竄出房子，正好遇上隨後趕到的莊丁，假易浩天好毒辣的手段，一支金杖如刀似劍，杖影所過之處，血雨噴洒，慘嗥不絕，當者非死即傷，一霎時便連傷十餘人，已逃至院子中央。

猛可間，易浩雲暴喝一聲：「不要跑！」凌空接連三個大翻滚，已擋住他的去路，定目處，發現假易浩天的衣裳不整，胸部的龍紋刺青一目了然，不由臉色大變，道：「你眞的是石恨天？」

假易浩天未置可否，冷笑不語。

易浩雲怒氣冲天的道：「我大哥現在何處？你把他怎麼樣了？」

假易浩天桀桀怪笑道：「他現在在極樂世界，好得很，你們可以爲他立個牌位上供，甚至可以蓋一座衣冠塚了。」

易浩雲悲憤交加，戟指喝道：「你害死家兄在前，現在又冒充他混進五柳莊，究竟目的何在？」

假易浩天還沒有來得及說話，三姨太及時截口說道：「這個惡魔是來騙咱們的羊皮畫的，這也很可能就是他下閻王帖的目的所在。」

易浩雲一怔，道：「羊皮畫？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這件東西。」

三姨太道：「我事先也毫不知情，是從這個惡魔口中得知的。」

臉色一寒，指着假易浩天的鼻子臭罵道：「你簡直是個魔鬼，要了浩天的命不算，還竊人寶圖，玷辱他的老婆，是一頭道道地地的色狼，老娘今天跟你拚了！」

她雖非三貞六烈的節婦，但像這樣被人莫名其妙的偷渡入港，却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尤其事前事後，自己竟渾然不覺，越發感到氣惱羞憤難當，從莊丁的手中奪過一把利劍來，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準他的頭顱砍過去。

易浩雲睹狀大急，剛說了一句：「細娘請勿鹵莽。」

假易浩天已將她的長劍挑飛，陰惻惻的冷笑道：「臭婊子，別騷了，去陰曹地府找妳的烏龜老公去團圓吧。」

沒見他怎樣作勢，一支金手杖電擊而

下，巳將三姨太的腦殼砸碎，腦漿四溢而亡。

易浩雲簡直氣瘋了，大聲吆喝道：「上！今夜五柳莊即使毀宗滅派，也絕不允許這個惡魔活着走！」

他令出如山，五柳莊的衆莊丁齊聲應諾，包圍圈也突然收緊了三四尺，攻勢如雨。

假易浩天却似是游刃有餘，絲毫未放在心上，一面揮杖橫掃，一面連聲冷笑道：「易老二，今日此來，大爺我只想要那半張破羊皮，並無傷人之心，望勿自觸霉頭。」

易浩雲連攻三掌，擋在他面前寸步不讓，聲色俱厲的說道：「你僞裝冒充，姦殺人妻妾，又如何自圓其說？」

假易浩天身形滴溜溜的一轉，便將易浩雲的三掌解於無形，順勢又環攻一杖，道：「那是他們自己犯騷作賤，爭着要拉男人去上床舖，怨不得誰。」

「羊皮畫乃易家之物，拿來。」

「此畫是一件不祥的東西，留在五柳莊，必遭滅門之禍，大爺我帶走，無異替你們消災去殃，理當說一聲謝謝才是。」

「哼，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究竟是誰？扯下你的包脚布來。」

「要扯你自己來，大爺我沒工夫，告辭了。」

以杖當刀，猛往易浩雲的身上招呼，乍然，杖劍相撞，火星四濺，金手杖力猛如山，震得易浩雲虎口淌血，蹬！蹬！蹬！連退數步。

就利用這一瞬的時間，金光閃爍，杖影飛舞，慘嗥與血雨交織中，假易浩天巳殺出一條血路，踏屍而進。

此人手段殘酷，偏又技深若海，魔踪過處，屍積如山，眼看一排排的人牆倒下去，竟無一人能擋得住他的雷霆攻勢。

易浩雲氣得鬚髮怒張，七竅生烟，鼓足所有的功力，又回撲過來，咬牙切齒的說道：「老夫今天與你同歸於盡！」

當眞是拚命的打法，敞開自己的門戶不顧，雙手握劍，狼行虎步，以飛蛾撲火的姿態攻上去。

假易浩天好厲害，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道：「易老二，你想死老子就成全你！」

當下不退反進，疾迎而上，易浩雲以爲他也要拚命，一絲喜悅方自心頭升起，劍尖行將刺中他的心窩時，假易浩天猛一個急轉身，橫跨半步，唰！金手杖全力砸下，咔嚓！易浩雲的劍立告一斷爲二。

易浩雲存心拚命，腿勢太猛，一時收椿不住，仍自向前踉蹌，正好給了假易浩天一個可乘之機，金手杖「摘星踢斗」，猛敲他的後腦勺。

禍不單行，一旁又殺出一個海天青來，單掌一揚，立有一股强猛的掌風洶湧而至，蓬！掌風後發先到，易浩雲口血狂噴，飛出去三丈有餘，跌在地下。

嚴格說來，這是不幸中的大幸，要是被假易浩天的金手杖砸中後腦勺，那還有命在？

假易浩天殺得興起，道：「老海，一不做二不休，咱們乾脆將五柳莊的人趕盡殺絕好了。」

海天青正經八百的說道：「樓主，算了，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得饒人處且饒人，五柳莊賠了夫人又折兵，羊皮畫旣巳到手了，犯不着爲這幾條狗命浪費時間，別忘了，祁島主還在等着我們辦大事呢。」

這位樓主，對海天青的話當眞言聽計從，果然未再大肆屠殺，兩個人身形一長，放步離去。

二人走勢極快，不一時巳至溪邊，松溪岸畔正有一艘小船張帆相候，船頭上站着一位虎背熊腰，滿臉絡腮鬍子的赤膊老頭，映着月光，朝二人招招手，兩個人陡地彈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船頭上。

赤膊老頭正是鼎鼎大名的無極島主海魔王祁天威，粗獷的聲音說道：「樓主，海總管，事情都辦妥了？」

假易浩天的聲音很冷，語氣像在下達命令，總共只有三個字：「嗯，開船！」

海魔王祁天威橫行南海之上，乃海上蛟龍，雄踞南疆，麾下高手如雲，一向都是發號施令的人物，但在這位包面樓主的面前，却乖順的像隻綿羊，畢恭畢敬的連應了兩聲：「是！是！」

假易浩天說完話後，一面折着白布條，一面走進艙裏去，海天青緊跟在後，祁天威一聲令下，衆海盜收起錨碇，立即乘風鼓浪而去。

「石恨天，有種的你就別溜，咱們今天不死不散！」

易浩雲巳率衆追到，岸邊火把高挑，如同白晝，黑忽忽的站滿了一大片人。

然而，海魔王船行似箭，任憑易浩雲沿着岸邊猛追不捨，却是越追越遠，只聽江心之中傳來祁天威洪亮的聲音：「易老二，你他媽的可以住口了，想死就跳下水去餵王八，小心風大閃了牙。」

發話之初，朦朧中尙可見到船身，話一說完，則只能看到一葉孤帆了。

易浩雲好不氣惱，跺脚頓足的自語道：「石恨天呀石恨天，不論天之涯，地之角，我易浩雲如果不能爲兄嫂報仇，誓不爲人！」

忽見冷小鳳，龍甜兒正迎面走來，劈面就問：「三更半夜的，兩位姑娘來此作甚？」

冷小鳳的眸光不停的在水面上搜視着，道：「我們得到消息，海魔王祁天威曾在此出沒，特來一看究竟，結果什麼也沒見到。」

易浩雲指着空蕩蕩的水面，說道：「是曾在此現踪，可惜一步來遲，巳揚帆遁走。」

龍甜兒見五柳莊聲勢浩大，甚覺詫異，說道：「敢情二莊主也是來追捕祁天威的？」

易浩雲憤然說道：「老夫是爲追趕石恨天而來。」

冷小鳳聽得一呆，道：「追恨天？這是怎麼回事？莫非恨天曾現身五柳莊？」

易浩雲將事情的始末說了個大概，龍甜兒爲之花容色變，打破砂鍋問到底：「什麼，易莊主原來是石大哥假冒的？」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易浩雲的語氣十分堅定。

冷小鳳道：「這個假易浩天可曾親口招認！」

「事實擺在眼前，他招不招認都是一樣。」

「二莊主見到了他的本來面目？」

「那倒沒有。」

「旣未見到此人眞面目，何敢肯定他一定是石恨天？」

「他胸部有一條龍的刺青，足以說明一切。」

「這理由不充足，總不能說凡是有龍紋的人，都認定他就是石恨天，況且小鳳曾面對與他談過話，聲音一點也不像。」

「冷姑娘請注意，聲音是可以改變的，何况他用白布包頭自然與平常不同。」

「江湖上的事波譎雲詭，除非各種事實俱在，請二莊主勿過早下斷語。」

龍甜兒道：「二莊主剛才說被搶走半張羊皮畫，可知此畫的來歷？」

易浩雲道：「家兄從未提及羊皮畫的事，對此老夫一無所知。」

冷小鳳冰雪聰明，細一推敲後忽有所悟，道：「糟了，此人甘冒極大風險，爲了半張羊皮畫，混進五柳莊，足證此畫萬分珍貴，很可能就是他下閻王帖的眞正目的，旣然只有半張，甚至是三分之一，如果我的判斷不錯，下一站不是錢家就是閻王府。甜兒，咱們快走，脚程快一點說不定還來得及。」事情十萬火急，朝易浩雲拱拱手，立與龍甜兒揚長而去。

賀王爺虎落平陽

福州。

閻王府。

從晨至午，整個閻王府內便沉浸在一片熱熱鬧鬧的歡樂氣氛中，數十丈長的爆竹，足足燃放了一頓飯的工夫，前來道賀的文武官員更是川流不息，戶限爲穿。

平倭將軍賀金虎的兩個兒子，賀文及賀武，笑口大開，不停的往返於花廳與府門之間，送往而迎來。

因爲，失踪數月之久的平倭將軍賀金虎回府了。

消息不脛而走，福州城的百姓也紛紛鳴炮示慶，比年節廟會還要熱鬧三分。

此刻，午時甫過，王府的外面突然來了兩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問守在門口的兵士：「請問這位軍爺，賀王爺是否眞的回來了？」

賀金虎的次子賀武，一身戎裝，英氣勃發，正送一位客人離開，聞言上前說道：「這兩位姑娘怎麼稱呼？」

適才發話的姑娘一本正經的說道：「我是冷小鳳，這位是龍甜兒，都是石恨天的朋友。」

不提石恨天還好，一提起石恨天，賀武馬上臉色大變，扯直嗓門傳令道：「給我將這兩個女賊拿下！」

軍令如山，立有十餘名軍士蜂湧而上，冷小鳳、龍甜兒還沒有想到該如何面對這個突發的局面，四隻玉臂巳被四名軍士牢牢扣住。

這時候，冷小鳳才意識到自己巳作了階下囚，乍然一聲嬌叱，雙臂怒張，兩名軍士悶哼一聲，齊齊元寶翻身栽倒了。

「我的媽呀！」

另兩名軍士更慘，龍甜兒還沒有來得及反擊，布袋之內冒出一條大蛇來，血口大張，嚇得他們撒手就跑，兩條腿抖得比煮熟了的麵條還軟。

但是，賀武將軍並未就此罷手，從軍士手中取過來一支長槍，一口氣連攻十二招。

此人好棒的槍法，長刺短挑，迅捷無疇，招招不離冷小鳳咽喉三寸之處，不禁激起了冷小鳳的萬丈豪情，驀地擧劍一架，復又飛起一隻小蠻脚，「噹啷」一聲，賀武的槍立告脫手落地。

冷小鳳怒容滿面的道：「這就是你們閻王府的待客之道？」

賀武年輕氣盛，又攻出一拳，挨了龍甜兒的一鞭子，馬上縮回去，道：「你們與江洋大盜石恨天乃一丘之貉，本將軍沒有必要待之以理。」

龍甜兒踏上一步，道：「你少胡說八道，快說賀王爺是否確巳回府？」

賀武沒好氣的道：「業巳安然歸來，不然本將軍怎麼知道元兇主犯確實是石恨天？」

冷小鳳揚眉說道：「王爺是如何逃出虎口的？」

賀武道：「是被一位海將軍，兩位校尉，及一位江湖朋友所救。」

「海將軍？可是王爺的舊屬？」

「我們從未謀面，據父王說是新近才從京裏調來的。」

「這位海將軍是否臉黑如炭，叫海天青？」

「父王回府之後，這位海將軍便一直隨侍左右，賀某尙未與他深談，不知是否叫海天青，不過正如姑娘所言，一張臉倒是挺黑的。」

「糟糕，王爺是被人押回來的，處境堪憂，咱們快去。」

這話沒頭沒腦，賀武如墜五里霧中，道：「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甜兒道：「簡而言之，王爺受制於人，很可能是被人押回來取東西的。」

賀武茫然的說道：「取什麼東西？」

龍甜兒道：「半幅或者是三分之一羊皮畫。」

賀武道：「父王酷愛名人字畫，府裏的收藏琳瑯滿目，却從未聞有半幅羊皮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務請姑娘明言。」

冷小鳳以最快的速度，將五柳莊的不幸說了個大概，賀武的臉色接連數變，神情也大爲緊張起來，道：「聽姑娘這麼一說，事情的確透着古怪，父王回府至今，那四個人就沒有離開過半步。」

龍甜兒是個急性子，道：「王爺現在何處？咱們最好快去。」

賀武作勢道：「正在花廳會客，兩位姑娘請！」

先前的敵意巳一掃而空，領着二人轉朱閣，繞玉樓，直接踏進一間富麗堂皇的大花廳裏。

花廳靠牆的首位上，坐着一位身着錦袍，不怒自威的白髮長者，從賀武的口中得知，正是平倭將軍閻王賀金虎。

賀王爺的左邊有一位白袍將軍，一張烏黑的臉，冷小鳳一眼就認出來，正是海天青。

右邊之人一色黑緞勁裝，手裏握着一把刀，一頂黑色寬邊軟帽，帽沿很低，耳目難辨，透着幾許神秘，看身材，像極了肆虐五柳莊的假易浩天。

後面貼身站着兩名校尉，龍甜兒覺得甚是眼熟，一時間却想不起來曾在那裏見過。

冷小鳳拉了賀武一把，先停在廳門口，道：「將軍，首先我想弄清，這位王爺是否確爲令尊大人，我的意思是說會不會是別人假冒的？」

賀武道：「無論音容笑貌，的的確確是父王本人。」

「能够弄清楚前來道賀的人身份名姓嗎？」

「當然，甚至還可以叫出我們的小名來。」

「這樣看起來，王爺的身份倒是不假，但不知令父子可曾在私下裏說過話？」

「父王回府迄今，賓客一直不斷，還沒有機會與他老人家單獨談話。」

「換句話說，賀王爺始終在別人的掌握之中，那位黑臉將軍正是海天青，帶刀的黑衣人很可能就是正主兒神秘樓主，王爺的處境實在險到了極點。」

賀武更加慌張，一股寒意直從心窩裏往上竄，道：「冷姑娘，現在該怎麼辦？無論如何也得請兩位姑娘助我們父子一臂之力。」

龍甜兒游目四顧，聲音壓得很低，道：「王府的人手夠不夠？」

賀武道：「夠，只要一聲令下，在極短時間之內，至少可以調集精兵三萬。」

冷小鳳笑道：「又不是衝鋒陷陣，三萬精兵派不上用場，我們需要的是身懷絕技的頂尖高手。」

賀武道：「有，父王曾募集了不少武林高手。」

龍甜兒道：「有多少？」

賀武道：「大約十名左右。」

冷小鳳說道：「可否請賀將軍即刻傳下命令，將這十位武林高手佈置在王爺身邊？」

賀武道：「冷姑娘打算如何救人？」

冷小鳳道：「如何救人，現在尙言之過早，只不過預作佈置罷了，等一下如有救人的機會，務請齊一步驟，一擊奏功，海天青他們都是一等高手，一旦失手，第二擊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賀武連聲應諾，轉身自去傳令，待他返回後，三個人這才一齊走進花廳。

花廳內的賓客並不算多，三人直行至王爺面前丈許處，賀武首先說道：「這位是金鳳凰冷小鳳冷姑娘，另一位是蛇女龍甜兒龍姑娘，特來向父主道賀。」

接着，冷小鳳、龍甜兒也一齊高拱雙手，異口同聲的說道：「見過王爺。」

口中說話，腳下可沒停着，而且速度甚快，打算先搶到賀王爺身邊再作計較。

詎料，尙在王爺面前五尺以外，突聞那神秘黑衣人暴喝一聲：「站住！」刀光一閃，金風貫耳，人已橫刀擋住去路。

移步、拔刀、出手，一氣呵成，動作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歎爲觀止，冷小鳳、龍甜兒，賀武不由皆爲之一呆。

二女反應也不慢，眼波流轉，乍然左右開分，意欲繞到王爺側面去，黑衣人刀隨人進，又如鬼魅一般擋在冷小鳳面前，道：「王爺乃千金之體，請保持距離。」

另一邊，蛇女也遭到海天青的擋駕，寸步難進，龍甜兒怒不可當的道：「海天青，你們這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旣知王爺乃千金之體，就不該綁架挾持。」

海天青答非所問的道：「本將軍海通，姑娘認錯人了。」

龍甜兒嗤之以鼻，道：「呸！就算你穿上九龍袍，這張鍋底臉依然抹不白，五柳莊一別，不過才數日之隔，姑奶奶再健忘也不會認錯人。」

海天青死鴨子，硬嘴巴，一口咬定說：「本將軍昨天才到達任所，不信妳可以問問賀王爺。」

冷小鳳冷哼一聲，道：「海將軍的運氣好，一上任就立下大功，將來一定官運亨通。」

海天青皮笑肉不笑的道：「好說，只是巧合而已。」

冷小鳳望着神秘黑衣人，道：「閣下不會也是巧合吧？」

黑衣人的聲音很怪，顯然是以假嗓子說話，說道：「老夫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

龍甜兒道：「賀王爺，他們的話是否言出肺腑？」

平倭將軍賀金虎臉色陰晴不定的道：「這——這的確是事實。」

察言觀色，冷小鳳更加肯定事有蹊蹺，道：「王爺是在什麼地方遇救的？」

閻王欲語未語，黑衣人搶先道：「荒山野地，誰也弄不清楚是在什麼地方。」

這時，賀武調集的武林高手，已陸續湧進花廳，一個個身如游龍，正試圖從各個角度接近賀金虎。

却被海天青識破了，大聲喝阻道：「你們可以止步了，爲了王爺的安全，任何人不得接近方圓一丈以內。」

說話中，雙掌一橫，洒下兩道掌風，十名高手駭然色變，一齊止步停下來。

龍甜兒發現，王爺的臉色蒼白，神情有異，身後的兩名校尉貼得更緊，眸光向後一掃，赫然看見校尉的手中拿着兩把尖刀，正緊抵在王爺的後背上。

冷小鳳更注意到，兩名校尉十分面熟，道：「兩位軍爺怎麼稱呼？」

一名留着山羊鬍子的校尉說道：「老夫田泰郎。」

一名蓄着八字鬍的漢子說道：「老夫楊信介。」

冷小鳳將「田泰郎」、「楊信介」六個字琢磨了半天，忽然驚哦一聲，道：「我想起來了，當年我們在北京城曾有數面之緣。」

田泰郎望了神秘黑衣人一眼，道：「姑娘在說笑話，老夫打出娘胎起，還不曾離開閩省一步。」

冷小鳳冷笑道：「少打馬虎眼，你不就是天蛇帮主巫水寒身邊的馬前卒，那個扶桑浪人淺田太郎嗎？」

龍甜兒也接口說道：「錯不了，就是這兩個唯利是圖的狗東西，那一位是犬養信介，當年石大哥一念之仁，賜你們一條

生路，沒料到你們居然仍在閩南作惡，未曾滾回扶桑去，眞是狗改不了吃屎。」

神秘黑衣人拉了一下帽沿，道：「王爺，這兩個丫頭片子一再懷疑海將軍他們的身份，侮辱朝廷命官，請即刻下令逐客，以正視聽。」

賀金虎的目光一直在賀文、賀武，以及冷小鳳、龍甜兒的臉上轉來轉去，幾度欲言又止，神秘黑衣人等得不耐煩了，道：「王爺，你的處境自己應該心裏有數，再不趕走這兩個女娃兒，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賀王爺終於開口了，道：「文兒、武兒，本王被人挾持，不必顧慮爲父安危，速殲此四賊！」

事情發展至此，黑衣人再也無法僞裝下去，驀地單刀一橫，架在賀金虎的脖子上，冷厲的聲音說道：「賀文、賀武，再不叫冷小鳳、龍甜兒滾蛋，小心大爺拿你老子開刀！」

賀文、賀武聞言大急，還沒有決定該怎麼辦，冷小鳳搶先說道：「見眞人不說假話，閣下究竟是何方神聖？」

賀金虎不待黑衣人開口，便立即截口說道：「他就是下閣王帖綁架本王的石恨天。」

此話一出，冷小鳳，龍甜兒皆大吃一驚，齊將目光投注在神秘黑衣人的身上，可惜帽沿太低，根本看不清他的眞面目。

不過，從體型上看，倒的確像是石恨天。

而且，聲音也有幾分神似。

冷小鳳狐疑滿腹的道：「你眞的是石恨天？」

黑衣人含混其詞的道：「大爺沒有說是。」

冷小鳳道：「那麼，不是？」

黑衣人道：「大爺也沒有說不是。」

冷小鳳勃然大怒道：「哼！這是什麼話，是與不是之間只有一個選擇，少打馬虎眼。」

海天青插嘴說道：「冷小鳳，他是不是妳的老相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再不滾，賀王爺就會血濺當場。」

黑衣人立即付諸行動，鋒利的刀刃已經割破賀金虎的肌膚，鮮紅的血水涔涔而下。

賀王爺好硬的骨頭，牙關緊咬，連哼都沒哼了一聲。

他的兩個兒子可沉不住氣了，賀文氣急敗壞的道：「兩位姑娘還是請便吧。」

冷小鳳愕然一楞，道：「叫我們走？這樣王爺的處境可能更危險。」

賀武走上前來，伸手就推，幾乎是以懇求的語氣說道：「生死事大，其他的一切都顧不得了。」

黑衣人嘿嘿冷笑道：「識時務者是俊傑，將門之子果然懂得輕重緩急。小鳳、甜兒、再見了，咱們後會有期。」

聲音語氣，的確有點像石恨天，冷小鳳更加迷惘，呼地劈出一掌，氣忿忿的說道：「我們偏不走，我倒要看看你能把姑奶奶怎麼樣。」

黑衣人左手倏揚，反擊一掌，蓬！兩股暗力接實，爆出一聲悶響，冷小鳳嬌軀一仰，黑衣人身子一歪，雙方難分軒輊。

賀文是個文弱書生，却吃不消，立告仰面栽下去。

龍甜兒睹狀大怒，已將「魔鞭」抖出，打了一個鞭花，作勢待發，冷小鳳也扣好了三支飛刀，決心一較高下，海天青適時跨步而出，橫在閻王前面，道：「憑我們樓主的功力，你們兩個加起來也不見得能討了好，趁他沒有改變主意之前快走吧，不然吃苦受罪的還是賀王爺。」

最後這一句話無疑是說給賀家兄弟聽的，黑衣人的手上果然又加了一分勁，賀金虎的衣領已全部變成血紅的顏色。

這一來，賀武可急了，道：「我的姑奶奶，你們快走吧，再不走，休怪本將軍要動硬的了。」

給十名武林高手使個眼色，大家一齊擁上來，準備動粗逐客。

事情急轉直下，原想爲王爺略盡棉薄，現在反而成爲衆矢之的，龍甜兒氣得雙眼發直，惡狠狠的道：「哼，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鳳姐，咱們走！」

拉着冷小鳳，怒沖沖的走出花廳去。

黑衣人目注二女走出門外，並以賀王爺的生命爲要挾，復命令賀武將所有的賓客、僕役，甚至武林高手全部逐出花廳後，這才將刀鋒稍稍收回一些，道：「王爺，我們現在該辦正事了。」

平倭將軍賀金虎怒容滿面的道：「想談正事不難，但你得先解開本王的痲穴，恢復功力。」

黑衣人陰惻惻的冷笑道：「解開痲穴簡單，恢復功力則須待本樓主得到所要的東西以後再說。」

伸手在閻王的肩胛之上猛一拍，賀金虎霍地雙臂怒張，原打算掙脫淺田太郎、犬養信介的掌握，那知屁股還沒有離開椅子，兩隻手腕已被扶桑浪人扣住，依舊動彈不得。

黑衣人揚起鋼刀，在閻王面前比劃一下，道：「最好放老實點，不然你吃的苦頭會更大更多。」

賀金虎憤怒的吼道：「本王早就說過，沒有你所需要的東西。」

海天青舉腳移動了兩三步，側着頭說道：「賀金虎，你少裝蒜，我們樓主事前調查得清清楚楚，你還是乖乖地交出來的好。」

猛地跨前數步，又在另一面架上一把刀。

兩把匕首兩支刀，賀王爺已成俎上之肉，命在旦夕。

賀金虎仍然堅不吐實，不肯交出他們所要的東西來。

黑衣人有點不耐煩了，飛起一掌，打落賀王爺的三顆牙，破口喝斥道：「他媽的，老子就不信你是鐵打的金剛，你再不就範，小心本樓主的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你。」

賀金虎的嘴角、項間盡被血水所汚，已面目全非，賀文、賀虎痛如己受，上前同聲說道：「石恨天，你到底要什麼東西，我們給你就是，是不是想要勒索銀子？要多少？我們絕不吝惜。」

海天青道：「我們不要銀子，只想要半幅羊皮畫。」

賀文道：「羊皮畫？什麼羊皮畫？」

海天青道：「是畫在一塊羊皮上的山水畫。」

賀武想了想，道：「父王收藏的字畫，數不在少，從未聞有半幅羊皮畫。」

望了賀武一眼，道：「親如父子都不肯吐實，足證此畫何等珍貴，賀武，說，你老子的畫藏在那裏？」

賀武指着外邊道：「就在那邊的書房裏。」

黑衣人道：「好，咱們到書房內去瞧瞧。」

海天青在前，犬養信介與淺田太郎押着王爺居中，黑衣人殿後，在賀文、賀武的陪伴下步出花廳，向書房行去。

院子裏，刀如山，劍如林，賀武調集來的兵勇，重重疊疊佈下無數道的肉屏風，但是投鼠忌器，却沒有一個人敢貿然出手。

且在黑衣人的命令下，全數被迫撤離王府。

就在兵勇們撤退的混亂當兒，猛可間，神不知，鬼不覺，從一棵老樹之上瀉下一條人影，是冷小鳳。

另一邊，從屋面之上，又有一條人影電墜而下，是龍甜兒。

二女一個揮劍，一個舞鞭，快逾奔雷般分襲淺田、犬養，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都以爲兩個扶桑鬼子必難逃一死，賀王爺定可安然脫險。

萬不料，海天青與黑衣人的身手簡直匪夷所思，就在二女尚在頭頂五七尺處，行將得手的那一刹那，二人突如衝天炮一般冒上來，兩把鋼刀交織成一片刀網，封死了所有空間。

「殺！」

「殺！」

喝叱聲中，雙方短兵相接幹上了，金鐵交鳴，火星迸裂，以冷小鳳、龍甜兒的本事，居然沒有討得半點好，硬拚三招後，被逼退到三丈以外去。

龍甜兒心有未甘，掉轉蛇頭來打算決一死戰，黑衣人的刀已抵在賀王爺的背心上，對賀武說道：「再不趕跑這兩個野丫頭，可莫怪本樓主心狠手辣！」

父王在別人手裏，賀武方寸已亂，只有唯命是從的份兒，又對冷小鳳、龍甜兒苦苦哀求道：「我說姑奶奶，行行好，你們快請便吧，再不走，父王的一條命說不定就會斷送在二位的手裏。」

一擊不中，冷小鳳深知再也無得手的可能了，當下心念三轉而決，說道：「好吧，願王爺父子珍重，希望還有再見的機會。」

在海天青的注目下，二女當眞離開了王府。

賀王爺被押到了書房。

書房內字畫很多，觸目皆是，賀文指着牆角上的三口大木箱說道：「這裏面也都是名家書畫，你們要就全拿去好了，但請饒父王一命。」

黑衣人展目四顧，見無所需之物，也懶得去動那三口大木箱，往賀金虎面前一站，拿起他的一隻手來放在桌子上，陰森森的說道：「賀王爺，不吃點苦頭，我知道你是不會說實話的，本樓主不和你磨蹭，這樣吧，大爺我話一落地，你最好立刻招出羊皮畫的下落來，否則，海總管每毀你的一幅名畫，本樓主就會斷你的一根手指頭，直至你說出實話爲止。」

海天青好俐落的身手，黑衣人話一落地，刷！的一聲，刀光暴閃，一幅珍貴無比的唐伯虎仕女圖便告腰斬。

神秘樓主好毒辣的手段，咔嚓！賀王爺的一隻右小指應聲而落，射出一股血箭，黑衣人冷冷說道：「這只是小菜，大餐還在後頭，不供出實情，今天管包你吃不了兜着走。」

十指連心，賀金虎痛如刀絞，但依舊緊咬着牙，一言不發。

海天青手起刀落，另一幅花鳥被五馬分屍。

賀王爺的右無名指也斷在神秘樓主的刀下。

賀文、賀武悚目驚心，痛如身受，雙雙跪倒在地，涕淚交流的道：「父王，錢財字畫都是身外之物，你老人家就答應他們吧，這些人喪心病狂，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做的出來。」

神秘樓主又抓住了賀王爺的中指，陰陽怪氣的道：「怎麼樣，王爺還要不要這個手指頭？」

那邊，海天青早將第三幅畫毀掉，湊過來猛敲邊鼓：「樓主，砍手指頭離心太遠，王爺可能覺得不夠刺激，乾脆先卸一隻臂下來，應該更舒坦！」

黑衣人果然言聽計從，將賀金虎的右臂按在桌子上，舉刀欲砍。

斷指之痛，已痛澈心脾，再卸一條膀臂，賀金虎如何消受得了，當下慨然長歎一聲，連說了兩句「罷了，罷了」，道：「好吧，本王將羊皮畫送給你們就是，但你們必須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黑衣人虎吼一聲，道：「什麼，你他媽的還有條件？說說看。」

賀金虎道：「姓石的，你必須保證不傷害本王的性命。」

黑衣人撤刀鬆手道：「那當然，本樓主已經說過八百遍，只要羊皮畫，絕不傷人。」

賀王爺猶豫了一下，起身走向一幅中堂，在畫軸之內取出一捲羊皮來。

黑衣人動作好快，奪過來打開一看，右下方繪有嵯峨山石，及潺潺流水，與五柳莊的另一塊羊皮一比對，嚴絲合縫，正好構成半幅絕佳山水畫。

賀王爺道：「是眞品吧？」

神秘樓主以迅雷之勢扣住他的左腕，道：「是眞品，咱們該上路了。」

平倭將軍大吃一驚，道：「你說話算不算數？」

黑衣人道：「小樓主一向一言九鼎，當然算數。」

賀武氣憤不已的道：「既然算數，爲何還要押着父王走？」

海天青道：「平倭將軍統兵三十萬，我們可招惹不起，只是想請王爺護送一程，別無他意。」

黑衣人不再多言，押着賀金虎就往外走，賀文追出來說道：「你們究竟什麼時發才肯放父王？」

海天青回過頭來說道：「只要你們不打歪主意，不作跟屁蟲，隨時可以放了，換句話說，一旦被我家樓主發現有人釘梢，可不敢保證賀金虎不會棄屍荒郊。」

言罷，命人套好一輛馬車，駛出王府，絕塵而去。

神秘樓主最神秘

冷小鳳、龍甜兒並未眞的離開王府，仍隱身暗中，是以黑衣人他們的一言一行皆了然於胸，馬車駛離王府時，載走的是七個，並非五人，冷、龍二女就躲在車盤底下。

車盤下面自然不好受，蜷曲着身子，全憑雙臂攀附，好在車輪轆轆之聲甚大，倒是十分安全。

二人一直不敢有任何舉動，直至離開福州城後，始將木板撬開一條小縫，眇目往上望，發現賀王爺坐在後座居中，淺田、犬養分坐左右，腰眼上抵着兩把匕首，神秘樓主獨坐前排，由海天青執鞭駕車。

龍甜兒噤聲說道：「鳳姐，依妳看，神秘樓主有可能是石大哥嗎？」

冷小鳳以肯定的語氣說道：「不可能，恨天行事向來光明正大，不會這樣鬼鬼祟祟。」

「神秘樓主既非石大哥，他爲何至今音訊全無？」

「這事實在令人費解，尤其心焦，我很担心他出事了。」

「我也是，但願吉人天相，能履險如夷。」

車子突然劇烈的顛簸起來，原來已進入山區，從車下望出去，一片漆黑，夜幕已降臨大地。

「鳳姐，羊皮畫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值得海天青他們如此大費周章？」

「誰知道，反正絕非等閑之物，不然海天青他們不會如此愼重。」

「以海天青的身手，分明是第一流的高手，我怎麼就從來沒聽說過沿海一帶有他這一號人物？」

「甜兒，這個黑衣人的身份更可疑，論功力，幾乎與恨天在伯仲之間，漫說江南，就是整個武林，也想不出一個和他相似的人來。」

「不管他是誰，凡是和淺田、犬養這種下三濫勾搭的人絕不是什麼好東西。」

「提起犬養、淺田這兩個扶桑浪人來，我突然想到，海天青、神秘樓主說不定根本不是我中土武林道上的人物。」

「莫非是扶桑倭寇？」

「有可能。」

「鳳姐，你說，我們現在要不要救賀王爺？」

「人，要救，畫，也要搶回來。」

「萬一危及王爺的安全怎麼辦？」

「一切見機而行，做總比不做好。」

主意一定，不再遲疑，利用山路顚簸的聲響，悄悄地卸下卯釘，取下兩塊木板來，接着長身而上，伏在後座的後面。

淺田、犬養長長的脖子就在舉手可及之處，冷小鳳作了一個手勢，示意龍甜兒先勒死這兩個狗東西再說。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賀王爺開口了：「石恨天，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肯放本王走？」

神秘樓主頭也沒回的說道：「快了，本樓主一上船就放人。」

身在屋簷下，焉敢不低頭，賀王爺功力全失，只有任人擺佈，除了祈求神秘樓主履行承諾外，他還能做什麼？當即閉口不再言語。

冷小鳳、龍甜兒又冒出半個身子來，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小臂一彎，就將淺田、犬養的脖子勒住了。

二女用力極猛，原以爲一定可以在毫無反抗的情形下，將犬養、淺田送上西天，誰想到這兩個扶桑浪人頗不易與，用腳猛踢前座，立即驚動了黑衣人，口喝：「大胆！」劈面連攻兩掌。

海天青的反應也不慢，一勒馬韁，揚掌猛攻，冷小鳳、龍甜兒倉卒應戰，瞬間四方面的强勁暗力接實，爆出一聲轟然巨震，一輛結實的馬車立告四分五裂。

冷小鳳、龍甜兒、海天青、黑衣人齊被反震之力彈出三丈以外，犬養信介、淺田太郎總算死裏逃生，滾到馬路邊上去。

托天之幸，平倭將軍賀金虎也擺脫控制，從碎裂的馬車上摔下來。

馬兒受驚，四蹄翻飛，拖着破車落荒而去。

冷小鳳迫不及待的說道：「王爺，你快走！」

一語驚醒夢中人，賀金虎慌不擇路，跌跌撞撞的奔向路側矮樹林。

「那裏跑！」

神秘樓主快如夜鷹飛鼠，從斜刺裏兜上去。

「站住！」

龍甜兒睹狀大急，揚起魔鞭掃過去，淺田、犬養却從她側後攻上來，蛇女迫不得已，只好回鞭自救，未能截下黑衣人。

冷小鳳自無袖手之理，早從另一邊電縱而出，想將神秘樓主攔下來，却被海天青的刀網封住，難越雷池。

曇花一現，好不容易出現一綫生機，像老鷹捉小雞一樣，賀王爺被神秘樓主掐着脖子，又作了階下囚。

冷小鳳抖手打出三支飛刀，逼退海天青，衝上來說道：「你還要不要臉，此去福州已遠，爲什麼還不放人。」

神秘樓主嘿嘿冷笑道：「不是不放，時機未到。」

冷小鳳氣沖斗牛的道：「到什麼時候才算時機成熟？」

神秘樓主道：「到該放人的時候本樓主自然會放，不勞姑娘操心。」

冷小鳳一振手中劍，化出無數劍花，道：「姑奶奶現在就要你放人，否則，冷小鳳的劍下不留活人。」

神秘樓主拔刀一橫，抵住了賀王爺的咽喉，厲聲說道：「本樓主的七環寶刀削金斷玉，妳若胆敢輕舉妄動，殺害賀王爺的兇手就是妳冷小鳳。」

由於在她的心裏邊，一直認定神秘樓主絕對不可能是石恨天，所以未曾留意他這一把刀，聽得「七環」之名，不由心頭一震，待再定目細觀，果然是石恨天的七環寶刀，嚇得她花容急變，倒抽了一口冷氣。

龍甜兒同樣吃驚不小，道：「你眞的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一條龍石恨天？」

海天青說道：「話說三遍淡如水，我們樓主不想再爲這些無聊的言詞浪費唇舌了。」

龍甜兒倏地抽出一鞭道：「廢話少說，我今天要是不能查個水落石出，絕不善罷甘休。」

海天青道：「煩惱只爲多開口，是非皆因强出頭，奉勸兩位姑娘最好及時回頭，勿多管閒事。」

冷小鳳揚眉怒叱道：「我冷小鳳今天是吃了秤鉈鐵心了，查不明這個神秘客的眞正身份，絕不罷手！」

左手一揚，照準黑衣人的軟帽打出兩支飛刀，順勢又補上一劍，想將他的帽子摘下來，神秘樓主一聲冷笑，拖着賀金虎向橫裏躍開。

飛刀走勢何等快速，黑衣人的速度也同樣快到毫巔，無巧不巧，賀王爺成爲代罪的羔羊，慘叫聲中，兩支飛刀穿耳而過，洒下一臉的鮮血。

不旋踵間，冷小鳳的劍也招呼賀王爺的頭頂上，急切間忙將劍勢煞住，待要變招再攻時，神秘樓主已如幽靈一般拖着賀王爺飄到丈許以外去，道：「冷小鳳，不要動，再動一動老子就要賀金虎的命。」

冷小鳳沒有理由拿別人的性命當兒戲，只好悚然止步，未敢再輕舉妄動。

海天青虛晃一刀，也擺脫龍甜兒，與犬養、淺田回到神秘樓主身邊去。

步履雜沓，火把高挑，賀文、賀武領着一大羣人已到達身後十丈以內。

黑衣人陰惻惻的冷笑道：「賢昆仲來得正好，請將這兩個丫頭給我看牢，稍待可繞道閩江口，等着去迎接賀王爺吧！」

話完，押着賀金虎，奔下山崗，向江邊行去。

賀王爺聲嘶力竭的說道：「文兒，武兒，不必顧慮本王的生死，速將這一干歹徒拿下。」

賀金虎受盡折磨，也許早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做兒子的却不能不顧以父王的安全爲重，大家未敢採取任何行動，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賀武對兩位姑娘正容說道：「冷姑娘，龍姑娘，眞對不起，爲了家父的事，諸多冒犯。」

冷小鳳笑道：「那裏，身爲人子，將軍並沒有錯。」

賀文望着遠處白茫茫的閩江，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這下可把冷小鳳難住，連她自己也不曉得該怎麼辦，沉吟半晌後始道：「神秘樓主技深若海，偏又詭詐百出，事到如今也只好盡人事聽天命，不妨傳令水師，釘牢無極島的賊船，然後再見機行事。」

賀武道：「請兩位姑娘一起上船去追趕如何？」

龍甜兒道：「不了，羊皮畫只有半幅，另半幅很可能在馬尾錢家，我們必須親自去一趟。」

彼此互道珍重，當即分道揚鑣。

羊皮畫諱莫如深

馬尾錢家，財大勢大，單是私有的碼頭就有十多座。宅第就建在離碼頭不遠的地方，豪華壯麗，極盡奢侈之能事，門口擺着一對麒麟，據說是北海烏金打造，黑漆大門前，一字兒站着四名護院高手。

這日傍晚，冷小鳳、龍甜兒終於兼程趕到了錢家，經表明身份，說明來意後，在管事張平，與武師馬飛的陪伴下，一同來到客室會見錢老夫人。

冷小鳳先將五柳莊、閻王府的不幸說了個大概，然後直接了當的道：「事情十萬火急，請恕小鳳冒昧直言，首先我想知道，錢員外回來沒有？」

由於悲傷過度，錢夫人顯得格外虛弱蒼老，小孫女錢蓉蓉正在爲她搥背，一聽到冷小鳳提起丈夫來，馬上滾下兩行熱淚，戚然言道：「沒有，一去數月，音訊全無。」

龍甜兒字斟句酌的道：「那麼，我想請教一下，府上是否有半幅羊皮畫？」

老夫人一怔，道：「老身不懂姑娘的意思，是什麼樣子的羊皮畫？」

冷小鳳振振有詞的道：「是半幅，或者只有四分之一，上面繪有山水以及其他景物的羊皮，易浩天、賀王爺就是因此遭刼，我們很担心神秘樓主會找到錢家來，所以特來知會一聲，如確有此物，最好火速運走，免爲惡魔所乘。」

老夫人沉吟很久後道：「老身似曾聽如海說過，家裏好像有這麼一樣東西。」

龍甜兒神色一緊，道：「在那裏？快取出來運離此地吧，海天青他們心狠手辣，一旦找上門來，痲煩可就大了。」

老夫人眸光閃爍不定的道：「家裏的貴重之物，素來都是由孩子他爹親自存放，老身不能確定是否有這樣東西，自然更不知存放何處。」

冷小鳳道：「既然如此，我們乾着急也無補於事，但不知錢員外可曾提及羊皮畫的來歷？」

錢夫人思索一下，道：「我家老爺曾經說過，百十年前，有一批扶桑海盜曾侵入我沿海一帶，刼掠金銀財寶無數，但因我朝官兵圍捕甚急，未及運走，便潰散敗亡，相傳仍埋藏在海岸附近。」

龍甜兒問道：「那批寶物有多少？」

錢夫人道：「少說也有錢家財產總和的數百倍。」

龍甜兒道：「乖乖，誰要是得到這批金銀財寶，當眞是富可敵國。」

老夫人道：「那當然，仁者足可以安百姓，暴者足可以興兵造反。」

「當時，官兵沒有找到？」

「嗯，聽說遍尋無着。」

「埋寶的海盜也沒有回來？」

「可能俱已喪命身亡。」

冷小鳳「哦」了一聲，說道：「老夫人的意思的說，這羊皮畫有可能就是藏寶圖？」

老夫人頷首說道：「老身只是懷疑，並無確證，主要是由於我家老爺的失踪太過離奇，姑娘又提起羊皮畫，故而有此推斷。」

「錢大財主也是接到閻王帖後才失踪的？」

「不錯，老爺曾說，此去如果一切順利，說不定又可以買上百條的新船。」

「可知下帖子的人是誰？」

「是一條龍石恨天。」

「夫人見過閻王帖？」

「見過，紅底金字，還畫着有幾筆山水。」

「他們約會的地方在那裏？」

「這老身就不知道了。」

「夫人不是見過閻王帖嗎？」

「見等於沒見，老身並不識字。」

「錢員外難道沒有說？」

「他好像喜昏了頭，什麼都沒有交代，便興冲冲的走了。」

冷小鳳忽有所悟，說道：「我明白了，一定是下帖子的人手上也有一塊羊皮畫，誘之以利，才順利的將他們三位都釣上手。」

臉色一整，復又說道：「姑不論府上有沒有羊皮畫，或者能不能够找到，小鳳斗胆建議，最好舉家去避避風頭，免遭不測。」

言畢，拱手爲禮，便與龍甜兒告辭而出。

武師馬飛目送他們遠去後，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眞是謝天謝地，這兩個女煞星都是石恨天的紅粉知己，還以爲他們是來敲詐勒索的。」

老夫人緊繃着臉，未曾答理他，自顧自的說道：「張管事，你快去套車，通知少爺小姐他們，準備出遠門，馬武師，你守在門外，未得我的傳喚，任何人都不得進來！」

拉着小孫女，走進客廳一側的臥室，關上門，還下了閂。

室內，靠東邊的一片牆，全部是紅檜做成的橱架，上面擺着許多玉器古玩，移開一個大花瓶，將橱架後面的木板左右一分，裏面另有夾層，現出一座玉雕的觀音大士像來。

老夫人拿起觀音像，打開底座，倒出一捲筆筒形的，用黃絹包着的東西。

迅速將橱架還原，正待收拾其他的重要物品，小孫女錢蓉蓉開口了：「奶奶，那是什麼？是不是羊皮畫？」

老夫人漫不經心的應道：「嗯，是羊皮畫。」

小孫女又道：「奶奶不是說不知道放在那裏嗎？」

老夫人苦笑一下，道：「小孩子，不懂事，別多嘴。」

「奶奶常敎我們做人要誠實，爲何自己要騙人？」

「傻丫頭，見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妳懂不懂？」

錢蓉蓉年僅十二歲，那懂得這番大道理，茫然的搖搖頭道：「我不懂。」

老夫人不耐煩的道：「不懂就少問，別煩我，找妳娘去吧。」

蓉蓉更加迷惘，拔開門閂，正打算走出去，老夫人剛剛從衣櫃裏取出一個珠寶盒來，驀然，嗖！嗖！兩聲響，從窗外射進兩點寒星。

好準，一支射中錢蓉蓉的咽喉要害，立即倒地了帳，另一支插在老夫人握着羊皮畫的手上，赫然是兩把繫着一條龍旗子的飛刀。

神秘樓主快如閃電，羊皮畫尚未落地前，他已破窗而入，撈在手中。

「你……」

老夫人僅僅說了一個你字，七環寶刀招無虛發，刀鋒過處，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在地。

馬武師聽得異聲，推門而入，當他看見飛刀時，馬上驚呼出聲：「是一條龍石恨天！」

這是他入門之後的第一句話，可惜也是最後一句了，餘音尚繞樑未竭，一個壯碩的身子，已經被神秘樓主一刀劈成了兩片。

黑衣人對屋裏的古玩、珠寶盒不屑一顧，拔腿就往外走。

合該張管事倒霉，正巧不期而遇。

「你是什麼人！」

「要命的！」

二人一問一答，七環刀一來一往，張平的屍體尚未倒地，神秘樓主已彈身上了房，越屋而去。

× × ×

馬尾城外，臨近江邊的一條街上，有一家小館子，淺田太郎、海天青，正與南海無極島主海魔王祁天威大吃大喝。

淺田已有三分醉意，一手托着腮膀子，一手指着祁天威，口沫四濺道：「祁島主，你眞行，賀金虎的水師傾巢而出，佈滿閩江，居然連我們的邊兒也沒摸着，我算是服了你了。」

祁天威沾沾自喜的道：「賀家的那些水軍都是酒囊飯袋，別說是閩江遼闊，就算是一條小河溝，也不見得能逮得住我海魔王。」

海天青敬了他一杯酒，答道：「正因爲祁兄的本事大，所以我們樓主才想借重大力，說正兒格的，上次跟島主談的事情，考慮的怎麼樣了？」

海魔王祁天威朝四下裏瞧瞧，伸長了脖子，聲音突然低沉下來，道：「此事風險太大，萬一給衙門逮住，準會腦袋搬家，沒有相當的代價可劃不來。」

淺田太郎插嘴道：「我家樓主說過，事成之後彼此二八拆帳。」

祁天威道：「二八太少，祁某不作考慮。」

海天青道：「這是一筆大買賣，二成就是夠你子孫八代過八輩子好日子了。」

祁天威道：「海兄在說笑話了，錢不嫌多，人不嫌富，自然是多多益善。」

海天青瞄了淺田太郎一眼，道：「那祁兄認爲該如何分帳？」

祁天威伸出五個手指頭，道：「二一添作五，五五對分。」

淺田太郎說道：「祁島主好大的胃口，這恐怕辦不到，須知主其事者是我們樓主，爲此已足足籌劃了五年之久，分二成就等於是檢現成的便宜，不可能再作太大的讓步。」

祁天威道：「不錯，貴樓主是東家，老夫是夥計，不過，一切挖掘搬運等工作全由無極島的人一肩承担，沒有相當的代價，恐怕對弟兄們無法交代，至低限度也得四成才行。」

海天青略作尋思，道：「這樣吧！海某自作主張，三七，再多了我家樓主一定不答應。」

祁天威倒也爽快，端起面前的酒來一

飲而盡，說道：「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與海兄相交一場，三七，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忽見犬養信介匆匆而入，祁天威起身說道：「犬養兄，請坐，這裏的二鍋頭性烈如刀，來，老夫先敬你三杯。」

祁天威一個勁的拉他，犬養却並未眞的入座。

海天青道：「你不是隨樓主去夜探錢家嗎？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可曾查明羊皮畫的下落？」

犬養信介興冲冲的道：「不但查明了，而且已經弄到了。」

淺田太郎愕然一楞，說道：「這麼順利？錢財神守口如瓶，臨斷氣之前都他媽的不肯透露半個字，樓主是如何弄到手的呢？」

犬養信介道：「說起來還是冷小鳳，龍甜兒的那兩個死丫頭帮了大忙。」

海天青道：「這眞是天下奇聞，她倆怎麼會帮咱們的忙？」

犬養信介道：「冷、龍二女去錢家通風報訊，警告錢老奶奶小心羊皮畫被刦，老太婆心裏發毛，找出羊皮畫來欲舉家逃往他處，恰巧被咱們樓主撞上了，當塲手到畫來。」

海天青問道：「冷小鳳、龍甜兒不在塲。」

犬養信介道：「錢老奶是狐狸轉世的，送走他們後才開始行動，不然免不了會多費一番手脚。」

淺田太郎朝門外望望，道：「咦，樓主怎麼沒來！」

犬養道：「樓主已上船，請大家也趕快回船去，即刻啓碇出海，逕返神秘樓，免得夜長夢多，節外生枝，因爲冷小鳳、龍甜兒仍在馬尾，正在江邊到處尋找祁島主的船呢。」

海魔王祁天威一面向外走，一面耀武揚威的道：「哼，冷小鳳、龍甜兒算什麼東西，歡迎他們上船來，老子保證叫他們餵王八。」

人已步出小館，漁火點點，月明如洗，一陣海風吹過，大家的酒意全醒了，跳上一條小船，「咕嚕」聲中沒入江面上。

一個水岔子裏，停着一條雙桅大船，上得船來，祁天威立命無極島的嘍囉啓碇發航，由他自己來親自掌舵。

淺田太郎走近一道艙門，對無極島的一名護法說道：「高護法，賀金虎那個老小子還老實吧。」

高護法姓高人高嗓門也高，粗聲大氣的說道：「他不老實成嗎，剛才他還在窮嚷嚷，吃了一頓排頭，現在連屁也不敢放了。」

「篤！篤！篤！」海天青輕敲着另外一扇門，不久，神秘樓主的聲音說道：「進來。」

神秘樓主正坐在燈下，將三塊羊皮拚湊成一幅不完整的畫。海天青小心翼翼趨前說道：「恭喜樓主，總算大功告成。」

神秘樓主請海天青在一旁坐下，道：「下閻王帖，原以爲只要將易浩天、錢如海，賀全虎釣上手，就可以順利的得到羊皮畫，想不到這三個老傢伙詭計多端，沒有一個帶畫來，幸虧海總管足智多謀，羊皮畫歸根還是弄到了手，一旦回到神秘樓，四畫便可合璧，本樓主的美夢也即將成眞。」

海天青謙虛的說道：「這全是樓主運籌之功，屬下只不過跑跑腿罷了，不敢居功。」

神秘樓主收起羊皮畫，憑窗遠眺道：「海總管，咱們人手不夠，必須借重外力，與祁島主是否已談出結果來？」

海天青道：「請樓主放心，事情已經談妥了。」

神秘樓主道：「二八？」

海天青道：「是三七。」

神秘樓主冷哼道：「這個老小子心好狠。」

海天青說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一來，祁天威勢必要付出一條命的代價了。」

神秘樓主嘿嘿陰笑道：「對！海總管，好主意，咱們一達到目的，就送海魔王上西天。」

雙雌夜探神秘樓

閩江口外，南下數十里，沿海山勢險峻，外海島嶼棋佈，水勢湍急，險灣峽道特多，時有倭寇海盜出沒，漁家皆視爲畏途，水師亦復裹足。

却見一條雙桅大船正滿帆而行，船主對此處的水道似是十分熟悉，穿灣過峽，矯若游龍，時隱時現，彷如鬼魅。

不久，大船駛進一道海灣裏，再向左一拐，躲到山後去，山後水面寬闊，在一排岩石前停下來。

神秘樓主、海天青、犬養信介、淺田太郎押着賀王爺，相繼走下船來，無極島主海魔王祁天威跟着跳下船來，道：「樓主，無極島的船要不要在此相候？」

神秘樓主緊握着祁天威的手，趨前三步，道：「自然還須借重貴島大力。」

祁天威望了海天青一眼，道：「關於條件，不知海總管有沒有向樓主報告？」

神秘樓主陰沉沉的道：「說過了，三七分帳，本樓主完全同意，將來假如有意外的收獲，另有外快花紅。」

祁天威聞言大喜，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

海天青接口說道：「天威兄，這是一票大生意，一條船可不夠啊。」

祁天威遙指着海上，道：「我知道，另有數十條船在海上待命，隨時可以召喚備用。」

海天青道：「如此，海某就放心了，我們樓主也有一條船泊在外海，麻煩祁島主代爲傳喚一下，大家就集中一起待命好了。」

祁天威拍着胸脯道：「小事一件，包在祁某身上了，那條『龍王』號的船新到不久，就停在神仙礁後面，本島的船就集結附近不遠。」

神秘樓主道：「這樣就更方面了，怎麼樣，歡迎到我神秘樓來一遊。」

海魔王祁天威道：「不了，無極島的那羣兔崽子，三天不管就會鷄飛狗跳，何況賀金虎的水師查防甚嚴，必須預作佈置，稍待本島的船一到，想出海去一趟。」

神秘樓主道：「如此甚善，本樓主就此先走一步，但請祁島主速去速回，準備隨時再度出海。」

說走就走，當先登山而上。

賀金虎大聲嚷嚷，死賴着不走，淺田太郎火大了，揮手打了他兩個耳光子，道：「樓主，這個老主八蛋已無利用價值，乾脆丟下海去餵魚好了。」

神秘樓主頭也不回的說道：「胡說，在咱們尚未得手之前，他的用處還大得很，你要是傷了賀金虎的命，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此人好大的威風，淺田連聲應諾，再也不敢吭氣，還是由犬養出了一個好主意，點中賀王爺的痲、啞兩穴，由淺田扛着走。

海天青與祁天威互換一個眼色，擺擺手，走在最後。

望着大夥遠去的背影，祁天威笑了，笑得甚是詭異、神秘。

約莫一個時辰以後，迎着夕陽，在另一個水窪子裏，駛進了一條小船，跳下來兩個人。

一個是金鳳凰冷小鳳。

一個則是蛇女龍甜兒。

龍甜兒朝四下裏望一望，說道：「鳳姐，咱們與無極島的船相距並不太遠，眼見它駛進這道海灣來，怎麼會到處找不到呢？」

冷小鳳游目四顧道：「此處山形水勢都很複雜，地方又這麼大，找一條船談何容易，算距離，論方位，應該就在這附近不遠。」

龍甜兒忽然指着東邊的高山說道：「鳳姐，妳看！那可能就是海天青他們的巢穴——神秘樓。」

循着龍甜兒手指之勢望上去，在接近山頂的地方，出現一座樓。

這座樓與衆不同，時隱時現，時有時無，時而隨着山風飄浮，時而隨着樹木婆娑，透着無比的神秘與古怪。

冷小鳳點點頭，道：「嗯，大概八九不離十，咱們上去瞧瞧。」

甫行十餘步，這座神秘的樓突然消失不見了，龍甜兒大驚失色的道：「怪事，一座大樓怎麼會一下子飛了呢？」

冷小鳳昂首一望，忽有所悟，道：「我明白了，咱們往西邊去。」拉着龍甜兒往西邊的山上飛奔。

龍甜兒丈二和尚——摸不着腦袋，道：「鳳姐，神秘樓明明是在東邊消失的，幹嘛往西邊去？」

「甜兒，妳抬頭看，夕陽是不是被烏雲遮住了？」

「西天是有一片烏雲，這與神秘樓的失踪有何干係？」

「當然有關係，由於烏雲遮日，所以神秘樓才消失不見。」

「哦，我也明白了，原來出現東山上的神秘樓，是夕陽照射下的投影。」

「換句話說，眞正的神秘樓應該在西邊。」

二女邊說邊走，何消頓飯工夫，已上了半山腰。

烏雲散去，夕陽復現，那個模糊的樓影又告呈現眼前，當二人登上山頂，馬上看到，在峯巒起伏，蒼松翠柏之中果然有一座神秘的樓。

可是，當二人步下山頭，繞道前奔時，由於地形的關係，又在視綫內消失不見了。

山道崎嶇，二女又急不擇路，九轉十八彎，最後竟迷失在羣峯之中。

見有一個牧童正趕着一羣羊下山，冷小鳳上前說道：「小哥，請問這附近有沒有一座很高很大的樓？」

牧童聞言臉色大變，畏畏縮縮的道：「妳是說死亡樓？」

龍甜兒反問一句：「死亡樓？」

牧童正經八百的道：「沒錯，是死亡樓，你們千萬不要去。」

冷小鳳困惑不解的道：「爲什麼？」

牧童道：「因爲凡是企圖進入那座樓的人都死掉了，所以這附近的百姓都管它叫死亡樓，嚴禁鄉人子女走近死亡樓百丈以內去。」

「小哥可知這死亡樓的主人是誰？」

「這個……以前據說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別墅。」

「現在呢？」

「被一羣妖魔鬼怪所霸佔。」

「爲首的魔頭是誰？知道嗎？」

「聽說是從北方來的一個海盜頭子，姓石。」

冷小鳳、龍甜兒相視一楞，心情宛若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龍甜兒道：「小哥，你還沒有說，這座死亡樓究竟在那裏？」

牧童比手劃脚的指明方向，說明走法，道：「你們最好還是不要去，人命關天，可不是鬧着玩的。」

冷小鳳龍甜兒當然不會聽他的，告別牧童，放步而行。

不一時，已找到牧童所指的石板路，再往前走百十餘丈，通路被一個巨大的拒馬所阻，拒馬的橫木上寫着四個巴掌大的紅字：「擅入者死！」

冷小鳳視若無睹，不管三七二十一，騰身一躍而過，猛聽一聲焦雷似的暴喝，劃破長空：「大胆狂徒，竟敢擅闖本樓禁地！」

隨着這一喝聲，從亂石之中冒出一個方面闊嘴的彪形大漢來。

不止此也，左面山壁，右面樹上，各有一人張弓搭箭，作勢待發。

龍甜兒什麼塲面沒見過，怎會被這三個蹩脚貨嚇住，當下彈身而過，傲氣十足的道：「去通報一聲，說冷小鳳、龍甜兒要見你們樓主。」

方面大漢粗獷的聲音說道：「我們樓主不見客。」

冷小鳳說道：「去叫海天青出來也可以。」

方面大漢道：「海總管正忙着，沒工夫。」

龍甜兒眼一瞪，道：「你是要姑奶奶硬闖？」

方面大漢就擱在二人面前，龐大的軀體像一座鐵塔，指着拒馬上的字，道：「擅入者死，兩位現在退走還來得及。」

龍甜兒勃然大怒，喝道：「放你的狗臭屁，今天見不到神秘樓主，絕不離此一

步。」

乍然連攻三掌，挺身硬闖。

「找死！」

一聲嬌叱，兩把飛刀，冷小鳳眼明手快，左壁右樹上的人滿弓待發，可惜利箭尚未離弦，冷小鳳的飛刀已插進右手腕，一陣急痛攻心，雙雙跌落在地。

龍甜兒挾怒出手，力猛如山，方面大漢如何能招架得住，悶哼聲中，歪歪斜斜的退了七八步。

「一邊涼快去！」

抖直魔鞭，劈頭蓋面掃過去，方面大漢陡覺頸項之間劇痛難當，呼吸爲之窒息，伸手去抓「鞭」身，却被魔鞭反震之力彈開，嚇得他魄散魂飛，尖聲怪叫不迭。

所幸龍甜兒並無殺人之心，用力一扯，將方面大漢摔上山壁，撞得他灰頭土臉，血流滿面，一屁股跌坐在地後，便與冷小鳳揚長而去。

山路蜿蜒曲折，一路向上，連轉了幾個彎兒，通路突然在一個漏斗形的山窪子裏中斷。

三面絕壁插天，筆直如刀削，插翅也無法飛越。

正面有一道門，只是門是關着的。

門上有三個鑿成的斗大紅字：「鬼門關」。

通！通！通！冷小鳳用力猛踹着門，大聲叫嚷着道：「有人就滾一個出來答話。」

半晌，一個蓄着山羊鬍子的漢子從門上小洞中探出半個頭來，陰陽怪氣的說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我看兩位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冷小鳳昂首向上，發現不僅僅是淺田太郎一人，三面壁上鑿了許多洞孔，每一洞孔之內都有人，或則張弓搭箭，或則扣好各種暗器待發，二女顯已陷身絕地，不由心頭大震，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

龍甜兒冷哼一聲，道：「噢，原來是你呀，淺田太郎，開門！」

淺田太郎捋着小鬍子，道：「你認錯了，老父田泰郎。」

龍甜兒破口臭罵道：「哼，數典忘祖的狗東西！」

冷小鳳接口說道：「不管你是田泰郎，還是淺田太郎，開門！」

淺田太郎道：「兩位有何貴幹？」

龍甜兒道：「找神秘樓主算帳。」

淺田太郎道：「我家樓主與兩位姑娘只有情愛，並無仇隙，那來的帳？」

冷小鳳黛眉一揚，道：「易浩天，錢如海、以及賀王爺的三條命還不夠？」

淺田冷笑道：「兩位與這三個人八桿子也打不着，何必往自己身上兜？」

龍甜兒舞起魔鞭，照準洞孔打過去，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這檔子事我們是管定了。」

淺田向後一縮，待魔鞭擦洞掃過，才又冒出來說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兩位與我家樓主交非泛泛，何必這麼絕情？」

冷小鳳怒容滿面的道：「你說什麼？神秘樓主好像眞的是石恨天？」

淺田詭笑道：「這不是好像，而是眞的。」

冷小鳳叱道：「那你就更應該開門揖客。」

「嘿嘿，不讓你們進來，是爲兩位自己好。」

「此話怎講？」

「一入鬼門關，就必須入籍鬼域。」

「哦！難怪神秘樓主會發出閻王帖，原來此地是幽冥界，你是什麼時候入鬼籍的？」

「冷小鳳，妳在胡說些什麼，老夫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哼，你活不久了，想活命最好立刻將神秘樓主叫出來。」

「我家樓主有令，此時此地不見任何人。」

利用冷小鳳與淺田談話的當口，龍甜兒神機妙計，已悄沒聲息的將「魔鞭」放出，攀石附壁而上。

冷小鳳見此情狀，沒話也要找幾句話說，道：「這是爲甚麼，見不得人？」

果然，淺田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冷小鳳身上，道：「有事不克分身。」

「有什麼事，可是在拼湊那幾張羊皮畫？」

「這不勞姑娘操心。」

「神秘樓主沒空，叫海天青出來也可以。」

「冷小鳳，妳到底有什麼事，跟老夫說也是一樣。」

魔鞭已越過門，正向上面爬，由於四週的石頭與魔鞭同色，竟無一人發現，死神的脚步正在逐漸走近。

冷小鳳神態自若的說道：「本姑娘只是想知道，神秘樓主爲何要綁架賀王爺他們？」

淺田太郎伸長脖子，粗聲說道：「妳這是明知故問，當然是爲了那幾張羊皮畫啦。」

「幾張臭羊皮，能值多少，值得他如此大動干戈？」

「妳少來這一套，休想從老夫的口中套出半點機密。」

「這算什麼機密，事實上本姑娘早就曉得了。」

淺田太郎大吃一驚，道：「妳曉得什麼？」

冷小鳳抿嘴笑道：「我曉得這幾張破羊皮價值連城，珍貴萬分，乃是——」

乃是什麼還沒有說出口，魔鞭已潛至淺田太郎附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蛇尾乍然閃電竄出，絞住淺田太郎的脖子。

「魔鞭」業已通靈，善體人意，尤其力大無比，淺田太郎連是怎麼回事都沒有搞清楚，便被拖出洞孔之外，摔落塵埃。

龍甜兒好快的動作，收回魔鞭的同時，已一手搭在他的「肩井」穴上。

三面石壁上的人都被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嚇呆了，箭未及離弦，暗器亦未及出手。

龍甜兒寒霜似的臉上，綻出一絲冷笑，道：「怎麼不叫他們動手？」

開玩笑，此刻如果叫他們動手，無異將自己往鬼門關送，淺田太郎反其道而行，很不情願的說道：「住手，住手，你們統統給我住手！」

石壁上的人投鼠忌器，大家面面相覷，無人敢草率行事。

龍甜兒腕上稍一用力，痛得淺田殺豬似的尖叫不止，復將蛇頭在他面前一晃，蛇信吞吐間幾可觸及他口鼻，淺田太郎渾身哆嗦，面無人色，告饒的說語一籮筐。

冷小鳳看在眼中，滿面不屑，罵了一句：「哼，沒有出息！」

龍甜兒聲色俱厲的說道：「你如果想要命，就叫他們趕快打開鬼門關。」

「是！是！」

淺田是個軟骨頭，比哈叭狗還乖，接着大聲吼叫道：「你們他媽的發什麼呆，還不快開門！」

很快便聽到步履聲，拔閂聲，鬼門關果然咿呀而開。

龍甜兒押着淺田，通過一條十餘丈長的隧道，眼前地勢豁然開朗，暮色迷濛中，遠處燈光明滅，山嵐繚繞，隱隱約約中現出一座摩天大樓。

淺田搖尾乞憐道：「通過鬼門關，至神秘樓已無阻碍，該放我走了吧？」

冷小鳳上前一步，道：「甜兒，且慢，我還有幾句話要問他。」

淺田此刻已如驚弓之鳥，待罪羔羊，豎直耳朵，靜待下文。

冷小鳳像審訊罪犯似的問道：「我問你，神秘樓主究竟是何方神聖？」

淺田太郎誠恐誠惶的說道：「的確是一條龍石恨天。」

冷小鳳當然不相信這是事實，道：「胡說，石恨天絕對不會和你這種人勾勾搭搭的。」

淺田道：「人生如戲，變幻無常，姑娘請勿太自信。」

龍甜兒同樣不肯置信，道：「反過來說，你曾經是被石大哥驅逐的人，肯與你的仇人同流合污？」

淺田奸笑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利害相同，仇人可以變成朋友，利害相悖，朋友何嘗不可以變成仇人？」

冷小鳳道：「我還是不信，再怎麼變他還不至於墮落到與扶桑浪人爲伍。」

淺田賊眼一翻，道：「各取所需，他並沒有吃虧。」

「你確定，下閻王帖的人果眞是石恨天？」

「這是不爭的事實。」

「也就是冒充易浩天，逼迫賀王爺的那個傢伙？」

「妳親眼目睹，何必多此一問？」

「不可能，他自己並未認可。」

「事實早已擺明了，承不承認都是一樣。」

「起碼，他不應該以那種態度對待我們。」

「彼此道不同不相爲謀，那已經是很客氣了。」

龍甜兒勃然大怒，喝道：「不客氣怎樣？」

淺田太郎道：「老夫看得太多了，稍不如意我家樓主就會動刀殺人。」

冷小鳳道：「談談海天青吧，此人功夫高不可測，定然大有來頭。」

淺田道：「當然，海總管出身海盜，當年縱橫七海無敵手，與無極島主海魔王祁天威齊名，一向殺人不眨眼，是我們樓主的老搭檔。」

「老搭檔？」

「樓主與海總管訂交已久，非自今日始。」

「鬼扯，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對嗎？」

「好了，姑娘言盡於此，你滾吧！」

淺田如獲大赦，拔腿就走，龍甜兒一掄魔鞭，在他的頭頂上爆出一個鞭花，道：「回來！」

「是！」淺田的胆都嚇破了，又躡手躡足的從神秘樓的方向走回來。

龍甜兒道：「饒你一命還不趕快去逃生，重返神秘樓作甚？」

「是！」淺田那有選擇的餘地，口中應是，挾着尾巴就躲進隧道之中。

龍甜兒繼道：「你早已被驅逐，最好立刻滾回扶桑去，假如再被我們堵上，小心你項上的人頭。」

淺田唯唯諾諾，沒入洞穴之中。

二女邁開大步，直撲神秘樓。

霍然，金風貫耳，刀影劍光閃爍，二女猛一回頭，立見淺田太郎率衆摸上來，數不清的利箭、暗器像雨點子似的洒下來，一個個宛若離山猛虎，在週遭佈下一道肉屛風。

「殺！」

「殺！」

這一來，不禁大大地激怒了冷小鳳與龍甜兒，嬌叱聲中，二女貼地旋飛，不僅奇巧無比的躲過了偷襲暗算，而且麗影過處，慘嗥聲起，十幾條漢子，也不過一眨眼的工夫便全部結伴踏上黃泉路。

淺田偷鷄不成蝕把米，眼見大勢已去，方欲抱頭鼠竄，龍甜兒的魔鞭已在他的身上纏了四匝。

一張臉脹得通紅，鼻孔放大，眼珠凸出，牛喘不已的道：「姑奶奶饒命，姑奶奶饒命！」

龍甜兒啐道：「呸，你這個詭詐狗東西，到如今還想告饒，做夢！」

魔鞭神力，淺田如何消受得了，全身的骨頭「卡巴！卡巴！」直響，肝碎肺裂，成塊從嘴裏吞出來，兩隻眼珠子連着血筋，垂吊在鼻子兩側，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人心大變石恨天

夜。

深夜。」

一個星月全無漆黑的深夜。

樓。

神秘的樓

一座沉浸在雲霧迷濛中的神秘樓。

樓係依山而建，樓前花木扶疏，寬廣的院子裏却靜悄悄地闃無一人。

樓內一燈如豆，一個人影坐在燈下。

龍甜兒、冷小鳳捨正門不走，雙雙彈身越牆而上。

「什麼人？」

「什麼人？」

猛可間，從陰暗之處冒出來兩條人影，企圖在半空中將冷、龍二女截下來，詎料雙方甫一接觸，便着了人家的道兒，被二人以隔空打穴的絕技，制住麻、啞兩個

穴道。

不止此也，還被人提着脖子，掛在樹上。

相視一笑，兩個人持鞭仗劍，直奔神秘樓。

奇怪，腹地深廣，方圓不下百十丈，但戒備却甚是鬆懈，再也未見有人出面攔阻。

樓內燈光如舊，人影未動分絲。

二女已至樓前，從半開的門縫裏望進去，可以看到，在大客廳的一角，坐着一個人，正在聚精會神的看攤在面前的四張破羊皮。

冷小鳳、龍甜兒的心情突然大爲緊張起來，因爲他們發現，神秘樓主的背影像極了石恨天。

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神秘樓主已自先行開口了：「既然來了，爲什麼還不進來。」

敢情二女的行踪早在神秘樓主掌握之中，互換一個眼色，大步而入。

猛然間，十幾盞琉璃燈一齊大放光明，海天青，犬養信介，以及一大羣勁裝大漢，立從四面圍攏上來。

海天青滿臉堆笑，指着前面的椅子，道：「兩位姑娘一路辛苦了，請坐。」

冷小鳳毫不領情，道：「不必，請神秘樓主轉身一見。」

神秘樓主並未轉身，輕輕拍掌三響，眞有四名美女端着四盤鮮果走出來，神秘樓主頭也不回的道：「冷姑娘與龍姑娘乃本樓主的多年故交，替我好好的招待。」

「是，樓主。」

四女齊聲應諾，捧着鮮果，送至二女面前。

啪！冷小鳳一掌劈翻了四個磁盤子，道：「沒有這個必要！你到底是誰？別再遮遮掩掩。」

龍甜兒也湊合着說道：「醜媳婦總有一天要見公婆的，躲得過今天，躲不過明朝。」

神秘樓主先不答話，發出一陣哈哈大笑，笑聲如雷，震得所有的人皆雙耳嗡嗡作響，然後才故作神秘的道：「小鳳，妳我相交已久，看背影，聽聲音，難道還不夠？」

冷小鳳怒道：「當然不夠，我一定要看看你的廬山眞面目。」

說話中，香肩晃動，想衝到他的側面去，海天青大喝一聲：「放肆！」拔刀硬擋，冷小鳳毫不客氣，馬上和海總管幹上了。

那一邊，龍甜兒也是同樣的心意，而且運氣不錯，藉魔鞭神威之助，犬養等人且退且戰，未敢近身相搏。

「住手！」

衆人兔起鶻落，熱戰正酣，聽到神秘樓主焦雷似的喝聲，皆不約而同的停了下來。

定目處，神秘樓主已如泰山一般卓立在大家的中間。

是石恨天。

不錯，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道道地地的一條龍石恨天。

冷小鳳當然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然而，一看，再看，三看，事實擺在眼前，那粗黑的眉毛，寬厚的胸膛，胸前的龍紋，乃至手裏的七環寶刀，在在都證明，他的確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一條龍石恨天。

龍甜兒何嘗願意接受，但事證俱在，天王老子也推不翻。

冷小鳳疑雲滿面的道：「你眞的是恨天？」

神秘樓主石恨天笑道：「如假包換，要不要共同回憶一下我們過去相交的甜蜜歲月？」

冷小鳳的心痛如刀絞，咬着牙說道：「過去的事已如蒼雲白狗東流水，還提它作甚，我現在只想知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是指那一件事？」

「下閻王帖，綁架賀王爺等三人的事情。」

「哦，小事一件，何足掛齒？」

「哼，姦殺人妻，刦人財物，都是小事？」

「弱肉强食，强存弱亡，這是天理，不必大驚小怪。」

「我想知道，這一切，究竟爲的是什麼？」

「爲了名，也是爲了利。」

「石恨天，你變了，你以前不是一個視錢如命的人。」

「應該說是石某現在覺醒了，不再做傻瓜，已尋回自我。」

「人生自古誰無死，」冷小鳳的鼻子都氣歪了，氣忿忿的道：「錢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要那麼多錢幹嘛？」

「有錢能使鬼推磨，錢的用處可大着呢，這個北六省的總瓢把子，我早就幹膩了。」

龍甜兒冷然一哂，道：「莫非想領袖武林，獨霸江湖？」

石恨天的眸中飄過一抹異樣的神采，道：「就是這個意思。」

冷小鳳大爲不齒，道：「想領袖武林，並不是一件壞事，也不是一件難事，但必須循正途，走正道。」

神秘樓主意氣飛揚的道：「正途坎坷，正路太遠，我所需要的是組織一股力量，征服武林，號令天下。」

冷小鳳惡毒的咒罵道：「以德服人者昌，以力服人者亡，若再一意孤行，即使成功，也一定會遺臭萬年。」

石恨天頭一昂，自以爲是的道：「遺臭萬年與流芳百世只是一牆之隔，石某不在乎。」

冷小鳳道：「你不在乎，可是我在乎，與其將來爲害武林，倒不如現在就把你除掉。」

長劍一挺，分心就刺，一口氣連攻十二劍，劍劍不離石恨天致命要害之處。

石恨天是何等人物，冷小鳳當然奈何不了他，腳踩七星步，快如鬼魅幽靈，十二招快攻已過，並未傷到他的一根汗毛。

冷小鳳氣急了，道：「石恨天，你爲什麼不還手？」

石恨天道：「念在過去的交情，石某不想作無謂之爭。」

冷小鳳抖起一團劍花，道：「告訴你：咱們的交情就此一刀兩斷，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暗將功力叫足十成十！正準備和他決一死戰，樓梯之上響起一陣步履聲，香風過處，大家陡覺眼睛一亮，走下來一個妖冶動人，狐媚十足，年約二十三四，胸豐臀滿的大美人。

此姝膚白似雪，一身翠綠，一步三擺，婀娜多姿，老遠就給石恨天拋了個媚眼，嬌滴滴的說道：「喲，這是誰呀，好死不如賴活着，幹嘛要拚命。」

石恨天緊走數步，上前緊握住綠衣女子的手，在她的額頭親了一下，轉對冷小鳳、龍甜兒說道：「來，我給你們介紹，這是小鳳姑娘，甜兒姑娘，這是你們的新嫂子小翠。」

冷小鳳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新嫂子？」

石恨天以肯定的語氣道：「沒錯，是新嫂子。」

冷小鳳强忍住滿腹的憤怒，道：「結婚多久了？」

小翠往石恨天懷裏一偎，搶先說道：「差不多快半年了。」

冷小鳳爲他出生入死，芳心早已默許，更是大家公認的一雙璧人，現在意中人結婚了，新娘却不是她，一時間有如天塌地崩般地痛苦襲上心頭，一切的一切，齊皆抛到九霄雲外，氣虎虎的說道：「恭喜你們了，再見！」

話未落地，便拉着龍甜兒向外走。

小翠伸手一攔，說道：「喲，幹嘛，好大的醋勁，恨天胃口奇佳，又將稱霸武林，討個三妻四妾並不爲過，如果大妹子不計較名份的話，隨時歡迎妳進我們石家的門。」

冷小鳳越聽越刺耳，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龍甜兒籠着一臉寒霜，道：「放屁，鳳姐乃金枝玉葉，豈會與妳共事一夫。」

一把將小翠推開，人已閃到了門口附近。

海天青一面趨前攔截，一面說道：「樓主，要不要將她們留下。」

神秘樓主石恨天略一沉吟，道：「算了，讓她們去吧。」

犬養信介道：「縱虎歸山，必貽無窮後患，屬下斗胆建議，斃了最安全。」

石恨天搖頭說道：「念在過去的那一段情，姑且放過這一遭。」

海天青却不以爲然，道：「樓主，這兩個死丫頭處處跟咱們作對，機會難得，失之不再，祇請當機立斷，除此禍根。」

石恨天遲疑少頃，道：「既已得知石某就是神秘樓主，憑我們的交情，相信她們也不會與本樓作對了。」

犬養信介力爭道：「樓主，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石恨天道：「殺人是最後手段，況且冷小鳳、龍甜兒都不是省油的燈，必須費一番手腳。」

海天青道：「爲了永杜後患，費一番手腳也是值得的。」

石恨天道：「事實不然，如果因此而損兵折將，誤了咱們的大事，豈不是得不償失。」

犬養信介道：「可是，萬一他們到處張揚，繼續和咱們作對怎麼辦？」

石恨天作了一個砍頭的手勢，道：「那就只好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海天青道：「與其將來事急動手，何不現在就——」

石恨天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搶先說道：「好了，本樓主主意已定，別再多言，此刻時間寶貴，快照原定計劃行事去吧，此時此地，我不希望橫生枝節，誤了咱們的大事。」

神秘樓主令出如山，海天青、犬養信介只有俯首應命，再也不敢另持異議。

山窮水盡疑無路

事實上，就在大家爭執的檔口，冷小鳳、龍甜兒早已去遠，想追趕也來不及了。二女愛恨交集，滿腹氣憤，一口氣奔下山去，投宿在一家客棧裏。

思潮起伏，心亂如蔴，剪不斷，理還亂，居然一夜未眠。直至天亮以後，才合上眼，昏昏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被一陣鬧哄哄的嘈聲吵醒。

略事梳洗，推門出來一看，赫！三不先生、易浩雲、賀文、賀武，以及閻王府的兵勇、錢家的長子錢琛、護院武師，熙熙攘攘地擠滿了一屋子，他們正在打尖用飯。

三不先生好尖的眼，第一個發現二女芳踪，搶先說道：「冷丫頭、龍丫頭，你們來得正是時候，我老人家正愁找不到你們呢！」

冷小鳳懶洋洋的走過來說道：「找我幹嘛？」

易浩雲爽快的說：「想知道兩位有沒有找到石恨天。」

龍甜兒望了冷小鳳一眼，以試探的語氣說道：「找到怎麼樣？」

賀武站起來說道：「找到就叫他火速出面認罪。」

冷小鳳道：「假如沒有找到呢？」

三不先生「咕嘟！咕嘟！」喝了三大口酒，抹一抹嘴巴，說道：「那就很是抱歉，我們早就商量好了，要將兩位扣作人質。」

此話一出，屋子裏人影閃動，已迅捷無比的將二女圍了起來。

龍甜兒杏眼圓睜的道：「哼，豈有此理，找不到石恨天，扣我們幹什麼？」

易浩雲怒氣冲天的道：「易某要你們爲石恨天的行爲負責。」

冷小鳳聞言大爲光火，道：「莫名其妙，他是他，我是我，憑什麼要我爲他的敗行負責？」

賀文道：「憑你們兩情繾綣，經常出雙入對。」

冷小鳳說道：「出雙入對，並不能證明一定同流合污，何況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易浩雲道：「現在也一樣，兩位五柳莊之行，擺明了就是爲他探路的。」

冷小鳳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龍甜兒道：「胡扯，五柳莊之行純出一片善意，你連自己的親哥哥都不認得，怪誰？」

賀武道：「在王府，兩位分明是爲石

賊掠陣助威而去，又如何自圓其說？」

龍甜兒跺着脚嬌叱道：「這更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你不要忘記，是賢昆仲親自趕我們走的，錯失了救下賀王爺的大好機會。」

賀武道：「哼，少强辯，當時的情形，現在回想起來，完全是你們事先設計好的一套障眼法，天曉得你們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對！她們與石恨天都是一條綫上的，把她們抓起來。」

「捉住冷小鳳、龍甜兒，就不愁石恨天不出面援救。」

「對！抓起來！」

「抓起來！」

「……」

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塲中秩序大亂。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有不少人已亮出傢伙，從四面八方猛往上招呼。

龍甜兒氣急了，魔鞭一抖，劃出一道圓弧，將衆人逼退數步，殺氣騰騰的道：「你們那一個活得不耐煩，直管站出來，姑奶奶保證送他上西天！」

三不先生搖搖晃晃的走了出來，道：「好狂的女娃兒，我老人家不自量力，倒要領敎一下魔鞭的厲害。」

龍甜兒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三不先生名頭雖大，却依然壓不倒她，鞭魔一抽，打翻了一張桌子，道：「好啊，難道我會怕你不成！」

立刻拉開架勢，準備一決雌雄。

三不先生自然不肯示弱，挽起袖子，眞的打算大幹一塲。

登時，山雨欲來，空氣立時大緊，易浩雲、賀武等人皆退到一邊去，靜待好戲上演。

冷小鳳突然往二人中間一站，道：「且慢，寃有頭，債有主，有本事去找石恨天去，爲何老是和我們這些不相干的人過不去。」

三不先生怒氣冲天的道：「廢話，找得到石小子，我老人家才懶得和你們磨牙呢。」

冷小鳳道：「石恨天就住在神秘樓，爲甚麼不自己去找。」

三不先生沒好氣的道：「石恨天自稱是神秘樓主，自然是住在神秘樓，三家的人此來，就是爲了尋找這個地方，問題是神秘樓在那裏？」

冷小鳳向外一指，道：「不遠，就在屋後那座山上。」

賀武聞言精神大振，道：「妳確定神秘確在此山之中？」

龍甜兒說道：「我們昨夜才從山上下來。」

易浩雲道：「見到神秘樓主了嗎？」

龍甜兒「嗯」了一聲，沒有作正面答話。

三不先生道：「神秘樓主當眞是石恨天那小子？」

冷小鳳雖然千萬個不願承認，但事實如此，却不得不點頭表示認可。

賀武又問道：「可曾見到父王他老人家？」

冷小鳳道：「沒有。」

易浩雲道：「家兄是否安然無恙？」

神秘樓之行，原本是爲了探隱索秘而去，及見神秘樓主果然是石恨天！兩個人在心理上的震撼太大，早將此行的目的忘得一乾二淨，後來又冒出一個新婚夫人小翠來，更加氣憤難忍，甚麼都來不及查究，便空手而返。

這一趟神秘樓之行可謂完全失敗，一切依舊一片空白，冷小鳳道出經過詳情，歉然一笑道：「說來慚愧，一時氣憤甚麼都沒有查清楚。」

賀文道：「現在查還來得及，冷姑娘果眞未與石恨天同流合污，就請權充嚮導，咱們立刻上山去。」

冷小鳳義正詞嚴的道：「小鳳雖身在江湖，大仁大義的道理還是懂得，用不到諸位開口，我第一個就不饒他。」

三不先生嘻皮笑臉的道：「別光說不練，走呀。」

「走！」

事情急轉直下，剛剛還劍拔弩張的要拚死、拚活，曾幾何時，已經化敵爲友，冷小鳳龍甜兒一馬當先，而三不先生、易浩雲等人緊隨在後，浩浩蕩蕩的向山上行去。

奇怪，這一次格外順利，拒馬已移至路邊，無人把守；鬼門關洞門大開，空無一人；及至神秘樓，同樣寂靜如死，未曾見到半個鬼影子。

賀武大聲喊叫道：「石恨天，你出來，別躲躲藏藏。」

四下寂然，無人現身答話。

三不先生一脚踢開大門，衝進樓內去。

樓內景物依舊，甚至昨夜的琉璃燈還亮着，却未見石恨天、海天青的踪影。

易浩雲、賀武等人關心親人的生死下落，一陣瘋狂大搜索，這時才發現，神秘樓已變成一座空樓，石恨天他們早已遠走高飛。

猛聽地窖之內傳來一陣凄厲的哭聲，大夥兒跑進去一看，只見地窖內濕漉漉的，散發着一股濃濃的屍臭之氣，令人入鼻欲嘔。

牆角上有一堆白骨，稍前，併排列着兩具腐屍，腕骨之上還繫着鐵鍊，從衣着上看，清楚的可以分辨出，一個是金手杖易浩天，一個是八闊財神錢如海，錢如海的兒子錢琛正在伏屍慟哭。

「大哥！」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手足情深，易浩雲喊了一聲大哥，便泣不成聲，熱淚滾滾而下。

就連一向玩世不恭的三不先生，也不禁爲之老淚滂沱。

賀文、賀武到處找不到賀王爺，在白骨堆裏一陣亂翻，冷小鳳過來說道：「不必找了，裏面絕對不會有賀王爺，這些人的死亡日期至少在一年以上，十九是神秘樓眞正的主人。」

賀武焦急的說道：「我爹到那裏去了呢？」

龍甜兒道：「這還用說，一定是被神秘樓主押走了。」

易浩雲抹了一把淚，道：「石恨天又逃往何處？」

冷小鳳黛眉一皺，道：「很可能是去掘寶。」

三不先生聞言眼睛突然一亮，道：「掘寶？掘什麼寶？」

冷小鳳道：「神秘樓主下閻王帖，東邀賀王爺等三人的眞正目的何在，諸位可清楚？」

賀武不假思索的道：「無疑是爲了羊皮畫。」

冷小鳳道：「大家可知這羊皮畫的妙用？」

大夥兒聽了，皆搖頭不語，答不上話來。

冷小鳳有條有理的說道：「事實上，錢家、五柳莊，以及王府的羊皮畫，合起來正好是一張藏寶圖，這就是石恨天擄人的眞正目的所在。」

錢琛道：「沒聽說過這附近有什麼寶藏呀。」

龍甜兒道：「曾聽令堂大人親口提起，百十年前，有一股倭寇海盜，洗刦了沿海一帶不少村鎭，所得金銀財寶無數，唯因官兵追趕甚急，未及運走便潰散而亡，此事相信三不先生一定有個耳聞吧？」

三不先生正經八百的道：「據前輩長者流傳，確有此事，所得財物三條雙桅大船都裝不完，爲首的倭寇相傳是扶桑有名的四大浪人，莫非這批寶物是被他們藏起來了，而且還留有藏寶圖？」

冷小鳳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錯不了，如非代價可觀誰會花這麼大心思。」

賀文道：「可知寶藏的地方？」

冷小鳳笑道：「藏寶的地方想必十分隱秘，不然也不會留到今天，早就被人發現了，更沒有繪製藏寶圖的必要。」

易浩雲愕然一楞，道：「這樣就麻煩大了，我們該如何追趕？」

龍甜兒接口道：「此事我與鳳姐曾苦思過，藏寶的地方應該不會太遠，不在沿海港灣洞穴之中，就在外海無人島上。」

賀武道：「這範圍也不小啊，碧波千里，何異大海撈針。」

冷小鳳胸有成竹的說道：「我們不必去尋找寶藏，只要釘上無極島的船隻就行了。」

賀文道：「此計甚善，王府的水師可以全力支援。」

易浩雲道：「茲事體大，我們是否該先合計合計如何緝兇尋寶？」

賀武是個急性子，道：「事不宜遲，有什麼高見我們在路上合計吧。」當先步出神秘樓，向外行去。其餘的人同樣心急如焚，留下少數幾人爲易浩天、錢如海收屍外，其餘皆緊隨在後魚貫而出。



錢老夫人與小孫女均被飛刀射中，人到畫落。

無人島殺機四伏

海上，有五六條雙桅大船正破浪前進，爲首的一條船舷上寫着「無極號」三個大字，神秘樓主石恨天、總管海天青、無極島主海魔王祁天威，全部站立船頭上，不停的向四面張望。

小翠身穿一襲肉色薄紗衣裳，就緊偎在石恨天身旁，海風過處，髮飛裳舞，羅衫全部貼在肉上，玲瓏的胴體表露無遺，還不時搔首弄姿，眞是個天生的尤物。

緊跟在後面的船較小，船首兩側，各畫着一條金色的龍，船名「龍王號」，犬養信介高踞船頭，負責指揮。

「龍王號」上掛着一面旗子，兩根白骨上面架着一個猙獰的骷髏頭，挑明了是一條海盜船。

四張羊皮畫就擺在神秘樓主面前的一塊木板上，一直在全神貫注的留意着沿海，乃至附近島嶼上的山形地勢，以及其他一切景物。

約莫向南航行了百八里地，日正當中的時候，石恨天忽然發現遠處一個小島上一片銀白，神色立變，對無極島主道：「祁島主，你看那上面是什麼？」

祁天威極目一望，道：「是海鷗。」

神秘樓主以命令的口吻道：「全速前進！」

祁天威打了一個手勢，無極島的弟兄

們馬上又加了兩片帆，船速果然加快了許多。

何消頓飯工夫，便到達目的地，停靠在一長排突出海面的礁石前。

衆人相繼跳下船來，海鷗受驚，紛紛振翅騰空，地上雛鳥吱呀，蛋卵處處，依然是一片銀白。

海天靑瞧瞧石恨天手中的藏寶圖，道：「是這裏？」

神秘樓主一面向前走了幾步，凝視着前面的小山，一面說道：「嗯！大概差不多了。」

不久，後面的「龍王號」等五條船也到了，依次停靠妥當後，又陸續跳下來不少人。

「龍王號」上的人的衣着與衆不同，衣褲均甚寬大，腰間俱皆繫着一條黑色的緞帶，胸前綉有骷髏頭。

其餘的人則與祁天威裝扮相同，一色緊身衣，並無任何標誌。

神秘樓主目注犬養信介，道：「把賀金虎給我押下來。」

犬養信介招招手，立有兩名海盜將賀王爺押上岸來。

石恨天走上前去，戟指說道：「賀金虎，你給我聽清楚，等一下你兒子如果領着水軍找到這裏來，最好是叫他們滾得遠遠的，否則，第一個流血喪命的就是你自己。」

賀王爺已經被他折磨得不成人形，聞言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石恨天，你喪心病狂，食言而肥，到底什麼時候才肯放本王回去？」

石恨天神秘兮兮的笑笑，說道：「快了，等石某尋得財寶，裝上船時就差不多了。」

賀王爺欲待再言，神秘樓主接着又道：「把這個老傢伙押到較高的地方去，這樣他兒子才能看得見。」

「是，樓主！」兩名海盜齊聲領命，將賀王爺押到一塊較高的岩石上面去。

回過頭來，在小翠的額頭上親了一下，神秘樓主已換了另一副親暱的嘴臉道：「小翠，怎麼樣，一塊兒去吧？珠寶首飾，隨妳選，隨妳挑，要多少，有多少。」

聽他這麼一說，小翠高興的跳了起來，在衆目睽睽之下，回報一個熱吻，拉着神秘樓主的手，結伴而去。

海天靑、祁天威、犬養信介，以及十名海盜，二十名無極島的人緊跟在後。

這是一個無人小島，島上仍保有原有的原始風味，大家足跡所過之處，不知踩死了多少雛鳥，毀了多少卵蛋，海鷗齊集頭頂之上，盤旋不去，發出陣陣哀鳴。

疾行片刻之後，已至島的中心地帶，海水從珊瑚礁的孔洞之中洶湧流竄，激起無數水花，蔚爲奇觀。

珊瑚礁的形狀千奇百怪，或高聳如神木老松，或雄踞若猛獅惡虎，綿延數里，美不勝收。

神秘樓主展開藏寶圖，辨明方位，乍然放快脚步，來到一個高出水面的洞穴之前。

祁天威緊走幾步，趨前說道：「找到了？」

石恨天「嗯」了一聲，並未答話，默不吭聲的當先走進去。

海天靑與祁天威對望一眼，神情怪異，就緊跟在他身後三四步處。

這個珊瑚洞十分奇妙，洞口雖不大，僅可容二人出入，洞內腹地却甚寬廣，狀如蜂窩，支穴縱橫交錯。

更由於長久不見天日，濕氣甚重，有不少爬蟲，蝙蝠在內棲息，受驚之下，一陣亂竄，嚇得小翠尖叫不已，投入石恨天懷中。

「搜！搜到的人本樓主重重有賞！」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神秘樓主話猶未落，三十幾個人便立作鳥獸散，沒入星羅棋佈的洞穴之中。

有的洞太淺，很快就有人敗興而返。

即使較深的地方，同樣空無一物，那來的金銀財寶。

甚至，有人被毒蛇所傷，爬着回來。

犬養信介的信心開始動搖了，道：「樓主，是否寶圖有誤，或者我們找錯地方了？」

神秘樓主信心十足的說道：「消息得自扶桑，寶圖也正確無誤，也沒有找錯地方。」

海天靑說道：「可是怎麼會沒有寶藏呢？」

石恨天道：「有，一定有！」

有字尚未落地，其中一個最大的洞穴內有人大聲喊叫道：「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隨着這一聲喊叫，洞內奔出一個無極島的分舵舵主來，手裏捧着一個金元寶，脖子上還掛着好幾串珍珠，興高采烈，欣喜若狂。

神秘樓主睹狀大喜，道：「這些東西都送給你了。」

話一出口，便一陣風似的衝進去。

洞穴很深，一路向下，而且彎曲不直，接連拐了許多彎兒，眼睛陡然一亮，被一大堆金光閃閃的寶物所迷住。

赫！好大的一堆金銀財寶，橫寬十數丈，堆積如山，由於年代久遠，很多箱籠皆已碎裂腐朽，金元寶、金磚、金條、鎖片、項鍊、珍珠、翡翠、瑪瑙、玉器等，觸目皆是，多到無法數計。

歡呼聲、喊叫聲，響成一團，大家都爲這驚人的發現癡迷瘋狂。

小翠像是一個一輩子沒有見過珠寶的鄉下姑娘，挑這選那，手鐲、項鍊揀了一大堆，單是玉珮就選中了十幾塊。

其他的人也不甘寂寞，如大旱之逢甘霖，若餓狼之遇肥羊，揀值錢的東西猛往口袋裏塞。

神秘樓主一見大怒，暴跳如雷的罵道：「他媽的，你們簡直像土匪，還不趕快給我往船上搬，萬一被閻王府的水師發現就麻煩了，事成之後，本樓主少不了你們的花紅。」

今日的石恨天，心狠手辣，殺人如麻，誰敢放半個屁，立即開始行動，一個個或扛或抱，將金銀財寶猛往外面送。

其中一名海盜對神秘樓主道：「樓主，是上咱們的『龍王號』？還是他們的『無極號』？」

神秘樓主眼一瞪，道：「混蛋，你昏頭了，當然是先裝咱們的『龍王號』，裝

不下時再裝其他的船。」

海魔王祁天威冷然一笑，道：「石樓主，請別忘了咱們的君子協定，最低限度應該有三成上我的無極號。」

神秘樓主馬上說道：「那當然，那當然，石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無極島的朋友們可以搬三成上無極號。」

一扭頭，又對早先發話的那名海盜說道：「注意，回來的時候別忘將龍王號上的蔴袋帶來。」

海盜躬身應命，轉身就走，當他回來的時候，果然扛回來一大捆蔴袋，作爲裝運金銀財寶之用。

同時，也帶回來一個不好的消息，道：「樓主，不好了，龍王號進水了，恐怕無法續航。」

這事恍如晴天霹靂，神秘樓主大吃一驚，說道：「怎麼會呢，來的時候還好好的。」

那名海盜據實說道：「屬下上船看過，船底破了一個洞，可能是觸上暗礁，或者是有人從水底破壞。」

海魔王祁天威說道：「他奶奶的，誰有這麼大的狗胆，敢跟咱們過不去，此處暗礁密佈，舵手又航道不熟，八成是觸礁了。」

海盜道：「觸礁應有震撼，爲何事先毫無徵兆？」

祁天威笑道：「可能只是小小的磨擦，要是眞的全面觸及，此刻早已沉沒，龍王號上的人說不定已魂遊龍王府。」

神秘樓主問道：「洞大不大？能否修復？」

海盜道：「不大，無極島的高護法正在搶修。」

祁天威道：「船到江心不補漏，希望可能不大。」

石恨天望着海天靑，道：「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海天靑又望望祁天威，道：「事到如今，只好偏勞祁島主，所有的財寶全部裝上無極島的船，相信天威兄寬宏大量，不會再增加任何費用。」

祁天威笑呵呵的道：「老夫與海總管誼屬莫逆，石大俠的威名更是仰慕已久，不會再有任何需索。」

神秘樓主略一尋思，道：「好吧，現在也只好如此，煩勞祁兄之處，石某自當另有酬報。另外，本樓主在此坐鎭，請海總管到岸邊去瞭解一下實際狀況。」

海天靑欣然領命而去，一逕來至泊船之處，無極島的高護法，以及其他三名護法，十餘名高手，恰巧從「龍王號」上跳下來。

「無極號」則人來人往，上上下下，正在忙着裝船。

海天靑望着船身業已傾斜的「龍王號」，道：「修好了嗎？」

高護法上前一步，道：「漏洞擴大，已無法修復。」

海天靑的眸中閃過一抹異采，聲音壓得很低，幾乎是貼着高護法的耳朵說：「其他的事可進行的順利？」

高護法扮了一個神秘的鬼臉，道：「順利，順利，一切都很順利。」

海天靑頷首一笑，道：「我叫你準備的人怎麼樣了？」

高護法指着站在岩石背後，穿着海盜裝的兩名無極島弟兄道：「一切俱已就緒，隨時可以聽候差遣。」

「好，謝謝你，高兄。」

在高護法的肩膀上拍一拍，海天靑掉轉頭來，邁步登上岩石去。

兩名押着賀王爺的海盜躬身爲禮，叫了一聲：「海總管。」

平倭將軍賀金虎惡狠狠的說道：「海天靑，你們最好別作清秋大夢，只要我兒子的大軍一到，本王就自絕在此，你們一個也逃不了。」

海天靑冷笑道：「螻蟻尚且貪生，王爺何必如此妄自菲薄，況且賀將軍的水師來不來尚在未定之天。」

賀王爺張口欲再咒罵，海天靑對兩名海盜說道：「海上，可有什麼不尋常的發現？」

一名海盜說道：「一切平靜無波，並無任何異狀。」

海天靑目注遠方，道：「不見得吧，你們看，那可能就是賀武的水師。」

二人順着海天靑手指之處望去，但見海浪澎湃，海鳥翱翔，那來的水師大軍。

倒是無極島的那兩名弟兄，已悄沒聲息的接近至舉手可及之處。

「海總管，我們怎麼看不見？」

「距離尚遠，往遠方看，就可以看見了。」

兩名海盜傻不楞登，用雙手遮住陽光，極目遠眺，無形中將賀王爺鬆開了。

驀然，海天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雙掌閃電推出，二人連慘叫半聲的機會都沒有，便被擊中死穴，當場氣絕身亡。

一推之力，猛銳難當，屍體被懸空拋出，箭也似的射入海中，連續兩個浪花便不見了。

無極島的另兩名假海盜動作好快，同一時間之內，已站在二人原先站立的地方，好像根本不曾發生任何事故一樣。

弄得賀王爺滿頭霧水，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海天靑道：「別管我是誰，但請王爺記住一件事，稍待不管發生任何情況，萬勿想不開自尋短見。」

使一個眼色，兩名無極島的弟兄又將賀王爺的膀臂扣住了。

賀金虎簡直被海天靑的舉措弄糊塗了，道：「海天靑，你究竟在變什麼鬼？」

海天靑沒再答話，兀自步下岩石去。

一條龍滿載而歸

傳言的確不假，當年扶桑海盜收獲豐碩，裝滿無極號不算，又足足裝了兩大船，才將所有的金銀財寶全部裝完。

大功告成後，神秘樓主、小翠、犬養信介、祁天威等人俱已撤至岸邊，大家笑逐顏開，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喜悅與滿足。

神秘樓主緊摟着小翠的纖纖細腰，撥弄一下她項間的各色項鍊，道：「小翠，咱們該上船了，從此以後，妳就是天下最富有的女人。」言畢，方待登船，海魔王祁天威却橫身一攔，道：「慢着，有幾個問題本島主想先請教一下。」

神秘樓主一怔，道：「有什麼事何不等船開以後再談。」

祁天威心堅意決的道：「還是現在談清楚的好。」

「既然如此，祁島主就請說吧。」

「首先，我想知道，樓主打算將船開到那裏去？」

「此事海總管應該已與祁兄談過。」

「扶桑？」

「是的。」

「很抱歉，這財物是閩省沿海百姓的，肥水不落外人田，祁某歉難從命。」

「天威兄，你這是什麼話，石某怎能算是外人？」

「你以爲你是誰？」

「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一條龍石恨天！」

「哈哈哈！」祁天威一陣仰天長笑，道：「算了，別再他媽的反穿皮襖——裝羊，你的底細早有人查得一清二楚。」

「祁兄說笑了，」神秘樓主鎮靜如常，但雙眸之中已充滿殺機，「本樓主不是石恨天會是誰？」

「據老夫得到的消息，你是當年的海盜頭子，扶桑四大浪人之一的後裔，手中保有四分之一藏寶圖的河本敏郎。」

犬養信介、小翠等人聞言皆臉色大變，在犬養的示意下，十名搬運珠寶的海盜正在向祁天威接近，而另一邊，無極島的人在高護法的指揮下，也拉開陣勢，準備隨時應戰。

海天青就站在神秘樓主附近不遠，臉色陰沉沉的，未發一言，不知道他在打什麼鬼主意。

神秘樓主面不改色的道：「假若確如祁兄所言，扶桑河本敏郎的相貌，豈不與石恨天一模一樣？」

海魔王祁天威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是你聽信了犬養、淺田的讕言，想借重石大俠的威名，好順利的釣到易浩天、錢如海、與賀王爺，取得流落在中原的另外三張藏寶圖，故意戴了一張精工設計的假面目，冒名頂替，連親密如冷小鳳、龍甜兒兩位姑娘都被你騙過了，實在高明！高明！」

「祁兄縱橫七海，稱霸南疆，想不到說謊的本領也高人一等，佩服！佩服！」

「朋友，見眞人不說假話，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再裝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老夫是否憑空捏造，閣下與犬養那個狗養的應該心裏有數。」

「姑且假定祁兄所言是實，那麼，本樓主想請教，另一個石恨天現在何處？找不出另一個石恨天來，你的謊言便不攻自破。」

「問得好，問得好，不清楚眞石恨天的下落，老夫何敢咬定你是冒牌貨。」

神秘樓主神色一緊，立即問道：「在那兒？」

祁天威故作神秘的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神秘樓主會意，乍然拔刀而出，猛砍海天青，海天青似乎早有防備，從布袋子裏取出一把七環寶刀來，立即反手還擊。

虎奔鷹揚，兔起鶻落，二人刀來刀往，映着晚霞，幻出萬道金光，一瞬間便已交手三十刀，却未見高下。

嗆！神秘樓主好厲害，硬將海天青的刀架在半空中，厲色說道：「是你？」

海天青並未正面回答，道：「樓主爲什麼不說是犬養信介？」

神秘樓主道：「他與本樓主已相交二十年，不可能。」

「海天青與樓主相交多久？」

「二十年以上。」

「那麼該更不可能。」

「海天青當然不可能，因爲你根本不是海天青。」

「何以見得？」

「你最近不願談過去的往事，常常顧左右而言他。」

「當時樓主爲什麼不會嚴加追究？」

「基於對他的信心。」

「現在爲何又起疑心？」

「事情很簡單，本樓主的身份，只有淺田、犬養、海天青三個人知道。」

「可惜已經太遲了，早個三五天，也許你還有活命的機會。」

猛地抽刀跨步，退了五六尺，伸手取下一張人皮面具，果然又是一個石恨天。

早在祁天威與神秘樓主舌戰的時候，冷小鳳、龍甜兒已經潛至一塊大礁石的後面。

三不先生、易浩雲在另外一塊礁石的後方。

小島的另一邊，停着三條兵船，賀文、賀武則正在指揮水軍下船，準備大舉圍剿。

龍甜兒望着前方，小聲說道：「我就說嘛，石大哥怎麼會是那種人，原來可惡的神秘樓主是個冒牌貨，鳳姐，咱們上去活劈了他。」

說着，就要竄出去，被冷小鳳硬拉回來，道：「等一等，江湖上的事爾虞我詐，千奇百怪，現在還不能肯定恨天一定在場。」

龍甜兒苦笑道：「鳳姐，妳爲何會有這種怪想法？」

冷小鳳條理分明的道：「道理很簡單，祁天威這個老魔頭一向爲非作歹，橫行海上，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盜，於情於理，恨天不會跟他這種人混在一起。」

與此同時，神秘樓主也沒有閑着，眸中兇芒四射的說道：「你把海天青怎麼樣了？」

石恨天朝祁天威那邊望望，道：「他不是海天青，應該叫海天青夫才對。」

神秘樓主冷哼一聲，道：「你知道的還眞不少。」

石恨天道：「爲了追查事實眞相，更爲了以後方便行事，石某足足跟踪海天青夫『交往』了三月之久才把他解決掉，然後剝下他的人皮，混進神秘樓。」

神秘樓主道：「這樣算起來，你混進神秘樓的時間，也差不多快要三個月了，何不及早下手？」

石恨天道：「石某查得清清楚楚，四大浪人當年埋寶之後，繪下一張藏寶圖，分成四份，一份由你河本敏郎的祖先帶回扶桑，另外三人則亡命未歸，藏寶圖也因而流落中土，我要等你四圖合璧，像今天，財寶業已上船，這才是最佳時機！」



神秘樓主氣得哇哇大叫道：「好小子，老夫要你血流五步，挫骨揚灰！」

盛怒之下，刀勢如電，劈頭蓋面砍下去，石恨天毫不畏縮，以「天王托搭」之式全力封架，兩刀相撞，火星激射，人影猶如兩股巨浪，一撞之後，迅即分離，誰也沒有討了好。

神秘樓主自視太高，不相信天底下能有與他匹敵之人，虎吼聲中，又待瘋狂進襲，石恨天及時大聲喝道：「朋友，想死也別急在一時，就算埋骨異鄉，也該還爾本來面目，好讓世人曉得有你這麼一號人物。」

「也好，」神秘樓主咬着牙說：「臨死之前，讓你瞧瞧本樓主的廬山眞面目，這樣你會死得更服貼。」

話畢，從臉上取下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一張滿臉絡腮鬍子，黝黑光亮，年約五十上下的老臉來。

石恨天威風凜凜的道：「石某還想查證一下，你是否確爲扶桑四大浪人之一的後代子孫河本敏郎？以免後人以訛傳訛，有所誤失，壞了閣下的一世霸名。」

神秘樓主面無懼色的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確是扶桑河本敏郎，後世之人將廣爲流傳，扶桑河本敏郎在此無名小島，殺死了北六省的總瓢把子一條龍石恨天。」

突聞冷小鳳嬌冷的聲音叱道：「哼，好一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冒名頂替，差點毀了石恨天一世的英名，姑娘我今天要連本帶利一併討回來。」

蛇女龍甜兒也接口道：「你簡直是夜郎自大，自不量力，死到臨頭了還口出狂言，扶桑蕞爾小島，也敢與天朝子民爭一日之短長，何異蜉蝣撼樹，螳螂擋車。」

話落人現，二女淩空飛渡，從衆人頭頂掠過，落在石恨天左右。

看得小翠目瞪口呆，脫口驚呼道：「我的媽呀，好厲害的女飛賊！」

接着，四下裏人影晃動，黑忽忽的湧上來一大片，三不先生、易浩雲、賀文、賀武、以及錢琛等人已率衆趕到，將扶桑海盜圍了個水洩不通。

冷小鳳環視全場一眼，對石恨天埋怨道：「你也眞是的，事前事後也不打一個招呼，害得我們還眞以爲你鬼迷心竅，幹下了天人共憤的勾當。」

石恨天歉然一笑，道：「小鳳，甜兒，不是我不肯實話實說，而是此事實在關係重大，尤其河本是個十足的老狐狸，奸詐而又多疑，只要走漏半點風聲，就有功虧一簣的可能。」

賀武最關心的莫過於父王的安危，眼見賀王爺被人押在岩石之上，立即率衆衝過去。

神秘樓主河本敏郎睹狀大急，怒聲吼叫道：「不要動，誰要是再敢動一動，本樓主就要賀金虎的命！」

石恨天笑着說道：「河本敏郎，你看清楚，跟賀王爺站在一起的可不是扶桑海盜。」

這時賀王爺已步下岩石，父子相會，河本敏郎大驚失色的道：「毫無疑問，這又是你與祁天威這個老匹夫幹的好事。」

海魔王祁天威哈哈大笑道：「老夫自承畢生作惡多端，這是唯一足以自豪的一件好事。」

河本敏郎氣沖斗牛的道：「不用說，龍王號也是你攪的鬼囉？」

海魔王得意的道：「觸礁是假，老夫派人戳了個洞才是眞的。」

河本敏郎鼻歪嘴斜的道：「這樣說起來，龍王號上的數十名高手也早已遭了你們的毒手？」

祁天威沾沾自喜的道：「你這是明知故問，本島的四大護法略施小計，你的扶桑同夥正在呼呼大睡。」

臉色一整，復又朗聲說道：「換句話說，你從扶桑帶來的那一羣狐羣狗黨，現在僅僅還剩下你眼面前的十三個人。」

石恨天前進數步，揚刀朝四下裏指指，道：「瞧瞧，觸目皆我漢家兒郎，你們插翅也飛不了，如果你眞是一條頂天立地的漢子，最好屈膝投降，這樣大家都省了事。」

神秘樓主河本敏郎氣得跳了起來，道：「住口，老夫生當爲人傑，死亦作鬼雄，寧可斷頭，絕不屈膝。」

目光從小翠、尤養信介等人臉上一掃而過，繼道：「上！只要能殺出一條血路，奪下一條船，咱們仍大有可爲！」

爲字出口，河本敏郎一馬當先，單挑防綫最薄弱的地方猛砍猛殺。

倭人善戰，視死如歸，尤養信介乃一流高手，自不待言，連小翠、十名海盜亦均身懷絕技，這一捨命撲擊，果然銳不可當，錢琛，易浩雲站立的這一邊，兵敗如

山倒，一霎時便殺出一條血路，距停船之處已在兩三個縱躍之間。

河本敏郎等人勢如破竹，不待羣俠追兵趕到，便一齊彈身而起，猛向無極號飛竄，打算奪船逃生。

「那裏跑！」

「那裏跑！」

石恨天第一個閃電縱起，接連三個大翻滾，已在半空中將神秘樓主河本敏郎堵截下來。

唰！唰！唰！刀如虹，掌如風，石恨天佈下一道刀山掌牆，任憑他河本敏郎武藝超卓，却無法突破石恨天鋼鐵一般的防綫。

三不先生恰巧堵上犬養信介，犬養不知三不的厲害，誤以爲是個不中用的糟老頭，一面破口大罵，一面猛攻猛衝，三不先生忽生一計，道：「狗養的，喝口酒潤潤嗓子吧！」

提起酒葫蘆，以內家眞力逼射出一股酒箭。

千萬別小瞧這股酒箭，三不先生的功力已臻出神入化之境，力可穿石洞物，當犬養發覺不對時，喉嚨與頸項已經變成馬蜂窩。

三不先生一不做二不休，表演了一手絕技神功，單掌緊壓住犬養的天靈蓋，一直向下，直將犬養壓落地面，壓入土中，入土尺半，變成一個肉餅，一灘肉泥，無形中也爲他造了一座「佳域」。

小翠則與冷小鳳對上了，也合該這個扶桑妞兒倒霉，冷小鳳原以爲强將手下無弱兵，豈料，小翠的媚態，騷勁堪稱一流，功夫却不怎麼樣，冷小鳳志在必得，劍花猛吐，倏忽間就是十二個來回，足足在小翠胸腹間截了十二個血洞，倒地了帳。

龍甜兒更是八面威風，魔鞭舞得虎虎生風，遠攻近襲，得心應手，在衆海盜尙未落地之前，便一口氣送走了三四個。

海魔王祁天威是出了名的殺人王，手下四大護法也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在易浩雲、賀武等人的密切配合下，早巳將其餘的倭寇送上西天！

塲中，僅僅還剩下一個河本敏郎在獨撑大局。

河本敏郎的確不是一個簡單人物，當眞練有一身的好本事，單憑丹田一口眞氣，就與石恨天在半空中纒鬥了五十餘合而無敗象，堪稱人中龍鳳，一時瑜亮。

石恨天與河本敏郎之戰，最久，最精彩，也最慘烈，人影乍東倏西，忽上忽下，刀鋒飛快閃動，化出一道白茫茫的光幕，看得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河本敏郎憑着他一身爐火純青的神功，不知在石恨天的刀口下逃過幾次刼難，而石恨天也不曉得有多少次在河本敏郎的險招殺着下死裏逃生。

將遇良才！

棋逢對手！

這是一塲百年難得一見，最高水準的生死決鬥，雖然殺機重重，旁觀者却如醉如痴，進入渾然忘我境界。

冷小鳳忘了出手助拳。

賀武也忘了調兵遣將。

噹！噹！噹！猛然間二人硬拚硬的拚了三刀，人影向後滾翻，雙雙勢竭落地。

河本敏郎面不改色。

石恨天也氣定神閒。

神秘樓主河本敏郎凝視着石恨天，敵意全無的說道：「石朋友，好功夫，假如老夫生爲漢家兒郎，一定要與石兄把酒論交。」

一條龍石恨天也惺惺相惜的道：「好說，閣下的本事也不含糊，若非貪心不足，淪爲盜賊，相信一定會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河本敏郎的目光從小翠、犬養等人的屍體上一一掃過，不疾不徐的道：「石朋友，怪只怪老夫聽信了犬養、淺田的胡言，不該冒石兄的大名，惹了一身不必要的麻煩，否則老夫此刻說不定已經將寶藏運達扶桑。」

仰天一聲長嘯，又道：「此乃天亡我也，夫復何言，老夫就此別過，有緣咱們來生再見！」

倒拿着寶刀，拱手爲禮，然後猛地刺入腹中，左一攪，右一劃，肚腸外流，鮮血噴洒，連屎尿都滾滾而出。

河本敏郎好硬的骨頭，沒有皺眉頭，沒有哼一聲，兀自直挺挺的站在原地，直到血水流盡，雙眼發黑，一股子從未有過的疲倦襲上心頭時，才叭達一聲躺下。

易浩雲、賀武，錢琛等人恨他入骨，紛紛如湧而上，打算鞭屍，却被石恨天阻住了，道：「泱泱天朝，乃禮義之邦，行事宜嚴守分寸，只可殺活海盜，不可傷死英雄。」

趨前數步，擋在河本敏郎屍體前，並且以刀代鋤，開始在地上挖坑。

衆人見此情狀，相繼退下，無人敢再輕舉妄動。

三不先生聞言感慨一嘆的道：「好一個只殺活海盜，不傷死英雄，石小子身爲俠盜，敢情是同病相憐，有感而發。」

話落人起，提着酒葫蘆，揚長而去。

易浩雲靜待石恨天挖好墓穴，將河本敏郎葬好後道：「石大俠，眞謝謝你，在五柳莊多承石兄那一掌相救，不然早就死在河本敏郎的金手杖下了。」

石恨天慨然一歎道：「說來慚愧，石某未能及時阻止老賊玷辱令嫂，將引爲畢生恨事！」

賀武說道：「無論如何，父王的一條命全承石兄大力相救，此恩此德將永誌不忘。」

石恨天鄭重其事的道：「恨天身在賊窟，能力有限，爲了探隱索密，又不便向外張揚，自不免顧此而失彼，幸而能援手相助，乃份內事，不足言謝，倘有疏失，尙祈大量海涵。」

錢琛說道：「石大俠所言極是，過去的事姑且不去談它，咱們該談談現在的事了。」

這話突如其來，石恨天弄不懂他的含意所在，愕然言道：「倭寇巳誅，大功告成，現在還有什麼事要談？」

易浩雲與賀文、賀武、錢琛互換一個眼色，道：「談談寶藏的事。」

石恨天有點明白了，故作糊塗的道：「寶藏有什麼好談的？」

賀武字斟句酌的道：「藏寶圖共是四張、易家、錢家，與我們王府應各得一份，剩下來的一份，則由石大俠、祁島主、冷姑娘、龍姑娘共得，不知意下如何？」

海魔王祁天威聞言大怒，不等石恨天開口，便大聲吼叫道：「說了半天，你們是在打金銀財寶的歪主意，不管石恨天怎麼想，老子第一個不答應。」

立即命人上船，準備啓錨開航。

王府的水師、五柳莊的高手，乃至錢家的武師，爭相閃身攔阻，一時氣氛大爲緊張，塲面火爆！

易浩雲道：「石大俠，老夫想聽聽你的意見。」

石恨天笑道：「事有本末，石某以爲，藏寶圖在誰的手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才是這批金銀財寶的原始主人。」

錢琛馬上提出異議，道：「石兄可是要據爲己有？」

祁天威天生的壞脾氣，怒道：「你是聽不懂，還是故意裝糊塗，石大俠的意思是要還給原來被倭寇洗刼的老百姓。」

賀文道：「事隔百年以上，當時被搶的人早巳作古，到那裏去找！」

冷小道鳳：「死了老子有兒子，死了兒子還有孫子，總會找到主兒的，用不到賀大人操心。」

易浩雲道：「年代久遠，無論如何總有一大筆財寶會找不到主人。」

龍甜兒說道：「無主的財寶就救濟沿海的苦哈哈，這本來就是石大哥一貫的作風。」

錢琛道：「不行，祁天威惡名滿天下，一定會飽入私囊。」

祁天威粗聲大氣的道：「放你的狗臭屁！老子過去固然素行不良，但自與一條龍論交後已痛改前非，要是吃一個蹦子兒，不得好死，馬上掉進海裏餵王八。」

海魔王雖然發下重誓，大家瓜分之心仍不減，賀武又生出新點子，道：「這樣吧，既然無法協議均分，乾脆交給官府去妥善處理好了。」

錢琛首先表示同意，道：「可以，賀王爺一向處事公正，相信一定會有一個合理的處置。」

賀王爺張口欲言，石恨天大表反對，道：「石某不同意，官府☆頇，難免上下其手，到時候只怕會肥了達官貴人，瘦了窮苦百姓。」

賀武聞言大怒，臉一沉，道：「石恨天，你出言不遜，有辱朝廷命官，企圖侵吞財物，用心不良，休怪本將軍翻臉無情，要下令逮捕你。」

這話可不是說着玩的，手一招，立有數名校尉衝上來，奉命抓人。

石恨天是何等人物，豈會將他們放在眼內，當下雙眉一挑，道：「石某心意巳決，斷難更改，諸位若有雅興，願隨時候敎，失陪了！」餘音未落，巳祁與天威、冷小鳳、龍甜兒彈身而起，凌空翻了兩三個觔斗，落在業巳啓程離岸的無極號上。

易浩雲、賀武等人相繼飛身追趕，原想從半空中截下來，怎奈自個兒輕功不濟，不是半途折返，就是力盡落水，變成落湯鷄。

一塲發財夢頓成泡影，眼睜睜的看着無極號的船隊揚帆遠去，很快便消失在海天一綫間。（全文完）

民間趣聞

錯在罐子裏

林冬編繪



1 窮漢爲打贏官司，在挖空心思想辦法。

2 他往罐子裏裝滿石膏塊，然後在上邊澆了一層奶油。

3 法官接受了一罐"奶油"，窮漢的官司打贏了。

4 "呵！好小子，敢拿我開心！"

5 法官找來窮漢說："判決書上有個地方弄錯了，我要糾正一下……"

6 窮漢回答說："判決書沒錯，要錯，肯定是在罐子裏！"

龍虎雙傑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情殺



深夜命案　通宵偵查

「嗚！嗚！嗚！……」一輛警車風馳電掣般，在深夜十二時靜寂的街上飛馳而過，那一直急促響着的警號聲，份外慘厲刺耳，但却沒有引起沿途那些住戶的好奇，只偶爾有一扇臨街的窗子推開，探出一顆腦袋來，朝街上探望一眼，便又將窗子關上。

在這個大都市生活的人，由於生活節奏太緊張了，弄到對一切事物皆已感到痲木了，因爲在這座大都市內，罪案無日無之，所謂見慣不怪，就是這個道理。

那輛警車飛馳到市東郊一條比較僻靜的馬路，在一幢高樓前停了下來，那刺耳的警號聲亦戛然而止。

這座樓高二十多層的大廈，此刻正燈火通明，每一個窗口皆亮着燈火，每一個窗口皆有人探頭下望，大廈的閘門大開，門口站了一個警員，後面，站着大廈的護衛員。

這種情形，不用說，大廈內肯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故。

警車甫停下來，車門便被推開，接着從車上跳下幾名便裝探員及軍裝警員，一陣風般，走向大廈閘門。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年約四十上下的便裝，此人正是兇殺組的探長張超。

這位市東郊警署兇殺組的探長親自出馬，絕無疑問，這座大廈內肯定是出了人命案。

守在大廈閘門前的那名警員見探長張超走到來，忙擧手向他行禮，並叫了一聲：「張探長。」

張超還了一禮，站下來，問道：「驗屍官來了麼？」

那警員搖搖頭道：「還未到！」

張超「嗯」了一聲，便移步走向電梯口。

他的幾名手下跟着他走向電梯，其中一名探員探前一步，按開了電梯門。

電梯在十三樓停下來，張超第一個從電梯內走出來，左右張望了一眼，便向左邊走去。

左邊走廊盡頭那個單位門戶大開，門前守着一位警員，屋內燈火光明，可以看到，有二三名警方人員在屋內走動着。

這層樓其它的單位，都可以看到，有人從關着的鐵閘縫隙中，向外好奇地窺探着。

不用說，發生命案的地方，正是那個有警員把守的住宅單位。

張超與那名守在門前的警員打了個招呼，便走了進去。

而他的幾名手下亦走進了那個住宅單位。

張超才走進屋內，便有一位便裝探員從一個房間內走了出來，向張超打了個招呼：「張探長，你來了。」

張超點點頭，劈頭就問：「死者在哪裏？」

那名探員擰轉身指一下他走出來的那個房間。「就在那間睡房內。」

張超二話不說，便急步走向那間房。那名探員亦跟着走進去。

他帶來的那幾名手下，其中有兩個人亦走進那間房間，其他的則在屋內查看起來。

×　×　×

這間睡房頗寬大，佈置也頗清雅，正中擺放着的那張雙人彈簧大床上，躺着一具男性屍體。

那具男屍是倒臥着的，衣着整齊，甚至連皮鞋也沒有脫下，頸上纏着一條領呔，是絲質的，死相很可怖，突眼睜眉的，張口吐舌，臉色紫漲，一看就知道是被人用纏在他頸上的那條絲領呔勒死的。

張超雙眉輕皺着，站在房門口，先四下打量了一下房內的佈置，然後才走向那張大床。

邊走邊隨口向那名探員道：「查出死者是什麼人麼？」

那探員說道：「死者是這間屋的戶主，姓李，名富生，是一名商人，但最近不知道爲了什麼，忽然結束了那間商行的生意。」

「是誰發現死者的？」張超留意地注視着床上死者那條纏勒在頸上的領呔。

「是大廈當値的那名護衛員。」那探員答。

原來，這名探員是最先趕到來，查看現場的，並已查問過那名報案的護衛員，所以他頗爲清楚。

「他是怎樣發現死者的？」張超轉頭望着那探員，問道：「當時大門是否是關上的？」

「據那姓黃的護衛員說，當時大門的鐵閘均是關上的，說起來，他那是湊巧，

大約十一點三十分左右，他照例乘電梯上頂樓，然後逐層巡視而下，巡到這一層時，却聽到這座單位內的電話響個不停，却沒有人接聽，而他明明記得，李富生夫婦是在晚上八時許返家的，此後便一直沒有外出，他不由感到奇怪，他雖然奇怪，但也不以爲意，以爲李富生夫婦可能是睡着了。聽不到電話響，他在這層樓內巡了一遍，那電話仍然響着，足足響了有三分鐘之久，他不覺起了疑，就算睡得再沉，也沒有理由不被鈴聲驚醒的，莫非李氏夫婦出了什麼事？他想到這裏，便忍不住走前去，按響門鈴。」

那探員說到這裏，略爲頓了一下，才接說下去。「那姓黃的護衛員足足按響了門鈴有五分鐘之久，却聽不到李姓夫婦應門，他頓感不妙，再大力拍打鐵閘，屋內依然沒有響動，倒是隔隣C座的住戶被驚動了，打開大門，隔着鐵閘往外查問，那護衛員便將他的所疑向C座的住客說了一遍，那C座的住客也感到事不尋常，因爲他在十時許時，還隱約聽到隔壁有話聲傳過來，如今却沒有人應門及聽電話，那只有一個可能，李氏夫婦可能出了事。」

那探員歇口氣，望一眼床上的死者，再說下去：「姓黃的護衛員聽了那C座住客的話，更加肯定了心中所疑，便急忙乘電梯下樓，到管理處取了李姓夫婦留在管理處的後備匙，聯同C座的住客，將鐵閘及大門打開。發覺到屋內的客廳亮着燈，那間睡房亦有燈光射出來，但却看不到李氏夫婦，於是，姓黃的護衛員便大聲叫起來，却聽不到李氏夫婦的反應，便在屋內查看起來，及至走到睡房門口，往房內一看，赫然發現大床上躺着男戶主李富生，姓黃的護衛員及C座的那位男住客嚇得連脚也軟了，幾乎昏了過去了，那姓黃的護衛員喘過一口氣，便急忙用屋內的電話，致電報警。」

「死者的太太呢？怎麼不見她？」張超那雙銳利的目光，在死者的身上上下掃視着。

「死者的太太不知怎的，失了踪。」那探員說：「姓黃的護衛員及C座的住客在發現死者時，便發覺到死者的太太不在屋內。」

「李氏夫婦有沒有兒女？」張超的目光停留在死者頸上纏勒着領呔的地方。

「這一點還未能確實，要向有關部門查詢，才能確定。」那探員說：「據姓黃的護衛員及這層樓的其他幾個單位的住客說，死者夫婦自搬入這幢大廈居住，便只有他夫婦兩人，不見有別的人與死者夫婦居住。」

正說到這裏，驗屍官已來了。

而張超亦忙叫一位助手將死者從各個角度都拍了照片，以便驗屍官可以着手驗屍。

而另一名手下探員則已在房內各處套取指模。

驗屍官與張超打了個招呼，便走出房外，方便驗屍官工作。

走出房外，在大廳的一張梳化椅上坐下來，先吩咐兩名手下探員到同一層樓的其它住戶去詢問一下，在晚上死者夫婦回來後，到發現死者的這段時間內，有什麼

值得懷疑的事情發生過。

接下來，他叫那名守在門口的警員，到樓下去將那名姓黃的護衛員叫上來，他要親自再詢問一遍。

結果，他從姓黃的護衛員口中問到的「口供」，與那名探員所述說的，沒有多大的出入。

而那兩名到ABC三個住宅單位查問的探員，亦得不到什麼綫索，那些住戶都說在「事發」之前，根本就聽不到B座（死者李富生夫婦所居住的單位）有什麼異聲發出，這令到張超不由束起了雙眉。

而目前最重要的是，死者李富生的太太下落的問題，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若是能夠找到死者的太太，那麼，這件命案就有可能偵破了。

他甚至可以肯定，死者太太的失踪，與死者的被殺，有極其深切的關係。

對於死者的太太失踪這一點，張超感到迷惑不已，因爲據那姓黃的護衛員所說，他根本就沒有看到死者的太太離開大厦，那麼，她是如何離開大厦的？

倏地，他的雙眉聳揚了一下，那雙銳利的目光精光閃射，因爲他終於解開了這個疑點——死者的太太極有可能是在姓黃的護衛員乘電梯直上頂樓，逐層巡視而下的這段時間內，乘隙從大厦大門口溜出去，或是被兇手挾持離去的，目前，只有這個解釋最合理。

也是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釋。

因爲大厦的後門是鎖着的，只有管理處才有鎖匙，而據一名查看過大厦後門的探員說，大厦的後門仍然鎖着，沒有被撬毀或弄開過的痕跡，這就證明了一點，死者的太太是從大厦的大門口離開的。

想通了這一點，張超不禁精神一振，但他仍然想確實一點，所以他問那名有點驚怕的護衛員：「你們一向以來，都是在晚上十一時左右巡樓的麼？」

那姓黃的護衛員忙不迭點點頭：「阿SIR，我們一向都是在那個時間巡樓的，從來沒有更改過。」

「那麼，這幢大厦的所有住戶，都知道你們在那個時間巡樓了？」張超若有所思地問。

「應該知道。」姓黃的護衛員說：「這麼多年以來，一直都是如此，間中，會與一些住戶打個招呼，閒聊一兩句話，所以照我推測，那些住戶應該知道。」

「今日有沒有人探訪過死者夫婦呢？」張超那雙銳利的眼睛直視着姓黃的護衛員。

「在我當值的這段時間內，我發覺不到有什麼人拜訪李氏夫婦的，至於我當值之前的那段時間，則不清楚了，這要問當值日更的老石了。」

「嗯。」張超仍不死心地問：「在你當值的這段時間內，你有沒有發覺有什麼值得可疑的陌生人進入這幢大厦？」

姓黃的護衛員束着眉想了一會，搖搖頭道：「這一點我不大覺得，由於大厦的閘門是一直鎖着的，每一戶住客皆配有門匙，外來的人若沒有住客陪同，或是通過對講機通知被訪誰住客按動遙控電掣，開啓閘門的電鎖，根本就進不來，不過，在我去洗手間或是巡樓的這些空隙，若是有人進來，或是尾隨一些回來的住客進來，我是不知道的。」

「好！多謝你的合作。」張超從梳化椅上站起來。「你下去值更吧。」

姓黃的護衛員一聽，有如皇恩大赦般，鬆口氣，急不迭應了一聲，向屋外走出去。

張超扭頭望一眼那間睡房，那名驗屍官恰好走出來，他忙迎上去，打個招呼道：「老曹，攪妥了？」

姓曹的驗屍官走到張超面前，停下來，吐口氣道：「例行的檢驗完了，不過，還要進行剖驗。」

一頓接道：「老張，我知道你想問什麼，聽着，根據檢驗，初步確定死者是在十時三十分到十一點這段時間死去的，而致死的原因，亦初步確定，是被人用纓勒在頸脖上的那條領呔勒死的。當然，若要確定，那要等剖驗之後，才能確定。」

「老曹，多謝你。」張超拍拍老曹的肩頭，便向房中走去。

老曹則走向洗手間。

進入房間後，張超向一名在房內搜查的手下探員問道：「有什麼發現？」

那名探員道：「房內沒有被搜掠過的跡象，一切的物件都擺放得好好的，不大似刦殺。」

「若不是刦殺，那麼，兇手到底爲了什麼要勒死死者？動機是什麼？仇殺，抑或是情殺？會不會是失了踪的李太太所殺？若是，她爲什麼要殺死丈夫？」這一連串的疑問，像走馬燈般，在張超的腦海中閃轉着，一時間，他陷入了沉思中。

凌晨四點左右，偵查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張超與他手下的探員，帶走了一批物品，離開了大厦，趕回警署。

而死者李富生，自有黑箱車來將之載走。

初步的偵查工作，告一段落，但接下來，却夠張超與他的手下探員忙碌的了。

× × ×

在警署辦公室內，張超一連喝了兩杯咖啡，才算稍爲消解了一點睏倦之意，接着點了一根香烟，邊抽吸邊在室內來回踱起步來。

他要從頭到尾，思索並歸納調查到的所有有關資料，將之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希望從中發現可供追查的綫索。

「咯咯咯」有人在外面敲响了房門。

張超停下來，叫道：「進來。」

房門應聲被推開，一名探員手拿一個紙袋，走了進來，「老細（時下一般下屬對上司的稱呼），相片已複印出來了，一共是三十張。」

「阿明，你立刻將相片分派給手足，立刻追查方怡紅的下落。」張超邊說邊伸手接過那紙袋，從中抽出一張相片來，接將紙袋塞回阿明。

張超口中的方怡紅，正是死者李富生的太太的姓名，而那些照片，正是方怡紅的照片。

阿明應了一聲，轉身匆匆走了出去。

拿着那張相片，張超走到辦公桌那張椅子上坐下來，將手上的相片放在桌上，仔細地看起來。

那張相片是李富生夫婦生前的近照，

他是從死者的容貌確定的，因爲相片中死者的年紀容貌，與死者死時的容貌年紀很近似，而從相片中，可以看到，死者的太太方怡紅年紀大約在三十六七之間，頗具姿色，所謂半老徐娘，自有一種迷人的風韻。

看相片中兩人的情態，相當恩愛，雖然在目前來說，由於方怡紅的離奇失踪，並不排除方怡紅殺死李富生可能性，但只要瞧一下相片中兩人恩愛的情狀，便會很自然地排除這種思疑。

在目前，只要能夠找到方怡紅，相信就會案情大白，這件命案，也就不難偵破了。

從種種跡象看來，方怡紅應該是這件命案的關鍵人物，換而言之，是破案的關鍵。

所以，他要盡快找尋到方怡紅，便也顧不了手下的探員熬了一夜，命令手下那班探員立刻出動，追尋方怡紅的下落。

而他自己亦繼續熬下去，憑着他多年的辦案經驗，及靈敏的頭腦，在思索着。

× × ×

上午十一時三分，張超終於熬不住，靠在椅上瞌睡起來。忽然間，辦公室的門被敲响，「咯咯咯」令到他驀然驚醒過來，正想開門，門已被推開，一名探員像一陣風衝了進來，興奮地道：「波士，找到了，方怡紅被找到了。」

張超一聽，整個人刹時間清醒得有如全身沐在冰水中，睡意全消，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急聲道：「爛頭勇，在甚麼地方找到她的，是死是活？」

爛頭勇的全名叫做楊勇，由於他生性燥急，胆色過人，故此被手足諢稱爲爛頭勇。

爛頭勇喘口氣道：「是在市南部的一條山路邊發現她的，不過，發現她的是一名居住在附近的菜農，時間大約是在早上九時許，那菜農開着一部小型貨車，自菜欄回家，駛到那條小路時，發現前面不遠處的路邊，躺着一個人，手脚被綁着，正在掙扎着，他好奇之下，便將車駛前去，停下來看清楚，原來那是一個女人，不但手足被綁，口中也塞了一塊布，叫不出聲，那菜農大驚之下，忙下車拔出塞在那女人口中的布，問那女人發生了什麼事，那女人邊喘氣邊顫聲說她遭人綁架到這裏，那名匪徒將她弄在這裏，她求那菜農替她鬆綁，並載到警署報案！」

張超靜靜地聽着，沒有說什麼，等爛頭勇說下去。

爛頭勇喘口氣，繼續說下去：「那菜農便替那女人鬆了綁，並將之載到南郊警署。」

張超再也忍不住了，截口道：「她現在仍在南部警署？」

「是！」爛頭勇道：「我恰好到那裏聯絡，並查詢一下，那裏的一位手足便說恰好有人將她載來報案，我於是馬上趕回來了。」

「爛頭勇，你在浪費時間，難道不會打電話通知我？」張超已推椅走出去。

爛頭勇拍拍後腦，懊惱地道：「波士，我心急高興之下，一時想不起了。」

「哼，你這種脾性，幾時才能改得了？」張超就像一陣風般，衝向外面，「還站着幹麼？快走！」

爛頭勇應了一聲，伸伸舌頭，車轉身，緊跟着走出去。

× × ×

南郊警署之內，在一間房間之內，張超見到了那報稱被匪徒綁架的女人——命案死者李富生的太太——方怡紅。

張超一眼就認出了她。

這位李太太的樣貌與相片中人一模一樣，只是神情憔悴，臉色蒼白多了，臉上猶有淚痕，一名女警正在陪着她。

張超與爛頭勇是在南郊警署管轄下的兇殺組探長莫佳陪同之下，進入這間房間的。而方怡紅在警署內述說的「口供」，張超在進來時，已在莫探長的辦公室內看過了。不過，他仍然要再問一遍，因爲方怡紅的口供，對於昨晚發生的那宗命案，實在是太重要了。

坐下來後，張超溫和地問道：「方女士，妳就是李富生的太太？」

方怡紅抬起頭來，看了張超一眼，點了一下頭，忽然間傷心地哭了起來。

那名女警忙輕聲安慰她。

待到方怡紅的情緒稍爲平復，張超才再問：「方女士，妳報稱被人從家中綁架到南郊那邊山邊，那匪徒將妳强姦，然後抛置在那條山路邊，綁架你的匪徒有多少人？」

方怡紅抽泣驚悸地嘶聲道：「一個，那匪徒是一個人幹的！」

「妳記得他的樣貌嗎？」張超希冀地問。

「我根本就看不到那匪徒的容貌。」方怡紅忽然又放聲悲哭起來，斷斷續續地道：「那匪徒不但綁架强姦我，並且殺死了我丈夫……探長，你一定要我將那匪徒繩之於法……我丈夫死得好慘！」

說着又嚎啕起來了。

這又要勞動那位女警對她撫慰一番，她才慢慢止住了哭聲。

張超耐着性子問下去：「李太，妳還未說怎會認不出那匪徒的樣貌啊！」

方怡紅咽着聲道：「他是用一個特製的頭套將頭套住的，只露出雙眼、鼻子與口，你叫我怎樣描述？」

「他的身材你總該看到吧？」張超雖然有點失望，但仍然問。

「大約一米七八左右，」方怡紅終於停止了抽咽。「身材很强壯。」

「當時那人穿的是什麼衣服了？」張超問。

「穿一條淺灰色的西褲，一件深藍色的圓領長袖運動衣，脚穿一雙球鞋。」方怡紅思想着說。

「他是怎樣進入屋內的？」

「他是趁我將垃圾桶放出門外時，從太平門後閃出來，自後面箍住了我的頸，另一隻手捂住我的咀巴，將我拖回屋內的，當時我丈夫正在房內，由於晚飯時喝多了酒，正和衣躺在床上休息一會，故此不知道那匪徒將我挾制住，那匪徒在進屋後，便將我打暈……」方怡紅這時已漸漸冷靜下來。

「那妳是怎樣知道妳丈夫被那匪徒殺死的？」張超問。

「是那匪徒後來將我弄醒，告訴我的。」方怡紅悲傷地道。

「他是什麼時候將妳弄醒的？」

「是在山邊那條小路邊。」方怡紅道：「他並且在那裏將我……强……姦……然後將我綑綁起來，並且用布塞住我的口，才開車離去。」

「他有沒有說，爲甚麼要殺死你的丈夫？」

方怡紅想了一下，才道：「沒有，不過，我記不大清楚了，當時我驚恐得只差一點沒有昏過去，腦袋中噩噩渾渾的，也不大記得他再說過些什麼了。」

「這樣說來，妳在被他從住宅帶走時，亦是昏迷不醒的麼？」

「應該是。」方怡紅疲睏地打了個呵欠。「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那郊野的山路邊。」

「那人的口音有沒有特異的地方？」

「沒有，說的是純正的本地話，不過，語聲有點沙。」方怡紅接問道：「探長，我丈夫眞的被殺死了？怎樣死的？」

張超目光一閃。「李太，你丈夫眞的已死了，是被一條絲領呔勒着頸子，勒死的。」

「呀——」方怡紅悲呼一聲，身子一斜，從椅邊險些跌下去，幸好那名女警手急眼快，及時伸手一把扶住了她，才沒有跌在地上。

原來，她已昏了過去。

張超不用苦笑一聲。「看來，要將她送到醫院了。」

莫佳探長道：「本來，她報警後，便要將她送到醫院檢查一下，但爲了方便你盡快查問口供，所以拖着沒有將她送去醫院，如今不送也不行了，順便也檢驗一下，她是否被强姦了。」

張超嘆口氣道：「也只好如此了，這件案子眞棘手！」

這時，爛頭勇已走出去，找來一名女警，協助那名女警將方怡紅扶了出去。

「老張，這件案子雖然棘手，但却有頗多的缺點，你認爲是麼？」莫佳伸手拍拍張超的肩頭。

張超甩甩頭，振作一下。「老莫，你說得對，確是有頗多的疑點，譬如兇手殺人的動機，兇手爲何要昏冒險將暈過去的李太帶走，而不在屋內將她强姦，却費那樣多的手脚，這簡直不合情理，並且又不殺她，既然他已經殺了李富生，自然不會在乎多殺一個人，雖然他是用布套幪着頭臉的，畢竟，李太是唯一見過他的人，他應該殺之滅口才對，老莫，你說對麼？」

莫佳點頭道：「老張，還是回去睡一覺，頭腦清醒，相信你會找到更多有助破案的綫索的。」

張超拍拍額角，道：「嗯，我確實需要睡一覺，以保持頭腦的清醒。」

接對爛頭勇道：「阿勇，你立刻到死者居住的那幢大厦，查問一下昨天當值的兩名看更，有沒有發現李太所說的男子進入大厦內。」

爛頭勇應了一聲，便急急離去。

張超笑對莫佳道：「老莫，有空才請你喝杯酒。」

莫佳亦笑道：「老張，客氣什麼，我送你出去吧。」

兩人談笑着，向警署外走去。

× × ×

張超精神飽滿地坐在辦公室內，翻閱手下探員這兩天來調查到的資料。

根據調查所得，李富生生前做的是出入口生意，但却在三個月前，由於虧蝕的緣故，被迫結束了貿易行的生意，而他雖然生意失敗，却沒有負債，而他一向人緣頗佳，沒有什麼仇家，仇殺的成份不大。

而根據調查所得，李富生在生意失敗後，雖然沒有負債，但手頭却很拮据，據說有意思將現在的居所出售，以濟燃眉之急，並想東山再起。

而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李富生夫婦兩人一直都有買保險的，保險額是每人美金十萬元，已經買了五年，本來，張超在看到這份報告時，不免敏感地想到，李太方怡紅有可能會爲了那筆保險金，而買兇殺死李富生，但當他看到，李氏夫婦已買了五年保險，而不是突然間最近才買的，他便打消了這個疑念。

接下來，是爛頭勇查問那兩名日夜輪値的看更人的書面報告。

據爛頭勇查問所得，兩名看更皆稱沒有留意到有一個穿着淺灰長褲，脚穿球鞋的男子進入那幢大厦，但兩人却不敢保證，在吃飯或是去洗手間時，有這樣的一個男子進入大厦內，因爲在這段時間內，兩名看更皆在樓下的管理處，無法知道進出的是什麼人。

而那姓黃的更堅稱，他沒有看到那樣的一名男人，扶抱着李太，離開大厦，但他不排除，那名兇手乘他巡樓時，趁隙架走了李太。

張超看完那些報告後，不禁皺起了雙眉。因爲到目前爲止，雖然掌握了不少綫索，但是，那些綫索的價值都不大，都不是關鍵性的綫索，很難由此追查出那位兇手來，除非有所突破。

既然目前掌握的綫索不足以破案，那就必須去找，於是，他推開了辦公室的門，走出警署，登上他的座駕車，往市立醫院那裏駛去。

方怡紅就在市立醫院的特別病房內，接受檢查及治療。

爲了保護這種特別的病人，在特別病房之外，皆有一名警員在守衛，以免病人發生意外。

張超來到那間病房前，向那名守衛的警員出示了他的證件，那名警員查驗過之後，才放他進入病房。

方怡紅躺在病床上，精神明顯好很多，一見張超走進來，便急不迭立起身來，忙問道：「張探長，可是找到了那名兇手？」

張超在病床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搖搖頭道：「我也想早些找到那兇手，將他繩之於法，但我們掌握的綫索還不足以破案。故此，我來找你，想問你一些問題，或許從中可以找到有助破案的綫索，李太，你不會拒絕吧？」

方怡紅急不迭道：「怎會呢，張探長，你只管問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盡量回答。」

「那好。」張超微笑着說。「李太，你昨日所說的，全部屬實？」

方怡紅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怒道：「張探長，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懷疑富生是我殺的？」

說時，表情異常激動，怒視着張超。

張超忙道：「李太，不怕老實對你說，在未破案之前，任何與那宗命案有關連的人，都在被懷疑之列，這是我們一向奉行不渝的規例，請妳原諒。」

方怡紅却激動得怒氣咻咻地嘶聲道：「張探長，富生可是我的丈夫啊，我與他結婚足足十五年，從來沒有吵過一次咀，雖然，他最近生意失敗，弄到手頭拮据，但是，我亦有同意並簽字出售現在居住的那間屋子，以濟燃眉之急，並且同意他利用那筆售賣屋子的錢，從頭來過，東山再起，你說，我爲了什麼要殺他？」

張超聽着方怡紅的話，想一下，確是想不出她有殺死李富生的動機，於是便改變話題。「李太，你們結婚十五年，怎麼還是夫婦兩人居住，你們的兒女呢？」

李太方怡紅有點傷感黯然道：「我們沒有兒女，雖然我們夫婦一直希望能夠生個兒子或者女兒，可惜，經過醫生的檢查，富生由於先天性的生理問題，絕對沒有可能令我懷孕的，要不是他的生意失敗了，我們早已商量好，到孤兒院去領養一個孤兒，可惜，如今已不可能了。」

說着，又低聲地哭泣起來。

張超看到她那種傷心欲絕的神態，心中也一陣難過。「李太，你想一下，李先生生前有沒有因爲生意上的關係，曾經與人結怨，或是開罪過什麼人？」

張超截查那個假冒保險公司職員的可疑男人

方怡紅抑制抽泣，想了一下，搖搖頭道：「張探長，對於外子的生意，我一向是甚少過問的，雖然他間中有對我提及生意的好壞，但我却從沒聽聞過他們有什麼仇家，或是開罪過什麼人。」

「那麼妳想一下，依妳猜測，妳丈夫被殺的原因，極有可能是那一種？」張超鍥而不捨地問下去。

「這一點，我不敢胡亂猜測。」方怡紅忽然道：「張探長，那匪徒只是殺死了外子，沒有搜刦去什麼貴重的物品麼？」

張超道：「起初，我們也以爲是刦殺案，但經過一番調查之後，那匪徒除了殺死你丈夫，并將你架走施於强暴外，沒有取走任何物品，故此，咱們懷疑，妳丈夫的被殺，報復的成份居多，換言之，極有可能是仇殺。」

方怡紅聽了，呆了好一會，喃喃自語道：「怎會這樣的，富生一向爲人隨和，是什麼人要殺他？」

張超咳一聲：「李太，妳在被箍暈後，直到在郊野那處山路邊被弄醒，在這段時間之內，眞的沒有醒過？一點知覺也沒有？」

方怡紅惘然地搖搖頭。「我暈了之後，確是什麼也不知道，張探長，我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說着，以雙手掩臉，又悲哭起來。

張超只好站起來，同情地道：「李太，那妳好好休息一下，若是妳想起了什麼，請立刻通知當值的警員。」

說完，他開門走了出去，順手將門帶上。

他却沒有立刻離開，站在門口問那名當值的警員：「手足，這兩日有什麼人來探望過李太？」

那名警員道：「由早上直到現在，沒人來探過她，至於昨天，則不知道了。」

「好，多謝你，辛苦了。」張超說着離開了醫院，駕車直往那幢大厦駛去。

他決定再到現場去看一下。

乘電梯直上十三樓，死者李富生的住所前，仍有一名警員在把守，但鐵閘與大門已關上了。

他先與那名警員點頭招呼，然後，在太平門那邊察看起來。

原來李氏夫婦的住宅單位，緊貼着後樓梯那道太平門，那道太平門是關上的，但却不是鎖上，故此，那兇手匿在太平門後，那是極有可能的，但是，有一點他弄不明白，他也試過三次，若從太平門後閃出來，則必順要推開那扇可以兩邊推開的太平門，而由於平時甚少有人由此進出的關係，那些門較巳生了銹，推動的時候，便會發出「吱」的摩擦聲，照說，當時的李太是一定可以聽到並驚覺而發出呼叫的，因爲那道門所阻，從門後撲出來，動作也不怎樣快，不可能一下子便猝然將李太箍住的，而唯一可以解釋過去的是，當時李太方怡紅確是驚覺了，但由於太過驚駭，故此嚇呆了，忘記了發出呼叫，也忘記了返回屋內，至令那匪徒及時將她箍住，到她想呼叫時，咀巴已被塞住。

雖然這個解釋頗合情理，但張超卻覺得有點牽强。

但要他說出什麼地方牽强，他又說不出來。總之，這是他的感覺。

大門鐵閘是關上並鎖了的，但鎖匙卻在那名警員的身上，張超表示要進去再看一下，那名警員便從身上取出一串鎖匙遞給他。

張超將鐵閘及大門打開，行入屋內，先在廳內仔細地察看一遍，對於地上的痕跡特別留意，但卻發覺不到什麼，便向那睡房走去。

在睡房內，依舊發覺不到什麼可疑的痕跡，甚至在整間房內搜尋了一遍，也找不到絲毫有用的綫索。

他只好作罷，坐在客廳的一張椅子上，思索起來。

在他的想像中，那兇手既然在屋內逗留了一段時間，總該有蛛絲馬跡留下來的，除非那是一名精明及手法老練的罪犯，才不會留下任何綫索，看來那兇手是一名精明的罪犯。

但他到底怎樣將李太方怡紅帶離大厦的？

雖然，他可以乘大厦看更去巡樓的這一段時間內，將方怡紅架走，但那是非常冒險的，那時候雖是深夜，但說不定會遇上夜歸人，那豈不是太危險了？還有，那兇手爲何要費時失事，將方怡紅帶走，在屋內不是一樣可以將她强姦？而且安全多了，他一個人行動，總比帶着一個暈迷過去的人要安全多了，也利便多了，這太不合情理了。

這一連串的問題，令到張超百思不解，他的心中閃過一個念頭，他立刻興奮得站起來，在客廳內來回踱了一會，一個大胆的假設，在他的心中形成了。

他立刻走出去，將鎖匙交還給那名警員，乘電梯下去。

走出大厦，却在大厦的側邊垃圾房的門口，見到一名清潔工人，正在垃圾房內整理那些撿來的物件，他本來已走過去的了，但卻轉回身，站在垃圾房門邊，向那名垃圾工人道：「喂，你是這幢大厦的清潔工人麼？」

那名工人停下手，抬眼望着張超，點點頭。「有什麼事？」

張超先出示他的證件，然後才道：「我想問你一兩個問題。」

那名清潔工人見是差人，不敢怠慢，忙走出來。「阿SIR，你想問什麼？」

張超想了一下，說道：「你每日什麼時候倒垃圾的？」

那名清潔工人不想就答：「每日晚上十二時至一時這段時間。」

「你在十三樓E座發生命案那晚，是什麼時候來到大厦？」

「十點左右吧。」那清潔工人道：「每一晚，我都要提前一兩個鐘頭，整理及準備一下那些工具，阿SIR，不信，你問一下那位看更丁伯。」

「那一晚，你有沒有看到一個身材高大，穿淺灰西褲，深藍運動衣，脚穿球鞋的男子進入大厦？」

清潔工人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阿SIR，在我的記憶中，應該沒有見過那樣的一個人進入大厦，當時，我正在門口清理工具，進出大厦的人，我都看到。」

「那麼，你在十點半到十一點半這段時間內，有沒有看到有人從大厦出來，扶着一個女人或是扛着一包東西，行跡可疑的人？」

清潔工人想了一下，說道：「這我就不大清楚了，大約十一點左右，我到大厦的後巷，將那些垃圾桶推回垃圾房內，以便裝垃圾，沒有留意到什麼。」

張超見不得要領，正準備離開，那名清潔工人卻「咦」了一聲，像是想起了什麼事般，疾聲道：「啊，我想起來了，大約將近十一點鐘左右，有一個中等身材，身穿一套黑色運動衣褲，脚穿跑鞋的男人，有點閃縮地掏出鎖匙，將大門打開，進入大厦，當時我感到有點好奇，因爲那男人面生得很，不似是大厦的住客，我在這幢大厦幹了十多年清潔工人，大厦的住客，可說全部熟悉，後來想一下，那人既然有大厦閘門的鎖匙，可能是新搬來的房客，便沒有再理會他，阿SIR，我只是順便提一下。」

張超心頭跳動一下，忙迭聲道：「老友，好多謝你的合作，不阻你工作了。」

說完，重新走向大厦，找到那位當日更的丁伯，先出示了他的證件，才問道：「丁伯，這幢大厦近這兩個月來，有沒有人搬進來居住？」

丁伯的年紀大約五十多歲，但精神奕奕，身體硬朗，他想想說道：「近這半年來，只有兩名租住房間的房客入住，一位是在五個月前搬入來的，租的是十八樓A座王太那個單位的房間，租房的是兩夫婦，年紀大約在三十左右，姓鍾，還有一個是在一月之前搬入來的，租的是六樓C座何先生的一個房間，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女子，姓馮。」

這丁伯記性眞好。

張超聽着，心中的希望又破滅了，但他仍然不死心，問道：「這幢大厦的住客中，有沒有人喜歡穿一套黑色運動衣的男人？」

丁伯想了一下，說道：「阿SIR，這我就不覺眼了。」

張超謝了丁伯，走向大厦的路邊，取回他的車子，在走着時，他一直想着一個問題：「那清潔工人說的斷不會假，假若清潔工人所說的男子就是兇手，那麼，李太方怡紅所說的是假話，她爲何要那樣做呢？……」

忽然之間，他不知撞着了什麼，差一點仆跌在地上。幸好他反應夠快，雙手一張，穩定了身體不致跌倒。

及至定神一瞧，才知道自己失神撞在一個垃圾箱上，脚骨隱隱生痛，不由苦笑出聲，疾步向路邊的座駕車走去。

發現疑點 一網擒兇

張超再次來到市立醫院的特別病房。

坐在床上，不知在想些什麼的方怡紅，一見張超在一日之內，第二次到訪，不禁狐疑地望着張超。

張超站在床尾，雙手按在床尾的鐵欄上，定眼望着方怡紅。「李太，很對不起

，打擾了妳的休息。」

方怡紅在他的烱烱目光注視之下，有點不安地將目光移開，忐忑地道：「張探長，又有什麼要問的？」

張超注視了她好一會，才道：「李太，那兇手眞的是穿淺灰色長褲，深藍運動衣，脚穿波鞋的高大男子？」

方怡紅神情震動了一下，憤怒地說道：「張探長，你這是什麼意思？懷疑我說謊？」

「李太，請冷靜一點，我可沒有這樣說啊！」張超異常冷靜地望着方怡紅。「我只不過想你確實地答覆我。」

方怡紅臉色變動了一下，垂下眼簾道：「張探長，你若要確實的答覆，那我就不敢確實了。因爲那是我被那匪徒箍住的刹那，匆匆驚瞥到的，有沒有看錯，我不敢肯定，而在我被弄醒時，由於天黑，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的衣服顏色，這一點，請你原諒。」

張超雙眉皺了一下，接問：「那兇手的身材眞的很高大壯健？」

方怡紅遲疑了那麼一刹那，肯定地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可以絕對肯定！」

「嗯，多謝妳的合作，不打擾妳了。」張探長深深地看了方怡紅一眼，便離開了病房。

走出醫院，他才感到一陣肚餓，也才省起，由早上直到現在——腕錶的長短針指着二時五十一分，還未吃午飯，不由失笑一聲，開車到附近的一家食肆，胡亂塞飽了肚子，便又開車趕回警署。

走進辦公室，一眼看到辦公桌上，放着一疊文件，他忙走前去，拿起最上的一份，邊看邊坐下來。

這是一份驗屍報告，確定了死者李富生的死亡時間是在十時半到十一時半這段時間，而死因亦確定是被纏在頸子上的那條絲領呔勒至窒息而死亡的。

接下來是一份市立醫院替李太進行檢驗的報告，報告中說，方怡紅有性交過的痕跡，但卻沒有掙扎留下的傷痕之類的痕跡，看完這份報告，張超的心頭動了一下，左邊的那條眉毛揚了一下，再拿起第三份報告來看。

第三份報告是手下各探員在這兩日來的調查報告，他看了一遍，便將之拋在桌上。

那份報告內所寫的，沒有什麼新的進展，換言之，直到現在爲止，還未找到有助破案的綫索。

但此刻張超的心中，已漸漸形成了一個破案的方案。

抽着烟，轉着腦筋，將一連串的疑點連串起來，推敲思索着，直到那支烟吸盡，張超的臉上，終於泛起一抹笑意來。

他已暗中下了決定，依照心中的假設，展開行動。

於是，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外面，向一名手下傳達他的命令，暫時停止偵查李富生被殺的那件命案。

也不理會那名手下驚愕的表情，他也沒有解釋爲何要那樣做，返回辦公室內，將門掩上。

× × ×

李太方怡紅出院了。

由於她沒有別的居處，又不想打擾親友，從醫院出來，便乘出租汽車，回到她居住的那幢大厦。

而她的住所這時候已經沒有警員把守了。

那是因爲警方已不需要再進行偵查的緣故。

回到居所之後，左隣右里不免到來安慰她一番，待那些人走後，她便開始執拾起屋內的物件來。

首先，她將床上的被單各物全部換過扔掉，清掃了一下屋子，接着撥了幾個電話到親友那裏。

翌日，她便到警署辦理認屍手續。

張超很熱心地用車送她到政府殮房。

接下來的兩日，她都忙於辦理丈夫的身後事，出殯火葬的那天，張超也有去參加。

這一天，張超特別注意到來送殯致祭的人，特別是方怡紅親自接待的單身男子，但卻沒有發現值得懷疑的人。

而方怡紅的神情亦顯得很悲痛，眼圈紅紅的，這令到張超的信心動搖了一下。

辦完了丈夫的喪事後，方怡紅一直深居簡出，沒有什麼特別的行動。

接下來，便有一名保險公司的職員登門辦理李富生的意外死亡賠償手續，這一切，皆逃不過一直在暗中監視着的張超的雙眼。

原來，張超下命暫時停止偵查這宗命案，那是不想太過張揚，以免他心目中懷疑的方怡紅警覺而不會露出任何馬脚來，實則，他一直在監視着方怡紅的動靜，這件事，除了協助他的得力助手馬俊之外，沒有人知道。

他之所以懷疑方怡紅，是基於下列的幾點疑點。

第一，他懷疑方怡紅所說的那名兇手，是憑空揑造出來的，眞正的兇手，根本就不是她口中所說的那個兇手。

令到他懷疑的，是因爲他聽了那名清潔工人的說話，他相信那名清潔工人那晚所見的那名穿黑色運動衫褲的男子，極有可能是兇手，那麼，這證明方怡紅所說的那名兇手的衣着身材，是虛構出來的了。

第二，是那兇手爲何不在屋內將方怡紅强姦，而要費時失事，冒險將她帶到郊野，才將她强姦，那根本就不合情理的，除非，那兇手是一名心態有問題的人，但是可能性極少，這從那兇手的作事手法可以看出，兇手是一個頭腦精明的人。

所以，他懷疑方怡紅這一些話是不確實的。

第三，方怡紅的檢驗報告只說她有與人性交遺留下來的痕跡，沒有確定她是被强姦，更沒有掙扎的跡象，那除非她是在昏迷之中，否則，一個清醒的女人，在遭受强暴時，絕大多數皆會掙扎抗拒的，這又是一個疑點。

他甚至大胆懷疑，方怡紅不是被强暴，而是自願與兇手性交的，那麼，這件案子可就耐人尋味了。

只是這三點疑點，已令到他決定將目標轉移在方怡紅的身上。

所謂大胆假設，在案情沒有進展及突破之下，那就需要大胆假設，以求突破。

這是符合辦案的邏輯的。

事隔兩日之後，又有一名保險公司的職員登門找李太方怡紅。

上一次那名職員逗留了大約半個鐘頭左右，這一次，不是同一名職員，而是另一名年約三十七八的職員，張超也不以為意，但這名職員這一次逗留的時間却足足超過了一個鐘頭，才離開大厦。

這就引起了張超的懷疑，不免從車窗中多看了那名男子幾眼。

這名保險公司的職員與上一次那名，雖然同樣是中等身材，但體格却大異，此人壯壯實實的，手臂粗大，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這不禁令到他驀然想起那清潔工人對他描述的那名可疑的男人，不知怎的，在他的潛意識中，感覺到這名職員是那名可疑的男人。

剎那間，他又省起了，保險公司既然派出了第一名職員來辦理李富生的賠償問題，那麼，在辦事的程序上，斷不會忽然間又改派另外一名職員去辦理，那豈不費時失事？因為接手的人，自然沒有第一個職員那樣熟悉情形，那是不合乎辦事原則的。

心中起了疑，他便決定暗中跟踪那名職員，看他到什麼地方去。

那名職員截停了一部街車，街車載着他往前馳去。

張超一邊開車跟踪，一邊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與總部聯絡，要求總部急召他的得力助手馬俊，趕到那幢大厦，繼續監視方怡紅的動靜。

另外，他又要總部打電話詢問一下太安保險公司，今日有沒有派出職員到李家辦理賠償手續。

太安保險公司，正是李富生夫婦投保的保險公司。這一點，張超在命案發生後，早已查詢清楚了。

× × ×

街車先是朝着中區駛去，那是太安保險公司所在的地區，但駛過兩個路口後，那輛街車却向左轉入一條橫路，一直向北區方向駛去。

張超一直跟着那輛街車，心中頓時起了疑，這名職員為何不回到保險公司？這時候又未到下班的時間，除非他還有另一單「K士」要辦理，現在正趕去，否則，這人就大有問題了。

轉入一個路口，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响了起來，他忙拿起通話器叫道：「我是張超……」

通話器傳來話聲：「張探長，太安保險公司已有回復，今日他們根本就沒有派出職員到李宅辦理死亡賠償的手續。」

「知道了，多謝。」張超掛上通話器，將車速加快了，緊跟着前面那輛街車。

本來，他是可以响警號趕上去，將那輛街車截停的，但一來這一帶行人衆多。萬一被其警覺，喝停街車。跳車逃跑，那就大費手脚了。二來他也不想打草驚蛇，決定不動聲色地將他截住，所以，他忍耐着不立刻採取行動。

那部街車終於在一條比較僻靜的路邊停下來，那名男子推開車門，走出來，順手關上了車門，那輛街車便駛走了。

那名男子在行人道上走了兩步，使停下來，左右張望了一下，便橫過馬路，向那邊的一爿石屋走去。

張超將車子開到那男子走着的那條路的前邊，在一家士多前停下來，推開車門走了出來，裝作走入士多買香烟的樣子，邊走邊將錢掏出來。

那名男子沒有起疑，只是瞥了他一眼，繼續向這邊走來。

張超眞的在士多買了包香烟，然後轉身走向他的車子，恰好在行人道中，與那男子遇上了。

那男子側身想從他的身邊去過，張超也就在那剎那左脚一伸，阻住了那男子的去路，口中同時低喝道：「先生，將雙手舉起，走向那輛車尾！」

那男子先是愕了一下，繼之怒道：「喂，你是什麼人？想攔路搶刦？」

張超疾聲道：「我是警務人員，這是我的證件，快將雙手舉起來！」

右手一揚，在那男子的眼前，亮出了他的證件。

那男子看清楚了，臉色驟變，抽了口氣，乖乖地將雙手舉起。

這時，那士多店的老板及兩三個行人皆好奇地望着兩人，不過却站得遠遠的，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觀看着。

那男子舉着雙手，左手上還提着一個公事包，轉身走向張超那輛停在路邊的車子的車尾。

張超不敢大意，戒備着跟着走過去。

「將雙手伸前，放在車頂上。」

那人乖乖地照做了。

「將雙脚分開！」張超伸脚撥開那男子的雙脚。

那男子嚷道：「阿SIR，你懷疑我什麼啊？」

張超這才喝道：「你為何假冒太安保險公司職員，我要帶你返警署！」

那名男子呼寃道：「阿SIR，你搞錯了，我眞的是太安保險公司的職員，我的身上帶有證明我身份的職員證！」

張超不禁呆了一下，喝道：「慢慢轉過身來，將右手放在腦後，左手將證件取出來。」

那男子照做，將手上的公事包交到右手，放在腦後，左手在左邊內衣袋內，掏出一張證件來，遞給張超！

張超伸手去接，豈料那男子放在腦後的右手自腦後往前一揮，手上的公事包直砸落張超的頭頂！

張超早已暗中戒備，但仍想不到這男子會忽然發難。

手臂向上一格的同時，伸出的右手五指一張，攫抓向那男子的左手腕！

那男子不閃不避，右脚驀地飛踢起來，踢向張超的小腹！

這一着，張超却意料不到，那男子的行動也確實快捷，待到他警覺時，閃避已不及，只好左脚急抬，擋在小腹前面！

「啪」一响，那男子穿着皮鞋的右脚踢在張超的膝頭外側上，頓時有如骨碎般，劇痛難當，身子也因此失去了平衡，倒跌在地上！

那男子立刻順勢將手上的公事包扔向張超的頭臉，身形急轉，橫越馬路，飛奔向對面！

那些遠遠站着觀看的人，同時發出驚叫聲，亦响起了一聲叱喝：「別跑！」一條人影從圍觀的那幾個人中，疾衝出來，向追那名男子。

幸好，這時候馬路上沒有車輛經過，否則，那就危險了！

張超膝上捱了一脚，跌倒在地上，手急眼快，左手在頭臉上一格，將砸下來的公事包格擋開去，翻身跳了起來，身形歪了一下，捱了一脚的左膝痛得他幾乎站不住。

但他却忍住了。

並且向那士多老板急喝：「快致電報警！」喝聲中，已一跳一拐地奔向對面，並且將身上的佩槍取出來。

那名士多老板顫抖着手，立刻撥電報警。

× × ×

强忍着膝上的劇痛，奔過對面，眼見那男子與那名見義勇為的行人追逐着轉入一條橫路，張超急得吸了一口氣，忍受着劇痛，全力奔跑起來！

他決不能讓那男子跑掉，只要捉到那男子，這件命案就可以破了。

他奔跑入那條橫路後，却失去了那追逐的男子與路人的踪影，他只好停下來，邊揉着膝頭，邊向前打量。

原來這是一條通向海灘的小路，兩邊長滿了野草，左邊是一片矮崗，右邊陡斜的坡壁下，就是海灘。

他先朝海灘下面望去，看不到人影，也沒有動靜，便折轉身，向那片矮崗上奔去。

這時，他的腿膝已沒有那樣痛了，所以他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奔上崗頂，放眼眺望，望到前面百多米處的一片野草地上，正有兩個人在拳來脚往纏鬥着，他一眼就認出了其中的一人，正是那名假冒保險公司職員的男子！

他立刻急奔過去！

才奔出十多步，前面的兩人各自中了對方一擊，各自翻倒在地上，齊膝高的野草立刻將兩人身形掩沒了。

接着，是一陣陣野草的急劇搖晃着，不用看，也知道那兩人在地上扭打着。

張超吸口氣，脚步更急，向前奔去。

而他的心中也很感激那見義勇為的路人，要不是那人緊追着那男子，並將他纏住，只怕那男子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倏地，從地上猛竄起一條身形來，沒命地向前飛奔！

張超心頭劇跳了一下，拚命向前奔去，心中暗道：「這傢伙好兇悍，不知那人怎樣了！」

情急之下，他喝叫一聲：「站住別跑，否則我開槍！」

那男子却連頭也不回，直往前奔跑不停。

張超咬着牙，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鎗聲在空曠的地方，份外震响，那狂奔的男子猛地裏窒了一下，身形一彎，沒命地往前飛奔。

顯然，剛才的那一鎗，沒有射中那男子。

張超正想向那男子開鎗，那名協助他追捕那男子的路人，忽然從地上竄起來，發足追向那男子。

張超只好急忙放鬆了扣在鎗機上的食指，繼續追下去。

× × ×

在前面狂奔的男子忽然在一片斜坡下，消失了影踪。

那名路人略為張望了一下，便向斜坡下跳下去！

張超在後面急忙高聲叫道：「小心提防那人的襲擊！」

那人却已轉身跳了下去，但却應了一聲。

張超跑到去，往下一望，才知道，下面約丈許深的斜坡下，便是海灘。

這一片斜坡曲曲折折的，長滿了荊棘野草，海灘上堆滿了亂石，却不見了那男子與那人的影踪。

張超忙亦飛身跳下去。

他是恐怕那協助追捕那男子的路人，會遭遇到什麼意外。跳下海灘後，他立刻左右張望起來。

前邊沿着坡沿有不少凌亂的脚印，那是因為海灘滿是砂礫的關係。

張超立刻沿着那些脚印，一直追了下去。

追到一條乾裂的土溝口時，脚印忽然中斷了，張超想也不想，便追入那條只有五六尺寬的乾溝內！

憑他的經驗，絕無疑問，那男子與那人追逐入這條乾溝之內。

他料得果然沒有錯，前面忽然响起一聲呼叫，他握在手中的鎗一緊，脚步更急，向前奔去。

奔跑了大約十數丈，前面的溝底下，躺着一個人，雙手抱着右脚，正在雪雪呼痛。

他一眼就認出那人是見義勇為，協助他追捕那男子的路人，心中一驚，急忙跑上前去，急聲道：「唏，你怎麼啦？」

那人側轉身來，望着他，痛苦地道：「我被那傢伙用石頭在上面砸中了脚背，痛得走不了，你快去追他，不用管我，他就朝那個方向逃了。」

說時用手指着乾溝對面那個方向。

張超雖然很想捕捉那人，但眼見這見義勇為的人脚上受了傷，怎忍心不看一下，停下來，關切地道：「傷得重不重？」目光落在那人用手抱着的脚背上，不禁吃驚地睜大了雙眼。「唏，你的脚背上流了這樣多的血，一定傷得很重了。」

那人呻吟一聲：「你別管我，快去追那傢伙吧，別讓他走脫！」

張超却反而蹲了下來，察看着他脚上的傷勢，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泰廸。」那人咬着牙忍痛說：「你是阿SIR？」

「我叫張超。」張超點頭道：「南區警署兇殺組的。」原來這年輕人就是屢次協助警方，還有他那位朋友卡凡，破獲過不少罪案，被人稱為都市雙傑之一的泰廸，怪不得他不顧一切，英勇地挺身而出，協助追捕那名男子了！

「張SIR，我沒有什麼事的，你快去追那傢伙吧，別躭擱了。」泰廸痛得頭上直冒汗。

張超瞧在眼內，感動不已，猶豫着，

拿不定去追還是留下來看泰廸好。

一陣呼喝聲恰在這時傳來，張超忙站起身，往乾溝上面望去（這條乾溝只有大半個人高），一眼看到十數名軍裝警員及便裝探員往這邊急跑過來，他忙高聲呼叫道：「唏，爛頭勇，我在這裏。」

原來那些便裝探員，正是他的手足，走在最前面的，是爛頭勇。

爛頭勇也看到了張超，呼叫一聲：「波士，捉到那傢伙麼？」

張超大聲道：「讓他跑了，往那面跑了，你們快去追那傢伙，留下一名手足，帮我將這位兄弟扶上去！」

爛頭勇一伙人一陣風般，奔到乾溝前，看到泰廸脚背受傷，躺在洞底，爛頭勇忙問：「波士，他受了傷，他是誰？」

張超道：「先別問這些，快去追那傢伙。」接將那男子逃跑的方向指出來，再簡略地將那男子的樣貌、身材、衣着，向爛頭勇等人描述一番，末了，再叮囑一句：「爛頭勇，立刻用無綫電通話器，向總部報告，請求總部利用無綫電通訊，通知在這一帶巡邏的機動單位，立刻趕來兜截那傢伙。」

爛頭勇應了一聲，在一名軍裝警員的身上，取下那具無綫電通話器，向總部報告起來。

其他的警員與探員，則朝着張超所指的方向，追尋搜索下去。

張超則與另一名警員，先替泰廸將脚背上的傷口包扎起來，然後一個在上，一個在下，將泰廸送上乾溝上面，左右架着他往來路走去。

幸好爛頭勇他們乘坐的私家車與警車就停在最近的路邊，使泰廸少受痛苦。

將泰廸扶入一輛私家車（那是爛頭勇的座駕車），張超也坐了進去，吩咐那名警員開車送泰廸到最近的醫院去治療脚傷，並順道送他到那間士多前，好讓他取回車子。

×　×　×

在那間士多前下了車，張超立刻登上他的座駕車，用無綫通話器，與監視李太方怡紅的馬俊聯絡起來。

「馬俊，你聽着，立刻登樓，看着李太，小心提防她溜了，我立刻趕來。」

馬俊在那邊道：「波士，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張超發動引擎，邊道：「現在沒有時間多說，待我趕到來，再告訴你！」

說完關掉了通話器，將警號拿出來，放上車頂，開動車子，警號狂鳴聲中，車子像箭一樣飛馳前去。

回頭再說馬俊，在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中，接到張超的指示後，立刻下車，快步向那幢大厦走去。

由於他停車的位置既要看到大厦前門進出的人，亦要兼顧到大厦的後門，所以，他那車子停在離大厦二十多公尺遠的路邊，走到大厦也要兩三分鐘。

他向那看更丁伯表露身份後，才能進入大厦，大厦有兩部電梯，是分單雙數的，他進去時，單數的那部電梯正向上升，雙數的那部却停在頂樓不動，不知什麼人按着不讓電梯降下來。

他只好頻頻用手按兩部電梯的按鈕，焦急地盼那部單數的電梯快些下來。

本來，他是想沿後樓梯跑上十三樓的，但想一下，若是那樣湊巧，方怡紅在那時間乘電梯下來，那豈不是失諸交臂，萬一被她就此溜了，他的責任就大了，所以，他只好眼巴巴地等那兩部電梯下來。

單數的那部電梯終於下來了，雙數的那部却仍然停在頂樓，他却不再理會那許多，第一個走進了電梯內。

接着又有兩名住客走進來，電梯升到十三樓，停下來，電梯門才打開，馬俊一直衝了出去。

他兩步衝到E座——李宅的大門前，吐了口氣，按動了門鈴。

門鈴「鈴鈴鈴」地響着，馬俊却聽不到屋內有人來應門，他只好再按響門鈴。

仍然沒有人來應門。

他不由狐疑起來，繼續按動門鈴，同時在心裏想道：「這是怎麼回事？我一直沒有看到她離開大厦，她應該在屋內才對，怎麼不應門，莫非她在屋內出了事？」

想到這裏，他不再按鈴了，大力拍起門來。

拍門聲驚動了隔隣C座的住客，一名中年女人將大門打開，隔着鐵閘，往外張望，同時問道：「喂，先生，你是什麼人，你盲的麼？不按門鈴，却拍門，嘈到連收音機的聲音也聽不到！」

馬俊心頭一動，忙走上前去，隔着鐵閘，出示他的證件：「太太，我是警務人員，有緊要的事找李太，按門鈴沒有人應門，所以我才拍門，對不起，請問妳知不知道李太是否在屋內。」

那名中年婦人一聽馬俊是警務人員，語氣馬上軟了下來，臉上擠出一絲笑容，訝然道：「李太應該在屋內的啊！大約十分鐘前，我還聽到她屋內的電話鈴響，才響了兩下，便停了，她應該在接聽那個電話，而我一直也沒有聽到她開門出外的聲響，這就奇怪了！」

馬俊一聽，急道：「這樣說起來，莫非她在屋內出了事？那豈不是要通知消防局的人趕來，撬門進去？」

那中年婦人却道：「阿SIR，這幢大厦每一家都有後備匙留在管理處的，你下去到管理處取鎖匙便成了，不用去通知消防局。」

馬俊多謝那婦人一聲，急忙乘電梯下去，到管理處，向那名看更丁伯將情形說了，那丁伯立刻將後備匙取出來，交給馬俊，隨同馬俊上去看個究竟。

將鐵閘及大門打開，馬俊第一個衝入屋內，同時叫道：「李太，李太！」

丁伯亦跟了進去，連隔隣的中年婦人亦好奇心大起，開門走出來，走入屋內看一下。

可是，找遍了屋內的所有地方，却找不到李太——方怡紅！

「怎會這樣的？」那名中年婦人在屋內轉着，詫訝地喃喃說着。

「阿SIR，要不要報警？」丁伯在慌亂中居然省不起，馬俊就是一名警探。

馬俊已心知不妙——方怡紅可能在他乘電梯上樓的那段時間，溜出了大厦，二話不說，衝出屋外，乘電梯下樓。

看更丁伯却追出來道：「阿SIR，

這裏怎辦？」

這時電梯門已開，馬俊一直衝進去，拋下一句話。「將門鎖上吧！」

飛一般跑到他的車子前，一手將車門拉開，便聽到無綫電通話器發出要求通話的訊號，他忙一手將通話器取出來。

「喂，我是×××」他將他的編號說出來。

事實上，他正想用通話器通知張超方怡紅失踪的事。

通話器中傳出來張超的話聲：「馬俊，我如今在東方大道追踪一輛車子，你快來協助我！」

馬俊却焦急地道：「波士，方怡紅失踪了，我……」

張超在通話器中說：「馬俊，別管了，立刻趕來，我隨時與你聯絡！」

跟着，張超便關掉了通話器。

馬俊只好納悶地坐進車子內，開動車子，飛一樣趕往東方大道。

×　×　×

在市北郊的一條公路邊，馬俊終於趕上了張超的車子。

說得確實一點，是張超在等他，因爲張超的車子就停在路邊。

馬俊走下車子，快步來到張超的座駕車前，問道：「波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連方怡紅的失踪也不理會？」

張超從駕駛座中探出頭來，古怪地一笑。「馬俊，我叫你來，當然有極之緊要的事。」說着一指前邊大約十多公尺遠的一條叉路口，壓低聲音道：「告訴你知道吧，方怡紅就在大約十分鐘之前，走入了那條小路之中！」

「眞的？」馬俊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訝異得睜大了雙眼，望着張超。

「要不，我怎會十萬火急地召你來。」張超的神色也凝重起來，「這一次，應該是破案的時候了！」

「波士，你怎會忽然間跟踪方怡紅來到這裏的？」馬俊疑惑地望着張超。

張超吐口氣，說道：「這可以說是運氣，我飛車趕到你那裏時，在轉入那幢大厦的路口，因爲紅燈的關係，停下來，而我也取下了警號，就在紅燈轉黃燈的刹那，無意中瞥到大厦的後門那邊，閃出一名女子，看清楚之下，原來是李太方怡紅，那時候已轉綠燈，我便想兜過去將她截住，那知就在這時，她已截停了一部街車，飛馳而去，我只好兜過去，遠遠地跟在後面，同時用無綫電通話器與你聯絡，那知道你却不在車內，我只好一邊跟踪，一邊不斷與你聯絡。」

「波士，那時候我大概正乘電梯上去，方怡紅從後樓梯下來，不知她怎樣弄開後門那把鎖。」馬俊至此，才吁了口氣，一顆心放下來。接他又問道：「波士，你爲何不將她截住？」

張超眨眨眼道：「起初，我也曾想將她截下來，但繼之一想，她這樣鬼鬼祟祟地從後門溜出來，說不定是接到了那名男子的電話，知道事情已敗露，立卽潛逃與那男子會合，那豈不是天助我也？正好將之一網成擒，於是，我便放棄了截住她的打算，並且用無綫電與總部聯絡，總部回復，搜捕那男子的手足，仍然沒有結果，這更證實了我的想法，那名男子逃脫了，趕去與他會合，我便一直跟到這裏。」

「波士，爲何還不採取行動了？」馬俊興奮地望望天色。「天快黑了，他們有可能利用夜色的掩護，再潛逃往別處。」

「不用心急。」馬超胸有成竹地說：「我早已電召爛頭勇他們趕來了，他們應該快趕到來了。他們一到，便立刻採取行動！」一頓又說：「這一次，我要萬無一失，將他們一舉擒捕！馬俊，那傢伙好兇悍，一名見義勇爲的市民，在協助我追捕那傢伙時，被他用石頭砸傷了脚背，我也吃了他一脚，眼睜睜被他逃了！」

「那條小路通向那裏的？」馬俊拿眼打量着那條小路。

「我已詢問過一名住在附近的路人，那條小路通入一個花圃，花圃的後面就是那座山（說時指了一下小路深處聳拔起的山頭），花圃的後面別無通路，所以，那是死路一條，只要守着這條路口，他便插翅也飛不了！」

「這樣說來，花圃的主人，應該與他們有關係了。」馬俊問。

「哈，我差點忘了告訴你，那座花圃早已荒廢了，空無一人，只有一間鐵皮木屋。」張超說着，忽然扭頭向後望着。「馬俊，爛頭勇他們來了。」

馬俊聞言扭頭向後望去，果然看到有三部私家車連接着飛馳而來，在他那部車子的後面，煞停下來，車門接連打開，跳出七八名便裝探員來，從第一輛車中，最先跳出來的，正是爛頭勇！

張超分佈好手下的行動後，便立刻下令展開行動。

× × ×

這時候，天已灰黯下來，天邊殘留着一抹霞光。

張超與馬俊悄沒聲地掩到那座築在山腳下，業已荒廢了的花圃內的那間鐵皮木屋的側面，蹲靠在一個經已用木板釘封起來的窗子下。

原來那窗子是破了，而封窗的木板也不是嚴絲合縫的，木板與木板之間留下寸許兩寸寬的縫隙，這就足夠他向屋內窺望了。張超慢慢地直起身來，將左眼湊到最下的那條縫隙的邊沿上，閃眼往內瞥望。

一陣壓抑着的爭吵聲，就在這時從屋內傳出來。

張超側耳傾聽起來。

屋內，昏黯一片，依稀可以看到，有一男一女，坐在對面牆邊的一張木造的長椅上，張超運足目力看過去，終於認出，那男的正是那名假冒保險公司職員，被他截查但却逃脫了的那名男子，女的則正是李太方怡紅。

兩人正在爭吵着。

那男子壓着聲音，怒聲道：「妳是怎麼攪的？居然什麼也不帶出來，咱們如何偷渡出境？」

方怡紅道：「你急什麼？我接了你那個電話後，慌得六神無主，只想快些離開，只來得及將那些首飾帶出來，至於那批珠寶，幸好我沒有放在銀行保險箱內，也沒有放在家中，等天黑齊之後，我帶你去取出來，那咱們就可以遠走高飛了！」

接又埋怨道：「你怎會被那些差佬懷疑你的身份的？這一攪，眼看到手的那筆保險賠償金，可能也拿不到了，還有，那間屋也賣不成了，合計起來，超過了百萬元，想起我就心痛！」

「別說了，見財化水，我也不想的！」那男子懊惱地低嚷。「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那死差佬是如何瞧破我是假冒的，想起那快將到手的百多萬圓，白白化掉了，眞不甘心！」

接又自我安慰道：「怡紅，幸好那批珠寶價值不菲，時值起碼超過五百萬，足夠咱們逍遙快活地渡過下半世了！」

「別顧發夢，偷渡出境的事，你有把握搭通門路麼？」方怡紅有點心急地問。

「只要有錢，什麼門路搭不通？」那男子輕摟着方怡紅。「妳放心吧，今晚妳去取那批珠寶，我去找一位朋友，托他搭通門路，最遲三天，就可以離開這裏，遠走高飛？」

說着，「嘖」地一聲，在方怡紅的臉上親吻了一下。

方怡紅整個人彷彿軟了般，倚偎入那男子的懷裏，那男子頭一低，吻了下去，摟着方怡紅的手一緊，另一隻手則在方怡紅的身上放肆起來。

張超在窗縫中瞧着，不禁在心中暗罵了一聲，「哼，好一對姦夫淫婦！」

屋內的兩人親熱了一會，才聽那男的柔聲道：「怡紅，妳那批珠寶放在什麼地方？等一會妳去拿取，有沒有危險？要不要我陪妳去？」

方怡紅嬌喘了一陣，才道：「阿堅，那批珠寶我放在我那位住在山邊木屋的姨婆那裏，很安全的，埋在姨婆床底下的一個瓦罐內，就算火燒，也不怕，只是那裏很偏僻，一個人夜晚去那裏，難免心慌，阿堅，等會你還是與我一道去吧！」

「嗯，好吧！」那男子阿堅應了一聲，接問：「那批珠寶，妳那死鬼老公是怎樣得來的？」

「這一點，我也不大清楚，他沒有對我說，只叫我不要放在保險箱，也不要放在家裏，找個妥當的地方收藏起來，也不要對人說，我便想起了我那位又聾又有點盲的姨婆，她一個人住在木屋內，只有我一個親人，她那樣老了，不會見財起意的，更不會對人說，我便決定將那批珠寶埋在姨婆床底下的地下，那死鬼也同意了，那眞是比放在保險箱還要安全，有誰會想到，一個又聾又有點盲的老太婆，在那間木屋內，收藏了一批價值不菲的珠寶？」方怡紅得意地輕笑起來。「據我猜測，那批珠寶可能是那死鬼從外地偷運進來的一批賊贓，否則，他爲何不放在保險箱？而他也根本買不起，那時，他已接近破產的邊沿。」

「怡紅，妳餓不餓？」那男子阿堅忽然問。

「本來不覺得餓的，被你一問，有點餓了！」方怡紅放軟了聲說。「這裏沒有一點可以吃的東西……」

那男子却邪笑道：「這間屋內沒有，但我身上却有一樣可以給妳『吃』的，妳一定會吃得飽飽的！」

「嗯——你！」方怡紅暱笑一聲，伸手往那男子的身上摸起來。那男子低嘿一聲，一下子將方怡紅壓了下去！

張超聽到這裏，心中不由暗罵一聲，將頭自那縫隙移開，扭頭向蹲在他後邊的馬俊打了個手勢：「一切準備好了麼？」

馬俊點點頭，也打了個手勢：「準備好了，隨時可以行動！」

張超正想打出一個行動的手勢，驀地，他聽到屋內響起一陣嘶叫聲與掙扎踢腳聲，忙扭回頭，湊上那縫隙往內看。

× × ×

屋內，情形不再是春意盎然的旖旎風光了。

只見那男子騎壓在方怡紅小腹上，膝頭壓住了她雙手，他的雙手却緊緊地揑握着她的頸脖，方怡紅在拚力掙扎着，雙腳亂撐亂踢，企圖將那男子從身上掀下去，張開的口中，發出一陣悶窒的嘶叫聲。

張超不由吃了一驚，他萬料不到，那男子不是想與方怡紅做愛，而是想乘機扼死她！

他立刻大喝了一聲：「動手！」

他的喝聲才起，鐵皮木屋的前面，便響起「砰砰」一下大响，接着是一陣碎裂聲，夾雜着幾聲叱喝！「別動，將手舉起來！」

「我們是警方人員，不要亂動！」

接着，便聽到一聲尖銳的驚叫聲，吼喝聲及打鬥聲！

張超在喝聲出口的刹那，便已疾衝向屋子的前邊，馬俊則仍然守在窗下，以防那叫阿堅男子在情急之下，破窗而出。

張超才衝到前邊，屋內忽然响起「砰」的一下鎗聲，接着是怒喝狂吼聲，他不用看，也知道衝入去的手下，居然制服不了那名男子，正在混亂地搏鬥着。

他一下子便衝到門邊。

驀地，在一陣碰撞聲中，一條人影自屋內竄了出來，張超來不及思索，左脚往前一伸，那條竄奔出來的人影冷不防被他的脚一絆，一個餓狗搶屎，摔跌出去，重重地摔跌在地上。

張超立刻一個箭步搶上前去，抬脚踏落那人的身上！那人却慓悍異常，「哼」一聲身形翻側，左手往上一托，恰好托住了張超踏下的左脚，接發力一推，張超居然被推得立脚不穩，仰跌向地上！

那人立刻一個滾身，便欲向外竄出，一條人影就在這刹那，像一條山貓般，從屋內躍撲出來，撲壓在那人的身上。

兩條人影立刻糾纏在一起，翻滾了起來！接着，又有三條人影從屋內衝出來，接連撲壓下去，才制止了糾纏着的兩人的翻滾！

接着，是「唰唰」兩聲，張超一聽便知道手下已將那人鎖扣起來，他翻身站起來，揉着被摔痛的屁股，走上前去。

在夜色中，只見那名男子衣衫破碎，被他的三名手下緊緊執住，動彈不得，雙手被手扣反鎖在背後，兀自氣咻咻地，神態兇猛得就像一頭野獸！

旁邊，站着一身衣衫被撕破了好幾處，臉上有兩處瘀腫了的爛頭勇，氣恨恨地揮拳朝那男子的肚子上抽了一拳。

原來，剛才飛撲出來，將那男子壓住，與之在地上糾纏翻滾的，正是這位悍勇無比的爛頭勇！

那人被爛頭勇在肚子上狠狠地揍了一拳，痛得他悶叫出聲，彷彿體內的空氣一下子被抽空了般，像煮熟了的蝦子般，猛地弓起了身子。

張超終於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

總算逮住了這兇悍的傢伙。

屋內跟着走出兩名探員，左右押着衣衫不整，垂着頭的方怡紅。

這時候天已黑齊。

「收隊回去！」張超發出了命令。

× × ×

經過偵訊之後，案情終於大白。

那名男子的姓名叫雷堅，是一名空手道的愛好者，早在一年前，便與李太方怡紅勾搭上了。

令到方怡紅紅杏出牆的原因，是因爲她的丈夫李富生在一年前，忽然患上了陽萎之症，不能人道，偏偏方怡紅這時期正處於虎狼之年，如何忍受得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雷堅，主動引誘之下，便搭上了。

本來，方怡紅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情，以解決生理上的需要，沒有動心殺李富生的，令到她動殺機的是，李富生在三個多月前，忽然交給她一批珠寶，要她找個妥善的地方收藏起來，並聲言那批珠寶價值在五百萬元以上。

跟着，他的生意失敗，變得不名一文，並要將現時居住的住宅單位出售以應急需，並企圖東山再起，但却沒有變買那批珠寶的意思。

方怡紅過慣了優悠富裕的生活，如何忍受得了，加上戀姦情熱，覺得對着像廢人一樣的丈夫，根本就沒有意思，便動了殺機，若是殺了李富生，不但可以獨吞那批珠寶，更可以得到丈夫的死亡保險賠償——十萬美金，加上居住的住宅單位，時值也在四十萬元以上，這可是一筆數目不菲的錢財，足夠他與雷堅逍遙快活地渡過下半世。於是乎，她便與雷堅商量。

雷堅不但不反對，反而極力慫恿她，令到她下定了決心，於是乎兩個奸夫淫婦，便密謀商量出一條殺夫毒計來。

而他們在動手之前，早已將一切計劃好，那名清潔工人見到的那名可疑的男人——穿黑色運動衣褲脚穿運動鞋的男人，正是雷堅，而他是乘那看更的護衞員去小便時，用方怡紅配備給他的鎖匙，開了閘門，進入大廈的。

而他也沒有乘電梯，而是從後樓梯潛登上去的。

而方怡紅向警方供述的口供，完全是諲造出來的。

目的自然是混淆警方的偵查，令到警方無法破案。

事實上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

雷堅潛上十三樓之後，便匿在太平門後，等着方怡紅開門接應。

方怡紅假裝將垃圾桶拿出屋外，開門將雷堅接入屋內，而李富生由於在晚飯時，喝多了兩杯（這也是方怡紅與雷堅早已商量好了的，故意勸丈夫多喝兩杯），頭有點暈，確是和衣躺在床上，閉目假寐，就這樣，被雷堅用他鬆脫的絲領呔，活活將他勒死！

而他們亦早已算好了，利用看更巡樓的這段空隙，乘機溜出大厦。

而兩人果然順利地溜出了大厦，方怡紅根本就沒有被搉暈，否則，雷堅怎樣帶着一個大活人，不被人發覺而走出大厦？

方怡紅事後之所以對警方虛構出那個被綁架的故事，一來是混淆警方的視綫，二來是替自己開脫，三來，可以順利地拿取那筆死亡保險賠償金，而她也不會被懷疑。因爲她也是受害人。

至於她報稱被强姦，而醫院又檢驗出她曾與人性交，事實是，她與雷堅溜出大厦後，確是在雷堅的居所內，與雷堅歡樂過一次，事後才想起，有可能被檢驗出來，便諲造出遭兇手强姦的謊言來。

要不是兩人心急見面（方怡紅一個人待在那間屋內，難免終日心驚肉跳，亟想盡快搬離，所以，急於與雷堅商量一下），也就不會露出破綻，讓張超發覺有異了，而更主要的是，方怡紅的供詞中，漏洞不少，而且不合情理，致令到張超對她動疑，導致兩人事敗被捕。

本來，他們的陰謀是很難被識破的，可是，正所謂俗語所說：自作孽，不可活，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若是讓他們逍遙法外，那眞是天無眼了！

而方怡紅的忽然失踪，確是在馬俊趕上去十三樓時，她接到雷堅打來的電話，知道有可能事敗，依照雷堅的吩咐，匆匆帶走了一些首飾及現欵，從後樓梯溜下去，以髮夾弄開了後門的鎖（這種伎倆，在事先雷堅曾暗中敎過她），溜了出去。

（以下轉入第94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淳于萍來到祝融峯頂，等候陳小鳳，陳小鳳向淳于萍要回五湖帮的叛徒龍玉祥，但淳于萍說龍玉祥已被百魔教的人接走了，兩人一言不合，立即發生激鬥，陳小鳳技差一着，連連遇險，危急之際，葉寒雲突然由樹上飄落，救了陳小鳳，並制住淳于萍……葉寒雲救回舒夢蝶，隨後三女帶着淳于萍來到九江葉寒雲家中，拜見了葉寒雲的父母葉向君、冼三娘，葉向君告知陳小鳳，近來有一批人經常來騷擾，此時忽見一批人來搗亂，葉寒雲問明情況，知道他們受人唆使，主謀人是駱長風、李光豪，他們便設計將駱、李等人引來……

高手除巨惡　雙方均陣亡

血濺古塔劍影寒

二期完俠義恩仇錄／凌雲玉·文　可飛·圖　（下）

那人嚇得雙手抱頭，蹲在地上發抖。

這一手劍法，快得令人目不暇給，休說那是隨同駱長風同來之人，連駱長風自己，也爲之大大一怔，失聲道：「姑娘使的好劍法……」

陳小鳳冷笑了一聲道：「駱長風，姑娘聽說你浸淫劍道多年，不知可識姑娘這招劍法的來歷？」

駱長風皺眉道：「這個，老朽眼拙得很。」

他語音一頓，微微一笑，接道：「這位姑娘，你可是葉府中人？」

這時，葉寒雲也已經停手不打了。聞言脆笑道：「駱大俠，這位姐姐姓陳，乃是五湖帮陳帮主的千金，駱大俠聽過麼？」

駱長風聞聽得她是陳小鳳，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沉聲道：「原來是陳長庚的女兒，怪不得劍法這等高明了！」

陳小鳳冷冷一笑道：「駱大俠，在武林之中，往日你也薄有俠名，但今日一見，原來閣下是一位假冒僞善之人……」

駱長風變色道：「老夫在那裏假冒僞善？」

陳小鳳道：「你和本帮九江分堂的李先豪，竟然鼓勵京城振武鏢局的周玄，前來葉家殺人放火，還算不得是邪惡之人麼？僅此一樁，便可瞧出你的爲人了。」

駱長風冷笑道：「這葉府的主人是誰？姑娘可曾打聽明白？」

陳小鳳道：「我如不曾明白，又怎麼會在此現身？」

葉寒雲驀地拉了周玄，走到駱長風身前，冷笑道：「駱長風，你利用周大鏢客，到來舍下生事，不知究竟是存下的什麼心？就姑娘所知，舍下和你，似是從來不曾有過什麼恩怨呀？」

駱長風陰陰的看了那周玄一眼，道：「老弟，原來是你出賣了老夫麼？」

周玄震聲道：「在下幾時出賣了你，其實，這事只怕還是你先出賣在下吧。」

駱長風怒哼了一聲道：「匹夫，老夫的大事，都壞在你的手中了。」

突然揚手一掌，便向周玄當胸拍去。力道之強，足可開碑裂石。

若是眼前只有周玄一人，就他這麼隨手一揮，說不定就會使周玄大大的吃了不少苦頭。

但是，此刻周玄的身邊，却有着兩位高手，又怎能容他傷了周玄？

葉寒雲手中長劍一轉，發出一片劍幕將那駱長風的掌力卸去十之七八，陳小鳳則怒叱了一聲道：「姓駱的，你好無恥……一旁的……」

寶劍一領，竟是直削向駱長風的曲池穴。

駱長風臉色十分沉重，身形一側，驀然向那門外飛奔而去！

此刻，陳小鳳和葉寒雲，舒夢蝶等三女，都沒想到這駱長風會出手一招，便想脫身逃遁，是以一時之間，倒是無法搶前攔阻！

眼看駱長風已然到了門外，陳小鳳雙足一跺，正待追了上去，怪的是，那駱長風竟然如遇鬼怪一般，連連失聲驚叫的退了回來。

陳小鳳怔得一怔，葉寒雲已低聲道：「陳姐姐，那是家父出來了。」

陳小鳳頓時喜道：「原來是葉伯伯親自出手了麼？怪不得這姓駱的受驚如此之甚呢！」

舉目望去，只見那駱長風一步一步的向後退來，在他身前八尺之處，正是那高僅五尺的「雷音矮叟」葉天華，背手踱步，向他逼行過來。

兩人一進一退，頃刻便已到了天井之

中。

葉天華冷哼了一聲，道：「駱長風，你認得我麼？」

駱長風深深的吸了口大氣道：「認得，葉大爺，乃是江西第一善士，駱某怎麼不識？」

葉天華呵呵一笑，說道：「只僅於此麼？」

駱長風道：「駱某眼下也已知曉葉大善人是誰了。」

他言下之意，乃是表示直到此刻，方始看破了葉向君便是葉天華的本來面目。

但是，葉天華却是搖頭一笑道：「不是今天你才知道老夫是什麼人吧？駱長風，你最好是實話實說，否則，哼！老夫下起手來，那可就夠你瞧的了！」

駱長風呆了一呆，道：「這個在下也相信，雷音矮叟下手之狠，武林中出名得很！」

葉天華笑道：「你明白便好！」語音稍頓，接道：「這些天來，老夫一直在想，什麼人竟敢覬覦老夫宅第，想不到原來是你！」

駱長風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不錯！駱某無非是想知道葉大善人究竟是不是眞的雷音矮叟而已！」

葉天華一陣大笑道：「你認爲老夫相信你的鬼話麼？」

駱長風道：「在下說的乃是實話！」

葉天華冷冷接道：「句句實話麼？老夫却知道，你姓駱的絕對沒有這麼大的胆子！」

駱長風道：「矮叟之意，駱某背後還有指使之人麼？」

葉天華道：「若是沒有靠山，諒你也沒有這麼大的胆子！駱長風，如果你想活命，最好乖乖的回答老夫的幾個問題！」

駱長風沉吟道：「這個……」

葉天華道：「駱長風，老夫並無傷你之心，只要你能坦白的說出受了什麼人指使而來，老夫定然負責，不使你受到別人的傷害！」

駱長風臉上的神色，連連變化，終於長嘆了一聲道：「葉老，此事駱某不能說將出來！」

葉天華一怔道：「爲什麼？」

駱長風現出痛苦之色道：「在下性命，和一家大小的安危，都已捏在別人手中，在下只消向你葉老說出此人，駱某一家，必將死無葬身之地了！」

葉寒雲突然冷笑道：「姓駱的，你怕他們殺害你一家大小，難道就不怕我們也會下手麼？」

駱長風突地苦笑了一聲，說道：「葉姑娘，矮叟前輩，乃是正人君子，駱某縱然有什麼不敬之處，那也不會招來滅門慘禍啊！」

葉天華大笑道：「你倒是看得很準，是麼？不過，老夫昔年對付黑道人物手法之狠，你也不是不知道吧！」

駱長風道：「這個駱某怎會不知道？不過……」

他忍不住又長長的嘆一口氣，道：「至少你老殺人，僅僅及身而止啊！」

雷音矮叟葉天華目光轉動，沉聲道：「駱長風，你原來是抱定了必死之心，才

敢到來老夫家中惹事的麼？」

駱長風低聲道：「爲了駱某一家大小，這也是被逼無奈的事了！」

葉天華沉吟了一陣道：「駱長風，如果老夫要你把一家大小，搬來老夫家中居住呢？你放不放心與老夫合作一次？」

駱長風似是感到有些意外，呆呆的看着葉天華說道：「葉老當眞着成全駱某人麼？」

葉天華冷笑道：「老夫說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幾時騙過人來？」

駱長風皺起雙眉，竟是沉吟不語。

顯然，他心中正在打量究竟該不該相信葉天華之言。

這時，舒夢蝶已逼着李先豪走到陳小鳳身邊，笑道：「葉老伯，如果姓駱的不敢講，我們問問本帮這叛徒，也許能獲得一些綫索……」

葉天華目光在李先豪身上轉動，微微一笑道：「却也使得，只怕的是，貴帮這位分堂堂主，所知有限！」

舒夢蝶笑道：「問問也不妨事啊！」

葉天華道：「也好！」

陳小鳳俏目凝視在李先豪的身上，脆聲道：「李先豪，你可知道叛帮之罪，將要受到何等的懲罰麼？」

李先豪哼了一聲，道：「李某當然知道！」

陳小鳳冷哼道：「你不怕那過宮搜穴的煉魄之苦麼？」

李先豪此刻突然表現的十分勇敢，冷冷一笑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湖主不用威脅在下了！」

陳小鳳頗爲吃驚的怔了一怔，暗道：「他爲何忽然又視死如歸呢？」

但她口中却道：「李先豪，有一樁事，只怕你並未想到，如是你說出那脅迫你作出叛帮舉動之人是誰，姑娘就不再計較於你，怎麼樣？」

李先豪目光突然在駱長風身後的一名瘦小的漢子身上一轉，却是搖頭道：「姑娘好意，李某心領了！」

他這等回答，正如駱長風一般，將那生死置之度外，就是不願將脅迫自己之人是誰，說將出來。

但那葉天華却已看出，李先豪這一眼，明明是向那瘦小的漢子請示，只因就在李先豪那一瞥之間，葉天華已然發現，那瘦小的漢子曾經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這一發現，使得葉天華在心中有了計較，當下略一移步，恰恰堵塞住那瘦小漢子的退路，口中乾咳了一聲，道：「賢侄女，如果那李先豪也跟駱長風一般的守口如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老夫倒想出了一個方法，可使他們放心開口！」

陳小鳳一怔道：「伯父有何妙法？侄女恭候你老指點迷津！」

雷音矮叟葉天華忽然伸手一抓，扣住了那瘦小漢子的肩頭，沉聲道：「只要逼問此人，便可明白了一切！」

那瘦小的漢子在迫不及防的情況之下，竟是被葉天華一把扣住了肩井大穴，失却了掙扎和還手之力。

但他裝得甚爲鎭定，扭頭看了葉天華一眼，道：「小的乃是駱府長隨，老人家抓住小的，不知爲了何故？」

葉天華冷冷一笑，說道：「你眞是駱長風的家人麼？老夫不信駱長風竟有這等聲望……」

說話之間，突然左手一揮，在那瘦小漢子的臉上，剝下了一張人皮面具。

陳小鳳等人張目望去，只見那瘦小的漢子，刹那間變了一個滿臉病容，又瘦又小的白眉無鬚的老人。

葉天華一眼看到這人面目，不禁呆了一呆！

顯然，葉老人竟是認得他的了！

葉寒雲適時叫道：「爹，這人年紀很大啊！」

葉天華點頭道：「不錯！他年紀不小，與爲父大概差不多……」語音一頓，却向那瘦老人道：「想不到啊！原來竟是病無常古遠兄台，老夫倒是失禮了！」

「病無常古遠」五字一出，陳小鳳三女，無不爲之大大一驚！

舒夢蝶忍不住失聲道：「葉老伯，他……便是那百魔敎的護敎二老之一的古遠麼？」

葉天華笑笑道：「除了他，還會是誰呢？」

笑聲一歛，目光在駱長風身上一轉，接道：「我道駱長風爲何這等大胆，又這等害怕呢！原來是你古兄出頭，這就怪不得他們了！」

病無常古遠此刻明明已然受制於葉天華之手，只要葉天華右手指力一發，便可置他於萬死不復之地，但他却處之泰然，呵呵一笑道：「不錯，葉兄的眼力和機智，叫古某好生佩服！」

葉天華見他這等從容，心中也甚爲敬服，笑道：「古兄，你這等鎭定，倒叫老夫有點兒吃驚了，但老夫却不大相信，你還能用什麼方法，脫出老夫的掌心！」

古遠笑道：「葉兄，你可是以爲已將老夫的生死，完全掌握住了麼？」

葉天華笑道：「老夫正是這麼想！」

古遠淡淡一笑道：「葉兄，古某號稱病無常，本就弱不禁風，但獨獨對於你葉兄的雷音掌力，却是有些兒不怕，不知葉兄信也不信？」

葉天華笑道：「相信！」

他答得極其乾脆，不由得使那個古遠也爲之一怔。

古遠白眉一陣閃動，笑道：「葉兄，你此刻想是已知駱李二人，是受何人差遣的了！」

葉天華笑道：「袁剛，對不對？」

古遠道：「不錯！葉兄，袁敎主既對你這麼照顧，你應是明白其中之理吧！」

葉天華大笑道：「老夫怎會不知？」他笑聲一頓，接道：「這些年來，老夫改名隱居，說穿了，還不是爲了不想再跟袁剛見面而已！」

古遠哼了一聲道：「葉兄，但你不知道，袁兄可是一日不會忘記呢！」

葉天華道：「老夫當然知道……」

餘音未已，葉寒雲已然接道：「爹啊！你老跟那百魔敎有什麼過節麼？」

古遠冷哼了一聲道：「當然有！否則，袁敎主又怎麼找了令尊三十年之久？」

葉寒雲呆了一呆，道：「爹，這位古老人說的話，可是眞的麼？」

葉天華淡淡一笑道：「自然是眞的！三十年前，爲父曾經殺了那袁剛的愛妾石玄姑，是的，袁剛想向爲父報仇，那也是早料想之中……」

古遠忽然一笑道：「葉兄，那石玄姑當年果然有些不大像話，甚至連袁敎主也有些風聞她在外胡作非爲，淫亂無恥之事了！不過，她死在葉兄雷音掌下之事，却叫袁兄臉上太過不去啦！」

葉天華冷笑道：「袁剛自己喜歡那頂綠帽子，別人又怎奈他何？其實，老夫殺那妖女，不過是爲少林一位高僧解圍，袁剛要找我報仇，更是早在老夫意料之中！古兄不用代那袁剛解說了！」

葉寒雲這時低聲問道：「爹啊，你……你改名隱居，原來就是爲了躲開那袁剛麼？」

葉天華道：「孩子，爲父這麼做，一方面是不想與這個大魔頭動手，二來則是不想給丐帮引來災禍！」

葉寒雲一怔，說道：「這事與本帮何關！」

葉天華道：「袁剛向來自視極高，對於他那愛妾石玄姑的武功，也極爲自信，在他來想，爲父一人，决收拾不了那石玄姑，八成是合丐帮高手之力，方能將石玄姑致死，是的，他一旦找到了爲父，下一步就對付丐帮所有的弟子了！」

陳小鳳聽得有些惑然，笑道：「聽伯父之言，侄女可鬧胡塗了！」

葉天華笑道：「賢侄女那裏不解？」

陳小鳳道：「想那袁剛如是認爲此事乃是丐帮高手所爲，怎會三十年來並未向丐帮下手呢？」

葉天華笑道：「這個麼？如果你們知道那袁剛的爲人，便不難明白了！」

古遠冷冷一笑，接道：「葉兄，袁兄向來言出不改，他曾當衆言明，不找到閣下之前，决不向丐帮下手，三十年來，本敎之人，可是恪遵敎主之命，除了尋找你葉兄之外，反到在暗中帮了丐帮不少的忙，免得別人以爲乃是本敎之人下手，憑心而論，你葉兄和丐帮子弟，實應該好好的感謝本敎才是！」

陳小鳳，葉寒雲和舒夢蝶這才明白，那袁剛雖是魔敎敎主，但爲人沉默，却是一絲不苟得很！

葉天華這時忽然笑道：「古兄，老夫能過這三十年清靜歲月，倒是應該謝謝袁剛呢！不過，今天起，老夫這清靜歲月，只怕再也無法享受了！」

古遠道：「那還用說？葉兄這九江的莊院，恐怕也有些保不住了！」

葉天華大笑道：「這個倒不勞古兄爲我担心了！」語音一頓，右手微微一按，接道：「古兄，老夫封住你一處穴道，不再爲難於你了！」

古遠也大笑道：「葉兄，你當眞很大方啊！不怕古某自行解穴道遁走麼？」

葉天華笑道：「老夫本來就沒有害你之意，你要走的話，隨時都可離去啊！」

古遠這時不禁怔了一怔，道：「葉兄之意，是將古某放走麼？」

葉天華笑道：「本來如此！」

古遠目光定在葉天華身上，冷冷一笑道：「老夫明白了！」

葉天華笑說道：「古兄明白了最好，你回轉哀牢山之後，不妨告訴那袁剛，就說葉天華已然轉回江西，重回丐帮總壇去了！」

古遠道：「葉兄之意，那是要以丐帮和百魔敎一見高低麼？」

葉天華笑道：「正有此意！」

古遠略一沉吟道：「葉兄，不瞞你說，老夫對你，可是敬佩得很，此番奉了敎主之命，前來九江，但也拿不定此間主人便是葉兄，何況！外間傳說，都是認爲你葉大善人乃是新科進士葉向高的長兄，是以老朽聽來，無非是抱了碰碰運氣的心理，想不到誤打誤撞，竟然是眞的……」

葉天華大笑道：「古兄必是大功一件了！」

古遠大笑道：「老夫在百魔敎中有何等地位，這功勞兩字，又何必提起。」

他語音一頓，接着說道：「不過，老夫要告訴你一樁事，那石玄姑如果不死在你葉兄手下，遲早也要死在古某或孟兄之手中。」

葉天華道：「可是孟飛孟兄麼？」

古遠道：「不錯，老朽和孟兄當時已經决定，必要時不惜在暗中下手，將此女除去！」

葉天華怔了一怔道：「哦？原來古兄和孟兄也有此心麼？這倒是老夫多此一舉了！」

古遠笑道：「那也不是，其實是葉兄帮了我們的一個大忙，否則，咱們只怕不能再在百魔敎中任職了！」

葉天華皺眉道：「古兄，你只是要說這些話麼？老夫認爲，大可不必了！」

古遠笑道：「還有！兄弟此番回去以後，勢必要將葉兄的居所透露，葉兄如是要到丐帮總壇，那最好要在半月之內成行，免得將來本敎出動之後，發現葉某尙在此處，只怕葉兄的家小！就要遭殃了！」

葉天華道：「這個，不勞費心！」

古遠笑道：「還有一件事，也得告訴葉兄。」

葉天華道：「什麼事？」

古遠道：「葉兄封脈制穴的手法雖然高明，但兄弟仍然可以自行解開！」

葉天華一怔道：「古兄此刻可是已將穴道解開了？」

古遠道：「早已解開了！」

葉天華忽然大笑道：「古兄，你的盛情，兄弟心領了，謝謝，謝謝！」雙手抱拳，向古遠一禮！

古遠淡淡一笑道：「葉兄果然是明白人，兄弟這就告辭了。」還了一禮，轉身大步而去。

× × ×

葉天華看着他的背影在夜色中消失，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百魔敎的人物，果然高明得很……」

葉寒雲怔了一怔，說道：「爹爹，你的封脈手法，這位姓古的怎麼也會解開的呢？」

葉天華道：「袁剛八成已將百魔敎中移經易脈的大法練成了，是以古遠的脈穴，爲父根本不曾封住……」

舒夢蝶這時忽然大笑道：「晚輩明白啦！」

陳小鳳呆了一呆道：「舒姊姊明白了什麼？」

舒夢蝶道：「葉老伯曾在那古遠證明他脈穴未曾受制之後，向他道謝，當時我十分奇怪，直到此刻方始明白，原來那位古老人暗示那袁剛的武功，巳有特殊成就，要葉老伯當心之故！」

葉天華笑道：「姑娘果然才智過人，老夫正是爲此才感謝於他……」

他嘆了口氣，又道：「若非古遠事先這等暗示着我！將來一旦與那袁剛碰上時，十之七八會因爲不明他的虛實，上了他的大當了。」

葉寒雲不由得大爲担心的問道：「爹，倘是那袁剛武功當眞如此之高，我們又何必一定要跟他作對呢？」

葉天華呵呵大笑道：「孩子，他不會放過爲父的，就算爲父巳隱居了長達三十年之久，還不是被他找到了麼？所以爲父巳然想通了！還不如當面與他們一較高低吧。」

陳小鳳接道：「伯父說的有理，想那百魔敎一日不除，武林中就彷彿一日不易太平，如是能由伯父請出丐帮帮主言前輩，會同六大門派大家同心合力，必可一舉將他們殲滅！」

葉天華道：「侄女之言，正合老夫之心……」

他目光一轉，向駱長風看了一眼，沉聲道：「駱長風，你可以回去了！」

駱長風怔了一怔，忙抱拳說道：「矮叟前輩之意，可是不責怪晚生冒犯之罪了麼？」

葉天華說道：「這個錯不在你，任何人遇到了百魔敎主，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了，老夫如是怪你，豈不讓天下人恥笑於我麼？」

駱長風長嘆一聲，深深向葉天華一禮，道：「多謝前輩開恩了……」

只見他招呼了屬下之人，轉身大步而去。

陳小鳳這時移步上前，向葉天華一福道：「伯父，那百魔敎的飛星堂堂主淳于萍，巳然落在侄女等手中，伯父此去丐帮總壇，要不要將她帶去？」

葉天華道：「雲兒巳向愚叔提起過了，咱們離去，自然是要將她帶走了！」

葉寒雲道：「爹，我們幾時才可動身呢？」

葉天華沉吟了一下，道：「明天一早便走！不過……」

他望着陳小鳳道：「賢侄女，令尊幾時可由金陵回轉洞庭？」

陳小鳳回答道：「這個侄女也不知道啊！」

葉天華想了一想，說道：「咱們如是明日沿江而下，不知可否在金陵遇到令尊呢？」

陳小鳳道：「伯父要見家父麼？」

葉天華道：「不錯，老夫正要與令尊晤面，不論如何，丐帮和五湖帮一定先得携手合作，對付那百魔敎主，」

陳小鳳聞言大喜道：「伯父要去，何不今夜便走，本帮九江分堂，可以調出船隻相送呢！」

葉天華笑道：「這也不在這半夜時光啊，愚叔正好利用這段時光料理一下家中事務，而賢侄女也不妨借此機會，將九江分堂之事處理明白。」

陳小鳳失聲道：「不是伯父提起，侄女倒幾乎把李堂主的事給忘了！」

她回顧了舒夢蝶一眼道：「舒姊姊，我們同去那九江分堂一趟吧！」

舒夢蝶道：「是啊，咱們想清理一下此間的分堂一切了……」

目光一冷，向那瑟縮發抖的李先豪喝道：「李堂主，還不前頭領路麼？」

李先豪連連應了聲「是」，當先向外行去。

陳小鳳、舒夢蝶緊緊相隨，葉天華目送他們到了大門之前，這才大聲道：「賢侄女，明日辰時一到，愚叔前去江邊碼頭候着你們。」

陳小鳳、舒夢蝶二人齊齊應了一聲是，蓮步姍姍，急行而去。

那位冒失的振武鏢局鏢師周玄和他的同來之人，此刻也十分慚愧的向葉天華告辭！

葉天華看了那周玄一眼，沉聲道：「周老弟，你們此番雖是受了別人的矇蔽，誤打誤撞而來，但你們這等不明就裏，便自信了他人之言，倘非遇見老夫，只怕爾等早就陳屍這九江的江邊了！」

這一番話，只把周玄說的全身直冒冷汗。

葉天華冷冷的笑了一笑，道：「周玄，老夫還有一句話要告訴於你！」

周玄低頭垂手，恭聲道：「晚輩恭候老前輩明敎！」

葉天華道：「那百魔敎之人，最是沾惹不得，你老弟身在鏢局任職，看來也甚少眞和武林人物打過多少交道，但老夫却可斷言，你周大鏢師這趟鏢車，八成要在前途出事的了！」

周玄呆了一呆，道：「怎見得啊？」

葉天華冷聲道：「你周大鏢師在武林中雖然沒有什麼名氣，但那京城中的振武鏢局，却是一個了不起的字號。尤其是貴局的那位局主『七絕魔刀』史光漢，在武林中也被列爲五大世家之一，百魔敎古遠當然不會對你怎麼樣，但他手下之人，就必然放不過你了！」

周玄道：「這……不至於吧！」

葉天華冷冷接道：「周玄，你先行，不妨拭目一待，老夫告訴你，百魔敎中有一位心狠手辣的軍師，名叫百智道人傳文威！他一定不會放過你，只因他決不會容許你將此事告訴給史光漢，替他們樹一强敵。」

周玄呆了一呆，道：「老前輩，晚輩……該怎麼辦才對呢？」

葉天華忽然長嘆一聲，道：「周玄，再往前去，這一趟鏢定然保不住了，依老夫之見，你不如暫時就住在九江，差人回京，請來局主或總鏢頭，或許可以保住此鏢和閣下的項上人頭！」

周沉吟了一下，抱拳深深一揖道：「多謝老前輩高明指點，晚輩這便差人回轉京城……」

帶着手下之人，迅快的向外行去。

葉天華眼見他們離去，這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向葉寒雲道：「雲兒，快快告

訴妳娘，咱們也應該拾綴拾綴，將府中一切交給吳總管照應，明日一早，也好上路了！」

葉寒雲皺了皺眉，道：「爹，咱們還回不回來居住？」

雷音矮叟葉天華臉色一黯，搖了搖頭，說道：「這個……爲父也不知道了，倘若百魔敎可滅，咱們當然回來，否則，爲父這一身朽骨，恐怕要埋葬命荒山野谷中了……」

× × ×

第二天的辰時甫過，陳小鳳和舒夢蝶巳然在九江碼頭之上，恭候「雷者矮叟」葉天華夫婦和「朱衣女」葉寒雲到來。

在她們的身後，是一隻五湖帮的雙桅大船，船舵之上，兩邊各站了四名緊衣大漢，雙手把槳，隨時均可待命而發。

約莫是辰時三刻左右，葉天華、冼三娘和葉寒雲方始帶着淳于萍匆匆趕來。

陳小鳳容得大夥兒上了船以後，立即開船。

八槳如飛，雙帆滿風，舟行之速，有如疾箭一般，也不過一眨眼之間，便巳駛出數十餘丈！

黃昏時分還不到，大船巳然過了大渡口。

葉天華看看對岸，遠在數里之外的鎭風塔影，巳然隱約可見，這才彷彿想起什麼重大之事一般，向陳小鳳道：「賢侄女，有一樁事，愚叔倒是忘記問妳了！」

陳小鳳道：「什麼事？很重要麼？」

葉天華道：「很重要，令尊如是巳然離開了金陵，咱們豈不是錯過了麼？」

陳小鳳笑道：「就是這樁事麼？」

葉天華道：「賢侄女可是認爲不重要麼？」

陳小鳳道：「那倒不是，晚輩巳然關照了船上之人，如是家父座舟經過，他們一定可以發現，及時招呼……」

葉天華一怔道：「令尊的座舟，莫非別有表記麼？」

陳小鳳道：「家父座舟，懸有五湖帮主的旗幟，自然是很容易辨認的了！」

葉天華這才笑道：「原來如此！那是愚叔多慮了……」

語音一頓，船巳渡過安慶江面。

突然間，一名船上執事之人大步走了進來，高聲道：「啓禀兩位湖主，帮主座舟，眼下正泊在迎江寺前岸邊，屬下特來請示，是否要移舟攏岸！」

陳小鳳色然大喜道：「當然要攏過去啊！」

那執事人應了聲是，立即轉身出艙而去。

不多時，這條雙桅大船，巳然靠向岸邊。

葉天華當先走出座船，凝目望去，只見在自己所坐的這條船左舷部位，正有一艘插了三角黃旗的巨舟，泊在岸旁，舟上之人，正在分別整理着帆纜等物。

他笑了一笑，向陳小鳳道：「賢侄女，令尊這隻座舟，倒是氣派得很！」

陳小鳳笑道：「伯父喜歡，家父定會相贈！」

葉天華大笑道：「不敢！愚叔可坐不起這等豪華的舟楫啊！」

陳小鳳笑道：「爲什麼？」

葉天華笑道：「愚叔隱居江干，都有人把我當作江洋大盜，一旦有了這等大船，豈不被人看作海上的大盜了麼？此事可萬萬使不得也！」

陳小鳳也聽得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葉天華笑聲一頓，接道：「賢侄女，咱們過去看看令尊吧！」

陳小鳳忙道：「侄女前頭引路……」

當先一閃嬌軀，向那三桅大船躍去。

葉天華、冼三娘、葉寒雲和舒夢蝶，拉着淳于萍，同時跨過去。

這時，大船上的管事之人，巳然發現陳小鳳跨了過來，連忙上前見禮問安。

陳小鳳笑着問道：「帮主呢？可在舟中？」

那管事人笑道：「帮主和幾位護法，去了迎江寺了！」

陳小鳳一怔道：「船上還有何人？」

那管事人道：「只有屬下在督促他們，檢查帆纜……」

陳小鳳是有些不信，但這位管事，顯然說的乃是實話，當下皺着眉道：「這麼說，莫非是那迎江寺中，發生了什麼事了麼？」

管事人道：「屬下也不大明白，只不過……」

他忽然沉吟不語，只把陳小鳳急得脫口喝道：「你爲何吞吞吐吐？」

管事嘆了口氣，道：「屬下猜想，迎江寺中，必然是有了什麼不平凡之事發生了！」

陳小鳳回顧了葉天華一眼，道：「伯父，咱們要不要立即去迎江寺中看看？」

葉天華道：「當然要去！」語音一頓，當先躍上岸去。

一行人連那淳于萍在內，匆匆趕到迎江寺前。

葉天華一馬當先，直入那圓通寶殿之內，但寺內顯得十分安靜，除了進香禮佛的百姓，根本不見一個武林人物。

葉天華大感意外，招呼幾人轉身奔到知客禪房。

就在他跨入那間禪房之時，只見一名中年僧侶，匆匆走了過來，合十道：「施主們請留步！」

葉天華反應極快，聞言立即止步，大聲道：「和尙，你們方丈靜室何在？」

那僧人一怔，道：「施主要見本寺方丈麼？」

葉天華道：「不錯！」

那僧人略一沉吟，方道：「看施主們的裝束，彷彿乃是武林中人……」

葉天華心中大爲不快，怒道：「是又如何？還不快快引路？」

那中年僧人看了葉天華一眼，合十一禮道：「小僧遵命……」轉身就向內院行去。

葉天華等緊緊在後相隨。

過了三處殿宇，巳然到了那有萬塔之王名稱的鎭風塔下，那僧人方始又道：「方丈就在塔內！」

葉天華皺眉道：「方丈爲何躲在此塔之內？」

那僧人道：「本寺方丈，並非躲在塔

內，只因有幾位朋友要在塔內遊玩，故而方丈親自爲他們引導！」

洗三娘這時忽然笑道：「能勞動方丈引導之人，定然來頭不小的了！」

那中年僧人搖頭笑道：「小僧倒是不識這些人，不過，據方丈對他們的恭敬神色看來，想必正是大有名望之士！」

葉天華道：「三娘，不管他是何人，咱們先見到方丈，問問陳帮主何在吧！」

洗三娘笑道：「只怕這批客人便是陳帮主！」說話之間，幾人已向塔內行去。

那中年僧人，却是未曾跟來。

葉天華回頭看了陳小鳳一眼道：「賢侄女，令尊若是無事，決不會突然興起遊塔的雅興，八成這中間有着什麼原故，咱們上去之後，可得小心一些才好！」

陳小鳳說道：「侄女已是這麼想，只是……」

他低頭一嘆道：「這安慶地面，一向平靜，如是有什麼事，那也用不到家父親自出面啊！」

葉天華道：「天下有許多事出人意表，說不定這迎江寺內，就會冒出一樁怪事也說不定呢！」

洗三娘笑道：「夫君，是福是禍，咱們還是先上去瞧個明白再說吧！」語音一頓，竟然當先向上層奔去。

不消片刻，六人已然上到了第五層塔內！

一路之上，却是不曾遇到一個遊人！

這光景顯得有些不對，幾人脚下加快，立即上了第六層內。

這鎮風塔共七層，再上一層，便到了塔頂！

但他們踏入六層門口，便已發現這一層塔內有人。

洗三娘凝目望去，只見這第六層內站了兩名勁裝佩劍的大漢。

他們雖然眼見洗三娘等六人進入塔內，却是彷若未見一般，不曾理睬。

葉天華目光一轉，發現那兩人乃是擋在通往第七層塔頂的樓梯入口之處，顯然乃是不許他人再向上層行去的。

陳小鳳這時已然顯得有些沉不住氣，正待急步向前衝了過去。

葉天華伸手一攔，道：「賢侄女，他們可是五湖帮中的屬下？」

陳小鳳搖頭道：「不是！」

葉天華笑了笑，大步走了過去，就要向第七層的石梯入口踏去。

那兩人突然同時撤劍大喝一聲道：「站住！」

葉天華目光一亮，笑道：「爲什麼？這鎮風塔幾時不許人攀登了？你們是什麼人？胆敢在此阻擋遊人？」

那兩人其中之一，大聲說道：「百魔敎主正在塔頂，任憑你天王老子也不許上去。」

此人話音一落，葉天華不禁暗叫一聲好巧！眞想不到會在此處碰上了「百魔敎主」！

那時，他心中已然有了打算，當下笑道：「可是那袁剛麼？」

那左面的大漢臉色一變，怒道：「敎主大名，豈是爾等可以稱呼的麼？閣下是什麼人？竟然如此狂妄？」

葉天華冷冷一笑道：「老夫是誰，你們還不配問，倒是老夫却有幾句話要問問你們！」

那兩人怔了一怔，道：「什麼話要問我等？」

葉天華道：「除了袁剛，還有什麼人在這塔頂之內？」

那左面的大漢冷哼了一聲道：「五湖帮主和迎江寺方丈智遠大師！」

葉天華聞言，失聲大笑道：「陳帮主也在塔頂麼？那可是無巧不成緣份了！」

右面的大漢長劍一吐，喝道：「你又是誰？」

葉天華冷冷笑道：「老夫麼？殺人祖宗……」笑聲未已，突然舉手一揮，一股極大的潛力發出，竟將那右面大漢的長劍震落在地！

左面的大漢怔得一怔，還不曾想到出劍傷人，葉天華已然又是一掌拍了過去！

這一掌力道之强，比之先前，又强了一倍，那名大漢狂吼一聲，便倒地不起，看來已活不成了！

右面的大漢，不由得呆了一呆，剛自轉身，想向上層逃去，洗三娘已然遙遙一抬右手，發出一縷指風，喝道：「你還想活麼？」

只見那大漢悶哼一聲，後腦的部位，忽然滲出一絲鮮血，洗三娘這凌空一指，竟然有如實質一般，刺穿了大漢的玉枕穴，要了他的一條性命！

葉天華抬腿掃開兩人屍體，飛身向上層奔去。

洗三娘、陳小鳳、葉寒雲更是齊齊擠了上來，只有舒夢蝶押着淳于萍，一步一步的走上第七層石梯。

此刻，那淳于萍的臉上，竟是有了笑意。

敢情是她聽說敎主在此，心中十分得意，先前懼怕之色，一掃而空。

葉天華等人上得頂層，只見這層塔內，却是與那下面六層大不相同。

那下面的六層，都是四面都有走廊，供遊人可以在窗邊眺望江景，但這第七層却沒有隔出走廊，是以雖是頂層，而內間的面積空地，反倒比下面六層都大。

葉天華的目光過處，只見這方圓兩丈的塔內，果然有着那五湖帮帮主陳長庚在內。

陳長庚的左右身旁，則是站着一位禿頂紅面老人和一位靑衣中年文士。

禿頂老人是五湖帮護法「白衣醉客」慕容玄。

靑衣文士是另一位護法「震岳伏波」駱秋泓。

當中的地上，盤膝坐着一位白髮老僧，乃是迎江寺的主持方丈智遠大師。

隔着方丈大師，面對陳長庚的，便是那位名震天下，身軀魁梧，銀髮垂肩，面如嬰兒的「百魔敎主」袁剛！

他那一身黑衫，在塔內明珠垂照之下，閃閃發光。

袁剛身後，只站了一名又矮又胖禿頭老人，咧着一張大嘴，滿臉都是笑容。

葉天華認得此人，正是與那「病無常」古遠，同被稱爲百魔敎護敎二老之一的「坐彌勒」孟飛。

陳小鳳這時已如飛般奔到陳長庚身前，叫道：「爹，女兒來了！」

陳長庚淡淡笑道：「妳不該來……」

當他目光轉到舒夢蝶身上時，不由得一怔道：「鳳兒，可是君山出了什麼事了？」

陳小鳳道：「可不是？那淳于萍把龍玉祥救走了！」

陳長庚笑道：「就是這點小事麼？」

陳小鳳道：「爹，這還是小事嗎？」

陳長庚笑道：「當然是小事！那龍玉祥縱被救走，也活不過兩個月，那有什麼關係？」

陳小鳳怔了一怔道：「原來爹已然防到了這點啦？女兒倒是白着了這麼多天急啊！」

陳長庚說道：「鳳兒，你先退開一步吧！」

忽然雙手抱着木枴，向那葉天華笑道：「可是葉兄麼？多年不見啦！」

葉天華大笑道：「陳兄，就你我的交情而言，再多年不見也不要緊，倒是袁敎主尋找兄弟，可就費了不少的心血了！」

目光轉向袁剛道：「敎主，葉某之言，可是不假？」

那袁剛哼了一聲道：「你殺了老夫寵妾之恨，三十年無日能忘，難得你今天自行送上門來，老夫與陳長庚所結之恨，可以擱下不問，但對你嗎……可決不容你活過今天！」

葉天華道：「這個……不勞閣下說明了！」他語音一頓，接道：「不過，老夫却有一個條件，要跟你談好在先！」

袁剛道：「什麼條件？」

葉天華道：「葉某殺你那位愛妾，也只有一人，你如是要報仇，也應該只找葉某一人，是麼？」

袁剛目光一閃，道：「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三十年來，老夫不是只爲一人報仇，丐帮子弟，還能有人活在世上麼？」

葉天華笑道：「如此一說，葉某倒該感謝你寬宏大量，不向丐帮下手了！」

袁剛道：「那也不必……」

葉天華不等他再往下說，立即接道：「昔年葉某誅殺石玄姑之時，只有一人，葉某妻女並不在塲，今日之事，倘是葉某不幸喪在你的手下，但望你也能應承不向葉某妻女下手！」

袁剛笑道：「那是自然！老夫豈會向婦人丫頭下手！」

但是，洗三娘和葉寒雲却同時上前一步，雖然她們沒有說話，但形態上大有與葉天華聯手一戰之勢。

葉天華雙眉一皺，低聲喝道：「三娘，你和雲兒千萬不可出手，否則，你們就是逼我要在袁剛面前自盡了！」他此言一出，洗三娘和葉寒雲全都爲之一呆。

袁剛却冷冷一笑道：「好漢子，夠資格與老夫一戰了！」

那孟飛也朗聲笑道：「不愧雷音矮叟之名，有骨氣得很！葉兄不用担心，就是你有什麼不幸，孟某負責，無人再會傷你妻女家小！」

陳長庚也大笑道：「不錯，陳某略効棉薄，嫂夫人和賢侄女，今後將是本帮嘉賓……」

葉天華大爲感激的向孟飛和陳長庚一抱拳，道：「葉某蒙兩位厚愛，雖死何憾？」話音一頓立即凝神靜氣，準備動手。

但袁剛却是看了淳于萍一眼，道：「萍兒，妳怎麼不過來？」

淳于萍忽然雙目現出淚光，尖聲道：「爹啊！女兒被葉天華女兒點了穴道，而且，五湖帮怪我救了龍師兄，要拿我治罪呢！」

袁剛皺了皺眉，向葉天華道：「這萍丫頭乃是老夫義女，葉老弟可否不要與她計較？」

葉天華笑道：「葉某怎會與她計較？不過，這事葉某可做不了主啦！」

袁剛笑道：「要問陳帮主，是麼？」

葉天華道：「不錯！」

陳長庚道：「袁剛兄不用担心，陳某不會爲難於她，如是你勝了，也許陳某要拿她跟你交換本帮叛徒龍玉祥，但如閣下敗了的話，陳某立即放她離去！」

袁剛大笑道：「這麼說，老夫的徒弟，硬是被你咬定是你帮中的叛徒了？」

陳長庚道：「龍玉祥改投本帮，充任洞庭分壇護法，自然算是本帮屬下之人了！叛帮之人，陳某怎能放過？」

袁剛略一沉吟道：「陳長庚，你說老夫敗了，你便不再要求交換，却又爲了什麼？」

陳長庚笑道：「那龍玉祥已被陳某制了穴道，如不解開，一月之內，必死無疑，但是你袁兄却有解開他被點的穴道之能，是以你如不敗，陳某必須用淳于萍交換龍玉祥，如果你敗死此處，天下已然無人再能救得了龍玉祥，陳某又何必再扣下淳于萍姑娘呢？」

袁剛大笑道：「有理！老夫同意交換便是！」

敢情，他並未想到自己會敗，而且，他顯然喜愛義女，遠勝過徒弟！話音一頓，向葉天華道：「你可以動手啦！」

葉天華深深吸了一口氣，大喝一聲道：「當心了！」

呼的一掌，當胸拍了過去！

袁剛端立不動，只舉手一揮，笑道：「雷音掌也不過爾爾！」

兩股掌力一遇，頓時發出一聲轟然大震！

坐在兩人當中的智遠大師，却是吃了不少的苦頭，只見他眉頭一皺，嘆息道：「兩位施主，你們這等凌空發掌，眞力貫注，再有十招，豈不把這名勝古塔也要震毀了麼？老衲夾在其中，生死固不可怪，但此塔總不該毀在兩位手中啊！」

陳小鳳和舒夢蝶這才明白，那智遠大師爲何坐在寶塔的當中，原來他是想以自己生死，來保全此塔！

兩人這一掌，表面上倒也不曾見出高低，只因葉天華乃是蓄意先攻，自然用的力道比較深厚，袁剛隨手一揮，便將他的掌力擋住，高低之數，內力深淺，明眼人不問可知！

智遠大師話音一落，葉天華立即笑道：「大師之意，不許咱們在此動手麼？」

智遠大師道：「正是如此！」

但袁剛忽然冷笑道：「智遠，老夫不再凌空發掌，保證不毀此塔，你大可放心便是……」

（以下轉入第九十四頁）

中篇武俠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錢老大帶着狄少青等人在大石附近搜出僵凍的屍體，除乙青道人外，還有幾個佩劍的中年人，證明他們一起進入黑谷，遭到敵人暗害，以錢老大的老江湖經驗，亦查不出用什麼暗器所害，只好帶着狄少青等人離開，來到原來的地方發現不見了帶來的兩罈酒，以爲是酒肉道士捉弄偷去，嚴娟娟發現山溝有螢螢綠光，衆人循光摸去，見一石屋內裏空無一人，發現兩罈酒在內，經過錢老大觀察之後，叫衆人在屋內歇息，自己出外巡視，狄、華、嚴三人被陷落地窟去，錢老大回來不見三人，只見酒肉道士飲了罈酒假中毒，和錢老大落地窟找尋他們……

死亡谷秘密　繼續找主因

錢老大故意裝出遲疑模樣，果然一手放下酒肉道士，然後伏下身去，在地上嗅了一陣，却沒聞到狄少青三人的氣味，却嗅出另外有兩個生人的氣味，果然朝北首那個洞窟去的，這才站起身來，再挾起酒肉道士，舉步朝右首洞窟走了進去。

× × ×

狄少青是在第二次錢老大以掌風熄去油燈之時，聽到錢老大「傳音入密」的聲音，告訴他這盞慘綠的油燈是一種毒焰，人在屋中躭久了，就會中毒昏迷，而且在暗中塞過三顆解毒藥丸，要他們故作昏迷，才能誘出對方的人來，不論遇上什麼事，非到萬不得已，不可妄動。

狄少青接過藥丸，立即分給華惜春和嚴娟娟，也以「傳音入密」分別告訴了兩人，等到燈火復明，錢老大藉故走出石屋去，三人也就及時裝作中毒昏迷，石床就此時緩緩下沉！

狄少青本來是倚着石床打盹的，因石床下沉，他背後倚不到東西，藉機翻身落到石床之上，和華惜春、嚴娟娟睡了個並頭！

華惜春、嚴娟娟終究是女孩兒家，這回給狄少青壓在他們身上，自然鬧得個手足無措，嚴娟娟急忙稍稍移開了些，才讓他睡在兩人中間。

狄少青可不敢稍動，他怕有人暗中覷看，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華兄弟，不可動。」

華惜春倒下去的時候，是側身而臥，這回正好和狄少青臉對着臉，身貼着身，一陣陣男人身上特有的强烈氣息，聞得她心頭小鹿狂跳不止，但她聽了狄大哥的話，自然不好再移動了。

這下，狄少青可樂了，他鼻中隱隱聞到華惜春吐氣如蘭的香氣，也隱隱可以聞到她少女身上的幽香，還隱隱可以感覺到她急促呼吸的時候，胸前兩堆軟綿綿的雙峯在起伏不停！

他也感到一陣心跳，連呼吸都突然急促起來，當然他更不敢稍動，石床在緩慢的下落，終於也停下來了！眼前也有了燈光。

狄少青早已在石床降落之前，看到了燈光，立即以「傳音入密」告訴華、嚴兩位姑娘，不可睜開眼睛，務必裝作昏迷模樣。

這時，忽然聽見一個男子聲音在石床前面響起，說道：「這三個小子已經全昏迷了！」

另一個道：「他們在上面躭了不少時間，就是神仙也非中毒不可。」

先前那人道：「那就裝袋吧！」

另一個人說道：「三個人如何能裝得下？」

另一個人道：「一袋可以裝兩個人，咱們分裝兩袋不就成了！」

「好！」另一個人道：「那就快些動手了。」

說話之時，兩人立即取了一個大袋，張開袋口，從石床上扶起華惜春，（她睡在最外面）裝入布袋之中，接着又抓起狄少青，（他在中間）一起塞入布袋，紮好了袋口，然後又把嚴娟娟裝入袋中，也紮起了袋口，一人一袋，揹在背上，舉步就走。

狄少青、華惜春兩個人被裝在一個布袋裏，自然身子貼緊了身子，再被他揹起，兩人身子就貼得更緊！

華惜春還是第一次和男人肌膚相貼，自然感到無比羞澀！

狄少青和華惜春臉兒相貼，身兒相偎，但此時又不好掙動，只得以「傳音入密」說道：「華兄弟，你暫時只好忍耐一些了。」

華惜春燒紅了兩頰，暗暗點了下頭。

狄少青仍以「傳音」說道：「我要在袋上弄一個小洞，往外瞧瞧，妳千萬不可動。」

他把左手緩緩從她身上提起，食指輕輕點破了一個小穴，湊着眼睛朝外看去。

華惜春一顆頭緊貼着他的臉頰，但却不敢低聲說話，仍以「傳音」附着他的耳朶問道：「狄大哥，你看到這是什麼地方了？」

狄少青道：「這是一條狹長的通道，現在已經到了通道盡頭，走進右首一個洞窟……」

他看到的只是一面，並沒瞧到迎面還有一個洞窟。

華惜春又道：「現在呢？」

狄少青道：「現在還是在一條通道中走着。」

過了沒多一會，又道：「現在又進了一個洞窟，這裏地勢寬敞了，前面已經有了燈光！」

這樣子走了好一段路，兩個漢子已經停下步來。

狄少青沒待她問，又道：「這裏好像有一道門戶……」

他「傳音入密」的話聲尚未說完，只聽揹着自己兩人的漢子已經開口了：「啓稟谷主，三人都帶來了。」

只聽裏面傳出一個嬌柔的少女聲音說道：「谷主要你們送進來。」

「是！」那漢子答應一聲，舉步跨了進去。

華惜春道：「那女子口中的谷主不知是什麼人？」

狄少青沒有回答她，只是說道：「這道門好像是大門，現在已經進入大門了，這裏像是一個大天井……」

華惜春道：「山腹之中，那會來的天井？」

狄少青道：「只是像大天井罷了，前面是一座大廳，現在我們已經走上大廳的石階，跨進廳門……」

兩個漢子把布袋從肩上放下擱到入門不遠的左首。

華惜春問道：「現在呢？」

狄少青道：「廳上燈光很亮，但他把布袋放下之後，我能看到的只是左首一塊石壁了。」

華惜春道：「你不會再弄一個小洞看看？」

「不成！」狄少青道：「目前我們尙不知虛實，不能再動了。」

他們是以「傳音入密」問答，故而那大漢放下布袋，絲毫不曾察覺。

只聽廳上響起一個蒼老聲音問道：「這袋裏是三個小後生麼？」

兩漢子回聲應「是」。

蒼老聲音又道：「把他們放出來。」

兩個漢子答應一聲，迅快的解開紮在布袋的繩子，把狄少青三人從布袋中扶出，放到地上。

狄少青趁機以「傳音入密」暗中告訴華惜春、嚴娟娟兩人，千萬不可睜開眼偷看。

只聽另一個聲音說道：「師尊，這三人如何處置呢？」

蒼老聲音含笑道：「他們是劍盟的人，據說連錦衣雙衞都吃了大虧，尋上黑谷來，必有主使之人，讓他們全來了，再作定奪。」

正說之間，只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及門而至，又有一個人的聲音在大廳門口說道：「啓稟師尊……」

蒼老的聲音道：「薛世昌，你有什麼事，進來再說。」

「是」那人口中應着是，舉步入大廳，說道：「啓稟師尊，酒肉道士他們也來了……」

蒼老聲音笑道：「他原是隨着姓錢的老偷兒一塊來的，他行蹤雖然隱秘；但如何瞞得過爲師？」

那叫薛世昌的又道：「後來他喝了半罈酒，劇毒發作，跌入石床，不知怎的，被他碰上樞紐，石床沉下，錢老大急忙跳上石床，也一起下來了。」

蒼老聲音道：「你看到酒肉道士劇毒發作了？」

薛世昌道：「是的，他全身發綠，已經毒發身死。」

蒼老聲音哼道：「這酒肉道士精通消息機關之學，大概在毒發臨死之前，開動了樞紐，好讓老偷兒找下來，嘿嘿，他找下來豈不是送死？」

剛說到這裏，只聽大門外響起兩聲叱喝之聲！

接着響起錢老大尖聲尖氣的聲音道：「咦，你們是什麼人，快快住手，別拿刀唬人了，小老兒是找你們主人來的。」

狄少青聽到錢老大的聲音，不由心中一喜。

蒼老聲音哼道：「他倒來得快，唔，叫他們讓他進來。」

只聽一個少女聲音躬身應是，蓮步細碎走近廳門，嬌聲說道：「谷主有命，讓他進來。」

狄少青心中暗道：「聽這少女的口音，大概不過十八九歲，但內功似是已有相當火候了！」

「妙極，這山腹之中，居然別有洞天，好一府邸？」

錢老大的聲音已經跨入大門，正在大天井中說話，他脚下拖着皮鞋，梯梯他他的跨上石階，又跨入大廳，忽然發現入門不遠的大廳右首地上，橫臥着三人，不禁咦了一聲，又道：「他們都在這裏，全……全中了毒……」

隨着話聲，急步走了過去。

蒼老聲音道：「老偷兒，他們還沒有死，只是昏迷不醒罷了。」

錢老大直到此時，才聞聲抬頭，看到大廳上首一把黑石雕刻，鋪着錦披的石椅上，端坐着一個一頭銀髮，綰一支羊脂白玉如意簪，濃眉如雪，紅臉闊口，頷飄白髯，身穿半截及膝黃衫，紫銅色紮脚袴的老者，目光炯炯朝他投來。

這黃衫老者身後，侍立着兩個十八九歲，眉目娟秀的紫衣少女，下首垂手站着兩個四十出頭的中年漢子，一身黑衣，狀極恭敬！

錢老大看得暗暗一怔，自己在江湖上闖蕩了幾十年，此人這副容貌，竟然從未聽人說過。

不，錢老大是什麼人？僅此一眼，不禁使他心頭驀然一怔！

這黃衫老者兩目隱射金芒，功力之深，已臻上乘境界，就是站在他下道的兩個黑衣中年漢子，面目森冷，一身黑衣之外，也隱隱透着一股冷氣，分明也練成了旁門中某種極厲害的陰功無疑！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錢老大一手放下挾在脅下的酒肉道士，和狄少青三人放在一起。

酒肉道士臉上和雙手綠色雖已不如方才那麼濃，但仍然色呈慘綠，身軀也已僵硬，一望而知已經氣絕多時。

錢老大一臉俱是驚異之色，目光投到黃衫老人臉上，不由得漸漸有了怒容，但目光左右一溜，同來的四人，已是一死三昏，又是孤掌難鳴，已覺氣餒，尖聲問道：「你老兒就是這裏的主人了？」

站在邊上的兩個黑衣中年漢子，上首一個沉喝道：「錢老大，你在師尊面前，說話敢如此無禮？」

錢老大尖聲道：「你要我小老兒怎麼說？」

他在這一瞬之間的臉上變化，自然已在黃衫老者目中，左手朝那黑衣中年漢子一抬，然後沉笑道：「老偷兒，你認識老夫是誰麼？」

「幾十年前，我錢老大是賊祖宗，現在，我叫錢老大，有錢的老大了。」

錢老大又沉着臉色，說道：「錢老大雖然不認識你老哥是誰，但只要知道你是這裏的主人就好。」

「不錯！」黃衫老者頷首道：「你只要知道老夫是這裏的主人就好。」

他不待錢老大開口，接着又說道：「可惜的是你既然有了錢，就不該再進黑谷來。」

「錢老大已經來了！」錢老大接口道：「進入黑谷，進了這山腹石府，錢老大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了。」

黃衫老者道：「那很好，你能找到這裏，很不容易，可有什麼心願？」

這話口氣不善！

錢老大聳聳肩，忽然嘻嘻笑了起來，說道：「聽你老哥的口氣，好像錢老大今晚是死定了？」

黃衫老者道：「活着進來很不容易，想活着出去，自然更難了。」

「這個小老兒清楚得很。」錢老大摸摸鼻子，說道：「不過小老兒可不比酒肉道士，他貪杯如命，終於成了酒仙，升上西天，小老兒沒喝毒酒，就是想把這條老命留在這裏，只怕還不太容易哩！」

黃衫老者拂着白髯，大笑道：「老夫看得出來，你一身修爲，大有可觀，但要你把命留下，還用不着老夫親自出手。」

錢老大奇道：「你老哥不出手，那有什麼人能要我錢老大的老命？哼，不是我錢老大吹牛，你老哥總知道錦衣雙衛冷金華、秦青雲吧！他們老兄弟，都認我做了老大，他們改稱冷老二、秦老三了。」

他這一吹，登時口沫橫飛，臉上有了得意之色。

黃衫老者點頭道：「老夫已經聽說過了。」

錢老大忽然喜形於色，說道：「你老哥也聽說了，咳，小老兒早就知道消息一經傳出江湖，就會不脛而走，武林中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這小老兒總不是吹的了。」

黃衫老者朝他微微一笑，這是笑他死到臨頭，還在窮吹，一面一指站在他下首的兩個黑衣中年漢子，徐徐說道：「他們兩個，是老夫門下的大弟子田化龍，二弟子薛世昌，他們二人之中，任何一人，都可以要你留下。」

「嘻嘻！」錢老大不由得大笑一聲道：「你老哥這是開玩笑，二位令徒有多大年紀了。」

黃衫老者道：「你可是不信麼？」

「好！」錢老大點着頭道：「小老兒頗想試試你老哥指派一個出來，讓小老兒試試看！」

黃衫老者一抬手道：「田化龍，你讓他見識見識，只是不許要他性命。」

田化龍就躬身應「是」，緩步走出，說道：「錢老大，你要如何試法？」

「慢來！」錢老大雙掌一豎，說道：「這碼子事，小老兒雖然佔了便宜，令徒不敢跟小老兒下殺手；但小老兒拚死吃河豚，萬一在令徒手下，丟了老命，所以想請教你老哥一個問題。」

黃衫老者道：「你要問什麼？」

錢老大道：「你老哥開府黑谷，深居山腹，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幹麼要毒死小老兒的搭檔酒肉道士，還把我兩個小兄弟和一個女娃都弄了來，這是爲什麼？」

「哈哈！」黃衫老者道：「問得好，凡是進入黑谷之人，都是死定，你現在明白了吧！」

說罷，左手輕輕一抬。

田化龍左掌徐徐提起，沉聲喝道：「錢老大，你小心了！」

正待舉掌劈出。

錢老大又大聲叫道：「且慢！」

田化龍不耐煩的道：「你還有什麼遺言？」

錢老大朝他嘻的笑道：「你如像沒和人動過手，連規矩都不懂。」

田化龍道：「什麼規矩？」

錢老大道：「在動手之前，咱們總得先說清楚，使用兵刃或是徒手，點到爲止，還是拚命一搏？以多少招爲限，勝負如何爲定……」

「那有這麼囉嗦？」

田化龍道：「一招不夠，兩招也就差不多了。」

錢老大聽他口氣極狂，又道：「你使什麼兵器？」

田化龍雙掌一伸，森冷笑道：「要使什麼兵器，難道我這雙手掌還不夠打發你麼？」

「夠！夠！」錢老大連連點頭，口中應着，人已後退了半步。

他自然聽得出來，這黃衫老者師徒，必然練有某種奇特功夫，不然田化龍的口氣就不會如此托大了。

他這後退半步，正是提起全身功夫，功凝雙掌的準備工作，一面說道：「錢老大那就領敎領敎你掌上功夫吧！」

隨着話聲，雙手緩緩當胸提起，目注對方，又道：「田老弟，你請發掌吧！」

田化龍早已等得不耐，聞言沉喝一聲：「那你就接掌了！」

也沒運氣作勢，右手一抬，一手朝錢老大迎面拍來。

你別看他這一掌只是隨手拍出，毫無招式可言，也沒有什麼强勁的掌風，看去並無出色之處，那知等到他掌勢出手，錢老大已經感覺不大對勁！

因爲對方掌勢才一推出，早已就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噤，那是在掌風之前，已有一股比從冰窖中吹出來的冷氣還冷過幾倍的無形氣流，當先湧了過來。

剎那之間，自己周圍已被這一團無形冷氣所包圍，掌力未接，已使人有旣寒且慄之感！

錢老大發覺不對，口中大喝一聲，右掌迅快迎着田化龍手掌劈去。

他因先已存了戒心，故而這一掌上，幾乎用上了九成力道，朝前截擊過去。

「拍」，脆響聲中，雙掌接實，錢老大陡覺對方手掌有如萬載玄冰，奇冷澈骨！不，你和他手掌這一接觸，簡直比觸電還要快，全身就感到一陣僵麻，一身血肉，一身功夫，都幾乎給凍住了，脚下不由自主連退了三步。

這下，直把錢老大驚凜得不知所云，對方只是四十出頭的人，只是黃衫老者門下首徒，只此一掌，居然就把自己震得後退了三步！

不，這一掌硬接，錢老大只覺體內奇冷無比，好像赤裸着丟進了冰窖，連呼吸都快要停住了！

他這三步，就退到了狄少青的身邊。

狄少青躺着的人，突聽耳邊響起酒肉道士，「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小兄弟注意了，這師徒三人，練有極厲害的旁門陰功，錢老大無法和他再接第二掌了，三元道士總傳了你『純陽眞氣』和『紫陽指』吧，現在我把眞力傳給你，你用『紫陽指』抵住錢老大太陽經『束骨穴』，再把眞氣傳過去。」（束骨穴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

話聲入耳，一股像洪流般的內家眞氣，從身後傳了過來。

狄少青不敢怠慢，立即運起「紫陽指」神功，右手食指中二指暗暗點上了錢老大右足「束骨穴」，一縷純陽眞氣，加上酒肉道士的內家眞氣，源源輸度過去。

錢老大被震得連退三步，心頭正感驚凜之際，耳邊就聽到酒肉道士「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喂，錢老大，咱們助你一臂之力，再接他一掌，就解決了。」

就在此時，突覺右足「束骨穴」上，傳來一股滾熱的眞氣。

他方才和田化龍對了一掌之後，就覺得全身血肉被極陰極寒的掌力凍得幾乎麻痺僵硬；但這股滾熱的氣流，却含蘊了乾天純陰之氣，侵入體內的陰寒之氣，剎那之間有如陽和解凍，消失無形。

這一段話，說來較長，其實只是錢老大和田化龍對了一掌，被震後退，狄少青暗中施展「紫陽指」，抵在他右足「束骨穴」，先後也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田化龍和他一掌接實，口中沉嘿一聲，身形倏然跟進，喝道：「錢老兒，你再接我一掌。」

揮手一掌，擊了過來。

「再接一掌，就再接一掌。」錢老大聳聳肩道：「不過我叫錢老大，不是錢老兒。」

右手當胸，緩緩迎合上去。

雙掌很快就接上了，又發出「拍」的一聲脆響！

這回錢老大站得穩如泰山，一動也不動。

田化龍和他手掌乍接，宛如印在了烙鐵之上，一股熾熱如火的純陽之氣，從掌心沿臂直上，一時不由得臉色劇變，一個人被震得登登地連退了七八步之多，站定下來，已是滿臉通紅，汗出如瀋，氣喘如牛，胸口兀是起伏不停。

要知他練的乃是極陰極寒的掌力，如何能和狄少青的玄門「純陽眞氣」抗衡？如以狄少青的功力，火候尚淺，這一記「紫陽指」，自然也傷不了他，譬如一束薪火投在冰山之上，自然也無濟於事，但加上酒肉道士輸來的眞氣，助長了「紫陽指」的威力。

何況如論修爲，錢老大本身功力，就勝過田化龍甚多，田化龍憑仗的只是他練的旁門陰功，比「玄冰掌」力還强過數倍，可以使和他對過一掌的人，全身血脈凝結，四肢僵凍，第二掌就可取人性命。

但在這第二掌上，幾乎把他二三十年苦練的陰寒眞氣，震散了大半！

端坐在上首的黃衫老者看得驚奇無比，錢老大在第一掌上，明明不是田化龍的對手，尤其自己練的「玄天掌」，集陰寒

之大成，中人必死，全身僵凍，就算練成「離火眞氣」，「三陽玄功」一類功夫，都未必能破！

錢老大縱有數十年修爲，在功力上勝過田化龍，也不可能敵得過他的徒兒一記「玄天掌」，何以在第二掌上，就能把自己徒兒的掌力震散？

（錢老大就站在狄少青身旁，狄少青兩指抵在他右足「束骨穴」，又在脚背邊上，不易被人發現，而且在錢老大第二掌發出之時，酒肉道士已暗中知會狄少青把手指收了回去，是以連黃衫老者都並沒有看出來）

黃衫老者目光一注，問道：「化龍，你如何了？」

田化龍喘着氣道：「回師尊，弟子被他震散了掌力。」

黃衫老者向身後兩名紫衣少女一擺手道：「妳們扶他進去調息。」

伺立在黃衫老者身後的兩名紫衫少女連忙答應一聲，走過去摻扶着田化龍往裏行去。

站在下首的二弟子薛世昌躬身道：「師尊，弟子去接他一掌試試。」

黃衫老者一抬手道：「你大師兄尚且不是他的對手，你也未必接得下來。」

「好說，好說！」錢老大縮縮頭，一臉得意的尖笑道：「不過你老哥也說對了。小老兒練的雖是莊稼把式，但走遍江湖，還過得去，這數十年來，也只有方才稍爲大意，就幾乎被令高徒所乘，這還是小老兒生平第一遭，嘻嘻，這叫做陰溝裏翻船，你老哥調敎出這樣一位高徒來，也値得自傲了。」

黃衫老者一雙冷電般的目光，只是注視着錢老大，點點頭道：「老夫這『玄天掌』，普天之下，能把它震散的，你錢老大倒確是第一個人。」

錢老大幌着腦袋，嘻嘻直笑，拱拱手道：「你老哥誇獎，你老哥眞是小老哥的唯一知己！」

「嘿嘿！」黃衫老者在冷笑聲中，緩緩站起身來，他坐着倒也看不出來，但這一站起，原來只是個身材奇矮的人，大概最多也不過三尺光景。

他這一站起，目光掄動之間，已然看出狄少青和酒肉道士剛好躺臥在錢老大的脚邊，心中不禁動疑，但也沒有說破，只是徐徐的道：「你能震散老夫門下『玄天掌』的掌力，老夫不覺見獵心喜，頗想試試你錢老大的功力如何？」

錢老大有恃無恐，點頭笑道：「你老哥也要試麼？」

黃衫老者說道：「不錯，你只要接得下老夫兩掌，老夫自當恭送你離開黑谷石府。」

原來這裏叫做黑谷石府！

錢老大嘻的笑道：「不成，不成，小老兒如果接得下你老哥兩掌，爲什麼還要你老哥送我離開？」

黃衫老者目中閃過一絲光芒，說道：「你能生離黑谷石府，還不滿足麼？」

「當然不滿足。」

錢老大道：「我小老兒生平第一個酒肉朋友道士，他活活的被人毒死，我就是不替他報仇，至少也要知道是誰下的毒手？你老哥又不像是使毒的人，小老哥豈可一走了之？」

黃衫老者神色微變，說道：「老夫從不使毒。」

「這就對了。」錢老大道：「所以小老兒想和你老哥打個賭，不知你老哥意下如何？」

黃衫老者問道：「你要和老夫如何賭法？」

錢老大道：「咱們就以兩掌作個賭注，小老兒如果接不下來，那就不用說了，小老兒凍成了僵屍，千年不爛，留在黑谷裏，連棺木都用不着了；但如果小老兒接下來了呢？你老哥總該有個交代吧！」

黃衫老者道：「你要老夫交代一些什麼？」

錢老大道：「交出使毒之人。」

黃衫老者臉色微微一變，說道：「老夫交不出這個人來。」

錢老大道：「難道這使毒的，不是你黑谷之人？」

黃衫老者遲疑的說道：「也可以這麼說。」

錢老大道：「既然不是你黑谷的人，你總知道他是什麼人吧？」

黃衫老者怫然道：「老夫是什麼人？老夫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

錢老大看他神色不像有假，心中更大惑不解，他明明是黑谷石府的主人，兩罈酒中隔罈下毒，明明是他黑谷中人做的手脚，他却說不知道，而且看他神情，又似有難言之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黃衫老者道：「你毋須多說，先接下老夫兩掌，再說不遲。」

錢老大道：「不成，不先講定當了，萬一小老兒接下了兩掌，你老哥豈不有了推托之詞？」

「一切等你接下老夫兩掌再說。」黃衫老者似是嫌他嚕嗦，朝前走出兩步，喝道：「錢老大，你小心了！」

喝聲出口，右手已經緩緩擧起，對着錢老大拍來。

他這一掌出手，聲勢和田化龍就大大的不同，掌勢才發，整座大廳登時漾起了一片凜烈無比的寒鋒，如果大廳上是一個水池的話，大概立可凝結成冰了！

在這一瞬間，酒肉道士已把眞氣暗暗輸給了狄少青，狄少青也立即運起「紫陽指」，以食中二指抵住了錢老大的右足「束骨穴」上，把功力輸送過去。

錢老大怕躺在地上的兩個女孩子熬耐不住如此奇冷澈骨的寒氣，口中嘻嘻一笑，說道：「好冷，來得好！」

兩足站了個不丁不八之勢，右手直豎，一掌推了出去。

雙掌乍接，發出蓬然一聲震，黃衫老者一件及膝長衫給錢老大掌風吹得獵獵飛揚，脚下不由自主往後連退了兩步！

一時只見他白髮、白髯拂拂自動，一張紅潤的臉上，也不禁變了顏色，目注錢老大，駭異的道：「你這一掌，大概也只有老夫接得下來了。」

錢老大因有酒肉道士和狄少青輸來的眞氣，這一掌接得十分輕鬆，得意的聳聳肩，尖笑道：「那自然，那自然！」

黃衫老者哼道：「你這一掌上，少說

有一百數十年的功力，普天之下，也只有老夫的『玄天掌』，以『玄冰掌』數倍的功力，方能接得下來，老夫沒有一百數十年的功力，你錢老大也未必會有，那是只有能人在暗中相助於你了。」

他雖懷疑狄少青暗中相助（因狄少青就躺在錢老大脚下），但在錢老大右掌推出之時，他不敢分心，目光只是緊注在錢老大的手上，要看看他使的究竟是何種功夫，能夠破去他徒兒的「玄天掌」。因此仍然沒法看到狄少青兩指抵在錢老大的脚上。

二則狄少青不過是二十出頭的人，也斷無如此功力，才懷疑另有能人在暗中相助。

錢老大聳聳肩，大笑道：「能人當然有，光憑小老兒一個人，如何接得下你老哥一掌？」

他因這黃衫老者「玄天掌」縱然奇寒澈骨，厲害非常，但它不足爲懼，狄少青就不用再裝作下去了。

黃衫老者雙目金芒閃動，問道：「那是什麼人？」

錢老大笑道：「小老兒是錢老大，跟隨小老兒來的，自然是老二、老三了。」

說到這裏，嘻嘻笑道：「小兄弟，你們起來吧，不用再裝了。」

狄少青、華惜春、嚴娟娟聽到錢老大的招呼，三人同時一躍而起，站了起來。

黃衫老者目光閃動，奇道：「他們都沒有中毒？」

錢老大笑道：「他們要是中毒，還能跳得起來麼？」

黃衫老者忽然搖搖頭道：「這三位年輕人，縱然內功已有相當根底，但就算他們合起來，也未必擋得住老夫一記『玄天掌』。」

他話聲才落，只聽酒肉道士道：「難道我道士不是人？」

隨着話聲，一個人從地上突然直立起來，他頭臉、手足，依然顏色慘綠，看去極爲可怖！

黃衫老者駭然動容，說道：「你沒中毒？」

酒肉道士一臉慘綠，厲笑道：「你看我有沒有中毒？」

他若是不中毒，爲何會全身發綠？

黃衫老者憬然道：「你有解藥？」

「有解藥？」酒肉道士嘰嘰尖笑道：「我道士不會變成這個模樣？」

他臉上本已慘綠可怕，他又裝作出這嘰嘰笑聲，有如鬼哭一般，更令人聽得毛髮直豎！

嚴娟娟忍不住拉了華惜春的手，心頭直是發毛。

華惜春悄聲道：「道士哥哥這是故意唬人的。」

「你……」黃衫老者道：「你至少沒有中毒而死！」

酒肉道士淒厲的笑道：「我酒肉道士如何會中毒而死？哈哈！會死，我就不喝那罈酒了。」

話聲出口，忽然一張嘴，只見從他口中噴出一道匹練般的黃光，直射出一丈多遠！

那道匹練，不用說，是他喝下去的酒了。

噴出來的酒就像瀑布一樣，源源不絕，落到大廳中間的地上，洒洒有聲，同時也冒起了一股綠烟！

酒肉道士大袖一揮，打出一團勁風，把綠烟送出廳外！

但聽廳外「咕咚」連响，站在廳外的兩個漢子，同時撲倒地上，一動不動！

酒肉道士目光一注，口中連聲說道：「善哉！善哉！道士沒想到廳外有人，這筆帳，只好記到酒肉道士頭上了。」

大家擧目看去，那是剛才用布袋揹着狄少青等三人進來的兩個漢子，聞到那股綠烟，業已中毒死去。

同時也看到大廳中間本來打磨得十分光亮的石面，被酒肉道士噴出來的酒泉洒落地上，登時斑斑點點，像被烈火灼過一般，毒性之烈，令人咋舌！

酒肉道士緩緩吁口氣道：「好厲害的東西！」

黃衫老者看了他一眼，說道：「道兄能把喝下的毒酒，以上乘內功逼住，全部吐出，足見功力深厚，曠世無儔，但道兄只喝下毒酒，到此刻少說也有一刻工夫以上，何况此酒，只要一滴入口，毒性即可散發全身，道兄雖能把酒吐出，但劇毒業已散開，只怕……」

他忽然住口不言。

「只怕什麼？」酒肉道士雙目一睜、目中綠光四射，厲笑道：「我道士難保一命？哈哈哈！」

笑聲悠長，如同鳳鳴，歷久不絕！

黃衫老者目光緊注着他，緩緩說道：「至少道兄……」

酒肉道士沒待他說下去，就搶着道：「至少我道士還全身發綠，散開的劇毒並未稍減，對不！」

他雙袖一捲，露出兩條骨瘦如柴，綠得發光的手臂，朝黃衫老者嘻嘻一笑道：「這個容易……」

話聲出口，只見他緩緩吸了口氣，臉上綠氣，忽然大盛，連他花白的頭髮都變成了翠綠！

接著又緩緩呼氣，他這口氣也特別悠長，隨着他呼氣，本來翠綠的頭髮，緩緩從梢而根，再由髮際而前額，而臉頰，而下巴，綠色逐漸下降，恢復了平常的模樣來！

接着由頭頸而下，露出大袖的兩條手臂，綠色也由手指手腕，而肘、而臂，一步步的縮退，轉眼工夫，兩條手臂的綠色也全退光了。

大家自然知道，他全身慘綠之色，正在隨着他這口氣，逐漸下降！

酒肉道士用雙手撩起褲管來，露出一雙一高一低的小腿（他右足已跛），綠色果然正在急速下降，由膝而腿，漸漸由脚背往下，綠色全數消失：在場之人，都是行家，自然知道那一定是從「湧泉穴」逼出體外了（他赤着雙脚）。

這下子直看得狄少青等人暗暗驚凜不止。

黃衫老者也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同樣感到無比驚凜，臉上不期閃過一絲喜色！

酒肉道士一笑道：「如何？區區毒酒，害得死道爺麼？」

他的雙脚一提，身子移開了一步，大家才看清楚，方才他的雙足踏過的地面，竟然留下了兩個手指粗細的洞穴。

大概是他以上乘內功把劇毒從「湧泉穴」逼出，他同時運氣把逼出的劇毒，送入地底去了！

錢老大臉上有了得意之色，幌着腦袋，嘻嘻一笑道：「怎麼樣！我錢老大的朋友不錯吧？」

黃衫老者沒有作聲，急急退回上首他那張寶座（黑石雕刻的太師椅），一屁股坐下，右手輕輕一按！

但聽「砰」然一聲巨響，大廳前四扇石廳門，同時自動闔了起來。

狄少青、華惜春看他自然關起大廳門戶，不覺抬手掣劍，「嗆」「嗆」兩聲，長劍各自出鞘！

那黃衫老者的二弟子薛世昌忽神色一變，一隻右手也迅速提了起來，當胸直立，大有出手之意。

錢老大連忙搖手道：「小兄弟，不忙，不忙，這位老兄並不是惡意，也不是想把咱們全數留在這裏哩！」

黃衫老者已經站起身來，聞言說道：「錢老哥怎知老夫並無惡意？」

錢老大聳聳肩道：「鑑貌辨色，是小兄弟的拿手傑作，你老哥臉上方才閃過的是一絲喜色，不是戾色，自然不會有惡意了。」

黃衫老者道：「那麼錢老哥可知老夫爲什麼要闔上廳門呢？」

錢老大嘻嘻的笑道：「這大概是機不可洩吧？」

「哈哈！」黃衫老者大笑一聲道：「錢老哥高見，佩服，佩服！」

錢老大得意的道：「那裏、那裏！」

黃衫老者朝酒肉道士、錢老大二人拱拱手道：「道兄、錢老哥，請坐下來談如何？」

錢老大聳聳肩，說道：「酒肉道士，看來咱們打出交情來了。」

說完，當先像猴子一般，走了過去，在一張黑石雕的太師椅上坐了下來，用手就拍拍身旁石椅，叫道：「小兄弟，來、來，咱們先坐下來再說。」

酒肉道士在石椅上落坐，狄少青、華惜春，收起長劍，和嚴娟娟一同跟着過去，大家都坐下來了。

黃衫老者一揮手道：「這裏沒事了，你們都下去吧！」

薛世昌和兩名紫衣少女聞言躬身一禮，退到後面去了。

黃衫老者拱拱手道：「老朽古崇智，二位老哥總聽人說過賤名吧？」

「啊！啊！」錢老大兩顆豆眼神光連閃，聳着肩笑道：「北海玄陰叟，小老兒早就應該想到是你老哥了，只是……只是你老哥二十年前就行歸道山，却沒想到你老哥還活得好好的。」

玄陰叟古崇智微喟道：「二十年前若是眞的死了就好，至少不用困居地室，終年看不到天光了。」

這話聽得錢老大不由暗暗一怔，忖道：「聽他口氣，似乎另有原因了！」

一面故意嘻嘻的笑道：「你老哥當了黑谷谷主，住在這裏，悠哉遊哉，還不是好麼？」

玄陰叟微微搖頭道：「一言難盡，老朽是受人脅逼，才充當此間谷主的。」

錢老大驚奇的道：「你老哥昔年就威震北海，名動武林，一身修爲，無人能敵，還有誰敢脅逼老哥？」

玄陰叟嘆了口氣道：「虛名誤人，老朽就是因爲在武林中薄具虛名，才被歹徒利用……」

錢老大訝然道：「你老哥說的是什麼人呢？」

「不知道？」玄陰叟道：「二十年前，老朽爲了精研『玄天掌』，閉關達十年之久，外人不知原委，遂訛傳老朽已死，十年前，老朽啓關之日，就接到一份聘書，和相當重的一份禮物……」

「慢點！」錢老大問道：「這是什麼人送來的呢？」

玄陰叟道：「送禮來的是一個家人模樣的人。」

錢老大問道：「這人聘你老哥担任什麼呢？」

玄陰叟道：「黑谷谷主。」

錢老大搖搖頭，說道：「你老哥就這樣來當了黑谷谷主？」

「不！」玄陰叟說道：「老朽是中了毒。」

錢老大說道：「那是在聘書上做了手脚。」

「不！」玄陰叟道：「此人狡猾之極，聘書上倒沒有毒，他把劇毒暗置在送來的那份厚禮之中……」

錢老大笑道：「可見厚禮是不好收的了！」

玄陰叟道：「他這份厚禮之中，有明珠百顆，每顆都晶瑩光潤，還有綠玉如意和紅珊湖，都是價値連城之物，老朽根本不知他把劇毒附在什麼東西上面，檢視了禮物，覺得此人以厚禮聘老朽担任黑谷谷主，必有原因，詢問來人，禮物送到，業已離去，這就吩咐門人弟子急去把送禮的人追回來，原物退還，却發現氣機微感有異……」

錢老大問道：「有沒有追上呢？」

玄陰叟道：「追上了，那是老朽門下弟子薛世昌在五里外找到的，那送禮之人已經中毒倒斃路旁。」

錢老大又問道：「你老哥中的是什麼毒呢？」

玄陰叟道：「老朽發覺氣機有異，立即運氣檢查，那知不運氣還好，這一運氣，竟然全身呈青綠，和張道兄方才情形頗相似。」

「不同！不同。」酒肉道士一直沒有開口，這時連連搖頭笑道：「你谷主是眞的中毒，我道士其實並未中毒。」

玄陰叟問道：「道兄如何會沒有中毒呢？」

「說穿了一錢不値。」

酒肉道士咧嘴笑道：「你事先並不知道禮物之上，附了劇毒，心中毫無準備，等毒發了才知道，我道士可早就知道酒中有毒，因此喝下酒去，就把劇毒引到了皮膚表層。不使它進入內腑，因此這樣看起來與中毒無異，其實劇毒只在表皮上，這戲法原是做給你看的，却不道你老哥竟然

不是下毒的正主兒。」

他這番話，聽來似乎很簡單，但要把劇毒隔絕在表層，不使侵入內腑，又談何容易？若非內功已臻上乘境界，有誰能辦得到？

玄陰叟還沒開口說下去，錢老大已經接口道：「人家正事還沒說完，你打什麼岔？」

酒肉道士盯着眼，道：「我幾時打岔了？」

錢老大朝玄陰叟道：「還是你老哥再說下去。」

玄陰叟道：「那時老朽但覺內腑絞痛，汗出如瀋，全身也隨着顫抖不已，任你內功精純，也敵不住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老朽兩個小徒看得大驚失色，無法可施，門口適時有人送來一封信，信中附有解藥一粒，聲言服下解藥可保十日無事，但在十日之內，必順趕來黑谷，始可取得第二粒解藥。」

錢老大道：「這送信的人呢？是不是也中毒死了？」

「不錯。」玄陰叟道：「此人送到信，就在老朽門前中毒倒斃了。」

錢老大道：「你老哥依限趕來，就取到了第二顆解藥？」

「是的。」玄陰叟道：「他在信上盡有詳圖，老朽按圖索驥，順利到達黑谷石府，在這張長案上，又發現了一封信，和三粒解藥。」

錢老大道：「這三粒解藥，每粒可維持十天，那是給了你一個月安靜，但却並不是眞正的解藥。」

玄陰叟道：「錢老哥說的完全正確，要是眞正的解藥，老朽又何用在此就上十年？」

錢老大道：「這人要老哥担任黑谷谷主，可有什麼任務交代老哥呢？」

「自然有了。」玄陰叟道：「那是四個字：『入谷者死』。」

錢老大道：「由你老哥給他看守門戶，武林中自然無人能入谷一步了，哦，這十年來，老哥一直沒查出這主使的人是誰麼？」

玄陰叟道：「據老朽推想，此人可能也住在這黑谷石府之中。」

錢老大說道：「你老哥認爲他住在那裏？」

玄陰叟道：「你們進來之時，不是發現另一個岔道麼？」

錢老大道：「你老哥沒進去看過？」

「老朽在這裏一住十年，自然進去過了。」

玄陰叟道：「那還是十年前的事，老朽初來石府，不是發現長案上有一封信麼，信中就警告老朽，我的責任是巡視黑谷，不准有外人進入，黑谷之內全歸老朽負責，但只有一石窖，不准老朽進去窺探，否則必有奇禍……」

錢老大又問道：「你老哥可曾罹了奇禍？」

玄陰叟苦笑道：「他不讓老朽進去，老朽更非進去看看不可，當時由老朽爲首，兩個小徒在後，進入十數丈之後，也和這裏相差彷彿，有一道大石壁擋住去路，壁下有兩扇石門，却是緊緊閉着。老朽發現石門前端端正正放着一個信封……」

錢老大道：「是他警告你的信？」

玄陰叟微微搖頭，說道：「信封上就寫着：『黑谷谷主親拆』字樣，老朽打開信封，裏面大意是說，石窟之中，均有劇毒，老朽師徒不該擅入，老朽所服藥，至此已失去效用，信中還附了三粒解藥，要咱們速退，所幸並未進入石門，如果進入石門，就可立即送命，老朽看完信，回頭朝兩個小徒看去，果然業已全身是青綠，連老朽的雙手，也已漸成綠色，心知不假，只得服下解藥，廢然而返。」

錢老大望望酒肉道士，問道：「喂，酒肉道士，你想不想得出來，這人會是誰？唔，江湖上用毒最厲害的是什麼人？」

酒肉道士說道：「憑空怎麼想得出來？江湖上毒藥暗器最厲害的莫過於四川唐門……」

錢老大道：「這還用你說？」

酒肉道士道：「用毒最厲害的人？你……你說呢？」

錢老大思索着道：「四十年前有一個人稱毒鷹的西門康，據說他善於用毒，自認爲天下無雙，有一次找上四川唐家，把唐家莊一百多人全毒翻了，但他在跨出唐家大門之時，才發現自己也中了唐家的暗器，這暗器是一支綉花針，只釘在他髮際，他跨出門就已感到全身麻木，急忙服用所携帶的解毒藥物，依然無法解毒，最後還是送他出來的唐家老莊主親自喂了他一顆解藥，才算無事，他也留下了解藥，負愧而去，這人後來就沒有消息了。」

「誰說沒有消息？」酒肉道士道：「據說他後來拐走了唐老莊主一個堂房侄女，才眞的沒有消息了。」

錢老大說道：「除了他，還有別的人麼？」

酒肉道士道：「好像沒有了，江湖上會使毒的人，何止千百，但像樣的，可數不出第二個來了。」

錢老大又問道：「那麼會不會就是此人？」

酒肉道士道：「這個我如何知道？」

錢老大說道：「要知道還不是很簡單麼？」

酒肉道士聳着肩笑道：「你要道爺進去瞧瞧？這可不幹，道爺我已經服過一次毒，裝過一次假死，第二次我不幹了，這眞會毒死人的！」

錢老大道：「他裏面可能還有更好的窖藏毒酒，你也不想喝了。」

「不喝了。」酒肉道士搖着頭道：「一之爲甚，其可再乎？」

錢老大道：「好，你不去我錢老大去，咱們是朋友，總不錯吧？」

酒肉道士道：「咱們是酒肉朋友，那沒錯。」

「是朋友就好！」

錢老大接着道：「我進去了，中毒死了，你總要去收我錢老大的屍吧？」

酒肉道士聳聳肩，笑道：「那要等你死了再說。」

玄陰叟看他們兩人抬起槓來，微微一笑，說道：「二位功力深厚，也許全已修到了劇毒不侵的境界。」

「沒有，沒有……」錢老大連連搖頭

道：「不過，小老兒辦法是有，可以進得去，但眞要面對面遇上會使毒的人，那就沒法了。」

酒肉道士道：「你有辦法，咱們就進去瞧瞧。」

玄陰叟道：「二位要進去，老朽也算上一份，十年來，老朽等於被幽囚在黑谷之中，也頗想去找這個人，總不成老死於此。」

「這樣就好！」錢老大欣然站起身道：「說走就走，大夥去見見識見識。」

玄陰叟看了狄少青三人一眼，說道：「這三位老弟最好還是留在此地。」

狄少青道：「在下既然來至此地，自然也要追隨兩位老哥哥進去的了。」

華惜春接口道：「狄大哥說得是，我們要去就一起去。」

嚴娟娟道：「老人家，我也要去。」

錢老大望望他們嘻的笑道：「好像那裏有金銀財寶似的，大家都搶着要去，見者有份，你們要去，自然沒人攔得住你們，只是大家要好好合計合計才行。」

酒肉道士道：「合計個屁，你把解毒丹拿出來，分給大家，不就結了？」

玄陰叟目中神光閃動，奇道：「錢老哥有解毒丹？」

錢老大聳聳肩，似乎有些捨不得，停了停才道：「有是有，這解毒丹只有一小樽，得來可不易，那可是大內珍藏之物，據說還是雍正老兒怕被人下毒，召集武林中八個鼎鼎大名的用毒名家，交出家傳解毒秘方，再集合了十幾位名醫，研製出來的，能解天下奇毒，後來雍正老兒翹了辮子，這樽藥就收藏內府，幾十年來，從沒有人動過，是小老兒年輕時逛大內去順手牽羊帶出來的，這東西普天之下，已經只有一樽，乃是希世之寶……」

玄陰叟喜道：「錢老哥有此解藥，不知可否賜我幾粒？」

錢老大吐吐舌頭，笑道：「幾粒？你老哥眞是獅子大開口，每人只要服用三粒，天下奇毒，無不立解，只是你老哥是不是眞心和咱們合作……」

玄陰叟說道：「老朽十年來形同幽囚，倘若錢老哥賜我解藥，老朽無不惟命是從。」

錢老大點頭道：「你玄陰老兒說的話，一諾千金，我自然信得過……」

他從身邊取出一個小樽，傾了三顆藥丸，隨手遞過。

玄陰叟十分感激的接到手上，立即送入口中，吞了下去。

錢老大又分給狄少青、華惜春、嚴娟娟三人，每人兩顆，說道：「你們方才已經服過一顆，再服兩顆就夠了。」

一面抬頭朝酒肉道士笑了笑道：「你呢？要不要？」

酒肉道士大笑道：「我道士暫時還不想服用解藥，如果眞的中了毒，快要死了，你再餵我不遲。」

玄陰叟心知酒肉道士練的玄門內功，寒暑不侵，劇毒不染，心中不禁暗暗慚愧，自己練了幾十年玄冰眞氣，自以爲天下無人能敵，但究是練的旁門之學，不能和人家比了！

過了盞茶功夫，玄陰叟默運玄功，果然覺得體內奇毒很快消失，心中不禁大喜，說道：「錢老哥這解毒藥果然神效無比，老朽兩個小徒，也身中奇毒，可否再賜六顆解藥，老朽感激不盡。」

錢老大笑道：「你兩個令徒，大有用處，自然也要一併解了毒才行。」

當下隨即傾出了六顆藥丸，送與玄陰叟。

玄陰叟輕輕擊了一掌，一名紫衣少女聞聲趨出，玄陰叟把藥丸交給了她，要田化龍、薛世昌二人吞服，紫衣少女躬身而退。

不多一回，田化龍、薛世昌相偕走出來。

玄陰叟一指錢老大，向他們說道：「解毒藥丸，是錢前輩所賜，你們還不過去拜謝？」

錢老大連連搖手道：「不用謝，不用謝，二位只要帮我做件事就好。」

田化龍、薛世昌一齊躬身道：「但憑錢前輩吩咐。」

錢老大笑道：「那就跟我走。」

玄陰叟朝兩名紫衣少女吩咐道：「妳們兩個留在這裏，不用跟老夫去了，遇有外人侵入，只管使用『玄冰針』，不用顧忌。」

兩名紫衣少女躬身領命。

玄陰叟一按坐椅樞紐，四扇廳門立即敞開，玄陰叟抬抬手道：「張道兄，錢老哥請。」

大家走出大廳，越過大天井，跨出大門，玄陰叟仰天笑道：「十年幽囚，老夫還以爲死於此，今天總算恢復自由了。」

說到這裏，回身一抱拳道：「老朽給諸位帶路。」

大步朝通道行去，不消多時，便已走出通道窟窿。

此處正是兩個窟窿的交叉處，（他們是從北首窟窿走出來的，另一個窟窿是在西道），玄陰叟回頭道：「從此處進去，就是那廝的巢穴了。」

他也不和大家客氣，當先朝西道窟窿走入。

酒肉道士、錢老大、狄少青等人也相繼跟入。

這條通道和北首那一條差不多，深入十數丈之後，地勢漸寬，等出了通道，已是一片十餘丈方廣的大窟，迎面有一座大石壁，擋住了去路，壁下有兩扇石門，緊緊閉着，這和玄陰叟住的洞府也是一模一樣！

玄陰叟清癯的臉上，陡現怒容，狂笑一聲道：「老夫十年前到了此地，不曾見到主人，十年後又重來此地，今天非見見石窟中的主人不可了。」

他也不去叩門，話聲一落，右手揚處，一掌劈了出去。

他這一掌含蘊了「玄天掌」力，看去雖是隨手一揮，但聽「砰」然一聲，那厚重的石門頓被震得豁然開啓，兩邊石壁，被掌風掃過，便凝結了一層厚厚的冰霜！

石門洞開，裏面的情形，也和玄陰叟的住處頗相彷彿，敢情當初開闢這兩處石室的人，以同一圖樣，開鑿了兩座山腹洞府。

這大門之內，同樣是一座寬敞的天井

（山腹之中，當然沒有天井，只是像天井而已），迎面石欄、石階、三楹大廳，只是一片漆黑，不見燈光！

玄陰叟以掌力劈開大門，脚下一停，回身朝兩個門人吩咐道：「化龍、世昌，你們留在這裏，不論何人，凡要進入或是出去，只管用『玄天掌』把他擊斃，不要留情。」

田化龍、薛世昌躬身領命。

錢老大笑道：「我要你們做的，也就是這件事了。」

玄陰叟話聲一落，就倏地回過身去，洪聲喝叫道：「裏面的人聽着，老夫又來了，速要你們主人出來，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只聽從裏面傳出一個陰森的聲音尖笑道：「古谷主如是一人來訪，兄弟自是竭誠歡迎，但古谷主竟然勾結外人，帶了人來，豈非太不夠意思了。」

玄陰叟怒聲道：「爾是何人，怎不出來和老夫見面？」

那陰森聲音大笑道：「諸位既然找來了，兄弟就在廳上恭候，古谷主怎不請他們進來到廳奉茶！」

玄陰叟怒笑道：「就算你有什麼詭計，老夫何懼之有？」

說完果然大踏步走了進去。

錢老大叫道：「你這裏黑漆漆的，豈是待客之道？」

那陰森聲音笑道：「老偷兒，你也怕黑麼？好，你們給我點起燈來！」

他話聲甫落，綠光閃動，大天井上登時亮起慘慘的四盞宮燈！

這時大家正好走到天井中央，只見大廳前面的一排走廊上，也同時綠光一閃，點起了四盞宮燈，接着大廳上也綠光大盛，正中間懸掛了一盞慘綠的蓮花燈。

不過一瞬之間，綠光慘慘，燈光通亮，只是照得人鬚眉俱綠，看去更覺得陰森，充滿了鬼氣。

大廳中間，站着一個一身綠袍的頎長人影，呵呵笑道：「諸位現在可以進來了吧？」

廳中除了此人，不曾再見第二個人。

玄陰叟走在前面，也不知和酒肉道士、錢老大二人客氣，到了這種地方，生死一綫，當然不好再謙讓了，但酒肉道士和錢老大也並不讓他一個人走在前面，三人幾乎是並肩跨上石階，並肩進入大廳。狄少青、華惜春、嚴娟娟則隨在三人身後而入。

那綠袍人雙目綠光如電，只是注視着他們從大天井進入大廳，臉上不期飛過一絲異色，似乎對六人能安然無恙越過大天井，感到十分驚奇！

現在大家都看清楚了，這綠袍人年約五旬左右，雙顴高聳，雙目深凹，射出熌熌綠光，頷下留着黑鬚，臉上似笑非笑，顯得極爲深沉！

這人連久走江湖的錢老大，也沒有見過。

那綠袍老人目光從玄陰叟、酒肉道士、錢老大三人的身上，緩緩移到狄少青的身上，頷首說道：「這位大概就是狄兄弟了？」

狄少青聽得一怔，暗道：「他如何認識我的呢？」

一面說道：「不錯，在下正是狄少青，閣下居然認識在下？」

「哈哈！」綠袍人大笑一聲道：「很好！」接着一擺手道：「諸位請坐。」

玄陰叟道：「咱們不是作客來的，閣下毋須客氣，還是報報你的名號也讓大家知道你是誰？」

綠袍人陰森一笑，緩緩說道：「古谷主但請放心，諸位已經經過甬道，穿行天井，進了大廳之上，已經安全了，兄弟這大廳上，是絲毫沒有毒的了，諸位但請坐下來再說。」

只要聽他口氣，可見那甬道和大天井上，就佈有劇毒了。

酒肉道士大笑道：「坐就坐，閣下最好先叫人送一罈毒酒來，讓我道士過過癮再說。」

隨着話聲，果然在一張石椅上坐下。

綠袍人大笑道：「張道兄說得是，來人哪，快給這位道長送一罈酒來。」

他話聲甫落，只聽有人嬌「唷」一聲，接着但見一個綠衣使女捧着一罈酒送上來。

酒肉道士也不管身入毒窟，一手擊開罈泥封，捧着就喝。

錢老大道：「閣下還沒說出你的名號來呢，咱們該如何稱呼你才好？」

綠袍人微微一笑道：「兄弟賤名，諸位就是猜也可以猜得到了。」

玄陰叟道：「你就是西門康？」

毒鷹西門康，早在四十年前就也用毒出名，如果那時他是二十出頭的人，如今該有六十多了，但武林中人，從容貌上是看不出年齡來的。

「哈哈！」綠袍人得意的大笑一聲道：「古老哥說得沒錯，兄弟正是毒鷹西門康，難得武林朋友居然還沒忘記兄弟！」

玄陰叟也大笑一聲道：「如此很好，老夫總算找到主兒了！」

毒鷹西門康目注玄陰叟，問道：「古老哥找兄弟何事？」

玄陰叟沉哼道：「難道老夫不應該找你！」

西門康哦了一聲道：「古老哥……」

玄陰叟沉喝道：「你在老夫身上下毒，究是爲了什麼？」

西門康道：「兄弟十年前發現這座黑谷山後，有兩座石府，敦聘你老哥來担任谷主，乃是借重古老哥，並無別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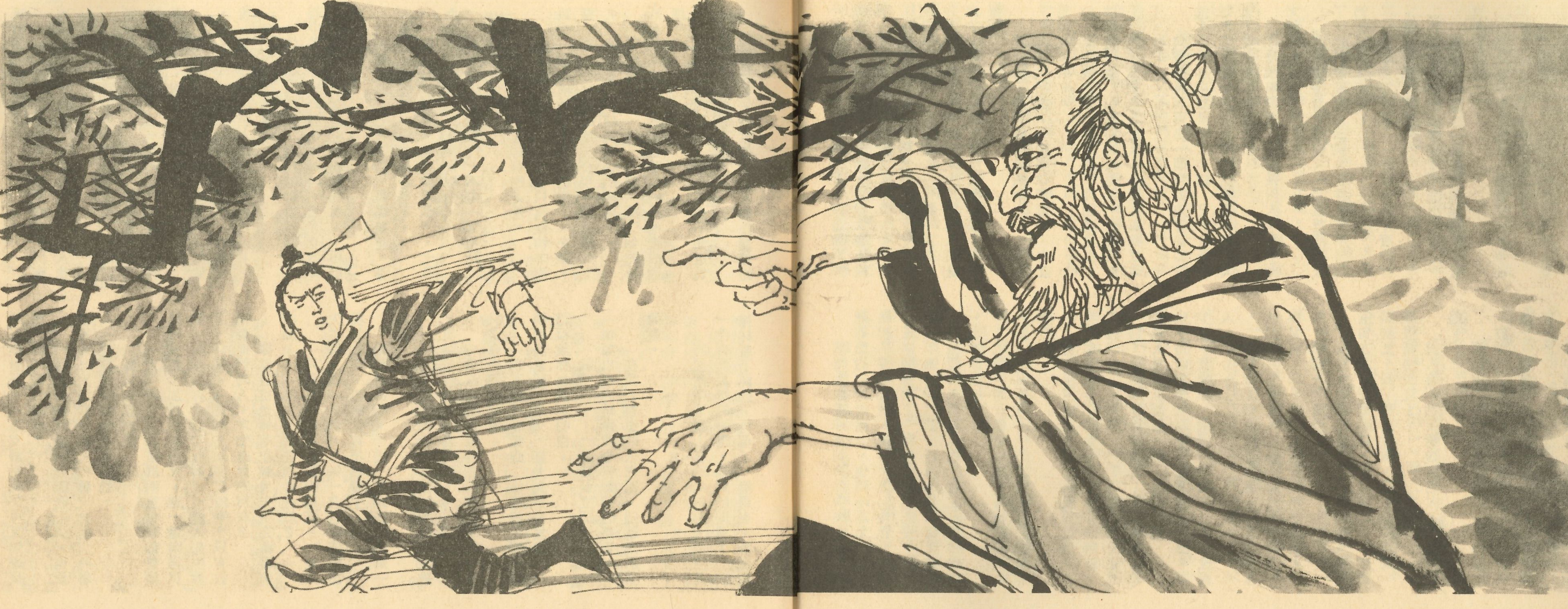
「說得好！」玄陰叟道：「老夫形同幽囚，困居黑谷十年，這筆帳你說該如何算法？」

「哈哈！」西門康大笑一聲，舉手拍了兩掌，只見兩名綠衣使女抬着一隻朱漆木箱走上大廳，放到中間，就躬身退下。

西門康隨手揭開箱蓋，上面是一個信封，下面則是一箱珠寶，寶光細軟，看去都是價値連城之物！他伸手取過信封，打了開來，裏面是三顆色呈碧綠的藥丸。

一面抬目說道：「這是給古老哥賢師徒準備的解毒丸，可解去賢師徒身中奇毒，這箱珠寶，大概可値萬両黃金，是補償古老哥十年來屈居石府的不恭之敬，還望古老哥笑納才好。」

（未完・三十）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子被猿長老困在桃花山上，滿山都是猴子，千方百計想逃出來，却逃不出猿長老的長籐軟鞭手裏，只有和他硬拚，那猿長老原來有一個怪癖，捉到生人，一定要和人過招，江湖上黑白二道都避之則吉，見到了這座猴子山，都繞道而過，不敢招惹，因爲他的大聖神功相當了得，如果被他纏上，一定弄到筋疲力盡，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他目的就是較技玩耍，使人難於應付，小子三番四次和他鬥技，都逃不出這座「花菓山」，在石屋內也見到雲飛揚亦被困住，雲飛揚因傷未癒，故未能用天蠶功將猿長老打倒，被困在此山……

難查二仙死　論劍發請箋

醫仙顯然是意料中，反手一拳正中那個老人的胸膛，將他打翻在棺材內。

「你們看到了。」醫仙再一拳，那個老人從棺材內甫彈起來又給他打翻。

毒仙藥仙也這才留意到老人的眼神，老人的眼神非獨回恢了光采，而且光亮得令人寒心，完全就不像是人的眼神，倒眞的與野獸接近。

他倒下立即掙扎着又要爬起來。

毒仙奇怪道：「他好像完全不覺痛苦。」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醫仙打了一個寒噤。

藥仙接問：「他這樣急着爬起來幹什麼？」

醫仙苦笑。「你不動，吃他一頓拳脚便清楚了。」

「是要跟人打架。」

「是要殺人！」醫仙雙手將棺蓋抄起來，送到棺材上，半身一縮，隨即坐了上去。棺材內立時傳出一陣陣瘋狂的吼擊聲，醫仙歎息着。「這個老人並未學武功，否則現在只怕夠我們麻煩的了。」

藥仙不由頷首。「我完全同意，這種續命金丹還是到此爲止，不要再製造了。」

「這個老人怎樣處置？」毒仙苦笑着問。

醫仙亦苦笑。「除了將他殺掉我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殺掉？」毒仙打了一個「哈哈」。「天下間我看沒有比這個更可笑的了。」

醫仙只有苦笑。

× × ×

鍾大先生徐廷封來到這間石屋子是三個時辰後的事情，一路上他們也趕得頗急，唯恐錯過了藥、醫、毒三仙的精采較量。

看見平台蒼松下石几上的那兩個小玉杯，鍾大先生便知道到底還是趕不及，可是怎也想不到事情的變化還在他意料之外。

他原以爲三仙這一次較量必然又沒有結果，即使有，也不會再出什麼禍事來，那知道還未踏入石屋子便已嗅到血腥味，入內一看，更驚見屋中的陳設碎的碎，破的破，藥仙毒仙一身血污，橫屍地上。

鍾大先生變了面色，撲前一探毒仙的鼻息，更加吃驚，徐廷封那邊亦已迅速的檢視了藥仙一遍，看見鍾大先生望來，搖頭一聲歎息。

他不說鍾大先生亦知道藥仙必然與毒仙一樣，經已氣絕身亡。

「是那一個下的毒手？」鍾大先生看不出。

「總不成是較量下來，變成這樣。」徐廷封四顧一遍，神色更加詫異。

鍾大先生搖頭。「他們三個情同手足，這種較量又不是第一次，十五年下來，都是好好的，又怎會弄出人命？」

徐廷封沉吟着。「弟子也是這樣想，奇怪的就是不見醫仙，只見毒、藥二仙。」

鍾大先生目光一轉。「看看那邊的棺材？」

棺材仍蓋着，打開一看，只見一個老人仰臥在那裏，眉心插着一枝光芒耀目令人寒心的銀針。

徐廷封立即道：「不是醫仙。」

鍾大先生探頭看一眼，也不認識。「這個到底是什麼人？」

徐廷封手一探，嚷起來。「他還有氣息。」

「不可能，這支銀針正中眉心要穴，難道他竟然還能夠活下來？」鍾大先生正在奇怪，那個老人已經掙扎着在棺材裏爬起來。

「問他——」徐廷封伸手抓着那個人的肩膀。「也許他知道發生了什麼。」

語聲未已，那個老人已伸手抓向他的咽喉，徐廷封揮手撥開，喝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老人伸手又抓來，徐廷封伸手再撥開，老人竟然張口咬向他的手，鍾大先生看在眼內，脫口一聲：「他的神智有問題。」

徐廷封應聲：「看來就是了。」讓開了老人那一咬，雙掌接一套一扣，扣住了老人

再抓來的雙手腕脈。

老人完全沒有痛苦，甚至痲痹的反應也沒有，瘋狂地掙扎，神態與瘋子狂人並無分別。

鍾大先生身形即時凌空掠至，一個倒豎蜻蜓，頭下脚上，雙掌「雙鋒貫耳」，拍在老人的雙耳上，老人立時如遭電殛的混身一震，所有動作停頓。

鍾大先生雙掌接一鬆，猛提一口眞氣，身子不往下沉反而向上升起來，右掌一收一落，正壓在老人頭頂「百會穴」上，一股內力隨即透進去。

老人猛叫起來，瘋狂的神態反而在叫聲中散去，到叫聲化作呻吟，目光也散渙，喃喃着：「穿粉紅色衣服的女人，粉羅刹——」

語聲甫落，七孔湧血，當場絕命，鍾大先生立即覺察，收掌翻身落下。

徐廷封亦鬆手，老人仰天倒下，七孔血流不絕，面色迅速變得慘白。

鍾大先生看在眼內，不由一聲驚歎：「好霸道的藥物。」

「藥物？」徐廷封有些奇怪。

鍾大先生點頭：「相信只有藥物才能夠令一個這種的老人變成這樣子，在藥、醫、毒三仙聚集的地方發現一個這樣的老人，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徐廷封目光一轉：「毒、藥二仙的情形也非常接近，到底是藥物的令他變成這樣？」

鍾大先生笑了。「你也不是不知道爲師在藥物方面認識不多。」

徐廷封目光隨即落在老人眉心插着的那支銀針上。「這支銀針師父可又知道是那一個門派的暗器？」

「這方面爲師雖然見識過不少，也是未見過一支這樣子的。」鍾大先生沉吟着：「要弄清楚却也不是困難。」

「師父的意思是……」

「天下武功兵器暗器南宮世家都曾經分門別類，加以仔細研究，跑一趟南宮世家，問題也許會迎刃而解。」鍾大先生歎了一口氣。「世外三仙與世無爭？只有找到殺他們的人，才知道目的何在？」

徐廷封目光轉落在鍾大先生充滿憂慮的面上。「師父到底在担心什麼？」

「只是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鍾大先生接又歎一口氣。「每一次這種感覺出現却很巧，都總是有災禍發生。」

徐廷封追問：「這一次到底又是那一方面。」

「若是我能夠說得出便知所如何防避，災禍也就不會成爲災禍了。」

「也許就因爲世外三仙與別不同，師父才會想到這麼遠。」

「亦不無可能毒藥二仙臨終之際將災禍的訊息留下來。」鍾大先生搖搖頭。「這樣說你也許不明白。」

「我明白——」徐廷封立即省起來。「憶蘭出事的時候我也有類似的感覺。」

「在我們修道的人來說，這就是所謂通靈。」

× × ×

將屍體帶下廬山在徐廷封鍾大先生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他們隨即買了三副棺材載了屍體，再僱了一輛馬車，貪夜趕赴南宮世家。

雖然已無復當年威風，表面看來，南宮世家並沒有多大改變，莊院修飾得仍然那麼美觀。「江南第一家」的金漆橫匾也仍然高掛在大門上。

那是第一次百花洲論劍，南宮世家技壓羣雄，各大門派送給南宮世家的東西，橫匾上還有各大門派掌門人的名字，可以說是南宮世家榮耀的象徵。

看見這塊橫匾，徐廷封鍾大先生都難免有些感慨。

南宮博立即迎出來，老太君帶着着五個媳婦還有南宮明珠也跟着出來了，鍾大先生一派掌門，徐廷封又是侯爺身份，無論站在江湖人抑或一般百姓立場，都是不能夠禮慢的，雖然徐廷封以崑崙派鍾大先生的弟子自居，但他們也還是以侯爺稱呼他。

說清楚了來意，徐廷封鍾大先生立即被老太君請進南宮世家後院的禁地，老太君一聲：「南宮世家百無禁忌。」也沒有人反對將那三具棺材抬進去。

老太君對那個眉心插着銀針的老人當然一樣陌生，事實那個老人與江湖毫無關係，只不過被醫仙試藥，搬到廬山那一間石屋子去。

那支銀針老太君也一樣看不出來歷，以暗器見長的唐月娥看在眼內亦只是搖搖頭。

再細看三具屍體，老太君更加詫異，那個眉心插着銀針的老人，可以說是死在銀針下，但毒、藥二仙即顯然有中毒的跡象。

「世外三仙對藥物醫術的認識天下間相信再找不出第四個，若說是竟然還有人能夠以毒藥計算他們，那才是奇怪。」老太君接問一句：「醫仙到現在，仍然不知所踪？」

鍾大先生聽得出老太君絃外之音，也是這樣回答：「世外三仙情同手足，應該不會彼此算計的。」

「這我也知道。」老太君轉回話題。「要清楚他們的死因得驚動求知堂那位老人家了。」

「有他老人家帮忙，問題便簡單得多了。」鍾大先生精神一振，他此來南宮世家，目的也就是在請求知堂那位求知老人出手相助。

× × ×

求知堂可以說是南宮世家中一個既特別又神秘的地方，裏面收藏南宮世家對本門以及武林中各門派的武功心得，武功以外，遍及各種兵器、暗器、藥物、以至使用那些兵器、暗器、藥物的人，高手不待言，即使只得一技之長，這一技又並不見得高明的也收羅在內，傳統中甚至認爲可以與當年「玉骨銷魂」龍飛相公的名人譜相提並論。

這種工作不容易做，所費的人力、物力實在難以估計，因而知道這個秘密後江湖上的朋友都不由推測南宮世家這樣做的動機。

南宮世家唯一的解釋，也就只是「求知」二字，江湖上的朋友據說亦不了了之，事實南宮世家一直在江湖上排難解紛，這麼多年來莫說惡行，就是行差踏錯也鮮

見。

好像一個這樣的門派江湖上的朋友又還有什麼話好說，又怎還不心服。」

負責求知堂的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叫做求知老人的老人，這個老人與南宮世家是什麼關係沒有人知道，只知道南宮世家上上下下對這個老人都非常尊重，所以江湖上的明友很多都相信這個老人其實是南宮世家的長輩。

求知堂的存在已差不多一百年，但現在求知老人仍然存在，一個人能否活到這麼老無疑是一個疑問，也所以江湖上的朋友都認爲現在的求知老人已非當年的求知老人，求知老人只不過是一個稱呼，正如南宮世家這四個字一樣。

當然他們都不敢肯定，見過求知老人的雖然有，但見過兩次的人却是絕少。

每一個口中的求知老人也就是一個老人，鬚髮俱白的老人，並無任何的特徵。

鍾大先生徐廷封現在見到的却是例外，不錯也是鬚髮俱白，却是一個駝子，而且還是個啞巴，要說話的時候只有筆寫。

求知堂地方極其寬廣，一排排都是木架子，分門別類的放着卷宗册子，只看這許多卷宗便已經令人頭昏眼花，縱然已清楚類別，要找出要找的也絕不容易。

求知老人却是手到拿來，對這個地方的熟悉絕無疑問瞭如指掌，大半生的青春也絕無疑問都花在這些卷宗册子上，徐廷封鍾大先生看在眼內，不由都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

對存放卷宗册子的熟悉還是其次，求知老人對各種藥物武功暗器也絕無疑問有相當認識，記性方面更就不用說了，細看了那個插着銀針的老人一遍，隨即在兩個距離頗遠的木架子上一陣翻動，抽出了其中兩册，在案上放下，走筆如飛，寫下了要寫的。

徐廷封接過一看。「原來這叫做蘭花針，乃宋末劇盜女王蜂的獨門暗器，寒鐵所鑄，針管中空，可藏毒液，專破內家眞氣。」

鍾大先生接問：「那麼現在針管內所藏的又是什麼毒藥，那個老人又可是爲這種毒藥喪命？」

徐廷封取過另一張紙，一面看一面道：「毒藥是由北天山的長命蘭提煉出來，可是這種長命蘭八十年前經已絕種，不再見出現。」

鍾大先生搖頭：「恕我孤陋寡聞。」

徐廷封接道：「那個老人的體內除了長命蘭的毒，還有另一種……」

「也是毒藥？」

「這位老前輩也不能夠肯定，」徐廷封面上露出奇怪之色。「這兩種藥物並不能夠混在一起。」

「那應該就不是毒藥了。」

「奇怪的是毒、藥二仙的體內也有這種藥物的反應。」

鍾大先生一怔。「果眞奇怪。」

「師父可知道有女王蜂這個人？」徐廷封接問。

「若是知道，又怎會不知道蘭花針，這種毒藥暗器宋末經已存在，流傳到現在原也不值得奇怪，只是期間竟然不見出現，未免出現得太突然。」鍾大先生沉吟着：「難道才找到不久？」

老太君終於插口：「不管怎樣，兇手對藥物與暗器都有相當的認識。」

鍾大先生點頭。「醫仙以我們知道雖然熟識醫術藥物，對暗器並無多少認識，武功也普通。」

老太君笑笑。「看來這個兇手是有意留難。」

鍾大先生頷首。「我們應該由醫仙的失踪着手追查的。」

徐廷封道：「師父是懷疑廬山方面可能留有綫索，只是我們走得匆忙，未及發現。」

「可惜現在離開百花洲論劍的日子已無多，來回往返已是沒可能的了。」鍾大先生微喟。

老太君又笑笑。「既然如此，兩位何不就留在這裏，百花洲論劍事了才再作打算？」

鍾大先生方要答話，老太君又道：「說不定那個兇手已知道兩位在追查這件事，已留意兩位的行動，隨時會找到來。」

鍾大先生拈鬚微笑。「若是這樣，倒省却許多麻煩。」一頓轉問：「論劍的請箋，老太君都送出去了？」

「大都早已送出，只是蕭三公子一份，京城中未能送到，日前才送去寧王府。」

老太君說來輕描淡寫，若無其事的。

鍾大先生聽着却是心裏一陣不安，對蕭三公子這個人他並無多大好感，也並無多大惡感，只因爲女兒鍾木蘭的關係，總覺得有些不知怎樣的，能夠不見面還是希望不見面。」

× × ×

帖子送到蕭三公子手上的時候，蕭三公子正在寧王府後院指點朱菁照練劍，京城跑一趟回來，朱菁照切身體悟到人上有人，自己的本領實在不足夠在江湖上行走，已變得勤力很多。

蕭三公子送去了送帖子到來的南宮世家使者，回到後院，朱菁照仍然在苦練着，並沒有乘機偷懶。

看見她這樣用心，蕭三公子也覺得欣慰，對她的沒有察覺有人在旁偷窺，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安，若非他的眼耳這樣敏銳，亦很難發覺那個人的存在。

那個人一身墨綠色的衣衫，藏身在横跨高牆上的樹木横枝上，與枝葉混成一片，不動聲息，若非蕭三公子心細如塵，連枝葉的濃密也留上心，根本我不會再留意到其他方面。

蕭三公子也覺得奇怪，一直到那個綠衣蠓面人現身才心中釋然。

綠衣人目標是在朱菁照，現身便一聲叱喝，向朱菁照撲來，人在半空，一柄倭刀出鞘，刀光一閃，當頭向朱菁照劈下，勢子極其凌厲。

朱菁照應聲抬頭，揮劍急擋，「嗆啷」一聲，連人帶劍被震退一步，綠衣人抽刀同時，身形翻滾落下，又是一刀劈出，更加凌厲。

朱菁照劍勢立即展開，但隨即被劈散，綠衣人乘勢迫上，倭刀十七刀連斬，迫得朱菁照呆呆後退。

「師父——」朱菁照不由脫口叫一聲，也就這樣一分神，綠衣人的刀已削向劍

柄，不由她不鬆手棄劍。

綠衣人一聲狂笑，刀一挑，那柄長劍便被挑飛半空，再一引，刀來到了朱菁照面前。

朱菁照大驚失色，要退，後背已抵着牆壁。

蕭三公子身形終於動了，却只是飄身探手，接下半空中落下的那柄長劍。

綠衣人也沒有傷害朱菁照，刀到了面前半尺便收回，又是一陣狂笑。

朱菁照驚魂甫定，綠衣人刀已指向蕭三公子。「到你了——！」語聲非常怪異，令人聽來不很舒服。

「師父，給我殺了他！」朱菁照嚷起來。

蕭三公子淡然道：「我已經說過很多次，縱然看見師父在旁邊，也不要將師父放在心上，精神要集中，才能夠應付敵人的攻勢，化危爲安。」

朱菁照尚未答話，蕭三公子已將長劍向她拋來，再叮囑一聲：「記穩了——！」

「師父——」朱菁照接劍大嚷。

蕭三公子緩緩的轉過身子，一面問：「什麼人？」

一個穿着袈裟也似的衣衫，腳踏木屐的禿頭中年人在他後面的一叢花木中轉出來，左手抓着一柄帶鞘的倭刀，隨即插在身前的地上。

「念流一刀軒——」禿頭中年人說的也是漢語，雖然腔調怪異，仍然不難聽得懂的。

「扶桑來的？」蕭三公子語聲平淡。

「不錯！」一刀軒接問道：「華山蕭三？」

「正是！」蕭三公子接問：「有何賜敎？」

「久聞華山蕭三斷腸劍一絕，一刀軒一心到來，一心要領敎一番。」

朱菁照突然插口：「你可知道未經許可，私自闖入寧王府，要砍腦袋的。」

一刀軒並不理會，盯穩了蕭三公子，一聲：「拔劍——」雙手拔刀出鞘。

閃亮的刀光有如閃電一樣，蕭三公子目光落在刀上。「好刀！」

一刀軒霹靂再喝：「拔劍！」左脚一個箭步便已是揮刀劈殺之勢。

蕭三公子右手終於落在劍柄上，正當此際，一聲暴喝傳來：「住手！」

四人應聲望去，只見寧王在四季殺手陪伴下急急奔來，一面又道：「都是自己人，爲什麼要動手相鬥，傷了那一個都不好。」

朱菁照連忙奔過去，手指那個綠衣幪面人。「爹，那個人……」

「連他你也不知道是那一個？」寧王笑截。

綠衣人隨即拉下幪面的綠布，下面是一張年青的面龐，朱菁照一眼瞥見，叫出來：「哥哥——！」

綠衣人大笑，他正是寧王的長子朱君照。

「你好啊，一回來便欺負妹妹。」朱菁照接嚷。

「是你學藝不精。」朱君照有意無意看了蕭三公子一眼，又是一陣大笑。

蕭三公子若無其事，朱君照大笑着又道：「我早就說過東瀛的武術直截了當，實用有效，不似中原武林門派的招式繁複，花拳綉腿，不切實際。」

「胡說——」朱菁照轉向蕭三公子。「師父——」

蕭三公子把手一揮。「算了。」

寧王隨即目注朱君照與一刀軒。「你們剛回來，趕了這許多路也累的了，先去好好的休息一番，晚上我再爲你們設宴洗塵。」

朱君照大搖其頭。「我們一些也不累，不過既然還不是時候，也就算了。」

有意無意的他又看了蕭三公子一眼，蕭三公子聽着奇怪，却也沒有追問。

目送朱君照與一刀軒離開，朱菁照再也忍不住將蕭三公子拉到一旁。「師父，怎麼你不出手好好的敎訓他們一頓，好敎他們不敢再這樣目中無人。」

「你哥哥不是說這還不是時候？」蕭三公子仍然是懶洋洋的，彷彿提不起多大興趣。

× × ×

朱君照果然並沒有去休息，一折繞到了書房，寧王也才在書房坐下，隨手拿起一刀軒送給他的一柄倭刀，細意的欣賞。

「這柄刀怎樣？」朱君照看見父親愛不釋手，也覺得高興。

「不錯，雖然裝飾沒有我們的華麗精巧，但可以肯定絕對是一柄好刀。」

「東瀛那邊注重實用，裝飾倒是其次，他們的冶劍鑄刀的技術，實在比我們高明得多，寶刀什麼的，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

「是麼？」寧王放下刀。「久聞那邊盛行武士道，武術一枝獨秀，你去了這三年，相信已學會了不少本領。」

「這個不在話下。」朱君照得意洋洋的。「能夠將師父也請到來才見孩兒的本領。」

一頓又道：「當今天子懦弱怕事，荒淫無道，劉瑾被誅，局勢更見混亂，爹你要做皇帝，是機會了。」

「大胆——」寧王一怔，厲聲。「幸好這裏是我們的地方，才容得你胡言亂語，否則傳進皇帝耳中，罪誅九族。」

朱君照反而笑了。「爹你是怕勢孤力弱，師父已經答應我，可以代我們招兵買馬——」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君照你千萬不要打這個主意。」寧王聲色俱厲。

「爹——」朱君照還要再說什麼，又給寧王喝住：「不必多言，我自有分寸。」

朱君照多少也知道父親的脾氣，不敢再多說，悄然退出去，可一些也不覺得失禮，始終認爲寧王只是表面態度强硬，最後還是會接受他的建議。

他在東瀛三年，除了武功，還感染了島國民族偏激與自負的性格。

× × ×

寧王打的到底什麼主意，除了朱君照自以爲是的推測，其他人實在莫測高深。

他口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那個來自東瀛的一刀軒都是表現得非常尊重，設夜宴除了四季殺手，還請來蕭三公子做陪客。

蕭三公子仍然表現得若無其事，四季殺手到底按耐不住了，借敬酒爲名，存心要一刀軒出醜，敬酒都是以內力送上，一刀軒一一接過，非獨沒有出醜，反而藉此機會令四季殺手杯碎在手中，狼狽退下。

蕭三公子沒有去敬酒，一刀軒也當然不會去做這種無聊的事情，以他的身份，自恃身份，沒有到蕭三公子面前敬酒，朱君照旁邊一再挑撥，也並無作用。

蕭三公子又怎會看不出朱君照的用心，就是不爲所動，反而四季殺手朱菁照着急起來，只希望蕭三公子大發神威，一挫一刀軒氣焰。

在他們的心目中，蕭三公子已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只有蕭三公子才能夠將一刀軒擊倒。

到酒闌人散，蕭三公子、一刀軒還是沒有大打出手，四季殺手與朱菁照固然失望，最失望的却還是朱君照，他原要藉此機會，讓一刀軒大顯威風，一來樹立一刀軒的英雄形象，二來也是最重要的，博取寧王的信任與歡心。

看到蕭三公子一再忍讓，他不免暗自揣度，幾乎已肯定蕭三公子也不外如是，自知不敵，不敢應戰。

× × ×

蕭三公子在後院徘徊一會才回到房間，朱菁照四季殺手已經等候在那裏，看見蕭三公子，圍攏上去。

這早已在蕭三公子意料之內，他甚至知道他們會說什麼，也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們果然是慫慂他找一刀軒，好好的敎訓一刀軒一頓。

這也是四季殺手自蕭三公子入住寧王府以來對他最親切的一次，他到底有多少份量，四季殺手雖然一直沒有說，表面不服，心裏其實是清楚的。

他們追隨寧王多年，突然來了這個一刀軒，令他們顏面無存，這種心情蕭三公子並不難明白。

「師父，你沒有聽到方才席中那個一刀軒誇言中原武術，浪得虛名，東瀛武術天下無敵？」朱菁照一旁推波作瀾，唯恐天下不亂，事實她也是看不慣那個一刀軒的狂妄態度。

「東瀛武術，源出中土，只因爲環境氣候不同，再加上數百年下來的演變，多少總難免有些分別，高低視乎個人的修爲，不能說那一種可以天下無敵。」蕭三公子顯得異常冷靜。

「那個一刀軒就是那樣說，大家都聽到的。」朱菁照目光轉向四季殺手。

四季殺手不得不表示意見，蕭三公子笑接：「師父又不是聾子怎會聽不到？」

「你却是一些也不生氣？」

「島國民族見識短少，偏激自負，又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蕭三公子還是懶洋洋的。「大家還是暫時忍耐一下再說，他到底是小王爺的師父，是小王爺請回來的，萬一出事，王爺面前如何交待？」

朱照菁奇怪的看着他。「我實在不明白怎麼師父你突然變得這樣怕事。」

「師父不是怕事，只是不想大家爲難。」蕭三公子沉吟着。「百花洲之約經已接近，師父留在這裏也沒多少時候了。」

「什麼百花洲之約。」朱菁照追問。

「那是南宮世家主辦的論劍大會。」柳飛絮插口。

「師父打算什麼時候動身？」朱菁照又追問。

「明天。」蕭三公子接到帖子的時候顯然便已作好了打算。

「我不會讓你去的。」朱菁照不由又使性子。

「南宮世家帖子既然送到來，又怎能夠不去？」

「那麼那個一刀軒……」

「我看他也不會太放肆的。」「也不是早了。」蕭三公子隨即伸了一個懶腰。

這等如下逐客令，四季殺手只好告辭，朱菁照比他們走得更快，是跺着脚很生氣走的。

朱菁照走了不多遠，四季殺手便已從後面追上，亦步亦趨，她沒有在意，突然在意，霍地停步，回轉身來，盯着他們。

「你們別再惹我生氣。」

柳飛絮竟然一面笑容。「你師父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應該比我們更清楚。」

「是什麼意思？」朱菁照聽着奇怪。

「他提到恐怕王爺面上難看，那是考慮到不讓王爺難做，而且還兼顧我們與那個一刀軒日後相處……」

「乾脆的將他打敗趕回來東瀛去便是了。」

「小王爺一定會極力挽留，看他對那個一刀軒的態度便知道——」

「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

「若是我推測沒錯，你師父一定已想到了辦法，用另外一種方式去敎訓那個一刀軒。」

朱菁照看看四季殺手，回頭看看蕭三公子的房間，面上終於出現了笑容。

× × ×

一刀軒睡得並不好，他原是打算敎訓完了四季殺手，再敎訓蕭三公子，好讓寧王府上下都知道他的厲害，樹立他的威信，方便日後行事。

蕭三公子始終不爲所動，除了令他感到很不痛快，也令他不能不重新估計，在他的心目中是認爲蕭三公子城府深沉，早已看出他的動機與武功深淺，明知道不敢所以不肯出手，轉在心計上打主意，他雖然身負武功，頭腦都高人一等，到底是初來步到，環境沒有蕭三公子的熟悉，一個不留神不難便爲所算。

就是沒有心事他的感覺反應也比一般人敏銳，這種情形下更就不用說，所以那塊瓦片才從窗外飛進來，他便立即察覺，迅速拔刀在手，只一刀便將瓦片劈爲兩片，身形接動，穿窗掠出。

一條人影同時在院子花木上掠過，上了那邊的高牆，回身把手一招。

一刀軒冷笑，身形再展，亦翻越高牆，追在那條人影的後面，藝高人胆大，也自負反應敏銳，見識多廣，任何的陷阱埋伏都能夠應付。

對方是那一個他也已多少猜到，也果然不出他所料，眞的是蕭三公子。

來到了王府半里外的一個小山坡，蕭三公子才停下，悠然轉身，靜候一刀軒到來。

一刀軒人到刀落，插在地上，盯穩了蕭三公子，冷笑：「果然是你！」

（未完・廿六）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幽蘭派小婢杏花來阻止蕭寒月不要深入秘谷，裏面埋了火藥，衆豪俠見死了聞百奇，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尤其是白玉仙和閒雲大師雖然疑信參半，不敢冒進，墨非子心裏不服，一個趙幽蘭，能够解決江湖的是非問題？口裏不言，暗中行動，躡踪杏花，看個究竟，在不知不覺中被杏花用毒蟲噬到面腫唇靑，幸閒雲大師及時趕至將他截回，但仍然不服，將劍折斷，有彈鋏離去之感，閒雲大師勸止，二人先回金陵。蕭寒月在無可奈何之下和白玉仙、朱盈盈也回金陵趙府，從張嵐口中知道七王爺中了一種怪毒，懷疑是二先生所爲……

烏衣巷三家神秘　七王爺似用心機

蕭寒月接道：「我會盡力照顧她。第二件呢？」

張嵐道：「他不會屈服在壓力之下，必然會以身殉國，希望你能力所及處，爲國事盡份心力，他如不死，待事過之後，他會奏明聖上，對你重加封賞。」

蕭寒月道：「此間事了，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尋訪恩師，封賞的事，休再提它……」

語聲一頓，接道：「旣知王爺是遭受毒害，爲什麼不找個大夫瞧瞧，下藥解毒？」

張嵐道：「金陵的名醫，全都找遍了，沒有一個敢下藥，七王爺勉強他們用藥，但吃了也是白吃，除了像趙百年那樣的活神仙之外，天下恐怕再無人能解七王爺身中之毒了。」

蕭寒月道：「兩件事，我都答應……」

張嵐接道：「好兄弟，這麼，我就放心了，總算不負七王爺的託付，不過，這件事不能告訴郡主。」

蕭寒月點點頭，道：「我明白，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

張嵐道：「不多，現在趙府的，只有我和譚三姑知道。」

蕭寒月道：「王府中人，有誰知曉？」

張嵐沉吟了一陣，道：「王爺夫人？」

蕭寒月說道：「七王爺幾時被人下毒控制的……」

張嵐奇道：「我不是已經說的很淸楚了麼？這是最近的事。」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忖道：「以七王爺的精明，豈會不知烏衣巷內，早爲江湖中人盤踞，他留下白髮龍女譚三姑，豈非無因，尙書府第，將軍公館，再加上一個七王爺府，官府中捕快，巡營中的官兵，都不能擅越雷池，但絕對無法瞞過七王爺，如非他們早已在暗中勾串一處，也必是有意縱容，這又是爲了什呢？」

一時間，想不出原因何在？

但看樣子，七王爺又不像和他們串連於一處。

江湖中詭變萬千，變化難測，但官場中事，比江湖更是複雜十倍……。

張嵐皺皺眉頭，說道：「蕭兄弟，你在想什麼？」

蕭寒月歎口氣，道：「我在想，如何才能療治好七王爺身中之毒？」

這幾句話，自非由衷之言，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到應付之法。

張嵐却認眞起來了，歎口氣，道：「蕭兄弟如此担心七王爺的安危，他聽到了一定十分高興……」

語聲一頓，接道：「你休息一下吧！老哥哥不打攪了。」轉身步出雅室。

望着張嵐遠去的背影，蕭寒月不禁暗暗一歎，伸手掩上房門。

二先生，究竟何許人物，竟然能在京都重地、內城、郊區，建立起了這麼龐大的一股勢力……

大先生又是何許人？該不會是七王爺吧？讀書人畢竟想的深遠，非一般江湖草莽可比？

蕭寒月獨自在仔細思索，又感到個中諸多可疑，如能和七王爺坦誠的交談一次，蕭寒月相信可以解去不少心中之疑。

室門外，響起了輕輕的叩門之聲。

「門未加栓，請進來吧？」

這時刻，蕭寒月實在不希望有人打擾，他要靜靜的想一想，這中間的複雜關係？

推門而入的，正是常九。

蕭寒月忽然精神大振，這常九才是眞通曉江湖事故的人物。

地鼠門是一個不見天日的小門戶，江湖中知道這個門戶的人不多，他們沒有顯赫的武功，但他們一直隱在暗中，他們的遁形潛踪之術，獨步江湖，他們才眞正是能瞭解江湖中的事物。

這個小門戶，沒有森嚴的門規約束，也難得出一兩個受江湖同道敬重的人物，但能够在江湖上立足成名的人，必有不凡的成就。

他們不是憑仗武功成名，而是他們遠博的見識，和精密的頭腦，和熟記在心胸的江湖形勢。

常九關上了房門，笑一笑，道：「我知道你很想靜下來，想一想很多問題，但我有很多事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我也正想和常兄談……」蕭寒月是由衷的歡迎常九的造訪，說：「七王爺受毒物控制的事，攪的我思緒紊亂，理不出一個頭緒。」

「這件事，我倒未聽說過，看來，張嵐很信承諾……」常九微微歎息說：「也許，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這等重大的事情，用不着跟我商量。」

蕭寒月道：「但我却知道，常兄的觀察能力……」

「這就是我來找你的原因，只有你肯相信我說的話？」

「承常兄看得起我……」蕭寒月有着惺惺相惜的感覺，說道：「才肯把你心中隱密告訴我。」

「這就像一個善於彈琴的人，遇上了知音一樣……」常九微笑說：「才能彈出最好的琴聲。」

蕭寒月道：「常兄，我正在洗耳恭聽？」

常九在蕭寒月對面坐了下來，道：「二先生不是江湖上出身的人物，他出身富貴之家，這種神秘的組台，也不是江湖人物爭霸的格局

他們有更大的野心。」

蕭寒月點點頭，道：「一組武功高明的殺手，如果運用得當，那無疑勝過十萬雄兵。」

「那麼多人，隱藏在烏衣巷秘密的地下密室中……」常九皺起了眉頭，說：「連楊夫人都無法瞞過……」

「自然，也瞞不過七王爺，烏衣巷內的秘密地下甬道，本來就是相通相連的，只是有人故意把它分堵起來，我想不通的是，七王爺早就應該知道這些事了，爲什麼不去阻止？」

常九沉吟了一陣，道：「想起當日，我們初見七王爺時，他一切都很正常，張嵐很用心的保護着王府。所以，那時刻七王爺至少還沒有受到脅迫……」

突然住口不言。

蕭寒月接道：「常兄，說下去，此地只有我們兩個人？」

常九道：「那時間，他們好像有着某一種默契……」

蕭寒月點點頭，道：「所以，七王爺裝作不知道？」

常九接道：「錦衣衛和東廠緹騎，遍佈天下，七王爺雖是世襲貫冑，也無法避過東廠監視……」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你是說……」

常九接道：「就在下所知，全院至少有東廠兩處秘密的分站，金陵城中，有如此龐大的神秘實力，他們竟然沒有呈報上去。」

蕭寒月道：「是不是那些東廠密探，也受到了二先生的控制。」

常九道：「這是可能之一，另一個可能是，二先生的勢力，已伸入了東廠。」

蕭寒月歎道：「常兄思慮的精密，果然勝過寒月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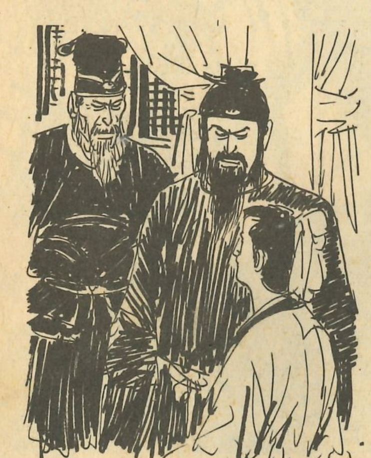
常九道：「變化關鍵，似乎和趙百年扯上了關係，七王爺也似乎爲了那件事，和他們鬧出了意見，有意的縱容應天府和蕭兄弟，追索根源，而且還派來了張嵐帮助……」

蕭寒月點點頭，接道：「這中間有兩點可疑之處，一是七王爺既然早知道了這件事。而且有意翼護，豈甘一開始就受人拑制……」

蕭寒月繼續道：「常兄之意，可是說七王爺一開始就參加了這個組合？」

「又不太像……」常九緩緩說道：「我想不通的也就是這些了，他究竟是一開始就參與此事，或是中途合謀？以他的身份，如果開始就參與此事，一定是領導人物……」

蕭寒月接說道：「但目下的七王爺，似乎





完全受制於人，被控制在一個黑衣蒙面人的手中。」

常九道：「如若這個消息不錯，那就是雙方因故鬧翻，七王爺由首座高位，跌入階下之囚。」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在下想夜入王府，一探究竟，不知常兄的意下如何？」

常九搖搖頭，道：「此事重大，我等必需要謀定而後動，不能輕率從事，一個不好，可能會害了七王爺的性命。」

蕭寒月點點頭，道：「說的有理？」

常九道：「所以，咱們要先瞭解七王爺和這組合的關係，才能找到下手之處。」

蕭寒月道：「只是目前要見七王爺，恐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常九道：「要張嵐替你安排，易容晉見，不過……」

蕭寒月道：「不過什麼……」

常九接道：「這件事，千萬不能讓郡主知道……」

蕭寒月點點頭。

常九道：「這件事，早就有蛛絲馬跡可尋，只不過，咱們當時沒有注意罷了？」

蕭寒月道：「你是說，七王爺允許郡主離



開……」

常九接道：「不錯，你想想，除非七王爺預見到王府中可能有危機發生，必會想辦法把你引入王府，怎會甘願讓郡主離開……」

蕭寒月接道：「也許他早就發現了在下不可能入幕王府，所以才……」

常九搖搖手，接道：「官場中的辦法多的很，只要七王爺一個口諭，必能把你引入王府，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想過沒有？」

蕭寒月沉吟了良久，竟是想不出來，輕輕一笑，道：「什麼事？」

常九道：「七王爺膝下猶虛，除了郡主之外，沒有子女，郡主是他唯一的掌珠，肯讓你帶她行走江湖，這其中是否有可疑之處？」

蕭寒月想了一下，道：「說的也是，這中間……」

「因爲七王爺已發生了一些危急，只是他沒有明白的說出來，你表現出的技藝和具有的才華，使七王爺認爲可以保護郡主的安全……」常九緩緩的分析說：「至少，你不能棄郡主不顧，這就使他讓郡主跟你的原因，當然，美麗的小郡主情有所鍾，也是促成七王爺下決心的原因，其實，那『銀月飛霜』是江湖上絕無僅有的利器，郡主根本不可能知道王府中收藏有此物，自是七王爺有意的贈與了。」

蕭寒月道：「常兄果然有過人見解，小弟十分佩服。」

常九笑了一笑，說道：「咱們猜測、分析，大概就是如此了，應該如何，要你作個決定了。」

蕭寒月道：「我……常兄，你得和我共商一策才成？」

「其實，已經沒有什好商量了，重要的是，你願不願意去見見七王爺，聽聽他的遭遇、處境，明瞭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再決定如何去

應付……」常九神情肅然的說：「不過，有一件事，你必須要先想清楚？」

這一下，蕭寒月楞住了，呆一呆，道：「什麼事？」

常九道：「趙幽蘭這位姑娘才華非凡，環境逼得她把才華用於歧途，蕭兄弟，一個人在邪門歪道中走的久了，連生性也會改變，我不知道她這樣聰明的人，會不會也和常人一樣，一旦她眞入歧途，我不敢想她會鬧出什麼事情來？」

蕭寒月長長歎息一聲，道：「常兄的意思，是教我怎麼辦呢？」

常九道：「我不知道在郡主和幽蘭姑娘，是那麼難作取捨，兩個人一般美麗可愛，別說我想不出一種說法能把他們分個高下，就算我想出，也不忍說出口！」

蕭寒月道：「常兄，我是當局者迷，你得替我想個辦法才對？」

常九沉吟了一陣，道：「只有一個辦法，勉强可以……」

蕭寒月急道：「常兄請說？」

常九道：「兩個人兼收並蓄……」

「不行……」蕭寒月冷然的打斷了常九的話，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噢……」常九微笑着說：「爲什麼？」

蕭寒月道：「趙幽蘭柔中縕剛，不可能接受這種世俗的生活形式。」

常九道：「這一點，我和你看法不同，除非七王爺府發生什麼巨變，七王爺決不會允准具有郡主身份的愛女甘爲人妾。」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我兩個都不要，此間事了，我想辦法去找我受業的恩師，然後，找一個淸靜的地方，讀書、習武，奉侍老母，渡過此生……」

「那麼，就天下大亂了。」

蕭寒月道：「怎麼會？」

常九道：「目前，只有一個模糊的感覺，趙姑娘似是正在努力，她以不凡的才華介入江湖，但我相信，他會有很大的成就……」

蕭寒月接道：「杏花要我們回到趙府來等候消息，她可能已經掌握了什麼？」

常九微微一怔，道：「是眞的？」

蕭寒月道：「是的。……」

「難道，她已經有所成就，這樣短的時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啊？」

蕭寒月道：「杏花沒有說的很淸楚，但他要我們回來，由口氣中推斷，他可能已經掌握了一些什麼？」



常九道：「有沒有說明白，要你們等候多久時間？」

蕭寒月道：「沒有很明確的交代，但聽口氣似乎是時間不長？」

常九道：「這位姑娘，確有點神秘莫測了，旣然她要咱們在這裏等候消息，在下的意思，就在這裏等候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好！咱們等她三天！」

常九道：「在這三天之內，我們要按兵不動……」

蕭寒月接道：「連七王爺也不去見麼？」

常九歎口氣，道：「這倒不必，安排晉見七王爺，也不是一兩天的時間，但除此之外，任何行動都取消。」

蕭寒月點點頭，說道：「一切照常兄的吩咐！」

常九站起身子，道：「打擾了你半天，你也該好好的休息一下，這座趙府，防守得很森嚴，就算是有什麼風吹草動，大概都可以應付下來，非必要的時候，你不要露面……」

蕭寒月接道：「這是爲了什麼？」

常九道：「給他們一個莫測高深。」

轉身出室，順手帶上了房門。



蕭寒月感覺到，目前的形勢，極端複雜，但也到了最後的時刻，這一戰之後，很可能眞像大白。

心中念轉，緩緩取出「衆星拱月圖」，攤在案上，燭光下仔細查看。

這幅圖，他已經看過了很多次，只不過，都沒有看得十分仔細。

趙幽蘭一再示意他細看此圖，個中的原因，並非是全爲了這是畫聖吳道子的手筆。

蕭寒月仔細的瞧看之下，果然發覺了一些異常之處。

異常處的破綻不在畫上，而是那畫軸的邊緣。

蕭寒月是精於鑒賞書畫的人，立刻發覺了隱於這位名家的畫筆之後，還有一幅密畫。

那當然不會是一幅古畫，在中國的畫壇上，還有什麼人，能掩蓋過一代畫聖吳道子的光輝。

蕭寒月怦然心動，小心的加上了房門的木拴。

雙指搓動，划開了微現裂痕的夾層，輕輕撕下。

「衆星拱月圖」原畫無損，但原圖後的白絹亦是完整無缺，而絹色新舊不同，相差了相當的年代，蕭寒月對絹絲的辨認不是內行，但看上去這新絹裱上名畫不久，最多不過十年。

絹上淡墨着筆，是字不是畫。

寫字的人很用心機，淡墨着絹，大約是怕墨色過濃，會被人一眼就瞧出了畫中的隱密。

蕭寒月仔細的看下去。

只見寫道：「密詔押書，龍口藏珠，愼之莫現，國泰民安，三王會銜……」下面的墨色太淡，年代稍久，竟然看不淸楚寫的什麼了？

（未完・六十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不醉和胡無法因去找雲淡來，未知自己內部會發生內鬨打鬥事件，故一心去找師叔，澄清是非，先到魏家莊，因爲莊主魏淵在半月前死在神通教護法雷金錢的豹刀之下，這消息是根據莊耀說的，未知眞假，來到莊前，一切雖然依舊，但門前有五六十條大漢，知道魏淵已遭殺害，自己和他是老友，不能坐視不理，先將雷金錢的乾兒子殺掉，然後訂明單對單和雷金錢決鬥，胡無法怕許不醉鬥不過，也參加戰鬥，被雷金錢手下截擊，發生混戰，二人有些不敵，幸來了黑拳僧參戰，對方又派出四個紫衣人迎戰，黑拳僧雖然殺了兩個仍未能扭轉戰局……

魏家莊倒戈　雷護法身亡

黑拳僧的黑拳還是那麼快，還是那麼要命。

那紫衣人知道有點不妙了，身形急速後退。

但是黑拳僧的黑拳還是擊中了他的胸膛。

紫衣人悶哼一聲，臉色變得比紙還更蒼白，但嘴角卻沁出了鮮紅的血漿來。

四個紫衣人，只餘下一個。

這人看來最威嚴，也最奸猾。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黑拳僧猛然回頭，直視着他：「你是四人之首？」

這紫衣人說道：「你殺了我三個好兄弟！」

黑拳僧道：「貧僧也挨了一刀。」

紫衣人道：「滋味怎樣？」

黑拳僧道：「一時三刻之間，還死不了！」

紫衣人道：「但照我看，大師很快就站不起來了。」

黑拳僧緩緩道：「你還在等甚麼？」

紫衣人道：「我正在等你流血，不斷的流血！」

黑拳僧道：「貧僧的血已在流。」

紫衣人道：「流得越多越好。」

黑拳僧冷然趨前，道：「你想等貧僧死，只怕還沒有那麼容易！」

突然黑影一閃，拳出如電！

還是他的左拳，戴着黑手套的左拳。

紫衣人臉色變了，他的身形立刻急速轉動，但黑拳僧比他更快。

身上早已標出了大量鮮血的黑拳僧，仍然能夠發出不可思議的一擊。

紫衣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硬朗的一個和尚。

他知道這一拳是無可抵擋，也是無法閃避的，唯一可以擋住黑拳僧的辦法，就是用暗器。

紫衣人的暗器很厲害，他有信心把黑拳僧變成一隻「刺蝟」。

他的暗器在那刹那間出手了。

他的信心，並不過份，他一出手就撒出一百二十八支毒針，其中最少有三分之二插入黑拳僧碩大的身體裏。

甚至有十幾支毒針射在這個白臉和尚的面龐上！

任何人中了這種毒針的結果，都只有死！

因爲這種針毒根本就是沒有解藥的。

黑拳僧自然也不例外。

可是，中了七八十支毒針的黑拳僧，還是勇猛得令人難以想像。

他的拳頭還是擊中那紫衣人的臉。

紫衣人立刻聽見了臉龐碎裂的聲音，這一拳不但打碎了他的臉，連左邊眼珠也給打爆！

黑拳僧獰笑，笑得十分可怖。

「你們是誰？你們是誰？」

四個紫衣人都沒有回答，他們根本已說不出一個字來。

最後，還是雷金錢說：「這四位就是蜀中四絕，你已把他們統統幹掉了！」

黑拳僧又是大笑一聲，最後迸出了這麼一句話：「幹得好—」說完這三個字之後，這個白臉和尚的臉已變成了一片灰黑，終於頹倒下去。

許不醉仍然支撐着，雷金錢還是未能取勝。

但這位許軒主還能支持多久？

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再也沒有人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了。

對於生死之事，他並不在乎。

但遺憾的是：他未能爲魏淵伸雪冤讎，更未能找到師叔雲淡來，向他問個清清楚楚。

豹刀在他眼前閃耀，刀風在他耳邊呼嘯。

這一柄刀，遲早會把他的腦袋砍掉下來。

× × ×

雷金錢胸有成竹，深信持久比拚之下，自己一定可以取勝。

其實兩人的武功，只差一綫之間，但在心情上卻有很大的分別。

神通教先後解決了胡無法與黑拳僧雖然付出的代價相當大，但畢竟已控制了大局。

許不醉雖然絕非易與之輩，但如今卻落了單，正是勢孤力弱，此刻再也難有甚麼作爲。

即使想要逃離此地，也是難乎其難的了。

許不醉忽然大一叫聲，道：「雷護法，許某認栽啦！」

雷金錢桀桀一笑，道：「現在才後悔，那是太遲了！」他出手更急，只見刀光如網，把許不醉完全籠罩住。

許不醉粗聲怒道：「許某豈是這等婆媽之人，幹了便幹了，死了便死了，爲甚麼臨到鬼門關前就要後悔？」

雷金錢道：「我也知道你是一條漢子，有甚麼遺言，趁早說出來好了。」

許不醉道：「沒有遺言。」

雷金錢道：「既無遺言，何以大呼小叫。」

許不醉道：「許某不想這樣死。」

雷金錢說道：「能夠死在豹刀之下，那是前生修來的福氣，怎麼還在嫌三嫌四了？」

許不醉道：「如果死於刀口，非我所願。」

雷金錢怪笑道：「莫非你想死在牡丹花下，美女懷中？」

許不醉道：「除卻武林公主，天下再無美女！」

雷金錢說道：「這倒難了，你那個人間仙子，夢裏嫦娥，不是已嫁到波斯去了嗎？」

許不醉怒道：「不要再提她！」

雷金錢獰笑道：「這可是你自己首先提起的，又怪得誰人來着。」

許不醉道：「咱們就此罷戰如何？」

雷金錢搖頭道：「縱虎容易，再擒艱難，你現在來討饒，那是白費心機了。」

許不醉道：「許某既已認栽，就沒有指望再活下去的打算。」

雷金錢道：「你要怎樣？」

許不醉道：「給我一杯毒酒，越毒越好！」

雷金錢道：「我明白啦，你寧願死在酒中！」

許不醉道：「與其清醒地死，不如在醉中消逝，這是許某如今唯一所求。」

雷金錢格格一笑，道：「但我何以要如你所願？」

許不醉道：「你能殺許某，那是無可置疑的，但只怕也得付出代價！」

雷金錢哼一聲，道：「許軒主，你把自己的能耐估計得太高了。」

許不醉道：「忠言逆耳，你不相信，等着瞧好了！」

雷金錢不斷冷笑，一刀比一刀更加狠

毒。

就在這時，兩個衣袍如火，面色也紅如火的人走了過來。

這兩人一瘦一胖，他們的眼睛也紅得像是火燄一般。

瘦人走近過來，就哈哈一笑：「估道是誰把這裏弄得天翻地覆，原來是雷護法在跟人拚命。」

胖子道：「雷護法神功絕頂厲害，刀法獨步武林，這個甚麼許軒主，自然不是敵手。」

瘦人道：「嗨，雷護法，咱們是奉了雲護法之命，請你老人家到他那邊談一談的。」

雷金錢冷哼一聲，道：「你們瞎了眼嗎？」

胖子搖搖頭，道：「咱們的眼睛很好，大可連雷護法的眉毛都數得出來。」

瘦人道：「雷護法這樣咒罵咱們，未知是甚麼用意？」

雷金錢沉聲道：「就算雲護法那邊有甚麼緊急事情，也得等一等。」

胖子道：「等甚麼？」

雷金錢道：「等我把這個醉鬼送上西天再說。」

瘦人道：「要等多久？要不要三年五載？」

胖子道：「十年八載也不爲奇。」

雷金錢怒道：「你們是做甚麼的？莫不是要造反了？」

瘦人道：「造反是不必的，倒想助雷護法一臂之力，把這位許軒主早點送上西天。」

雷金錢道：「我的事，誰都不必插手，除了豹刀，任何兵刃都不能加在許軒主身上。」

胖子說道：「這太不公平，像這等醉鬼，人人得而誅之，爲甚麼咱們就不能殺他？」

雷金錢喝道：「這是命令！」

胖子道：「你又不是雲護法，咱們沒有必要遵從。」

瘦人道：「不要再等了，待咱們把這個姓許的幹掉再說。」

「好！」

胖子怪叫了一聲，右手一揚，一出手就是三支連珠鏢，直向許不醉射去。

許不醉心中暗嘆：「這番休矣。」眼見敵人越來越多，想脫身離去實在是難乎其難。

但這三支飛鏢看來並不如何厲害，許不醉只是輕描淡寫，便用鋼棱將之悉數打落。

瘦人「嘿嘿」一笑，道：「你不行，看看俺的功夫好了。」說着，雙掌一錯，身形迅若狂飈，猛的繞到許不醉背後。

許不醉耳聽掌風嗖聲襲來，驀然斜閃開去，他以爲這瘦人勢必欺身追擊，鋼棱早已護住左邊空門。

誰知瘦人一聲大喝，並未向他追擊，竟然向雷金錢劈了過去。

雷金錢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他一看瘦人這種打法，就知道是早有預謀來對付自己的。

他立刻抽刀後退，但胖子似乎早已料到，隨即大袖一揚，十二道金芒從袖中怒射而去，把雷金錢的退路完全封死。

形勢至此驟變，雷金錢的手下不禁嘩然大呼，紛紛喊叫：「反了，反了！快把胖太歲和瘦天王擒下。」

許不醉倒給弄糊塗了，心想：「這兩厮原來叫胖太歲、瘦天王，怎地居然跟雷金錢翻臉打將起來？」

但不管怎樣，這兩人既與雷金錢爲敵，對自己總是有利而無弊的。

只見胖太歲的暗器花樣層出不窮，雷金錢武功雖然高，卻也給弄得爲之手忙脚亂。

這一下變化大出雷金錢意料之外，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兩人竟然胆敢倒戈相向，背叛神通教。

轉瞬間，又是一場混戰掀起，許不醉精神大振，雖然還沒弄清楚眞相，但却已絕處逢生，未必就會葬身此地。

雷金錢給胖、瘦二人逼得喘氣不過，突然嘶聲大叫：「雲淡來，你反了！你反了！」

叫聲未已，一個清癯老者緩緩地走了過來，只見他兩鬢斑白，身穿一襲海青色長袍，臉上神情看來甚是蕭索。

「雲師叔！」許不醉驀然叫道：「你怎麼加入神通教？」

× × ×

這清癯老者，就是長白山出雲洞洞主，江湖中人稱「九霄居士」的雲淡來。

雲淡來是個怎樣的人？

很少人知道他，因爲這位老人家，不但遠居長白山上，而且平素絕少與外人交往。

但許不醉卻例外。

許不醉叫他師叔，但實際上，許不醉從來都沒有眞正拜過任何人做師父。

雖然他沒有眞正拜師，但却有一個風塵異人，收了他做記名弟子。

這位風塵異人，天性豁達，喜歡過着優悠自在的生活，就像是諸葛酒尊及公孫我劍一樣。

所以，許不醉的師父，實際上只是「記名師父」而已。

這個「記名師父」並未傳授過許不醉任何武功，但許不醉還是很尊敬他。

而雲淡來就是這個「記名師父」的師弟。「記名師父」的師弟，也可算是師叔了。

許不醉曾經到過長白山，也曾經在出雲洞裏作客。

對於這位九霄居士，許不醉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他絕不相信，雲淡來會是一個爲虎作倀的人。

如今，雲淡來來了。

雷金錢咆哮如雷，但刀招却越來越是謹慎，再也不攻一招，全採嚴密之極的守勢。

許不醉這時雖鬆一口氣，但却又有索然無味之感。

雲淡來望着他，忽然嘆道：「沒想到咱們再度相逢，會在此時此地。」

許不醉不再動手，讓胖太歲和瘦天王兩人去纏住雷金錢。

他瞧着雲淡來，道：「雲師叔，咱們如今是友是敵？」

雲淡來道：「不管是友是敵，我現在

是來救你的。」

許不醉道：「師叔若以神通敎護法的身份前來相救，弟子寧願全身寸寸碎裂而死。」

雲淡來說道：「師叔若眞是神通教的護法，又怎會甘冒叛教罪名，把你救出生天。」

雷金錢怒道：「雲老兒，你如今正是叛教！叛教！背叛了聖明果斷的神通教萬教主！」

雲淡來哂然一笑，道：「老夫雖然身在神通教中，但一直未曾誠心歸附，既未歸附，又何來背叛一辭？」

雷金錢道：「你已歃血爲盟，立誓永遠効忠於萬教主！」

雲淡來又是「嘿嘿」一笑，道：「那天老夫醉了，眞的醉了。」

雷金錢怒道：「酒醉三分醒，立下了的誓盟，怎能不作數！」

許不醉道：「既是醉了，必然是酒後胡言，醉言醉語，又豈可當眞？」

雲淡來道：「就算當眞那又怎樣？一人作事一人當，老天爺若要怪罪，就把老夫五雷轟頂，死不全屍好了。」

雷金錢怒喝道：「無信無義的老匹夫，你背叛教主，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胖太歲却道：「但你現在就已不得好死。」

雷金錢連連揮刀，道：「死胖鬼，你還有甚麼暗器沒施放出來？」

胖太歲道：「還有我。」

許不醉一怔，霎時間還沒弄清楚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就在這時，胖太歲竟然不顧一切的向雷金錢撲了過去。

許不醉大吃一驚，連忙喝止，「胖兄使不得？」

但胖太歲去勢已盡，誰都阻止不了他的衝勁。

即使是他自己，也無法在那刹那間讓自己停頓下來。

只見雷金錢一臉狠相，豹刀立刻疾刺出去。

胖太歲沒有閃避，也無從閃避，他這一撲之勢，根本就是有去無回的。

「颯」地一聲，豹刀已刺入胖太歲的肚子，但胖太歲的前額也同時擋在雷金錢的額頭上。

「鐵頭功！」許不醉深深吸一口氣。

——胖太歲的最後一件暗器，就是他自己的頭顱。

——他十五歲開始苦練鐵頭功，不少人都認爲這種功夫是笨功夫，根本不值得去學。

——但胖太歲還是學了，而且居然越練越有興趣，簡直是「上了癮」。

有一次，他和瘦天王到森林裏狩獵，瘦天王揮鋼叉，向一隻比他最少重三倍的巨大野豬狂追。

但結果，這頭野豬並不是死在鋼叉之下，而是給胖太歲從大街上跳將下來，一頭將野豬撞死。

能夠撞死野豬的鐵頭，當然也可以撞死人。

只聽見「蓬」然一聲，雷金錢給胖太歲的鐵頭撞得天旋地轉，蹌蹌踉踉地倒退開去。

他退出去的時候，連豹刀也沒有拔出來，刀鋒仍然插在胖太歲的肚子裏。

但雷金錢居然還沒有給當場撞死。

他用力地搖了搖頭，盡量使自己神智早一點恢復過來。

但瘦天王豈容他有喘息機會，急忙衝前，一掌劈在他頸際大脈上。

瘦天王這一掌乃是全力施爲，雷金錢慘叫一聲，登時身如敗絮般軟綿綿倒下。

胖太歲哈哈一笑：「笨功夫也有笨功夫的妙用，哈哈！哈哈！」

瘦天王却急得有如鍋上螞蟻，大叫道：「笨胖子，你身受重傷，虧你還笑得出來？」

胖太歲兩眼一瞪，道：「誰說身受重傷就不可以笑？就算是死了，也可以大笑三聲，才去見閻王老子。」

雲淡來眉頭緊皺，沉聲道：「少作聲，否則傷口馬上就會惡化。」

胖太歲還想開口，雲淡來已閃電般點了他八、九處穴道。

胖太歲立時啞口無言，顯見連啞穴也給點住了。

瘦天王臉色灰白，央求着雲淡來道：「這死胖子雖然可惡，但總算是老瘦子的好兄弟，雲居士千萬不要他就此死了。」

雲淡來嘆道：「你對胖太歲如此義氣深重，實在很是難得……」

瘦天王道：「俺義氣深重是假的，但他欠俺三百両銀子而未清還，却是千眞萬確之事。」

許不醉「哦」的一聲，道：「原來你是爲了銀子，不是爲了義氣。」

瘦天王道：「銀子白花花，義氣空蕩蕩，這道理是人人都應該明白的。」

「我明白，一千一萬個明白，」許不醉道：「你先收下這個。」從懷裏取出一叠銀票，把最上面一張遞到瘦天王面前。

瘦天王接過一看，「咦」一聲道：「六百両？這是幹甚麼的？」

許不醉道：「還給你的。」

瘦天王眨了眨眼，道：「你甚麼時候欠下俺六百両銀子？」

許不醉道：「我是代替胖太歲還給你的。」

瘦天王道：「他只欠俺三百両。」

許不醉道：「還有三百両，算是利息好了。」

瘦天王道：「俺還是不懂。」

許不醉道：「不懂甚麼？」

瘦天王道：「你爲甚麼代替胖太歲還債？」

許不醉道：「銀子白花花，義氣空蕩蕩，這句話是不是你剛才說過的？」

瘦天王點頭道：「是又怎樣？」

許不醉緩緩道：「既然你只是重視銀子，不顧義氣，那麼現在大可以放心不必理會胖太歲的生死啦。」

瘦天王「哼」的一聲，把銀票塞回到許不醉的手裏。

許不醉一怔，道：「嫌利息太少，還是認爲這張銀票不能兌現？」

瘦天王搖搖頭，道：「都不是。」

許不醉道：「那麼，又是爲了甚麼緣故。」

瘦天王忽然長嘆一聲，接着又訕訕地一笑，才道：「說句眞話，死胖子沒有欠我三百両。」

許不醉道：「可是他欠你銀子，難道是你欠他的了。」

瘦天王點點頭，道：「不錯，是俺欠他三百両才是眞的。」

許不醉哈哈一笑：「這不是很好嗎？胖太歲一死，這三百両銀子你以後也不必再還了。」

瘦天王怒道：「俺豈是這等見利忘義之鄙劣小人？」

許不醉道：「許某早就知道，你並不是這種鄙卑小人。」

瘦天王陡然嘆息道：「許軒主，依你所見，胖子還活得下去嗎？」

許不醉一呆，半晌才道：「我也不知道。」

瘦天王叫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許不醉道：「把他帶去見公孫咳就知道了。」

這時，雲淡來已佔據了魏家莊。

他已成爲神通教最大的叛徒。

× × ×

樹倒猢猻散，雷金錢陣亡後，那些由他統轄的武士、手下紛紛遠去。

雲淡來已控制了魏家莊一帶地域。

許不醉慨嘆不已，他沒有看錯雲淡來，這個「記名師叔」果然不是那種爲虎作倀的人。

但胡無法、黑拳僧都死了，還有胖太歲，他傷勢極其嚴重，雖然雲淡來給他敷上大量金創藥，但依然性命危在旦夕。

瘦天王急得團團亂轉，頻頻叫道：「這便如何是好，他媽的準是流年不利，連放屁也是有毒的。」

許不醉道：「大丈夫生死等閒，你跳來跳去又有甚麼用？」

瘦天王道：「俺認識死胖子八百五十九年，他是俺唯一最合得來的大笨蛋。」

許不醉道：「跟大笨蛋做朋友，又有甚麼好處？」

瘦天王道：「他準不會騙俺，而俺却可以把他騙得團團轉。」

許不醉爲之一呆，繼而嘆了口氣，道：「但現在團團轉的並不是胖子，而是閣下。」

瘦天王道：「偶然讓俺團團轉一次，那也是他媽的十分公道。」

許不醉道：「這下子該當如何收拾殘局，還須從長計議。」轉目瞧着雲淡來，「師叔，你老人家認爲該當如何？」

雲淡來嘆道：「胖子這一次傷得極重，怕非我之能力可以起死回生。」

許不醉目光一閃，道：「若是公孫我劍之子在此，便又怎樣？」

雲淡來道：「公孫咳是當今武林有數的神醫，他若在此，固然甚好。」

許不醉忙道：「公孫咳就在不遠處，咱們把胖子揹着去找他可也。」

雲淡來搖頭道：「胖子傷得這麼重，萬萬不能再移動身子，否則只怕不到片刻，就得一命嗚呼。」

許不醉眉頭一皺，道：「這倒麻煩頂透，唯今之計，只有讓弟子先行回去，把公孫咳帶來。」

雲淡來道：「事不宜遲，速去速回，咱們在這裏等你。」

許不醉不再遲疑，匆匆又折回大路而去。

他這一次折回，可說是盡提眞氣，全力施爲，半刻時間也沒耽擱。

總算很快就找到公孫咳等人，常掛珠劈頭第一句便問：「胡老二怎麼沒回來，是不是死了？」

許不醉道：「是的。」

常掛珠哈哈一笑：「他媽的，死得那麼容易也不錯。」顯然，他還以爲許不醉正在跟他說笑。

岳小玉却看出有點不對勁，心想：「許軒主雖然爲人怪誕過癮，但這個玩笑似乎不像是玩笑。」但這種事不大有趣，倒也不便即時查根問底。

公孫咳瞧着許不醉，道：「你那邊有甚麼遭遇，且說出來大家參詳參詳。」

許不醉道：「參詳是不必了，趕快去救人才是要緊。」

公孫咳面色一變：「胡無法眞的出了事？」

許不醉道：「我要你去救的並不是老胡。」

公孫咳道：「不是老胡又是誰？」

許不醉道：「胖太歲。」

公孫咳一怔：「甚麼胖太歲？」

許不醉怒道：「天下英雄豪傑，你全都認識嗎？」

公孫咳道：「那倒不是。」

許不醉道：「又是否一定是閣下認識的人，才肯相救？」

公孫咳道：「更加非也。」

許不醉道：「那就請君火速到魏家莊救人。」

舒一照忙道：「魏家莊？它好像距離此地不怎麼遠。」

許不醉道：「實在不遠。」

舒一照道：「那裏很熱鬧嗎？」

許不醉道：「熱鬧死了。」

舒一照道：「既然這樣，咱們還在這裏呆甚麼鳥？」

常掛珠道：「咱們大夥兒這就齊齊向魏家莊進發可也！」

岳小玉道：「這可有點困難。」

鮑正行一怔，道：「你的脚忽然生了疔瘡嗎？」

岳小玉道：「小岳子的脚四平八穩，沒有一丁點兒毛病，但阿滿的腿却大大的不妙。」

許不醉道：「阿滿是甚麼東西？」

岳小玉道：「阿滿不是東西，是個勇猛巨人。」

許不醉立時向阿滿瞧過去。

「你就是阿滿？」

阿滿點點頭，道：「我就是阿滿。」

許不醉望着岳小玉，道：「他是怎樣受傷的？」

岳小玉嘆了口氣，然後道：「說來話長——」

「話長就不要說了，」許不醉立刻拖着公孫咳的手，道：「咱們先去魏家莊，救人要緊。」

公孫咳疊聲道：「說的是！說的是！」立即跟着許不醉趕路去了。

鐵老鼠道：「魏家莊必有重大變故發生。」

鮑正行急忙道：「那可不容錯過，咱們快去瞧瞧，以免坐失良機，日後噬臍莫及。」

舒一照道：「阿滿又怎樣？」

鮑正行道：「他打了我一掌，眼看老鮑馬上就要去見閻王，誰知這巨大老粗，如今却行之不得，走之不動！」

常掛珠冷冷一笑，道：「若非公孫咳用九陽神丹保住你這條性命，便是十個鮑老五也活不下去了。」

鮑正行道：「總要老鮑身子紮實，才可以復原得這麼快——噢唷，我……我……他媽的……咯……咯……」

常掛珠吃了一驚，大叫道：「你怎麼啦？」

鮑正行道：「我沒事——」話猶未了，已咯出一口瘀血。

舒一照道：「待我去把公孫神醫找回來。」

鮑正行忙道：「不要找他，他正忙着去救人。」

舒一照道：「難道你不是人了？」

鮑正行道：「公孫咳已說過，我會沒事的，只要好好休息一會就行了。」

岳小玉道：「鮑五兄說得是，瞧他的氣色，似乎不錯。」

常掛珠道：「但這裏不是休息養傷之地。」

岳小玉說道：「若到了魏家莊又會如何？」

常掛珠道：「那自然遠比荒山野嶺之地強勝了千百倍。」

岳小玉道：「這還等甚麼，大夥兒先趕到魏家莊裏再說。」

舒一照道：「老鮑受傷不輕，如何能夠走動？」

白世儒道：「還有那位阿滿兄，他也同樣行動不便。」

關中雄立時道：「可以弄兩個担架來，把他們抬到魏家莊去。」

岳小玉喜道：「如此當然最好，但這裏又怎會有担架了？」

關中雄猛然回頭，向丐弟子道：「誰有辦法在一頓飯時光之內，弄出兩具担架來？」

幾個丐帮弟子齊聲應道：「遵命！」

這幾個叫化做事十分勤快，關長老一聲令下，衆人就伐木斬竹，又有人拿出幾塊厚布，用種種古怪的辦法，合力製造担架。

約莫過了一頓飯時光左右，兩具担架果然造好了，雖然看來一點也不美觀，但似乎也相當紮實。

鮑正行道：「這種担架，用來抬岳小哥兒，一定十分輕鬆。」

舒一照道：「你躺上去，抬担架的人就吃力得要命了。」

鮑正行道：「老鮑若跟阿滿相比，却又是小巫見大巫啦。」

阿滿苦笑了一聲，歉然道：「是俺忠奸不辨，誤傷了這位兄台，眞是萬分的對不住。」

鮑正行揮了揮手，嘆道：「別再提啦，劫數來時，誰也躲不開，避不過的，況且你也只是受歹人利用，俺又怎會怪你來着？」

常掛珠早已急於趕往魏家莊，不由喝道：「少囉裏囉唆，快點收拾趕路才是正經。」

鮑正行和阿滿立刻躺在担架上，由丐帮弟子將兩人抬往魏家莊。

這一撥人走得較慢，還沒走到魏家莊，公孫咳已爲胖太歲治好了傷。

瘦天王很是緊張，不斷問公孫咳：「你把刀拔了出來，胖子會不會死？」

公孫咳道：「他現在死了沒有？」

瘦天王道：「暫時還活着，但臉色却不怎麼好，跟平時大大不同。」

公孫咳道：「你若和他一般，流掉這許多血，只怕早已完蛋大吉了。」

瘦天王道：「俺的身子，向來都比不上胖子結實。」

公孫咳道：「不才可以請你大大的放心，胖太歲跟着雲洞主，是怎麼說也死不掉的。」

雲淡來却大搖其頭，說道：「公孫賢侄此言差矣，胖子這次受創，正是因爲附和着我這個老窮酸，所以才會遭此血光之災。」

瘦天王忙道：「雲洞主，你這麼說，咱們可不大高興，咱們是心甘情願爲洞主出力的，像你那樣的好漢，江湖上實在是太少太少啦。」

雲淡來嘆息道：「我怎能算是甚麼好漢？」

瘦天王道：「提龍王府野心勃勃，藉着神通教日漸坐大的勢力殘害武林同道，而雲洞主忍辱負重，暗裏加盟邪教，實則冀圖裏應外合，把神通教擊潰，使提龍王府主人美夢成空，如此英雄，眞是往那裏去找？」

雲淡來說道：「別把雲某捧上半天了，說句眞話，老朽是給提龍王府逼出江湖的。」

公孫咳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雲淡來道：「老朽有兩個劣徒，與神通教早有勾結。」

公孫咳凜然的道：「雲洞主毫不知情嗎？」

雲淡來道：「老朽初時懵然不知，等到發現眞相之時，最後一個徒兒已落在神通教手中。」

公孫咳道：「那又怎樣？」

雲淡來道：「自甘墮落，與邪教勾結之劣徒，自然是死不足惜，但年紀最細小那一個，却是太無辜了。」

瘦天王道：「爲了救這小徒兒，雲洞主決定虛與委蛇，『暗中』加盟神通教麾下，但實際上，却無時無刻不在準備給予邪教一個要命的打擊。」

公孫咳恍然大悟：「原來如此，但經此一役，雲洞主再也不能潛伏在神通教內了。」

瘦天王道：「但咱們畢竟已幹掉了雷金錢，總算是爲江湖除一大害。」

公孫咳道：「雲洞主三位高徒又怎樣了？」

雲淡來道：「甘願與邪救同流合污者，已爲一人所殺。」

公孫咳道：「該人是誰？」

雲淡來道：「布狂風便是。」

「布狂風！」公孫咳陡地呆住，「這位布公子好大的本領。」

許不醉插口道：「江湖上，已有人稱他為『劍中之聖』。」

公孫咳凝注着雲淡來，道：「雲洞主尙有一高徒，如今情況如何？」

雲淡來說道：「已給布公子救出，並派人送往少林，由少林高僧暫代老朽看管着。」

公孫咳撫掌笑道：「如此甚好，咱們大可再無後顧之憂。」

這時，常掛珠、岳小玉等已趕到魏家莊。

常掛珠一看見公孫咳，便大聲叫道：「情況如何？」

公孫咳道：「大局穩定，胖子已逃出生天。」

常掛珠道：「如此甚好，胡老二呢？他躲到那裏去了？」

公孫咳道：「不幸之至。」

常掛珠臉色驟變，白世儒也怪叫起來：「甚麼，你是說他死了？」

公孫咳道：「他還活着，只是再也見不着各位了。」

鮑正行躺在担架上，怒道：「快叫這廝出來，否則再也不認他做兄弟。」

公孫咳道：「你認不認他做兄弟，那已是另一回事了。」

舒一照奇詫，問道：「為甚麼會是另一回事？」

公孫咳道：「就算你想認他做兄弟，那也不成了。」

舒一照怒道：「這是甚麼臭道理？」

公孫咳道：「他出家為僧，做了和尙去了。」

常掛珠道：「老胡貪杯好賭，六根不淨，又怎會刮光腦袋出家去了？」

許不醉道：「做和尙也可以喝酒賭錢的。」

舒一照道：「這便是犯了清規。」

鮑正行道：「與其做個犯規和尙，何不逍遙自在地做個凡夫俗子？況且咱們江東五傑在江湖上大有名堂，實在是大大的非凡，大大的不俗了。」

許不醉道：「但胡二兄醉心拳法，你們可又知道嗎？」

常掛珠「唔」一聲，道：「他喜歡練拳，我是知道的，所以，我這個老大也不時指點他學幾路拳法，而他也很用心的去學。」

岳小玉心中暗暗好笑：「你這個老大的拳法，又能高明到甚麼地方去了，這些話，準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却聽見許不醉道：「常老大拳法厲害，那是衆所週知的，以是賣蛋三婆，開豆腐店的五姑，一看見尊駕無不退避三舍，唯恐蛋裂豆腐碎，弄得血本無歸。」

這句話若出自舒一照或者是鮑正行之口，常掛珠勢必氣得直跳起來，但許不醉這樣說，他却只是一笑置之，而且似乎笑得並不怎麼勉强。

公孫咳却微微一笑，道：「常老大的拳脚功夫，並不能說是怎麼差勁，只不過若與黑拳僧那樣的高手相比，自然是有點分別的。」

許不醉嘿嘿一笑，道：「不是有點分別，而是大有分別。」

白世儒吸了口氣，道：「兩位言下之意，是說胡老二拜了黑拳僧做師父？」

許不醉道：「不錯，正是如此。」

舒一照雙眉一軒，道：「天下間怎會有這等怪事，好端端的幹嗎要拜個和尙做師父？就算非拜黑拳僧為師不可，也毋須刮光腦袋來奉陪！」

許不醉道：「你說得很有道理。」

舒一照道：「當然是他媽的大有道理，天下間大大小小事情，都抬不過一個理字，正是理能壓天子，無理難壓——」

「壓你祖宗個屁！」許不醉忽然瞪圓兩眼，大聲道：「你講理，你娘講理，你祖宗三百八十代都講理，但那又有甚麼用處？」

舒一照面色一變，道：「為甚麼會沒有用。」

許不醉道：「你對江湖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黑拳僧為甚麼叫做黑拳僧，你懂不懂？」

舒一照道：「不懂。」

不懂就聽着！」許不醉冷冷一笑，道：「黑拳僧的師父，是崆峒派的那葉大師，那葉為人正派，不苟言笑，他在崆峒派裏，一直都是神枱貓糞。」

「神枱貓糞？」白世儒鼻子一皺，道：「這豈不是很臭了？是不是那葉大師三年也不洗澡一次？」

許不醉道：「那葉大師天天沐浴，乾淨得很。」

鮑正行道：「大便呢？」此言一出，水瑩兒登時面上一紅。

岳小玉眉頭大皺，叱道：「你說話怎麼如此粗鹵？」

鮑正行一怔，接着連忙陪笑不迭：「是老鮑不對，一千一萬個不對，岳小哥兒不要生氣。」

岳小玉道：「你以後檢點一些，也就是了。」心裏却道：「實則是老子絕不比你斯文到那甚麼地方去，只是小小佳人在旁，不正經一點可對不住當今聖上。」

白世儒繼續追問許一醉，道：「那葉大師被稱為神枱貓糞，那是甚麼意思？」

許不醉還沒開口，岳小玉已接口：「神憎鬼厭是也。」

常掛珠讚許的道：「岳小哥兒見多識廣，對於人情世故，一點也不比老江湖輸虧。」

岳小玉暗嘆口氣，忖道：「老子在家鄉之時，常給老子的老子罵作『神枱貓糞，香爐狗尿。』莫不是老子眞的那麼可憎可惡乎？」

只聽見許不醉又漫聲說道：「貓糞之事，不必再提了，總而言之，那葉大師在崆峒派中，人緣甚差就是了。」

岳小玉道：「黑拳僧呢？」

許不醉道：「黑拳僧比那葉大師更不被人歡喜，即以那葉大師來說，他又不喜歡這個徒兒。」

鮑正行道：「既不喜歡，何必却把他收錄為弟子？」

許不醉道：「這可不知道了，就像許多大夫一樣，他們都很討厭妻子，但不知如何却令他把討厭的人娶了回來。」

白世儒道：「這道理甚是簡單，多半是娶的時候覺得甚好，但久而久之，夫妻朝夕相對，大家熟絡起來，那就不怎麼妙了。」

舒一照奇道：「大家熟絡一點，那又有甚麼不好了？」

白世儒道：「越是熟絡，就越是熟口熟面，但弄得太熟了，就會又靭又難下嚥，終於你忍不住俺，俺忍不住你這個臭婆娘，到頭來就一拍兩散，再也談不攏。」

舒一照道：「你這種想法大大的不對勁。」

白世儒道：「何以不對？」

舒一照道：「常言有道：『熟能生巧』，可見夫婦之道，還是越熟越好。」

白世儒道：「巧者，巧言令色也，又熟又巧，更是早早嗚呼，悲哀之極。」

許不醉皺皺眉道：「兩位，說夠了沒有？」

舒一照道：「咱們若要繼續說下去，再說十八年也說不完，但許軒主可以先說你的，咱們必定洗耳挖鼻恭聽。」

鮑正行道：「洗耳也就夠了，又何須挖鼻？」

舒一照道：「洗耳耳根清淨，挖鼻聚精會神。」

岳小玉道：「還是少開口，且聽一聽許前輩之言好了。」

許不醉瞪了舒一照片刻，才道：「那葉大師雖然並不甚喜歡黑拳僧，但黑拳僧資質極佳，是塊練武的好材料，所以最後還是把最好的武功，傾囊傳授。」

常掛珠道：「難怪黑拳僧在江湖上的名頭，如此响亮。」

許不醉道：「黑拳僧在江湖中享有盛名，倒不是靠崆峒派的武功，尤其是拳法，他練別家門派的拳法，就遠比崆峒派的為多。」

常掛珠道：「那葉大師任由徒兒去練其他門派的拳法嗎？」

許不醉道：「那葉大師在黑拳僧二十那年就死了，後來，黑拳僧一度還俗，還娶了一個女子為妻，不到一年，他生下一個女兒。」

常掛珠道：「和尙還俗娶妻，這種事也不算是新鮮。」

許不醉道：「黑拳僧這些事，咱們可以完全撇去不談。」

鮑正行担架上淡淡一笑，道：「不談這些事，又該談些甚麼？」

許不醉道：「他的拳法。」

鮑正行說道：「他的拳法眞的很厲害嗎？」

許不醉道：「當然厲害。」

常掛珠道：「據說，黑拳僧最厲害的是左拳，江湖上很少人能避得過他的快速一擊。」

許不醉道：「但他眞正最厲害的一擊，却還是由右手發出來的。」

「哦？」常掛珠吸一口氣，道：「這可鮮有人提及了。」

許不醉道：「黑拳僧雖然並不是個工於心計的老狐狸，但畢竟已在武林中打滾大半輩子，對於這種虛虛實實的掩眼法的功夫，還是頗有一手的。」

白世儒道：「好厲害的和尙！」

許不醉道：「這和尙若不厲害，胡老二也不肯拜他為師，跟着他前往孟史春大城堡去了。」

「孟史春大城堡？」常掛珠、舒一照、白世儒與鮑正行都是齊齊怔住。

「這是甚麼地方？」常掛珠問。

許不醉道：「天竺最神秘的一座堡壘，即使是天竺人，十居其九都不知道孟史春大城堡在甚麼地方。」

白世儒道：「胡老二跟着黑拳僧到孟史春大城堡幹甚麼？」

許不醉道：「取經。」

「取甚麼經？」舒一照道：「莫不是效法唐三藏去取西經嗎？」

許不醉道：「甚麼西經東經，黑拳僧才沒有這個興趣，他要取的是拳經。」

常掛珠道：「黑拳僧的拳法不是已經挺夠厲害嗎？何以還要去取甚麼勞什子拳經？」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黑拳僧以拳法馳名武林，那是人所共知的，但這並不等於說：黑拳僧的拳法天下無敵，江湖第一！」

常掛珠道：「要成為天下第一拳，那當然是很不容易的，別的不說，就以烏衣庵的燒飯婆娘拳婆子來說，她的『母虎十三拳』就不好對付，即使是黑拳僧遇上了她，只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舒一照道：「常聽人說犬牙虎爪獅子鼻，怎麼却弄出一套母虎拳來？」

常掛珠道：「雄虎用爪，母虎用拳，這道理你是不會明白的。」

鮑正行乾笑道：「管他是虎爪還是貓拳，總而言之，黑拳僧的拳法打不過許多臭婆娘龜兒子，也就是了。」

舒一照盯着他，道：「難怪那次你打勝了黑拳僧。」

鮑正行得意的一笑，正待順勢吹牛一番，但總算及時省悟舒一照正在兜圈罵自己是個龜兒子，便立時住口不語，只當作沒有聽見。

舒一照却已咭咭怪笑，冷不防常掛珠一個肘拳撞了過來，喝道：「現在不是玩耍的時候。」

許不醉這才接道：「練劍之人，常會為了一把好劍，或者是一本劍譜，而不惜赴湯蹈火，歷盡艱險追求，同樣地，練拳之人，一旦知道有本厲害的拳經存在，也會不遠千里，不顧死活的去找尋。」

舒一照道：「那是人之常情，不必智者而後知。」

許不醉道：「黑拳僧既然嗜好拳法，自然渴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所以，他決定要到天竺，取那本拳經回來。」

鮑正行道：「是不是有了那本拳經，就可以成為天下第一拳？」

許不醉道：「能否成為天下第一拳，目前來說是言之過早的，但那拳經上所記錄的拳法，遠比黑拳僧如今所學的拳法厲害，這一點却是無可置疑。」

鮑正行說道：「這也不錯，他回來之後，最少可以把那拳婆子的牙齒統統打下來。」

許不醉道：「黑拳僧與拳婆子無仇無怨，這兩人是不會打起來的，但黑拳僧還有無數厲害的仇家，倘若他的拳法不再精

進，將來就大有危險了。」

鮑正行道：「對，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黑拳僧懂得及早防範，那是智者之所爲。」

舒一照道：「但胡老二爲甚麼要跟着黑拳僧。」

「唉，你這個人眞是笨得要命！」許不醉跺脚道：「你們的胡老二喜歡練拳，所以就跟着黑拳僧到天竺去啦，這簡單的事，怎麼還要許某翻來覆去再三解釋？」

鮑正行怫然不悅，道：「這豈不是重拳輕友，不顧義氣了？」

公孫咳搖頭不迭，道：「鮑兄此言差矣。」

鮑正行道：「何差之有？」

公孫咳道：「胡無法跟着黑拳僧到天竺求取拳經，並不只是爲了自己。」

鮑正行道：「不是爲了自己，難道是爲了天下太平嗎？」

公孫咳道：「對了，胡無法眼光遠大，深明長痛不如短痛之道。」

鮑正行道：「這又是他媽的甚麼臭道理？」

公孫咳問道：「你說，行走江湖，以何爲先？」

鮑正行道：「這還用說嗎？當然是義氣爲先，財帛視如糞土！」

公孫咳道：「但光是有義氣，還是絕對不行的。」

鮑正行道：「何以不行？」

公孫咳道：「關於這一點，大家不妨看看岳小兄弟。」

岳小玉一呆，暗道：「小岳子又不是戲台上的花旦，又有甚麼好看了？」

只聽見公孫咳咳嗽了一聲，又緩緩地接道：「岳小兄弟很早就想在江湖上行走，到了現在，勉强也可算是個武林中的人了……」

岳小玉心中大是得意，心想：「老子眞的可算是個武林人物嗎？但公孫神醫既然這麼說，也不會錯到甚麼地方去的。」

公孫咳接道：「誠然，岳小兄弟是個很夠義氣的小好漢，但他武功不行，結果自出道以來，處處吃虧，屢屢給惡人欺負，以致多次蒙受血光之災……」

岳小玉心中大不以爲然，忖道：「水瑩兒雖然在岳小哥兒的身上戳了一下，但那純屬千古難得一見的罕有誤會，她又怎算是甚麼惡人了？」他一面想，兩隻骨碌碌的眼珠子却一面直盯着水瑩兒。

他是越看越有醉意，水瑩兒初時還沒發覺，到後來彼此四目相投，登時把她弄得雙頰赧紅，再也不敢朝着岳小玉這一邊瞧過來。

岳小玉心中又在暗叫：「這番害苦岳郎也，正是小佳人勝似羊脂白玉，小好漢意亂情迷，再相對下去，眞不知道該當如何了結。」

轉念又想：「這等事，只怕三千年後還是沒完沒了，還是順其自然也罷。」但如何順其自然法，心中却連一點概念也沒有。

這時候，公孫咳又說了一大堆說話，而且都是望着岳小玉這一邊，一邊望一邊說的。

但岳小玉早已靈魂出竅，陷入胡思亂想之中，公孫咳這番說話，雖然明明是在說岳小玉，但岳小玉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聽進耳朵裏。

等到公孫咳直向他走過來，一拍他肩膊之際，這位「小好漢」才清醒過來。

只聽見公孫咳淡淡一笑，道：「小師弟，你說是也不是？」

岳小玉怔了一怔，心中叫不由叫苦。

公孫咳剛才說甚麼，他根本就完全沒有聽進耳朵裏，但却又不好意思直說出來，便含糊其辭地說：「那也差不多了。」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舒一照更是捧腹大笑。

岳小玉一呆，道：「有甚麼好笑？」

公孫咳眉頭一皺，道：「小師弟，你聽見我剛才說甚麼沒有？」

岳小玉訕訕一笑，只好道：「有一點點聽見。」

公孫咳道：「聽見一點點！換句話說，就是許多說話都沒聽見！」

岳小玉吐了口氣，道：「你再說一遍，這次師弟一定靜心聆聽。」

公孫咳「哼」一聲，道：「那麼你聽着了，剛才我是說：『小岳子雖然講義氣，但武功不行，所以經常吃虧，由此可見，只顧義氣而沒有上乘的武功，不啻就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與其做泥菩薩，不如做龜兒子王八蛋還更風流快活，小師弟，你說是也不是？』」

岳小玉吃了一驚，忙道：「當然不是，做泥菩薩不過癮，做龜兒子王八蛋更不是人！」

公孫咳嘆道：「你現在才弄清楚是非曲直，眞是不知所謂。」

岳小玉又是訕訕一笑，道：「師弟一時糊塗，師兄休怪。」

公孫咳道：「我怎會怪你來着？就只怕我的老子你的師父聽見了，會用力踢你的屁股。」

岳小玉臉色一變，道：「這可不怎麼好玩，千萬不要讓他老人家知道。」

公孫咳道：「總要師弟爭氣一點，爲咱們爭光，不要讓那些江湖老前輩罵咱們是飯桶。」

岳小玉道：「對，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倘若不爭氣，就是龜中之龜，王八中之王八！」

常掛珠嘆了口氣，道：「如此算來，胡老二算不算爭氣？」

「當然算！」許不醉大聲說道：「爲了練拳，他甚麼苦都肯吃，正是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句話，是永遠不會錯的。」

岳小玉心道：「不少貧苦百姓自出娘胎，便一直吃苦吃到八十九歲，結果苦足八十九年，依然還是人下之人，連放屁打噴嚏也不敢大聲一點。」

但常掛珠却聽得點頭不迭，道：「許軒主言之成理，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咱們江東五傑一直屈居人下，顯然是吃苦太少，而吃酸辣麵則太多了。」

公孫咳道：「胡老二遠赴天竺，只怕有一段時期不能在中原武林出現了，大家不要太難過，總有一天，他會爲你們江東五傑帶來好消息的。」

常掛珠唯唯喏喏，白世儒緊繃着臉，

而舒一照和鮑正行却似是不怎麼在乎。

岳小玉忽然走到公孫咳身邊，道：「鐵眉樓那邊的形勢怎樣了？」

公孫咳說道：「對吾人等是大大的有利。」

岳小玉道：「何以見得？」

公孫咳道：「豹刀雷金錢，已然伏誅，死在魏家莊門外！」

岳小玉目光一閃：「這的確是個很大的喜訊。」

公孫咳又道：「但最重要的，還是雲洞主已恢復本來面目，决定與神通敎那些狗崽子週旋到底。」

岳小玉道：「如此甚好，正是道長魔消，江湖上很快就可以平靜下來。」

「哼！」許不醉連聲冷笑。「談何容易？」

常掛珠道：「世事如棋，甚麼事情都可能會發生的。咱們切莫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岳小玉道：「從這裏前往鐵眉樓，大概要多少時候？」

許不醉道：「你這樣問，敎人如何回答？」

岳小玉一怔：「我問錯了嗎？」

許不醉道：「若是以我的脚程，很快就可以趕到鐵眉樓。」

岳小玉道：「實在有多快？」

許不醉道：「充其量一盞茶時光就已很足夠了。」

岳小玉「哦」一聲，道：「那並不很遠。」

公孫咳搖搖頭，道：「你錯了，若由你來走，最少也要一天。」

岳小玉不大服氣，道：「小岳子不懂輕功，走得很慢，那是事實，但若說得相差如此之遠，小岳子可不相信。」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師弟，你眞的要多點磨練才行。」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師兄之言，師弟不怎麼明白。」

公孫咳道：「你懂不懂飛簷走壁的功夫？」

岳小玉道：「不懂。」

公孫咳道：「這就是了，在魏家莊背後，有一座懸崖峭壁，除了飛鳥之外，連猴子也視爲畏途，不敢輕易攀登上去。」

岳小玉道：「猴子也不敢攀登的峭壁，又有誰能攀得過去？」

許不醉用姆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就可以攀得過去，而且快如流星，矯若游龍。」

常掛珠道：「這算不算是吹牛？」

公孫咳道：「這句話若是我說的，就是吹牛，但許軒主却眞有這份本領。」

岳小玉皺皺眉道：「就算攀過去又怎樣？」

公孫咳道：「只要攀過這座峭壁，馬上就可以看見鐵眉樓了。」

岳小玉道：「這倒方便的很。」

公孫咳道：「對許軒主來說，當然是方便之又方便，但對於不懂輕功，甚至是輕功稍差的人來說，這座峭壁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岳小玉道：「連你也攀不過去？」

公孫咳說道：「你師兄的輕功，只比大象好一點點，又豈可能與許軒主相提並論？」

許不醉說道：「公孫兄不要太過謙遜了。」

公孫咳道：「鐵眉樓，咱們是非去不可的，若不攀過峭壁，就得繞之而行。」

岳小玉苦着臉，道：「要整天路程，豈不是悶煞人也？」

許不醉道：「整天是不用的，但若慢慢地走，又抬着担架而行，四五個時辰一定少不了。」

岳小玉道：「但天色已快黑啦。」

公孫咳道：「所以，咱們不妨在此暫宿一宵，明早再行趕路。」

忽聽一人淡淡一笑，道：「要趕路的並不是咱們，而是另有其人。」

許不醉立刻盯着這人。

這人正是雲淡來，他悠然地說道：「公孫老俠、諸葛酒尊曁鐵眉樓諸位高手，已護着郭堡主朝這邊趕了過來。」

岳小玉立時興奮地跳了起來，道：「眞的？」

雲淡來微微一笑，說道：「半點也不假。」

岳小玉高興極了，他對公孫咳道：「師父來啦，還有郭大哥和諸葛前輩！」

公孫咳笑了笑，道：「我早就說過，叫你不用担心。」

常掛珠道：「這些武林前輩，個個見識非凡，武功卓絕，當然是用不着爲他們担心的，若要担心，倒不如去担心另一個人。」

許不醉兩眼一瞪，道：「担心誰？」

常掛珠道：「布公子。」

「布公子？」岳小玉陡地一懔，「你是說，飲血峯下會有變故發生？」

常掛珠道：「你聽過『調虎離山計』這五個字沒有？」

岳小玉道：「在還沒戒奶之前已聽過萬遍。」

常掛珠道：「鐵眉樓之危，也許不是眞正的危機，布公子那邊，可能會有更驚人的變亂。」

舒一照道：「但這只是猜測而已，也許布公子那邊，連一點事情也沒有。」

常掛珠道：「我看未必。」

岳小玉道：「大家毋庸爭論，一切大可從長計議。」

這時候，鐵髮和木眼雙雙走了過來，木眼首先說道：「布公子是個不怕死的公子。」

鐵髮接道：「他叫我們到這裏來的時候，早已知道飲血峯下，以至血花宮中，都會有驚人的鉅變。」

岳小玉矍然一驚：「是眞的？你們早已知道了？」

木眼道：「布公子的爲人，我們比誰都更清楚。」

岳小玉道：「你們認爲，那鎭裏會發生甚麼變亂？」

木眼喟然道：「布公子的仇家很多，想對付他的人不知凡幾。」

鐵髮道：「我們不知道誰會在這個時候來對付布公子，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是可以絕對肯定的。」

（未完・廿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翠娥原來是九毒者第三女弟子，她在雲飛白在西山別業動手動脚，却被九毒觀音秦妙香（師姐）看見，知道師妹對他鍾情，便要求他一起去找尋甘春霖的下落，鄭重說明是師尊的令諭。唐翠娥亦坦率告訴雲飛白，在他身上已下了情蠱，雲飛白亦將計就計，同她回到甘莊家安頓下來，晚上和義妹管練霞相見，配好解藥，此時忽然出現甘春霖，仍在莊內匿藏，三人商量訂下苦肉計，由雲飛白從地窖中將甘春霖捉住押去見九毒尊者，另由管練霞將驪龍辟毒珠投向三靈門，九毒尊者見甘春霖呈上的不是辟毒珠，亦不留難將他放走……

七色劍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文・東方玉　圖・可飛

（續完）

會師仙霞嶺　誘火併聚殲

甘春霖錯愕的道：「尊者這是什麼意思？」

九毒尊者目光冷厲，冷然道：「你當日從海客手中購來的就是此珠麼？」

甘春霖道：「正是此珠。」

九毒尊者道：「你沒騙老夫？」

甘春霖作色道：「甘某購得此珠，並未有轉讓牟利之心，何用訛詐尊者，何況甘某匿居避禍，是因昔日結有樑子的北嶺七兇尋仇之故，並不知道尊者也在找尋在下，在下身佩此珠，已有廿載，怎說欺騙尊者呢？」

九毒尊者顏色稍霽，把珠子依然裝入絲囊之中，隨手遞與左首的侍女，一面說道：「這只是一顆罕見的黑珍珠而已，雖然價値鉅萬，但並不是驪龍珠，你可以回去了。」

左首侍女依然把絲囊還給了甘春霖。

甘春霖伸手接過，依然貼身佩好，拱拱手道：「多謝尊者指點。」

唐翠娥突然跪倒地上，說道：「師尊開恩，當日弟子找到他的時候，曾答應不傷他性命的……」

九毒尊者含笑道：「爲師不是已經放他走了麼？」

唐翠娥道：「師尊……」

九毒尊者佛然道：「妳不用多說，還不起來？」

甘春霖拱拱手道：「甘某告辭。」

起身往外行去，他因雲飛白早已給他準備了解毒丹，故而坦然不懼。

雲飛白心中暗道：「看來唐翠娥心地倒是不壞。」

就在此時，只見一名紅衣道人匆匆走人，在殿前躬身道：「啓禀天尊，屬下赤天門主冉世騮有緊急要事求見。」

九毒尊者抬目道：「進來。」

紅衣道人應了聲「是」，急步走入，雙手呈上一個朱色細小竹筒。

右首一名侍女走前兩步，伸手接過，打開竹筒，從中間抽出一個紙捲，轉送到九毒尊者面前。

雲飛白看那朱色竹筒，心中暗道：「這敢情是他們飛鴿傳書了。」

九毒尊者打開紙捲，只看了一眼，不覺勃然變色道：「令狐楚這老匹夫欺人太甚！」

天狐令狐楚，正是昔年南山十戾之首，如今的三靈門三位門主的首席門主。

雲飛白聽得心中暗暗一動，忖道：「三妹好快的行動！」

只聽九毒尊者怒聲道：「鳴鐘。」

左首一名侍女躬身領命，匆匆往殿左行去。那紅衣道人也躬身一禮，往外退出去。

不多一會，只聽殿右傳出一聲悠揚的鐘聲！

唐翠娥悄聲道：「你們隨我來。」說完，悄悄退出大殿。

雲飛白、甘祿堂二人隨着她退到左首廊下。

鐘聲連續不斷的一共響了九聲。

只見九毒觀音秦妙香從長廊後面轉出，她身後緊隨着一行人，前面是四名一身青衣，戴着面具的五毒使者，稍後則是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路東華、玉女雙嬌、樊月嬌、宋玉嬌，以及二十名七色劍士。

九毒觀音一眼看到唐翠娥、雲飛白和甘祿堂三人，站在廊下，立即問道：「三妹，你們怎麼來了？」

唐翠娥隨着她並肩而行，低低的道：「我們是押送甘春霖來的。」

九毒觀音道：「你們已經找到了，哦，師尊召集全體門下有什麼事呢？」

唐翠娥低聲道：「不知道，是剛才赤



天門主送進去的飛鴿傳書……」

她朝雲飛白招招手，示意他跟在自己身後而行。

甘祿堂也迅快的取出面具，戴到臉上（他本是五毒使者青字五號），跟在青字四號後面，加入了九毒觀音秦妙香那一隊人的行列。

這時從外面八道門中各自走出一隊人來，八道門戶，一共是八隊，計爲：昊天、陽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鸞天八門，每門由門主爲首，各率九名道士，朝鈞天門大殿階前集合。

秦妙香率領的一隊人，和唐翠娥、雲飛白則站到大殿左首。

一時之間，殿前九行人肅然而立，鴉鵲無聲。

接着兩名黃衣道童，一個手捧黃穗古劍，一個手捧紫玉如意，走到階上，分左右站立。

接着只見九毒尊者大步跨出殿門。階前衆人一齊躬下身去，口中同稱：「天尊。」

九毒尊者朝衆人微微頷首，洪聲道：「三靈門居然邀約江湖黑白兩道，各派人士，在仙霞嶺仙霞關舉行武林大會，還把老夫門下大弟子畢逢春擒去。三靈門這數月來，一直和本門勢同冰炭，難得他們羣集仙霞關，正好把他們一舉殲滅，爾等立即隨同老夫前往。」

說到這裏，目光轉到九毒觀音秦妙香身上，說道：「秦妙香。」

九毒觀音急忙躬身道：「弟子在。」

九毒尊者道：「妳可隨爲師同行，把妳這一隊人，交與翠丫頭率領，等今晚再行上路。」

秦妙香躬身道：「弟子敬領法旨。」

九毒尊者又朝唐翠娥吩咐道：「翠丫頭，你們限初更動身，沿途依本門暗號行止。」

唐翠娥躬身道：「弟子敬領法旨。」

九毒尊者大袖一揮，八門門主立即轉身列隊向外行去。

九毒尊者率同秦妙香步出鈞天門，門前早已備妥一輛雙轡金輦，九毒尊者登上金輦，秦妙香也跟着坐到師父的身旁，金輦就緩緩往觀外馳去。

唐翠娥、雲飛白恭送九毒尊者出觀。

雲飛白低聲道：「看來九毒觀音和天尊的關係不尋常呢！」

唐翠娥雙頰微赧，低聲道：「你這話要是給師尊聽見了，你這條小命就保不住了。」

她回過身，問道：「你們這一隊，由誰領頭？」

青字一號道：「是屬下。」

「好！」唐翠娥道：「你領他們退下去，我們要吃過晚飯再上路。」

青字一號答應一聲，朝大家打了個手勢，一齊退了下去。

唐翠娥回身道：「白大哥，我們也到裏面去休息一回了。」

說完，領着雲飛白朝長廊行去，進入一道月洞門，裏面是一座廣大的花園，到處花木扶疏，鋪着白石小徑，花林之間，樓宇掩映！

雲飛白目能夜視，他忽然發現白石小

經右側一個圓形的花圃中，有一叢開着一簇簇像米粒般細小黃花的花卉，正是「百草經」上所載，七味解蠱藥中缺少的一味——「天米黃」，心頭不禁狂喜：「自己一路行來，這些天，沿路留意，就是找不到這味藥草，這眞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唐翠娥領着他來至一座小樓前座，回頭笑道：「這座小樓，就是我的住處了。」她推門而入。

一名青衣小鬟迎了出來道：「三姑娘回來了。」

唐翠娥道：「妳快去廚下準備晚餐，飯後，我們立時要出發呢！」

青衣小鬟答應一聲，轉身自去。

雲飛白道：「我們飯後出發，從這裏前去仙霞嶺，路途遙遠，天尊要妳率領這一隊人，神志被迷，不易指揮，依我看，由青字一號領隊，不如要青字五號領隊，較爲妥當。」

唐翠娥道：「這原是二師姐的人，我不過暫時率領，換人只怕不太好吧？」

雲飛白道：「就是因爲原來是妳二師姐率領的，現在換妳來率領，青字一號和我們不熟，未免隔閡，青字五號隨我們已有多日，所以暫時由他來領頭，對妳我較爲方便，等到此行任務完成，交回妳二師姐，再由青字一號去率領，不也一樣？」

唐翠娥道：「這樣會不會引起五毒使者的不安呢？」

「不會的。」

雲飛白又道：「妳可以另派青字一號工作，就說他是五毒使者之首，要他和青字二號負責前鋒，作爲全隊嚮導，這是很重要的工作，譬如前途有沒有情況？和注意可疑人物，聯絡天尊行經之處的記號，和那裏可以食宿等事，這比率領一隊人，重要得多了，而且，也必須精細幹練的人才行。」

唐翠娥柳眉輕輕一挑，嫣然笑道：「白大哥，還是你想得週到，這件事，確實很重要，我就依你說的去好了，哦，路上還有些什麼事呢？」

雲飛白笑道：「咱們前行人員如果都辦妥貼了，後面的人只要到時吃飯休息，旁的就沒什麼了。」

說話之時，青衣小鬟已經端上晚餐來了，兩人匆匆吃畢，青衣小鬟送上兩盞名茶。

唐翠娥說道：「白大哥，現在距離初更，還有一回工夫，我們還是可以坐息一回。」

雲飛白說道：「妳坐一回，我有些事情……」

他故意雙手捧腹，站了起來。

唐翠娥會意的朝他笑了笑，叫道：「小雲。」

青衣小鬟立時走了進來。

唐翠娥附着她耳朵低低說了兩句。

青衣小鬟說道：「白公子，你隨小婢來。」

她引着雲飛白來至後面樓梯下一個小間，伸手朝裏面一指，說道：「便桶就在裏面了。」

雲飛白說了聲：「多謝。」

急急走入，掩上了門，正好後面有一個小窗，他略爲提氣，就穿窗而出，四顧無人，立即施展身法，找到方才那個圓形花圃，伸手拔起一把「天米黃」，因爲要用的只是根部，他連拔了幾把，挖出十幾個酒杯大的球根，收入袋中，又在附近小池中洗清了手，才行回轉，又穿窗而入，開出門去。

唐翠娥道：「白大哥，你喝口茶，我們該出發了。」

雲飛白拿起茶碗，喝了一口，說道：「我們走吧！」

回到鈞天門殿前，青字一號率領着一隊人，已在階前等候。

唐翠娥道：「青字一號、二號，你們兩個作爲我們一行人的前鋒，先行出發，負責沿途情況，注意可疑人物，查看天尊行經之處的記號，和一路的食宿事宜，這是最重要的任務，和後面至少要保持三五里距離，如有情況，隨時和後面連絡，青字一號率領的人，暫時可交由青字五號接替。」

雲飛白在旁道：「還有，咱們既有前鋒，就應該有後衛，妳要青字三號、四號担任後衛，這樣就可以掌握前後形勢，不致被人偷襲了。」

唐翠娥點頭道：「那就這樣，青字二號、四號担任後衛好了。」

五個人同時躬身領命，青字一號就把如何指揮神志迷失的一隊人，移交給了青字五號，（甘祿堂）就和青字二號，首先出發。

甘祿堂心中自然明白，這是雲飛白的主意，把四個五毒使者全支出去了，這一路上好讓自己有時間給藍如玉等人服下解藥，不慮有人發現了。

唐翠娥等青字一號、二號走了一回，才朝甘祿堂說道：「現在我們也可以上路了。」

一面回頭朝青字三號、四號吩咐道：「你們兩個等我們走後再出發，至少也要和我們保持三五里光景。」

兩人同時躬身領命。

唐翠娥、雲飛白、甘祿堂率同一隊神志被迷的人魚貫離開了九天宮，連夜趕程而去。

× × ×

仙霞嶺是浙江、福建兩省之間的界山，盤行峻拔，接岫連峯，大山深谷，不可勝紀。

明朝成化中，在嶺上設有仙霞關，東西北南，因地設隘，另有安民、六石、黃塢五關，都是江西、浙江、福建往來的間道。

這些關，到了清代中葉，太平盛世，也就漸漸廢置。

二十年前，南山十戾被七大門派聯手，十去其四，在九宮山又被管練霞的父親管逸雲連斃三戾，剩下的三戾——天狐令狐楚，地龍第五曦，癩蝦蟆莫元奇，從江西到仙霞嶺。

那時嶺上原有一座關帝廟，三人就在廟中歇了下來。

天狐令狐楚是個有野心的人，當時雖然遭受大挫，但到了仙霞嶺，這裏人迹稀少，大山深谷，又如此險峻，就在關帝廟中，設下三靈堂，開山收徒。

因爲地勢較僻，江湖上也沒人注意，經過二十年經營，三靈堂也變成了三靈門，隱然成了江湖上一個門派。

三靈門要擴充勢力，問鼎武林，自然要網羅武林高手，於是就由癩蝦蟆莫元奇去找黑道著名的北嶺七兇。

那知七兇之首的厲山君已解散手下，改過向善，隱居不出，婉言拒絕。

癩蝦蟆只得暗使「迷迭香」，把七兇帶走。

同時他也得到消息，昔年南山十戾的死對頭九毒尊者，也在江南現身，打算重振九毒門。

江湖上黑白兩道，一向涇渭不同流，但白道中七大門派，雖然門派不同，還能互相尊重，黑道可不同了，雙雄可不能並存。

尤其是南山十戾和九毒門一向是死對頭。

三靈門崛起江湖，網羅高手，果然志在七大門派，報雪二十年前聯手對付南山十戾之仇，可是一山難容二虎，要對付七大門派，第一件事，必須先統一江湖的黑道。

九毒門的重出江湖，自然是三靈門最大的威脅，於是就使三靈門有了先對付九毒門的決策。

論武功，南山三戾，在武林中已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但九毒門是用毒的能手，對付劇毒，武功可並不管用。

經三靈門多方打聽之下，江湖上正好有兩種東西，可以尅制九毒門的奇毒，一是白眉崑崙甘春霖從海客手中得到的一顆驪龍辟毒珠，一是藥王門世代相傳的「百草經」。

兩者只要得到一件，九毒老魔就並不足懼了。

這就是三靈門和九毒門明爭暗鬪，務必爭先取到這兩件東西的癥結所在。

× × ×

經過二十年的整頓，三靈門的總壇所在——關帝廟雖然仍是關帝廟，但廟後已經興建了許多房舍。

這天，中午時光，關帝廟第三進一座富麗堂皇的左廂裏，筵席初開！

一張八仙桌上，金盞銀箸，海陸雜陳，左右兩邊侍立着四名一式淡湖色衣裙，面貌姣好的少女手捧銀壺，隨時伺候着斟酒。

這一席酒，客人只有一位，那是身穿藍布大褂，濃眉，連鬢鬍的瘦小老頭，他正是新任三靈門總護法的翁錫福。（翁一杖）

主人却有三位，那就是三靈門的三位門主，天狐令狐楚、地龍第五曦和癩蝦蟆莫元奇。

翁一杖二十年前被九毒書生畢逢春打了一記「五毒掌」，調治了三個月才保住性命，但背却從此彎了，這在他來說，自然引爲畢生的奇恥大辱，因此隱姓埋名，不惜屈身爲奴，投到藥王門歐承基的西山別業，當然是志在「百草經」了。

他取到了一部假經，（他不知是假）離開西山別業，就遇上第五曦，把他引進到三靈門來。

天狐令狐楚聽說他得到了「百草經」，自是大喜過望，何況翁一杖在江湖上名氣不小，立時就委他担任三靈門的總護法。這一席酒，就是替翁一杖接風的。

翁一杖在席上，自然要替自己吹噓吹噓，藥王門練製丹藥，是一種獨門技術，藥草必須經過精煉，提取精華，方能入藥，自己保證在三日之內，就可以製成三百粒「藥王解毒丹」，只須一粒，就可以消解九毒門任何奇毒……

就在他口沫橫飛，大吹大擂之際，只見一名門人匆匆走入，朝天狐躬着身道：「啓稟門主，外面來了一個白衣女子，聲言要見大門主。」

這話聽得三位門主同時一楞！在仙霞嶺周圍三十里，各處都有三靈門的門下扼守，而且沿途都有巡山之人，就算飛鳥也不容易飛得進來，如今各處毫無警訊傳來，可見此人並沒驚動守山的人，那麼她是如何的呢？

癩蝦蟆莫元奇站起身道：「大哥，小弟出去看看。」

「不用。」

天狐放下酒杯，一擺手，道：「三弟，你坐下，她旣然求見愚兄，讓她進來好了。」

一面回頭朝那門人道：「有請。」

那門人躬身領命，退了出去。不多一回，果然領着一個白衣少女走了進來。走到門口，就腳一停，躬身道：「姑娘請進去吧！」

白衣少女神色從容，欵步跨進廳門，剪水雙瞳一瞥，嬌聲道：「小女子冒昧干謁，不知那一位是三靈門的大門主？」

天狐令狐楚目光剛投到白衣少女身上，癩蝦蟆已經神色微變，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此女就是支使姓甘的丫頭，削斷小弟手指的姓管的丫頭！」

一面洪笑一聲道：「管姑娘，原來是妳。」

來的正是管練霞，她微微一笑道：「原來三門主也來這裏，這倒正巧。」

天狐一手撚着白髮，含笑道：「姑娘要找的就是老夫。」

管練霞道：「大門主正在宴客，小女子就暫且告退。」

「不忙。」

天狐目光盯注着她，說道：「姑娘找老夫何事，但說無妨。」

管練霞抬目微哂道：「小女子雖是初出江湖，但遠來是客，大門主這是待客之道麼？」

天狐大笑道：「老夫手創三靈門，對江湖同道，遠來仙霞，自然非常歡迎，但三靈門歡迎的人，都有一技之長，只要值得三靈門歡迎的，老夫自可以上賓之禮相待。」

管練霞一笑道：「小女子聞名投止，可以使三靈門威震天下，大門主，這夠了麼？」

「姑娘口氣不小！」

天狐呵呵一笑，道：「只不知姑娘如何能使三靈門威震天下？」

管練霞道：「小女子可以使大門主除去心腹大患。」

天狐目射精光，問道：「妳知道老夫的心腹大患是誰？」

「這還用說？」

管練霞笑一笑，道：「自然是九毒門了。」

天狐令狐楚大笑道：「姑娘能除去九毒門？」

管練霞道：「易如反掌。」

第五曦道：「姑娘既有這大能耐，何以要來找三靈門呢？」

管練霞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二門主了？」

第五曦道：「不錯。」

管練霞道：「二門主最近可曾在江湖上走動？」

第五曦道：「姑娘此話怎說？」

管練霞道：「二門主如果在江湖上走動，總該聽到一些消息吧？」

第五曦道：「姑娘指的是什麼那方面的消息？」

管練霞一指癩蝦蟆，說道：「這位三門主應該知道小女子的幾個同伴了。」

癩蝦蟆道：「管姑娘的同伴，可是雲飛白、藍如玉和甘明珠這幾個？」

「三門主說對了。」

管練霞一笑道：「雲飛白是我結義大哥、藍如玉、甘明珠是我二姐、四妹。」

她說到這裏，才轉臉朝第五曦道：「因為我雲大哥、二姐、四妹和二姐手下的佟元璋，以及二十名七色劍士，都已落到九毒觀音的手中，和二妹他們同時被迷失神志的，還有貴門雙掌開天路東華，玉女雙嬌，這消息二門主應該聽到了？」

第五曦大笑道：「姑娘不是說對付九毒門易如反掌麼？」

「正是。」

管練霞道：「當年諸葛亮對付曹兵，也不是易如反掌麼？但他仍須有東吳之行，才能聯手破敵。」

天狐一手撚鬚，微笑道：「姑娘不是人單勢孤，才投奔本門的？」

管練霞道：「貴門沒有小女子，只怕破不了九毒門，這算是投奔麼？」

天狐問道：「姑娘口中說的果然動聽，只不知有何可以證明姑娘確有此能？」

「這個容易。」

管練霞伸出兩個纖纖玉指，微笑道：「有兩件事，可以證明我說的不假。」

第五曦道：「那兩件事呢？」

「第一……」

管練霞從懷中掏出一顆串着錦綫，大如龍眼的黑珍珠來，說道：「我有尅制九毒門的驪龍辟毒珠。」

天狐、地龍、癩蝦蟆看得齊齊一怔，光着那顆黑珍珠寶光流燦，就不是尋常之物。

癩蝦蟆道：「老夫聽說普天之下，只有白眉崑崙甘春霖有一顆辟毒珠，姑娘此珠那裏來的？」

管練霞道：「此珠就是甘老伯交付我的，他的心願只是希望救出他掌珠，和我心願一致。」

天狐問道：「姑娘還有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管練霞笑了笑道：「小女子既來投効貴門，總不能沒有寸功吧？所以小女子順便帶來了一件小小禮物。」

天狐頷首笑問道：「管姑娘帶來了什麼？」

管練霞道：「請大門主派人去山前一片雜林中，把小女子兩個使女召來，那件禮物就可以呈獻了。」

「好！」天狐回頭朝伺立的四個少女抬一抬手，說道：「妳們去一個人，把管姑娘的兩名使女接到這裏來。」

其中一個躬身應「是」，匆匆退了出去。

天狐含笑問道：「管姑娘和本門合作，本門自然也要給姑娘一個名份，只不知管姑娘希望在本門担任什麼職司？」

「這個小女子沒有意見。」

管練霞接着道：「大門主認為小女子適合何種職司，由大門主委派，小女子只要能從九毒門救出我義兄妹，願意聽憑差遣。」

天狐看了翁一杖一眼，徐徐說道：「這位翁錫福翁老哥，也是剛膺本門之聘，担任總護法之職，管姑娘肯屈就本門副總護法麼？」

地龍、癩蝦蟆二人聽得暗暗忖道：「大哥怎麼憑她一番話，就給她這麼高的位子了？」

管練霞說道：「小女子說過不計的名位。」

翁一杖成名多年，如今眼看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女子，居然担任副總護法，心頭自然大為不服，洪笑一聲道：「管姑娘尊師是那一個高人？」

管練霞微笑道：「總護法這句話，大概是在查考我的武功了，那麼小女子可以發一句狂言，總護法盡力發上一杖，大概小女子還徒手接得下來。」

「好狂的口氣！」

翁一杖聽得勃然變色，哼道：「妳只要能接得下翁某一掌，我這總護法就雙手奉送。」

「真的。」

管練霞嫣然一笑道：「總護法那就劈一掌試試看？」

「好！」翁一杖虎的站起，右手一揚，呼的一掌朝管練霞凌空劈了過去。

天狐、地龍、癩蝦蟆三人都沒有出聲攔阻，那自然想看看管練霞的武功了。

管練霞似乎連準備也沒準備，只是笑吟吟的站立不動。

翁一杖這一掌掌風如濤，出手極為凌厲，勢如雷奔，筆直撞到管練霞身前，管練霞才身子微微一側，她並沒還手，但這一側，就把一團強猛掌風避了開去。

不，掌風像奔騰的流水，撞到她身前之時，就隨着她側轉過去的身子，一瀉千里，從她身邊奔騰流過。

看起來這下也看不出什麼奇特之處，但翁一杖却陡然發覺不對，掌風去勢如流，並不是自己劈出去的力道，而是被一股無形吸力把自己掌力引出去的，他好端端站着的人，也被這股吸力吸得站立不住！

他心頭猛然一驚，急忙施展千斤墜身法，竭力想站住椿，但已經遲了，上身往前一衝，腳下那還站立得住，身不由己朝前衝出去了兩步。

「總護法承讓了。」

管練霞甜甜一笑，道：「小女子當個副總護法已經夠了，這總護法還是你當的好。」

翁一杖老臉登時脹得通紅，怒喝一聲：「小……」

管練霞粉臉一沉，玉手一抬，攔着道：「總護法最好不要口不擇言，小女子已經給了總護法面子，古人有一言喪邦的，在武林中，可以一言喪生，總護法不可口出惡言。」

翁一杖「小」字下面，被她這一抬手，硬是噤不能言。

天狐看出管練霞的武功極高，急忙哈哈一笑道：「管姑娘說的是，大家是自己人了，不可認真。」

管練霞抬着的手，緩緩收回，翁一杖像是窒住了氣，才濃重的呼出一口氣來。

就在此時，只見廳外方才奉命出去的使女翩然走進，朝天狐躬身道：「啓稟大門主，管姑娘手下兩位姑娘，押着九毒書生畢逢春，已在門外，請示大門主是否把她們帶進來。」

管練霞帶來的「禮物」，竟然會是九毒尊者的師弟九毒書生畢逢春！

這真是大出天狐等人意外之事？

只憑這一點，可見管練霞果然不畏劇毒（辟毒珠是真的），而且武功也極之高了。」

天狐敞笑道：「副總護法投効本門，果然帶來了一件大功！哈哈，快傳他們進來。」

× × ×

三靈門在仙霞嶺周圍三十里，都設有關隘，守護關隘的門人弟子，每人也都發了總護法翁一杖親自配製的解毒丹，都是專門預防九毒門使毒的解藥。

據說只要服了解毒丹，可以不畏奇毒，好在仙霞嶺各處關隘，俱都是居高臨下，等到上面發現敵人，他奔近關隘，至少也要一刻工夫以後，有足夠的時間服下解毒丹，也有足夠的時間，向總堂報警，和派人增援。

因此，三靈門認為仙霞嶺固若金湯，萬無一失的。

這是旭日初昇的早晨，仙霞嶺西麓的一處關隘，首先發現山下大路上來了一隊衣服顏色不同的隊伍，在隊伍後面，有一輛雙轡黃金色的車子，朝仙霞嶺緩緩行駛過來！

但奇怪的仙霞嶺通向每一條大路的路上，和附近城鎮，都有三靈門的眼綫，像這樣浩浩蕩蕩的一批隊伍朝仙霞嶺進發，事前竟然毫無消息報上關來！

這自然使守關的人大感驚異，急忙向總堂發出警訊

從山上看下去，一條長龍般的隊伍，行走似乎十分緩慢；但其實這一行人的腳下却來得十分迅速。

總堂天狐令狐楚、地龍第五曦，癩蝦蟆莫元奇和總護法翁一杖、副總護法管練霞，聽到西關的警訊，同在廳上集會之際，離西麓五里的第二道關隘發出的第二個警訊已經傳到廳上，那是這批人已經進入西關了。

接着第三處訊號也傳到了，這批人已證明是九毒門的人，由九毒尊者親自率領，已經毫無抵抗過了第二道關隘。

接着第四個警訊也傳來了，三靈門平日訓練有素，機動增援的門人剛趕到第三處，就毫無抵抗，全倒了下去！

「毒，他們一路都使了毒！」

天狐憤怒的站了起來，目注翁一杖，問道：「總護法，本門的人都已發了你的解毒丹，何以會仍然無法和他們的劇毒抗衡呢？」

翁一杖說道：「這……不可能，屬下……是遵照『百草經』上解毒篇配製的解藥。」

只見一名門人臉色蒼白的奔入大廳，躬身道：「啓稟大門主，九毒門的人，已經快到廟前廣場了，方才出去接應的三批人，都……沒有回來。」

天狐一揮手道：「二弟，你傳令本門的人，先退到廟前，咱們立即出去。」

第五曦領命匆匆走出。

天狐臉上起了一層極深的笑意，朝翁一杖點點頭道：「總護法，你的來意，老夫總算知道了。」

翁一杖悚然一驚，說道：「大……」

天狐令狐楚含笑道：「老夫深信二弟，他不會引進一個奸細來，但事實上，老夫却上了當了，這一失着，就損失了本門三數十名弟子的性命。」

翁一杖變色道：「大門主……」

天狐跨上一步，續道：「現在強敵壓境，使本門藩籬盡撤，你總算替九毒門出了大力。」

翁一杖手握鋼杖，不知所措，倏地後退一步，大聲道：「屬下不是九毒門奸細，屬下……」

「事實俱在！」

天狐左手一揮，繼續道：「你不用說了。」

翁一杖已經功運全身，有了戒備，但天狐話聲甫出，翁一杖但覺胸口一窒，張了張口，再也說不出話來，一個人砰然往後便倒。

管練霞看得心頭暗暗一凜，天狐好精純的內功，好厲害的殺人手法，自己竟連他使的是什麼手法，都沒看得出來，就憑他這一手，此人果然不愧是南山十戾之首了。

天狐依然若無其事，回頭道：「管姑娘，妳現在就是總護法了，三弟，你們隨我出去。」

× × ×

九毒門由八門門主率領的一行隊伍，現在已經由山道上來，逐漸接近氣勢宏偉的關帝廟廣場。

這一路行來，簡直是勢如破竹！不，破竹，還要破，他們只是一路行進，根本沒人抗拒！

不，想抗拒的人當然不少，但血肉之軀，是無法和劇毒抗拒的，不少人及時趕到，還沒來得及出手，就像砍樹一般，整排倒了下去。

從山坡往上，就不再有三靈門的人出現了，這一段三里長的山道，簡直如入無人之境！

現在九毒門的人已經全上來了。

廣場正面關帝廟大門敞開，門內連續響起九聲金鐘，鐘聲還在悠揚的響着，從大門中，已經有人排成了兩行，面情肅穆的迎了出來。

走在最前面的是二十四名一身青衣勁裝，手握連鞘長劍的武士。

稍後則是七名一身灰衣，面目森冷的老者，他們正是北嶺七兇。

接着，是春雨、秋霜也一身勁裝，腰橫長劍，兩婢之後是一身青衫的管練霞，她已改扮成書生模樣，腰間也掛了一支長劍。

這情形，極明顯北嶺七兇已歸她統率。這無他，北嶺七兇是三靈門護法，管練霞現在是總護法的身份了。

最後才是三靈門三位門主天狐、地龍、癩蝦蟆。

這是九毒門的人，也剛登上山嶺。昊天、陽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鸞天八門門主，已在廣場對面面向牌樓，分左右雁翅般列隊。

最後是一輛雙金輦，快到牌樓前面，便自停住，前面的兩匹馬已由兩名駕車的人牽着退下。金輦杏黃帳門開處，裏面端坐着濃眉如雪、鶴髮童顏的九毒尊者。

他邊上侍立的則是和九毒尊者名雖師徒，實同孌人，妖嬈多姿的九毒觀音秦妙香。

雙方主腦人物出場，時間配合得恰到好處，天狐、地龍、癩蝦蟆剛跨出大門，金輦上帳門也適時捲起！

天狐一手撚鬚，發出朗朗大笑道：「尊者重出江湖，重立九毒門，和咱們兄弟創立三靈門，應該井水不犯河水，尊者今日居然傾巢出動，仗着奇毒，連闖三關，毒斃本門弟子三四十人之多，那是存心和本門爲敵了。」

「哈哈！」九毒尊者端坐金輦，仰首打了個哈哈，才道：「咱們本來確實井水不犯河水，而且二十年前追殺南山十戾的是七大門派，和本門毫無怨隙可言，貴門創立，老夫也以爲你們應該向七大門派下手，但貴門崛起江湖之後，對七大門派毫無動靜，反而處心積慮，起了先對付本門的企圖，這點，只要看你們搜尋辟毒珠，和重金向藥王門搜購『百草經』二事，已是司馬昭之心，盡人皆知了，老夫還一再隱忍，不想和貴門開衅，但貴門却變本加厲，擒來了老夫師弟，九毒門到了此種情況之下，能不前來向貴門討個公道麼？」

天狐頷首道：「不錯，江湖雖大，難容二虎，看來咱們今日之事，已是無法善了的了。」

九毒尊者道：「老夫先要請問一聲，貴門把老夫師弟怎樣了？」

管練霞緩步走出，說道：「畢逢春自號八毒書生，平日不喜用毒，八毒者，不毒也，這外號，就隱然有不滿你毒害武林之意，在下看他作孽不多，所以雖然把他擒來，還可饒他不死……」

九毒尊者雙目精光暴射，厲聲喝道：「爾是何人？」

管練霞微微一笑道：「在下是三靈門總護法伏毒天使管清毒是也。」

九毒觀音秦妙香叫道：「師父，她是女的，叫做管練霞。」

九毒尊者怒笑道：「你們什麼人先給老夫把此女拏下了。」

九毒觀音嬌笑道：「師父，弟子和她動過手，弟子先去會會她。」

九毒尊者頷首道：「好，妳只管出手，格殺無論。」

九毒觀音翩然飛出金輦，一抬手，掣出了長劍，嬌聲叱喝道：「管練霞，妳過來。」

管練霞回身朝天狐一拱手道：「這是第一場，屬下先出手了。」

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屬下三招之內，必可劈了毒女，但也必然會激怒九毒尊者，大門主只要敵住九毒老魔，二門主、三門主，和屬下分別出手，攻他八個門主，九毒門可以一鼓而下了。」

天狐微微頷首，表示支持她的意見。

管練霞嗆的一聲，掣劍在手，目注九毒觀音，喝道：「毒女，過來領死。」

九毒觀音聽得大怒，嬌喝道：「妳才領死。」

刷的一劍朝管練霞急刺過來。

管練霞長劍直豎，一動沒動，直待對方劍勢快到胸口，劍尖朝前輕輕一撥，這一撥，看去極輕，但九毒觀音一支長劍，却「叮」的一聲，和管練霞的長劍黏在了一起，往外撥開。

九毒觀音要待撤劍，長劍竟似被對方膠住了一般，心頭，立時大喜過望。

因爲兩支劍都撥開了，膠着了，兩人的門戶，同樣大開。

同樣門戶大開，各人還剩下一隻左手，就可以派上用場，別人最多發拳、發掌、發指，但九毒觀音還可以發毒，有這機會，她豈肯放過，尖尖十指一併，一隻軟綿的柔荑閃電般朝管練霞當胸拍去。

管練霞也同樣伸出一隻綿軟柔荑，朝她手掌迎了出來。

兩隻玉掌，毫無聲息的接觸上了。

大家沒聽到「拍」的脆聲，只聽管練霞嬌脆的聲音道：「去吧！」

「呃！」九毒觀音口中發出一聲輕哼，一個人陡地平空飛起，摔出去三丈以外，「拍達」落到地上，就再也不動了。

九毒尊者做夢也想不到愛徒在對方手下只是一招就被人家內力震斃，不由得赫然震怒，大喝一聲：「小丫頭納命。」

一道黃影，由金輦飛起，宛如大鵬凌空，朝管練霞當頭撲來。

管練霞早就防到，她身形一閃，比他還快，一下就從旁閃出，口中叫道：「大門主，咱們立刻發動了。」

雙足一點，化作一道白光，朝昊天門主激射過去。

天狐左手一揮，朝地龍、癩蝦蟆打了個手勢，右手凌空一掌，拍向九毒尊者。

九毒尊者一身功力，何等深厚，他是因愛徒身死，才暴怒出手，却想不到管練霞身法奇快，居然搶在他撲到之前，閃出他凌空下擊的範圍之外，同時天狐一記沉猛的劈空掌，迎擊而來，心頭更怒，凌空一掌，擊了過去。

雙方掌風乍接，發出蓬然一聲大震，九毒尊者趁勢瀉落。

那天狐左手一揮，乃是發動攻擊的暗號，地龍第五曦、癩蝦蟆莫元奇同時搶出，品字形落到九毒尊者的左右兩側。

這時，北嶺七兇也及時發動，站立在兩邊的二十四名青衣門人，跟着自動散開，八人一組，長劍一掄，分向九毒門八個

門主撲去。

這一來，正好八個人跟隨管練霞攻向昊天門主，北嶺七兇七個人每人率同八名劍手，撲攻其餘的七門門主。（九毒門共有八個門主，每人手下率領九個道人，三靈門管練霞和北嶺七兇各率八個劍手，那每組只有九個人，是以九對十）

三靈門的人，在九毒門未到之前，管練霞已把驪龍辟毒珠研成細末，出去應戰的人每人服下少許，也在鼻中抹了少許，因此每一個人都已不懼劇毒。

九毒門的人，毒無所施，自然只有靠各人眞實武功求勝了。

× × ×

雲飛白、唐翠娥率領的一行人，雖是一路緊隨九毒尊者大隊人馬之後啓程，但他們在路上一直和前面保持了一二十里路的遠近。

從九宮山到仙霞嶺，可不是短程，這一路上，雲飛白已經解去了身上的蠱毒。青字五號（甘祿堂）是負責率領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和二十名七色劍陣劍士的人，雲飛白早已把解藥交給了他，自然也在人不知，鬼不覺的給大家解去了迷心之毒。這天，九毒尊者一路無阻抵達仙霞嶺關帝廟前，差不多是辰牌時光，雲飛白、唐翠娥一行人，趕到嶺上，已經遲了一個時辰，這時快是辰末巳初了。

有時候，數年，以至數十年，毫無一點變動，但這一個時辰，却發生了極大的變故！

九毒門縱橫江湖，所憑仗的就是毒功，三靈門的人，已在事先服下了辟毒珠，人人不懼劇毒。

當然，九毒門的人，除了用毒，武功也極爲高明，但三靈門的人，在武功上，並不遜於九毒門的人，因此這一場搏殺，極爲慘烈！

天狐、地龍、癩蝦蟆三人聯手，和九毒尊者還只能打個平手。

但九毒尊者帶來的九毒門下，却不對了！

管練霞長劍出鞘，化作一道白光，撲向昊天門主，只一招就結果了昊天門主。

八個三靈門的門人跟着撲上，和昊天門九個道人激戰了起來。

管練霞也沒去理會他們，一手仗劍，退到階上，明是督戰，實則暗中監視九毒尊者和南山三戾！

另一方面使她心焦的是雲飛白等人何以還不見影子？

北嶺七兇是三靈門的護法，管練霞但任了三靈門總護法，他們都成了管練霞的屬下。

他們是被三靈門的藥物迷失了本性，三靈門的迷藥，自然和九毒毒門不同，但那裏知道驪龍辟毒珠專解天下各種奇毒，九毒門的毒藥能解，三靈門的迷藥也能解，因此管練霞給他們服下辟毒珠粉之後，北嶺七兇迷失的神志頓時恢復清明。

只是北嶺七兇乃是多年老江湖了，當時並未訊問原委，各人依然裝作若無其事一般，一點不露聲色，這時雙方動上了手，厲天君也仍然率同六兇，遵照管練霞的指揮，分別撲向陽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鸞天七門門主。

北嶺七兇成名多年，各人都有一身獨特的武功，陽天、赤天等七個門主，和他們比起來，自然還要遜上一籌，因此雙方激戰乍起，北嶺七兇就已穩佔了上風，只是一時之間，要想擊敗對方，却也不是易事。

雲飛白、唐翠娥一行人、就是在這時候趕到嶺上。

唐翠娥道：「白大哥，師尊和八大門主全已動上手了。我們快去接應。」

雲飛白早已看到管練霞和春雨、秋霜三人站在廟前石階之上，這就含笑道：「不錯，我們該去接應，但妳只要在這裏站着就好。」

唐翠娥只當他關心自己，嫣然道：「爲什麼？」

她希望聽的，就是從他口裏說出來的體己話。

但雲飛白已經伸出一根指頭，輕輕點了她身後一處穴道，低聲道：「妳待會就會明白。」

話聲一落，刷的一聲，右手展開一柄鐵骨摺扇，口中大喝一聲道：「大家準備動手。」

他摺扇一展，正是動手的暗號，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甘祿堂等人都一齊掣出了兵刃，劍光一揮，血光乍現，幾聲慘嘷聲乍起，青字一號，二號，四號是九毒觀音的心腹，三人同時飲劍倒了下去。

青字三號是開碑手任天壽，只是被九毒門毒迷心竅的人，也已服下了解藥。

另外是雙掌開大路東華，和玉女雙嬌樊月嬌、宋玉嬌，原是三靈門的人，被九毒觀音毒迷心經，雲飛白對他們並不清楚，究竟是被三靈門迷了神志，還是三靈門的爪牙，因此並未給他們解藥。

雲飛白囑咐甘祿堂，仍由他出命令，要三人守在原地，保護唐翠娥。

藍如玉回眸笑道：「雲大哥，你眞是多情種子。」

雲飛白臉上一紅，還沒說話，甘明珠道：「二姐，憑良心說，我們眞還幸虧有她作護身符呢？保護她也是應該的了。」

「好吧！」

藍如玉道：「我們也該上去了吧？」

雲飛白道：「現在我們該聽二妹調度了。」

藍如玉道：「不？你是我們大哥，這一路上，都是你領頭的，還是你領頭的好了。」

雲飛白道：「那就快些上去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管練霞長劍向空一揮，高聲說道：「大家加緊撲滅九毒門的人！」

雲飛白回頭道：「三妹已經在發號施令了！」

這一來，大家同時縱身掠起，分別投入戰場。

鐵掌佟元璋率領二十名劍手，各自掣出七色劍，却遠遠包圍了上去。

藍如玉身若飛燕，一下搶到義父身邊，那陽天門主獨戰厲山君，正在落盡下風，只當藍如玉是自己這邊的援手，精神方自一振，冷不防藍如玉抖手一劍，穿心而過，人就撲倒下去。

厲山君道：「如玉，妳來得正好，妳

沒被九毒門毒迷心經。」

藍如玉驚喜的道：「義父，你老人家也恢復了麼？」

厲山君道：「爲父是服了管姑娘的辟毒珠，妳六個叔叔，都已恢復神志了。」

藍如玉喜道：「她是女兒的三妹。」

厲山君攢攢濃眉，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藍如玉道：「此事說來話長，且等把九毒門，三靈門這兩個邪惡門派消滅了，女兒再詳細稟報。」

厲山君大笑道：「好，好，咱們那就大幹他一場。」

北嶺七兇和九毒門七個門主動手，本來已佔盡上風，此時再加了雲飛白、甘明珠等一干生力軍，情勢立時急轉直下。

藍如玉殺了陽天門主，厲山君手持七逆劍，兩人又分頭撲起，去支援久戰不下的人，不消一陣工夫，九毒門剩下的六門門主，也一齊授首。

只有九毒門下和三靈門下的人，還在捨生忘死的激戰未休。

雲飛白、藍如玉、甘明珠、甘祿堂、任天壽和北嶺七兇等人，因九毒門八個門主已死，就不再出手，他們得到管練霞手勢的暗示，一齊朝階前正在拚搏的九毒尊者和南山三戾戰場上圍了過去。

× × ×

這時仙霞嶺西北，西南兩處，同時出現了兩行人影。

西北首是由兩個手持禪杖的黃衣老僧爲首，身後緊隨的十八名灰衲和尚，一式手持鑌鐵禪杖，腰懸戒刀。

這兩個黃衣老僧，正是少林寺達摩院住持大通禪師，和羅漢堂住持大智大師，十八個灰衲僧人則是羅漢堂的十八名護法弟子。

西南首是由一個花白頭髮的青衣老道爲首，他身後是兩個青衣中年道人，兩個俗家裝束的老者，十六名一式藍袍揹劍道人。

那花白頭髮的青衣老道，是武當派長老靈虛道長，兩個中年道人是他師弟，清虛子、玉虛子，十六個藍袍道人則是武當門下第二代弟子。

兩個俗家裝束的老者，則是雲飛白的父親雲薄天和甘明珠的父親甘春霖，他們是在路上和武當派的人相遇，一同來的。

少林、武當兩派，正是管練霞手持玫瑰劍令，親上少林、武當，面見兩派掌門人，請來的後援。

他們登上仙霞嶺，少林寺十八名護法弟子和武當派十六名道人已經在廣場西南、西北兩處散開，截斷了下山的路徑。

大通禪師、大智大師、和靈虛道長、清虛、玉虛二子、雲薄天、甘春霖等人，卻一齊朝中間行來，和雲飛白等人會合。

管練霞眼看少林、武當兩派的人，及時趕到，就提高聲音，大聲說道：「九毒門、三靈門的門下弟子聽着，少林、武當兩派的人均已趕到，你們外面，也已佈下了『七色劍陣』，大家只要趕快放下刀劍，既往不究，可以重新做人，若圖頑抗，那就格殺勿論了。」

她這番話，是以內功送出，因此場中數十個人刀劍交擊聲中，聽來還是十分清晰。

九毒門和三靈門的弟子經過這場拚搏，早已傷亡纍纍，聽了此話，廻眼看去，廟前廣場四周，果然已列下了三座「七色劍陣」，和一座少林寺「羅漢陣」，兩座武當派「太極劍陣」，這幾乎比天羅地網還要緊密，任何人休想插翅飛得出去。

到了此時，雙方的人，鬪志全消，紛紛棄下兵刃，完全投降。

佟元璋、甘祿堂、任天壽三人監視着他們魚貫穿陣而出，在各人身上，點了穴道，命他們依次排列着席地坐下。

九毒尊者和南山三戾這時當然也已住手。

九毒尊者目射金光，環視了衆人一眼，厲笑一聲道：「好，好，原來是大通，靈虛你們一僧一道和咱們作對，哈哈！」

他仰首洪笑一聲，喝道：「天狐、地龍、癩蝦蟆，咱們四人聯手，大概對付這些人還不成問題吧？」

天狐也大笑道：「成，江湖黑道，剩下的也只有一毒三戾了，聯手殺敵，這些和尚道士，未必能攔得住咱們。」

管練霞冷笑一聲道：「一毒三戾，惡蹟久著，二十年前，容你們漏網，今天要想闖得出去，只怕比登天還難了呢？」

天狐目射金芒，厲聲喝道：「小丫頭，妳究是何人？」

管練霞緩緩從懷中取出一支尺許長銀色短劍，銀色護手中間，嵌着一朵用紅寶石鑲成的玫瑰花，她舉劍在手，目光一抬，說道：「四位可認識此劍嗎？」

「玫瑰劍！」

九毒尊者目光一怔，凜然道：「妳是玫瑰劍聖因老尼的什麼人？」

管練霞道：「家師，就因爲武林中還有你們幾個魔頭存在，家師心願未了。」

「哈哈！」天狐大笑道：「這麼說，少林、武當這些和尚道士，都是妳召來的了？很好，老夫今天先劈了妳！」

身形乍起，首先發難，揮手一掌，朝管練霞當頭劈落！

管練霞目中精光電射，心中暗道：「先除了這老賊也好。」

一念及此，登時嬌叱一聲，右手玫瑰劍直豎，雙足一點，連人帶劍化作一道耀目銀虹，朝天狐虹射過去。

九毒尊者失聲道：「馭劍術！」

天狐沒想到管練霞年紀極輕，竟然練成了「馭劍術」，這種人劍合一的「馭劍術」，乃是劍術中的至高境界，劍光所至，無堅不摧，心頭不禁大爲凜駭，急急身形一偏，斜退數尺。

但他怎知管練霞既然使出了「馭劍術」，豈肯一擊就罷，天狐身形堪堪閃出，夭矯劍光也跟着追擊而來。

天狐身形就地一滾，雙掌猛擊而出。

他這一下是運起全身功力，拚命一擊，雙掌發出的力道，何殊石破天驚，管練霞的劍光，竟然被他掌力撞得停了一停，「馭劍術」是馭劍飛擊，快同電閃，中途這一停頓。自然只好飛身落地。

天狐眼看她「馭劍術」居然被自己掌力震落，精神不由大振，身子從地上一躍而起，口中大笑一聲，雙掌似斧，又朝管練霞猛力劈到。

管練霞也動了殺機，腳尖剛一落地，又身劍合一，縱身撲起，一道耀目銀光，宛如匹練般激射過去。

天狐掌風雖强，怎敵得「馭劍術」的銳利，雪亮銀虹，一貫而下，天狐悶哼一聲，一個人立被劍光劈了兩爿，鮮血洒滿了一地。

管練霞雖然一劍劈了天狐令狐楚，但劍光斂處，落到地上，也因兩次馭劍，消耗了很大的體力，一張粉臉，不禁露出了倦容，胸頭起伏不停。

地龍第五曦看到她這般景象，豈肯錯過機會？因爲這些人中，無疑是管練霞的武功最高了，把她除去，就等於減去了一半强敵。

他口中一聲不作，身子一幌，快得如同閃電一般，一下欺近，掄手就是一掌，朝管練霞背後擊去。

九毒尊者當然也不肯放過這一機會，趁第五曦突襲管練霞的同時，突然雙足一點，一道人影騰空飛起！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厲山君怒吼一聲，身形跟縱飛起，七逆劍飛射起七道劍光，倒捲上去。

北嶺七兇其餘六人一看老大出手，也紛紛騰空躍起，攔擊上去。

雲飛白揮動摺扇，「刷」的一聲，扇面打開，朝前一搧，正好接下第五曦偷襲的一掌。

第五曦一怔，心想：「這小子功力居然又精進了甚多，摺扇一搧，就能接得下自己一掌！」

突然左手翻上，一掌朝雲飛白胸腹印到。

雲飛白摺扇出手，左手一橫，「多羅葉掌」也隨着出手。

這回他對這一記佛門神掌，早已演練純熟，和當日初學乍練，大大的不同，雙方掌勢甫交，雲飛白內力突吐，第五曦但覺身軀陡然一震，腳下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

就在這一瞬間，但覺背後七處大穴同時一痲。

原來藍如玉在他後退之際，雙手一抖，打出七支「七色劍」，一齊釘入了第五曦背後七處要穴。

她這七柄七色小劍上都淬過劇毒，第五曦感到背後一痲之後，就再也沒有感覺了，一個身子隨着往前撲倒。

癩蝦蟆莫元奇眼看天狐，地龍俱已畢命，心頭一緊，此刻再不逃走，就會凶多吉少，他口中發出「嘓」的一聲大叫，雙手撲地，雙足一蹬，一個人活像一隻大蝦蟆，跳起三丈多高，凌空越過衆人頭上，橫掠過去。

雲飛白大喝一聲：「那裏走？」

人隨聲起，同樣凌空而上，迎着截去。癩蝦蟆一看雲飛白迎面截來，口中又是「嘓」的一聲，揮手就是一掌。

雲飛白早有準備，左手橫掌發出「多羅葉掌」。

兩人在空中互擊一掌，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同時跌墮下來。

癩蝦蟆一下落到了武當派的「太極劍陣」之中，八個藍袍道人一看癩蝦蟆從天空掉了下來，立即發動陣勢，八支長劍連揮，一齊朝癩蝦蟆身上交叉擊到。

癩蝦蟆雙手支地，閃着一雙紅光熠熠的眼睛，口中吐氣開聲，發出「嘓」的一聲大叫，身形忽然躍空而起。

八支長劍砍到他身上，有如砍在皮革一般，被他這聲大叫，把八支長劍一齊震得彈了起來，八個藍袍道人那還站得住樁，霎時東倒西歪，往後陣退。

雲飛白也落到了左首一個「太極劍陣」之中，（武當門人列下了兩個「太極劍陣」，每陣八人）眼看癩蝦蟆又要騰空躍起，他先發制人，摺扇當前，凌空朝癩蝦蟆撲去。

癩蝦蟆堪堪撲起，陡覺頭頂勁風颯然，他連頭也沒抬，揮手一掌朝上拍出。

雲飛白摺扇當前，拍的一聲，擊在他手臂上，直震得摺扇往上彈起，心頭一驚，左手橫掌又是一記「多羅葉掌」。

這下癩蝦蟆毫無準備，不，他練的「蝦蟆功」，不懼刀劍，是以直竄而上，毋須防備人家襲擊，但聽又是「拍」的一聲，雲飛白左手結結實實擊在他禿頂之上！

這下，癩蝦蟆遇上的是佛門神掌，「蝦蟆功」也有些頂不住了，但覺頭頂如中巨斧，雙目金星亂冒，砰然一聲，又跌墮下去。

雲飛白跟着他迅快落地，手中摺扇一漾，一點扇頭，打在他胸口之上。

癩蝦蟆怒笑道：「小子找死！」

右手一探，朝雲飛白扇上抓來。

雲飛白和他兩次交手，已知他一身「蝦蟆功」，就是點上他穴道，也無濟於事，左手急忙橫掌，又是一記「多羅葉掌」，「拍」的一聲，擊在他肩上，把癩蝦蟆一個肥胖身軀，震退了四五尺遠。

管練霞運了一回功，便已恢復過來。

藍如玉道：「二妹，那癩蝦蟆一身橫練功夫，別人無法傷他，看來只有妳出手才行。」

管練霞點點頭，正好雲飛白一掌把他震退，癩蝦蟆雙目盡赤，右手一掌朝雲飛白迎面擊來。

雲飛白大喝一聲，左手一橫，又是一記「多羅葉掌」，迎擊而出。

佛門神掌果然威力奇强，雙掌擊實，癩蝦蟆又被震退了四五步之多！

管練霞抖手把玫瑰劍朝他後心擲去。

癩蝦蟆自恃「蝦蟆功」，明知有人偷擊，卻運起了一口真氣，要把對方長劍震飛，但他怎知管練霞擲出的玫瑰劍，乃是一柄斬金截鐵的名劍，但聽「噗」的一聲，一柄短劍從後心沒入，劍尖從前胸直透出來！

癩蝦蟆低頭一看，白胖臉上一陣扭曲，厲聲叫道：「這是……什麼人……殺了我……」

砰然一聲，倒了下去。

管練霞走過去，從他背後抽出劍來，劍身上依然精芒耀目，不沾一點鮮血。

南山三戾先後伏誅，雲飛白、管練霞、藍如玉等人一齊朝九毒尊者圍了上去。

北嶺七兇，不但個個都有一身絕藝，而且也精通聯合合搏之術，「七色劍陣」就是他們七人合搏術中變化而來，但如今七個人圍攻九毒尊者一個，卻絲毫沒有佔得上風，七人中還有四個負了傷，只是他

們依然英勇標悍，纏住了九毒尊者，幾乎是捨命相搏！

管練霞、藍如玉等人正待上前接替北嶺七兇！

九毒尊者呼呼劈出兩掌，把七人中最厲害的厲山君七逆劍震退，口中大喝一聲：「住手！」

這聲大喝，聲若洪鐘，武功稍差的人，耳朵幾乎被震得嗡嗡作響！

「阿彌陀佛！」

少林達摩院大通禪師手拄禪杖，合掌道：「尊者有何話說？」

北嶺七兇雖已住手，但七人依然各依北斗方位，嚴陣以待。

武當靈虛道長打了個稽首道：「七位施主且請後退休息。」

北嶺七兇眼看少林、武當的人全已圍上來了，果然悄然退下。

九毒尊者凜然站在中間，洪笑一聲道：「老夫三個死對頭，已經伏誅，爾等大概志在老夫了？」

他一雙巨目之中，金芒如電，掃除衆人，點點頭，徐徐說道：「老夫一生縱橫武林，落到今日這個收場，大概是一生用毒之報，天限已屆，老夫會自己了斷，不用爾等動手。」

話聲一落，臉上登時現出一片濃重的黑氣！

管練霞叫道：「大家小心！」

她還以爲九毒尊者要孤注一擲，正在運集毒功；但九毒尊者凜立當中，沒有任何動靜，漸漸他臉上肌肉消瘦下去了，沒有多少時間，已經只剩下了皮包骨的一個骷髏，身上同時冒起絲絲黑烟！

包圍着他的人，不自覺的，後退了幾步。

再定睛看去，九毒尊者的身子正在逐漸的矮了下去，好像他雙足已經鑽下土中，漸漸及膝、漸漸及腹，不過盞茶光景，已經只剩下一個頭，還留在地上，漸漸連頭也消失了，地上只餘下一小堆比墨還黑的黑水，漸漸連黑水也沒入土中，再也看不到一點痕迹，偌大一個人，居然在不到頓飯工夫，完全消失了。

大家驚凜得幾乎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阿彌陀佛！」

大通禪師合掌當胸，說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九毒尊者一生用毒，最後以毒自焚，這也是他應有的報應了。」

說完，回身朝管練霞合十道：「管姑娘，兩個邪惡門派一起消敉，這是令師和姑娘爲武林立下的大功德，老僧奉召而來，不過稍助聲勢，現在任務已了，老僧師兄弟告辭了。」

靈虛道長也打了個稽首道：「管姑娘覆上尊師，替武當派問候，遇到令尊令堂，也替貧道問好。」

管練霞連說：「不敢，多蒙老禪師，老道長賜助，小女子謹此致謝。」

少林、武當兩派的人，也就魚貫下山而去。

厲山君朝藍如玉道：「如玉，爲父和妳六位叔叔，二十年前蒙管姑娘的令尊管逸雲管大俠勸化，一直閉門思過，沒想到這次能替江湖武林，敉平兇邪，出了些力，如今這裏已經沒我們的事了，我們也要回山去了，今後江湖，就要你們年輕的一輩來維護正義了。」

佟元璋道：「老主人回山，屬下也想追隨老主人……」

厲山君大笑，道：「你年紀還不大，既然你替如玉訓練了一批七色劍士，應該再帮助他們，江湖上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呢！」

說完，厲山君也率同六個義弟，一起走了。

藍如玉看了投降的九毒門和三靈門三十幾個門人，朝管練霞問道：「二妹，妳說這些人該怎麼辦呢？」

管練霞道：「他們作惡不多，我看廢了他們武功，放他們回去好了。」

藍如玉道：「佟老，這件事，就麻煩你去辦了。」

佟元璋答應一聲，走過去，一一廢了他們武功，釋放他們下山而去。

雲飛白也給雙掌開天路東華、玉女雙嬌三人服了解藥，然後又替唐翠娥解開了穴道。

唐翠娥雙目一睜，問道：「白大哥，你爲什麼點住我的穴道呢？」

她目光一動，發現廣場上雙方的人，都已不見，忍不住奇道：「咦，師父他們呢？」

雲飛白就把九毒門、三靈門爲惡武林，如今俱已失敗，簡扼的說了一遍。

唐翠娥驚異的望着他，問道：「你到底是那一派的呢？」

雲飛白含笑道：「在下沒有門派，只是爲江湖除惡，爲武林除害，如今事情而已！」

唐翠娥道：「現在你……打算如何呢？你……身上蠱毒還沒解呢！」

雲飛白沒有開口，藍如玉已經走了過來，接口道：「雲大哥的蠱毒，在路上早已解去了。」

唐翠娥望望雲飛白，問道：「是眞的麼？」

雲飛白點點頭，道：「在下在西山別業取到的是一册眞正的『百草經』，所以在下雖然身中蠱毒，也得以輕易就能够解去了。」

唐翠娥聽得粉臉大變，望望管練霞、藍如玉，突然一言不發，雙手掩面，朝山下疾奔而去。

雲薄天眼看諸事已了，朝甘春霖含笑道：「甘兄雖然損失了一顆辟毒珠，却敉平了一場江湖大風暴，總算還值得欣慰的了。」

甘春霖大笑道：「兄弟雖損失了一顆寶珠，却得回了三分之一的乘龍快婿，誰說值不得？」

雲薄天一怔，說道：「三分之一，老哥這話怎說？」

甘春霖又是一聲大笑，目光掠過雲飛白、和管練霞、藍如玉三人，低低的道：「你老哥難道這點還看不出來麼？」

雲薄天、甘春霖不覺得相對得意的大笑起來。

本書也正好在兩人得意的大笑中圓滿結束。

——全書完——

情殺

（本文承自第44頁）

若不是馬俊顧此失彼，不乘電梯而從後樓梯上去，說不定會遇上方怡紅，那就不用費那樣多的手腳了。

幸好張超那樣湊巧，發現了方怡紅從大厦後門溜出來，說不定眞的讓這雙奸夫淫婦逃之夭夭了。

這件案總算是破了。自然，雷堅方怡紅亦會得到應得的懲處。

× × ×

泰廸脚背上的傷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碍，他是一個躺不住的人，立刻就辦手續出院。卡凡恰好趕到來，勸他在醫院多躺兩天，泰廸却說悶死了，執意出院，卡凡只好依他，辦好了手續之後，扶着他走出醫院。豈料在醫院門口，却撞見張超，匆匆走進來，一見泰廸出院，不由愕了一下。「泰廸先生，你怎麼出院了？你的脚傷痊愈了麼？」

泰廸望一眼仍然包着紗布的左脚，笑道：「張探長，基本上沒有大碍了，在醫院中又悶又無聊，所以我便出院算了。」

原來張超是趕來探望他的。

張超拍拍泰廸的肩頭，懇切地道：「泰廸先生，我代表警方，多謝你那天的英勇行爲。」

泰廸不好意思地笑說道：「張探長，那是我們每一個市民應盡的義務。」一頓又道：「張探長，請你別太客氣，叫我泰廸好麼？」

「恭敬不如從命。」張超爽快地笑着，接轉望卡凡。「這位是……」

泰廸忙介紹道：「這位是我好朋友卡凡，這位是張探長。」

卡凡忙伸手與張超握了一下手。

張超忽然用手指敲敲腦袋：「唏，卡凡……泰廸……我好像曾經聽過你們的大名……一時間又想不起來……啊，是了，我記起了！」張超忽然興奮地打量着兩人，「我現在記起來了，我曾聽陳探長提及過兩位的大名，兩位曾經協助陳探長破獲過一宗舞男被殺的命案！哈，原來就是兩位，眞是失敬了！若是所有的市民皆像兩位一樣見義勇爲，挺身而出，那麼，咱們警方就不用那樣頭痛了！」

卡凡泰廸兩人忙道：「張探長，你太過獎了。」

泰廸接着好奇地問：「張探長，那傢伙到底是什麼人？捉到他了麼？」

張超眨眨眼，輕鬆地笑道：「兩位若想知道這件命案的始末，那就答應讓我請兩位喝杯酒吧！」

泰廸首先歡叫道：「這幾天躺在醫院內，喝的是開水，我的口早已『淡出鳥來』（他居然套用了一句梁山泊好漢慣說的一句粗話來），有酒喝我第一個答應。」

卡凡也道：「既有酒喝，又可以得到獨家內幕新聞，這樣便宜的事，那裏去找，張探長，我首先多謝你！」

張超哈哈笑道：「那還不走？」

笑聲中，張超與卡凡左右扶着泰廸，走出了醫院。

（全文完）

血濺古塔劍影寒

・本文承自第52頁・

話音一頓，他忽然一閃身便向葉天華行來，右手五指一伸，扣向葉天華手脈。

葉天華見他忽然近身搶攻，那可正合自己心意，哈哈一笑道：「不錯，葉某也是這麼想……」

反手一掌，拍向袁剛肚腹而去。

只因他生的甚矮，袁剛又特別高大，這一近身相搏，葉天華出掌正好對準袁剛的小腹之上。

袁剛一吸氣，避開葉天華掌力，右手反手反向葉天華的肩頭而來。葉天華一矮身，呼的一聲，搗向袁剛下陰！

這一招很缺德，但袁剛却一搶步便讓了開去。兩人各搶制機先，十招下來，倒也不見勝負。

此刻，冼三娘和葉寒雲稍稍鬆了一口大氣！不過，她們已然明白，葉天華似已有了必死之心，故而她們已經準備好了，一但到了時機，便母女同時出手，一面拚救葉天華，一面死拚袁剛！

至於陳長庚，他則緩緩移步，走到孟飛身前，防着他突然出手，傷了別人。

但孟飛此時却靠在一邊，含着笑意閉目入睡。坐在當中的智遠大師却很關心戰局，目光在袁剛和葉天華身上轉來轉去。

這時，葉天華已然逐漸現出了吃力神色，顯然，那袁剛在招式之中，不時施展他那玄冰掌力。

葉天華連連閃退，又是十招過去，他已然退到了向着正面的一扇窗口！冼三娘和葉寒雲也不由自主的跟了過去！

這時，那袁剛突然大喝一聲道：「葉天華，拿命來吧！」

雙手箕張，直向葉天華肩頭抓去。

葉天華陡地凄然發出一聲怪叫，整個的身子，已被袁剛提了起來。

冼三娘、葉寒雲大驚失色，狂叫一聲，向那袁剛撲了過去！但是，智遠大師忽然高宣佛號道：「因果循環，報應不已，兩位女施主不可冒失……」

只見他大袖一揮，一股柔和的力道發出，竟將冼三娘母女攔在三尺之外，無法前進一步！敢情這位智遠大師，竟是武林中罕見的高人。

她們雖然急得要死，但也無可奈何，葉寒雲幾乎要脫口高罵這智遠大師臭禿驢了！

不過，適時那袁剛竟然發出了一聲慘吼，怒吼道：「你敢暗算老夫……」

一片鮮血，由他頂門噴出，話音未已，人已摔倒地上。

那葉天華却被袁剛在臨死前全力一拉，撕成了兩半，右手之中，還捏了一把長僅五寸的小劍！敢情，就憑了這支短劍，和袁剛拚了個同歸於盡，冼三娘、葉寒雲慘呼一聲，竟無阻攔的撲了過去，哭暈在葉天華屍體之上！

塔頂之上，血肉模糊，凄慘無比，陳長庚等人無不爲之淚下，甚至連智遠高僧，也忍不住合十高宣佛號道：「武林大惡已除，葉施主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鳳帶慧明、抱琴從秘道轉到萬妙宮，雖然碰上機關，卒能將李湘湘、葉青青從水牢救出，以爲安然無事可以離去，却被萬妙宮主留住，設鴻門宴，派白鳳邀請，抱琴目的也想找回失落的古琴，一行人隨白鳳來到「萬妙薈萃」大廳，廳中放着一張振翅欲飛的金漆鳳凰大椅，坐着穿鳳服梳宮髻的萬妙，原來萬妙宮女子都以鳳爲名，此女坐的是鳳椅，雖無火鳳凰之高貴，看其談吐舉止，眞似一隻帶刺的鳳凰，對衆人諸多留難，才說出要慧明傳授內功心法作交換人的條件，慧明堅決拒絕，抱琴扭轉僵局，以借琴彈奏獻醜，談琴論典騙取萬妙信任……

抱琴和千葉　山頂大門法





緊張　恐怖神奇俠情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女媧古琴（續完）

抱琴說道：「是故，貧道已十餘年未曾撫琴矣。」

萬妙含笑說道：「就先試一試此琴如何？」

抱琴見捧出的不是自己所失之琴，已甚失望，却不能不敷衍之，便信手彈了幾下。琴聲一起，便深深撥動琴的心弦，但他却說道：「比之前兩琴好些許，也非極品。」

萬妙語氣有點不悅：「道長難道知道此琴來歷？」

抱琴反問：「莫非宮主已知？」

萬妙頷首，抱琴道：「歷代琴譜均無記及此琴，宮主……啊，對啦，宮主是由那兩個伴燈的字跡認出來的。」

萬妙目光有嘉許之色。「道長便試認一下如何？」

抱琴對古人字跡甚少研究，根本看不出來，便不斷彈奏，他彈了一小段，便換上另一曲，不斷變換着，暗中搜索枯腸，未幾他發覺此琴最宜彈奏清雅飄渺的樂曲，便由此着手。

過了兩頓飯工夫，萬妙道：「看來道長是要被難倒了！」

抱琴脫口道：「此必是唐時大詩人王摩詰之琴！」

萬妙急問：「道長也由字跡上認出來的？」

抱琴道：「非也，貧道是彈出來和聽出來的。」

「願聞其詳！」萬妙雖無說他是否猜中，但是座中諸人都意會中，抱琴必然猜中。

抱琴道：「天下名琴雖多，但樂曲更多，而且風格不一，而製琴必需木與弦，天下萬物都有其特性，此乃其優點，也是其缺點，就像嵇康那張『天籟』，便是清脆有餘，雄渾不足，『怡神』回鳴雖响，餘韻不足般，簡而言之，每張琴幾乎只適合彈奏某一種風格的樂曲，主人珍惜其琴，只是該琴最能表達其心意而已，因此便有『人如其琴』之語！此琴最宜彈奏清雅飄渺之曲，能臻清雅境界之琴不少，並具飄渺的則不多矣，這與王摩詰晚年因官場失意，隱居山林，吟詩學佛的情景最接近，是以……」

萬妙不由讚道：「道長在此方面的造詣，高過本座良多，今聽君一席話，得益匪淺！」

「話說回來，此琴之質已極少見，難怪宮主將其位放在最高處，足見宮主亦是知音人。」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萬妙頗覺受用。「早知本座該親到寶山向道長請敎了。」

抱琴暗暗高興，長嘆一聲：「王摩詰擁有此琴，難怪他要『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了。」

慧明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尼只知唸經撞磬，只道佛理深宏，却不知琴道也如此淵博。」

蝴蝶夫人嘆息道：「在咱們這些凡夫俗子耳中，只要彈得好，便張張都是好琴，那知什麼人如其琴的道理。」

抱琴道：「樂曲能否悅耳，固然最重要的是人，但苟得『利器』，自可錦上添花，人與琴就像牡丹與綠葉的關係，宮主，貧道沒有猜錯吧？」

「本座答你所求就是！」萬妙道：「我花了五年的時間，請了數十個書法大家鑑定，才從字跡上認出是王摩詰之物，料不到道長在短短的時間中便探出根源，即使你多要求幾天，本座亦無不允之理。」

「說來慚愧，剛才猜中實有幸運之成份！」

蝴蝶夫人忽然插腔問道：「聽道長娓娓道來，令奴對琴道也大感興趣。今有一事不明，欲請敎道長……」

「不敢，彼此研究一下。」

蝴蝶心中暗道：「這雜毛對其他事眼高手頂，但對琴道却謙讓之至，眞難想像！」當下道：「剛才聽道長論琴，令奴茅塞頓開，但不知天下衆琴，以那一張爲最佳？」

這問題也正是萬妙所欲知的，是以也轉頭望向抱琴，抱琴道：「貧道曾聞人提及，天下最佳之琴莫出『神木』之右者，可惜未曾見過。」

萬妙問道：「琴譜上不曾錄及此琴，未知此琴是何來歷？」

「傳說『神木』琴之琴箱是以上古神農氏選的一塊烏黑的木材所製，自外表望之毫不起眼，其有一項特別的地方，便是有九條琴弦！」抱琴邊說邊望着萬妙的反應，其實他說的正是女媧古琴，却故意說是神農氏，以免秘密外洩。

萬妙聽後果然目光一亮，問道：「琴上可有字？」

「好像沒有，宮主是否有此琴？」

萬妙心頭一跳，忖道：「他爲何一開口便問我有否此琴，莫非有什麼秘密？」當下搖頭道：「本座對琴的認識不如道長良多，一具不起眼的琴，看不出其奧妙，又怎會收藏之？」

抱琴失望地道：「看來貧道今年都無緣彈奏此琴了！」

「此琴有何奧妙之處？」

「任何樂曲均能發揮其神髓，有此一琴，將視天下名琴爲糞土矣！」抱琴唏噓道：「貧道畢生嗜琴，却無緣一睹，豈不遺憾？」

萬妙沉吟了一下，道：「本座有一具不知名之琴，外貌如道長所述，但其琴音却非道長所形容的……」

抱琴大喜，連忙道：「可否借貧道一睹？」

萬妙道：「有何不可，待本座親自去取！請上官護法及千葉護法陪本座到『千波潭』一趟！」

抱琴問道：「『千波潭』是什麼地方？貧道可方便去參觀否？」

「『千波潭』乃本宮重地，請恕不便招待！」萬妙言畢長身，「諸位請小坐片刻！」

千葉散人和上官虹心中十分詫異：本宮那有什麼「千波潭」？不過外人在場，不便詢問，是以跟萬妙進宮。

萬妙走了一程，回首笑道：「兩位護法必定十分奇怪，何來的一座『千波潭』呢！」

千葉散人含笑道：「宮主這樣說必有含意，料是要騙那老雜毛吧！」

「不錯！」萬妙道：「剛才老雜毛所提的那張古琴，正在本座手中，本座花五萬両銀子買來的！」

千葉散人吃了一驚：「一張古琴竟可值五萬両銀子？」

「不錯，售琴者說那張琴有神奇的力量，是由琴音發出的，但他不知其秘密，本座以爲買來之後，可以研究出來，不料十年來竟毫無發現，只道是爲人所騙，然剛才見老雜毛情急之狀，料有蹊蹺！」

上官虹道：「莫非那老雜毛知道其秘密？」

千葉散人接道：「你要利用這琴的神奇力量逃出本宮？」

萬妙格格笑道：「兩位不愧是本宮的護法，本座正有此慮！」

上官虹說道：「然則宮主令咱們進來是……」

「本座欲借重兩位的大力……」

× ×

萬妙、上官虹和千葉散人去了好一陣尚未回來，抱琴等人都十分焦急，慧明碍於銀髮婆婆和蝴蝶夫人在側，又不便詢問，只好乾着急。

他的功力深厚，猶自好，李湘湘、葉青青和黃鳳等幾個就更加坐立不安了，還是太清機靈，他忽然站了起來，說道：「這些食物好像不太清潔，小道肚子好不舒服！」

蝴蝶夫人笑罵道：「旁人都無事，唯獨你有事，怎能說食物不潔！」她轉頭對背後一個穿紫衣的女人道：「紫鳳，你帶他去茅厠！」說着向她打了個眼色。

紫鳳會意，帶太清出去，銀髮婆婆不把衆人看在眼中，自顧飲食，蝴蝶夫人則跟抱琴等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

過了兩頓飯工夫，上官虹才陪着萬妙出來，萬妙手上捧着一具烏黑的琴，那琴既比平常的寬，也較長，但隔遠望去，巳覺甚爲粗糙。蝴蝶夫人心中暗道：「我曾聽過宮主彈過此琴，難聽之至，跟剛才那些『怡神』、『聆翠』根本沒法比較，這老雜毛，怎當它是寶貝？」

抱琴隔遠一見，目光大亮，一襲道袍無風自動，這情況不但令李湘湘等奇怪，也落在宮主眼中。

抱琴聲音發顫：「宮主可否借與貧道一觀？」

萬妙道：「道長尚未聽過本座的琴技，本座彈奏一曲請你指教？」

抱琴道：「指教兩字不敢當，大家研究則所願也！」

萬妙將琴放在几上，輕輕彈撥起來，衆人只覺琴音忽高忽低，而且嘈切之至，甚爲難聽，抱琴臉色大變，心中甚爲奇怪，因爲女媧古琴固然要奏以「九天萬象玄樂」方能發揮其所長，但即使奏以普通樂曲，也較一般的柔美，絕非如今萬妙所奏的情況。

一曲既終，萬妙尷尬地一笑：「本座技拙，有如諸位請聽！」

抱琴道：「貧道聽來，其中兩根琴弦似乎有問題，否則當不至此，此亦不關宮主之技！」

萬妙暗暗佩服，原來她事先巳換了兩根琴弦，當下她笑問道：「道長不曾撫過此琴，如何知道琴弦有問題？」

抱琴心頭微微一沉，道：「剛才貧道巳說清楚！」

「也許原本就是如此的呢！」

「有可能……但沒道理，除非是讓人偷了換掉了！」

萬妙眼珠子一轉，笑道：「本座至此才眞眞佩服道長！不瞞你說，剛才本座的確換了兩根琴弦！」

抱琴不悅地道：「宮主莫非不相信貧道？你怕貧道偷你的琴？哈哈，想不到宮主對自己和對萬妙宮如此缺乏信心！」

萬妙笑道：「道長多疑，本座只想試試你的耳力而巳！」她向上官虹點點頭，上官虹立即走上丹墀，替她換弦。

抱琴暗暗戒備：「這婆娘來此一着，是何含意？那千葉散人爲何至今還不見？」他不由有點煩躁。

慧明向他投來一瞥徵詢的目光，抱琴向她示意放心，俄頃，上官虹換了琴弦，將琴交與宮主，叫宮主逕與抱琴彈奏，自己却站在萬妙身旁。

蝴蝶夫人見狀，心中起了疑，看了銀髮婆婆一眼，見她閉目養神，廳中的事好像與她無關般，她本想與她商量一下，但氣她不過，只好暗暗戒備。

抱琴看一看那具女媧古琴，一切跟師父所描述的一樣，心情激動得難以自禁，一對眼睛沒一刻離開過那張琴。萬妙心中詫異：「這老雜毛是因爲得從所願而激動，還是另有原因？」她嬌笑一聲：「道長請奏！」

抱琴還恐這琴並非女媧古琴，因此不敢立即彈奏「九天萬象玄樂」，却彈起廣陵散來。

抱琴彈了兩段便停住，蝴蝶夫人大聲喝起來：「道長，你彈的是什麼曲子？」

「廣陵散。」

萬妙訝然問道：「廣陵散不是隨嵇康湮沒了麼？」

「此是隨宮所收，並不齊全。」抱琴道：「貧道再奏一曲如何？」

萬妙見他剛才所彈並無異樣，便道：「一日時間不短，有仙樂陪伴，本座豈有反對之理？但不知道是要彈什麼曲？」

「貧道自作一曲，名『出家樂』，不足之處，還請指教！」抱琴臉上不動聲息，却彈起了「九天萬象玄樂」琴譜中的樂章。

琴聲一起，全場鴉然，全神貫注聆聽，越聽越覺快樂，心中所想，全是往日快活逍遙的事，把煩惱全忘記。

萬妙心中暗道：「老雜毛果然是高手！」她生了羡慕之心，聽得入神，忽覺心中的情緒全受琴聲支配，欽佩之心更盛。

忽然琴聲一變，更令人心花怒放，李湘湘與葉青青定力較差，竟然忍不住手舞足蹈起來，俄頃，連黃鳳和蝴蝶夫人也放聲笑了起來，原來抱琴巳奏起喜章來。

萬妙腦海中立即浮上每一個情節的影子來，登時沉緬在喜海中，抱琴邊彈邊注視萬妙、蝴蝶夫人、上官虹和銀髮婆婆的神態，那些宮女早巳不能自制，互相追逐嬉戲着。

萬妙瞿然一醒，忖道：「爲何我的心情全受她控制？」她暗吃一驚：「莫非老雜毛的陰謀在此？好，且看他還有什麼手段！」當下她臉上仍露笑容，但暗中運氣凝神，不再爲琴聲所惑。

抱琴看看巳差不多，便示意慧明等人掩住耳朵，他立即彈奏「天地交戰」，只聞琴聲咚咚，忽風忽雨，忽雷忽電，又似有千軍萬馬在拚鬥厮殺，那些宮女忽悲忽喜，情緒飽受煎熬，有幾個巳吐血身亡，黃鳳與葉青青又是驚詫，又是害怕。

再過兩盞茶工夫，連蝴蝶夫人體內的

氣血也翻騰不巳，一張臉登時變了，正想徵詢萬妙的意見，不料銀髮婆婆巳首先忍耐不住，自几後飛起，向抱琴撲去！

她身在半空，銀髮飛舞，人未至，雙臂一出，十指箕張，巳帶起一股勁風，令人窒息！抱琴忽然對着她用力拉動懼弦。「淙」的一聲，銀髮婆婆只覺血氣猛地翻騰一下，震得內腑生痛，銳氣一散，隨之而起的是畏懼之心！她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

萬妙與上官虹在丹墀上看得清清楚楚，却不明所以，上官虹向萬妙「傳音」：「宮主，如何？」

萬妙道：「再等一等，看他還有什麼花樣？」

抱琴又在天地弦上猛彈，銀髮婆婆如胸中拳，她倏地不顧一切向抱琴發出一記「劈空掌」，抱琴抱琴而起，雙腿互纏，琴就放在腿上，彈奏不絕，銀髮婆婆要發第二掌，可是巳抵受不住衝擊，「哇」地一聲，張口吐出一股鮮血！

抱琴原式不變，飛落場中，面對丹墀，向萬妙及上官虹彈奏。他邊彈邊向丹墀靠近，每一下都運上內力，只見他額頭汗珠點點，琴音聽在萬妙與上官虹耳中，却似雷霆萬鈞，血液像波濤般，一陣陣向心房衝去！

萬妙向上官虹點點頭，隨即發出一道長嘯與琴音對抗，奇怪她嘯聲雖然雄渾震耳，但仍掩蓋不住琴音，相反，由於她妄用眞力，受創更甚，更覺難以支持！

抱琴見她發嘯抵抗，心頭大喜，加强彈奏，他有十足的信心，在一盞茶之內，將萬妙殺死！

可惜上官虹巳退到屏風後，忽然「蓬」的一聲，丹墀之前，降下一道鐵板，把大廳分成兩邊。

抱琴見那道鐵板降下，十分懊悔，不由停止了奏琴，長身站起，跺足道：「可惜！」

慧明忽然自几後飛了起來，向對面飛去，抱琴一回頭，見蝴蝶夫人向一道石門跑去，便緊跟着慧明追出，黃鳳也忙道：「快跑，否則來不及了！」

一羣人齊向石門湧去，跑在最後面的李湘湘，剛離開，石門巳經「砰」地一聲閉上！

葉青青叫道：「師父，太清還未回來呢！」

李湘湘道：「不必担心，他精靈得很，一定可以逢凶化吉！」

走在最前面的蝴蝶夫人在甬道上急飛，但慧明幾個起落巳經追上她，蝴蝶夫人一轉身向她發出幾隻蝴蝶鏢！

慧明雙袖揮舞，那幾隻蝴蝶鏢，全跌在地上，但蝴蝶夫人却爭取到時間，回身再向前跑去，抱琴飛身越過慧明，用力在天地弦上撥動！

蝴蝶夫人嬌軀一抖，去勢登時慢了下來，就在此刻，前面忽然降下一塊鐵板，將去路封住！

蝴蝶夫人立即轉身，罵道：「老雜毛，你拉着老娘陪死，有什麼用！」

抱琴冷冷地道：「你別對貧道使出潑婦的手段，貧道要殺你，易如反掌！」

蝴蝶夫人挺起胸膛，道：「你殺吧，用你那隻鬼琴殺死老娘吧！你殺死了我，看你們如何出去！」

慧明道：「阿彌陀佛，施主若不作惡，咱們爲何要殺死你？難道施主不懂得開啓機關？」

「不是老娘不知道，而是那開啓的機關在鐵板後面！」

慧明不由一呆，抱琴道：「不會吧？神尼心腸軟，不殺你，但貧道可沒這般好說話！」

黃鳳在背後道：「道長，她說的是眞的！」

蝴蝶夫人恨恨地道：「若非如此，老娘何故急於逃命，想不到上官虹連老娘也不顧！」她指一指鐵板：「老雜毛，你有本領，便用琴音震裂這塊三寸厚的鐵板吧！這是唯一的辦法！」

衆人齊向抱琴望去，抱琴搖搖頭。「這是不可能的，女媧古琴加上『九天萬象玄樂』琴曲，只能挑起人的七情六慾，鐵板是死物，沒有作用！」

蝶蝴夫人忽然站在地上，道：「那就等死吧！」

慧明道：「施主再想一想，也許還有辦法！」

蝴蝶夫人淡淡地道：「辦法當然有的，等下宮主要你交出峨嵋內功心法，你大慈大悲，當作是打救咱們這些凡夫俗子，也許宮主肯放過大家，還有你！」她又一指抱琴，「宮主一定要你交出琴譜，你便可以此威脅她！」

抱琴冷冷地道：「不但神尼不會答應，就是貧道也不肯將琴譜給她！」

蝴蝶夫人冷笑一聲：「你們要做英雄，便坐着等死吧！」

葉青青道：「道長，太清去茅厠還未回來，也許他有辦法！」

抱琴心頭一跳，直至此時他才記起太清去如厠，至今尚未回來。蝴蝶夫人又冷笑一聲：「那個小雜毛有甚麼本領，可以打開這道鐵板！他若能打得開，老娘便跟他姓！」

葉青青忍不住反唇相稽：「這倒不必，鐵板打開之後，你仍留在這裏就行！」

蝴蝶夫人冷哼一聲，索性閉眼不理，慧明問道：「道兄素來足智多謀，你有何辦法？」

抱琴長嘆一聲：「如今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了！」

時間慢慢過去，四周毫無動靜，甬道中却漸漸悶熱起來，蝴蝶夫人爬了起來：「他們將通氣孔閉死了！哈哈，這也好，有得多受折磨！」

葉青青白了她一眼，道：「誰不知道，偏要你大驚小怪！」

「臭丫頭……」

「臭丫頭豈是你罵的！」

蝴蝶夫人一口氣沒處出，正想找她出氣，不料甬道上面忽然露出一個水杯大小的洞口來，上面傳來一個嬌笑聲：「諸位，這氣悶的滋味不好受吧！」

蝶蝴夫人急道：「宮主，我是蝴蝶，快放我出去！」

萬妙不答她。「抱琴，你把琴譜背出來吧！」

抱琴冷笑道：「你不要峨嵋派的內功

心法了麼？」

「有這殺人的琴，本座還學峨嵋內功心法作甚！」

「貧道大可以騙你！」

「本座自信還分辨得出！」

「你分辨不出的！除非你有這張女媧古琴！但假如你不打開出口，便得不到此琴！」

萬妙又一陣嬌笑：「你死後，本座便可為所欲為，何難哉！」

「貧道死後，誰教你曲譜和琴技？」

萬妙顯然在動甚麼心思，過了半晌才淡淡地道：「其實這也不打緊，你們死後，天下間已無一個是本座的對手，即使沒有這張琴，也可橫行天下，你想想吧！」

抱琴彈起琴來，衆人有了經驗，都用手掩耳，可是琴音仍直向耳鼓內鑽去。萬妙笑道：「好聽之至，不過本座暫時無心情聆聽，你請貴友先聽吧！」言畢洞口再度封住，抱琴廢然止奏。

蝴蝶夫人對萬妙破口大罵，葉青青忍不住說道：「你罵她也不會回心轉意，何必前恭後倨呢？」

慧明合什道：「阿彌陀佛，與多行不義之人為盟，又怎會求她對妳仁義！施主回頭是岸吧！」

蝴蝶夫人怪笑道：「我承認是我瞎了眼，但現在可以回頭麼？」

「只要施主存心向善，幾時都可以回頭！」

「岸在何處？現在就快沒命，你還說這種廢話，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

慧明又喧了一聲佛號：「施主此言最美！嘗聞大兇大惡之人，臨死也會後悔，也希望能向善，他們向善並非為了長命，而是求諸心安！施主與萬妙倒行逆施，難道良心沒有受責？」

抱琴道：「要責人不己責己，萬妙不該在此處拋棄你，但你可曾想過，自己曾做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難道不該死？你若不該死，難道被你害死的人，便都該死麼？」

蝴蝶夫人眼皮一垂，又緩緩坐在地上，抱琴也坐下奏琴，琴音平和，衆人臨死前心情都十分複雜，但聽了琴聲之後，都立即平靜起來。

心情平靜，在惡劣的環境中，無疑比較好受，但環境卻不受心情的影響而改變。空氣越來越稀薄，衆人額上都淌出汗珠來了。

面臨死神，慧明與抱琴都因放心不下派內的事，而不無遺憾，李湘湘想的只是百里清潮，但葉青青在這時候，想的卻不是爹娘，而是小道士太清！

奇怪的是蝶蝴夫人竟然長坐不動，也不知是絕望，還是懺悔。

正在危急之時，蝴蝶夫人背後那塊鐵板，忽然向上昇起，她猝不及防，背後向後一倒，乘勢打了個跟斗，爬了起來，她還以為是萬妙放了她，那知還未轉過身去，便聽見葉青青叫道：「太清，你死去那裏，到現在才來？」

慧明瞪了她一眼道：「你沒看到他來救我們麼？」葉青青粉臉一紅，吐吐舌頭，連忙躲在李湘湘背後。

蝴蝶夫人轉過身來，見太清抓着紫鳳，便明白原因，當下問道：「小道長，前面有沒有人？」

太清道：「來的時候沒有，現在有沒有小道便不知道了！」

蝴蝶夫人道：「快走，遲則不及！此處一切奴比較熟悉，就由奴來帶路！」

抱琴怕她假意獻殷勤，便排衆緊跟在她的後面，慧明叫其他人快走，自己則押後。

鐵板之後，仍然是條甬道，抱琴問道：「蝴蝶施主，此路通向何處？」

「前面有幾條岔道，你們準備要去何處？」

抱琴覺得在萬妙宮內與對方交手，勝算不大，便問：「有通往外面的麼？」

「有一條通往山頂的，若要由後山出去，便要經過很多地方，屆時必會與萬妙賤人遇上，雖然你有神琴，但他們的機關防不勝防，危險得很！」

「那就去山頂吧！不過，你眞的要帶咱們出去？」

蝶蝴夫人嘆了一口氣：「剛才道長說得有理，蝴蝶前半生的確太糊塗了，這種地方奴也不想再呆下去了！」

抱琴哈哈一笑：「想不到貧道居然做了一件好事！」話音剛落，前面又「隆」的一聲，降下一塊千斤石，把去路閉死！

太清在後面叫道：「師父，現在怎辦？」他推一推紫鳳：「你懂得打開這個機關麼？」

紫鳳道：「開啓機關好像在外面！」

蝴蝶夫人道：「不用怕，萬事有奴！」她雙手在壁上摸索了一下，忽然有一塊石頭掉了下去，她伸手進洞，用力一扳，通道裏響起一陣轟隆轟隆的聲音，接着千斤石便又升起……

蝴蝶夫人立即走過去。「快！」她兩個起落，便停了下來，指着壁上的一塊長方型的大石道：「由這裏上去，便是黑水崖頂！」

抱琴回答道：「貧道等相信你，請帶路！」

蝴蝶夫人打開那塊石板，前面又是一條狹窄的甬道，她首先踏了進去，抱琴等人魚貫而入，甬道曲折向上，不大好走，但衆人都有一身武功，自然不被難倒。

走了一陣，已至盡處，牆上有一道陡直的石梯，蝴蝶夫人迅速地攀登上去，頭頂上又是一塊石板，蝴蝶夫人在石板上拍了幾下，用力一推，石板便翻了出去，一陣山風吹了過來，令人精神一振！

蝴蝶夫人吸了一口氣，跳了上去，忽然發出一道尖叫！

下面的人不知蝴蝶夫人在上面發生了甚麼事，吃驚之餘都忙不迭向石級攀去！首先到地面的卻是抱琴！

只見風高月黑，崖頂插着不少火把，卻有一堵木板砌成牆城的樣子，木牆背後白烟裊裊，山風一陣緊似一陣，吹在身上令人毛骨悚然，卻不見有人，蝴蝶夫人便是被這景象嚇呆了的！

蝴蝶夫人見抱琴便道：「以前奴未見過！」

抱琴目光一變，道：「有妖氣！」

蝴蝶夫人恍然大悟：「一定是千葉散人攪的鬼！」說着其他人也都走上來了。

抱琴道：「你們不要走近，都站在貧道背後！」他從懷中掏出幾道符紙交於太清：「太清，將這幾道符貼在木牆上！」

太清心中雖然有點害怕，但仍硬着頭皮走去，葉青青在背後輕聲道：「喂，你小心呀！」太清點點頭，心中默默唸着經文，尚未來至木牆，木牆後忽然升起幾枝幡旗，隨着幡旗的出現，白烟中忽有綠幽幽的鬼火在飛舞！

太清一驚，不由停了步，抱琴喝道：「太清，快！」

太清咬一咬牙，將符貼在木牆上，五張符紙才貼了三張，那堵木牆忽然倒塌，散開，長長的木牆在空中飛舞，這情景只看得李湘湘等人目瞪口呆！

抱琴喝道：「回來！」他身子忽然盤膝飛起，向木板飛舞之處射去！

在半空飛舞的木板倏地落地，在地上迅速拼一個巨大的成八卦圖案，抱琴飛落，正好坐在中正的太極上！

抱琴叮叮淙淙地彈起琴來，琴音飄渺，那些白烟忽然滾動起來，就在八卦之前，現出一座法壇；壇上站着一位披頭散髮的人，正是千葉散人！

千葉散人雙耳貼着兩張黃符紙，只見他仰天打了個哈哈。「抱琴，你不用彈了，我不怕你的琴音！」

抱琴停手問道：「你今日要跟貧道鬥法？」

「不錯，我早有此心！」

抱琴見剛才那些景象，知道對方法術高强，不在自己之下，但他不甘示弱，冷冷地道：「你對自己這般有信心？」

話音一落，只見法壇後面又現出一個白衣散髮的幪面女人，却是萬妙。萬妙格格笑道：「本座對他有信心，否則怎會讓你們平安出來？本座看人打過不少架，却未看過鬥法，有心開開眼界，希望道長不要讓本座失望！」

「千葉散人失敗之時，也就是你授首之期，難道你不怕？」

「你為自己担憂吧！」千葉散人冷笑道：「龍虎山的張天師也不如我！」

萬妙嬌笑道：「希望道長的法術跟琴技一樣出色！」

抱琴忽然放下女媧古琴，以指代筆，在木板上畫符，他手指過處，木板生烟，衆人都嗅到一股焦味，心情也立即緊張起來。

千葉散人手指按住香頭，也有一陣白烟生起，當他放手時，香巳點燃，發着紅光，他又去點第二根香……抱琴在四周畫了八道符，返回中間抱琴坐下，千葉散人也恰在此時，將九根香點燃。接着只見他手指在空中亂劃，手指上忽然跳躍着一把青色的火燄。

抱琴口中唸咒，左手由外向右一掃，一股山風過處，千葉散人手上的火燄登時熄滅。

抱琴立即彈琴，琴音一起，便似天地在交戰，山風狂吹，飛沙走石，慧明等人一邊捂住雙耳，一邊後退。由于他們對着抱琴的後背，琴音對他們影响還不太大，但千葉散人猶可以支持，萬妙又覺心頭怦怦亂跳，如同打鼓。「散人，快！」

千葉散人燭未點燃，很多法術都不能施展，心中也十分焦急。看看不能再延遲，不惜虛耗眞神，雙掌在神枱角一攏，登時焚燒，他立即拿着紅燭，在枱角點燃，然後插在燭台上！

抱琴哈哈笑道：「好功夫，好法力，可惜助紂為虐！」他彈奏更急！

千葉散人抓起桃木劍來，心中唸唸有詞，倏地向天一指，只聞天上「轟」的一聲，發出一道霹靂，千葉散人高聲叫道：「祝融速速前來聽令！」

黝黑的天空，忽現一道紅光，葉青青十分驚詫，輕聲道：「這是甚麼？」

太清道：「天火！」

那道紅光來勢極快，由小而大，轉瞬間，便停在法壇上三丈左右處，一個宏亮的聲音道：「眞人有何吩咐？」

「速將本眞人對面那妖道燒死！」

話音一落，那團火忽向抱琴飛去，抱琴手掌一揚，但聞「隆」的一聲，一道「掌心雷」打出，火燄被震上半天，抱琴反令祝融燒殺千葉散人，兩人齊發命令，祝融告罪一聲，不降反而上升！

抱琴笑道：「你還有什麼本領，盡管施展出來！」

千葉散人拔出一枝幡旗，迎空招展，白烟中忽然現出無數寃魂來，千葉散人將幡旗向抱琴拋去，那些寃魂帶着一陣陰風，向抱琴撲去。

抱琴哈哈一笑：「雕蟲小技，也敢拿出來現眼！」他忽然又奏起琴來，那些寃魂一聽琴音，好像受到極大的打擊，不斷在原地蹦跳着，狀甚痛苦，啁啾亂叫。

抱琴越彈越急，那些寃魂連連後退，千葉散人不斷喝令他們前進，但終於在琴音的「打擊」下化作一陣陰風逃掉！

千葉散人見法術屢為對方所破，使出看家本領，雙掌貼合，先是十指屈合，再而豎出食中四指，倏地向香爐一指，「蓬」的一聲，香爐爆裂，緊接着，地上的八卦忽然着火焚燒！

抱琴大驚，連忙請東海龍王灌水，奇怪水洒在火上，不但火不滅，反而燒得更旺了！

千葉散人大笑：「老雜毛，你如今知道我的厲害了吧？哈哈……」他引火焚燒了一枝幡旗，向火堆拋去，琴音不復聞。

太清大驚，要衝前搶救，却為慧明强行拉住。「師父！」

抱琴忽然自烈燄中冲了上來，可是他好像受到一堵看不到的牆壁阻住般，一個跟斗又跌了下去，千葉散人笑道：「老雜毛，我巳在火燄外，佈下了天羅地網，你別想出來了！」

太清猛一用力，只聽「嗤」的一聲，他後衣破裂，脫出慧明的束縛，向火堆奔去。慧明大吃一驚，急忙追前。

恰好在此時，一縷清趣的琴音在夜空中飄盪，太清大喜停住，叫道：「師父未死！」

慧明將他拉回去，道：「如無意外，令師必以琴音破解，快退回來！」果然琴音越來越响，火燄却越來越弱，千葉散人臉色大變，提着桃木劍，向前走去，只見他洒了一把白米，火燄再起！

琴音彷似天崩地裂，葉青青與太清都覺得心跳如同打鼓，即使是蝴蝶夫人也覺

難過，她見琴音越來越响，幾可裂雲，忙道：「大家快退回地道裏！」她首先走下去，其他人也紛紛退回去。

千葉散人首當其衝，更覺難受，體內氣血似要沸騰，他只好撤退！

忽然「蓬」的一道巨响，火燄之外發生爆炸，却沒有火光，千葉散人知道自己的法術已被破解，他隨手向火堆打出一記「掌心雷」，再一道巨响爆起，火燄熄滅，抱琴雖然衣履焦黑，神態狼狽，但身子夷然無損，仍彈琴不絕，千葉散人猶想抗拒，但聞兩聲輕响，他貼在雙耳的符紙已經爆炸，碎紙像蝴蝶一般，迎風飛舞！

千葉散人知道大勢而去，大聲叫道：「快跑！」萬妙比他更早，轉身便跑！

抱琴忽然在天地弦上用力扳動幾下，千葉散人如胸中刄，忽然大叫一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隨即萎頓于地！萬妙呆了一呆，抱琴已經追了上去，彈琴不絕，萬妙身子發軟，跌倒地上，喘着氣道：「道長饒命！」

抱琴知她已全身乏力，上前點了她的麻穴，自己也跌坐地上，喘息不絕，原來他亦虛耗眞力過甚！

太清聽不到琴聲，忙道：「師太，快上去，不知我師父怎樣啦！」

慧明雙脚一頓，首先躍上去，只見星月滿天，却不見人影，她忙喚道：「道長！」同時飛身向前。

抱琴向她招招手，道：「師太，貧道虛耗眞力過度，稍爲休息一下便無妨！」說着太清等人亦已上來。

慧明道：「道長，此人如何處理？」

萬妙閉上雙眼，抱琴道：「帶她下去，將萬妙宮解散，再廢掉她的武功，任由生死！」

李湘湘忽然問道：「萬妙，我問你一句話，百里清潮他……」

萬妙有氣無力地道：「他早是本宮的人，一切都是聽我的安排的……」

「那麼百里衞跟百里清潮也是同一個人？」

「根本是一個人！」

李湘湘狠狠地道：「哼！我非殺了他不可！」

× × ×

抱琴與慧明在萬妙宮逗留了兩天，解決了銀髮婆婆、上官虹、百里清潮和萬妙宮裏的人和事，最後留下兩個無家可歸的丫頭與萬妙，又準備破壞一部份機關，然後才離開。

萬妙忽然跪下，道：「道長，請您大發慈悲，收我爲徒！」

「你想學法術？」抱琴冷冷地道：「可惜本門不准收女弟子！」

「不，弟子想跟你學彈琴！」

抱琴考慮了一陣，道：「好吧，不過你要出家！」萬妙一口應允，於是一行人相偕離開黑水崖。

下山之後，抱琴問道：「師太準備去何處？」

慧明道：「貧尼現在便欲回山，不過青青……」

李湘湘道：「待徒兒送她回家。」

抱琴道：「不必了，貧道準備帶小徒去查訪身世，順道送她回家吧！」

慧明喜道：「如此便有勞道長！」言畢便帶着李湘湘和黃鳳與抱琴等人分手。抱琴則帶着太清、萬妙和葉青青返回葉家鎭。

到了葉家，葉家上下見葉青青無恙歸來，都說不出的高興，並好好招待抱琴師徒。次日，抱琴師徒三人告辭去楊家寨。葉青青堅持跟他們去，抱琴本待不肯，但葉蓮舟却答應了，又派了個家丁帶路。

一行人到達楊家寨，直趨楊家，叩門求見。楊長聽見太清又光臨，不知何事，又驚又喜，親自迎接，一見來的竟有五個之多，更是一怔，忙不迭問道：「小道長，難道舍下又有妖氣？」

太清笑道：「莊主莫驚，貧道是次來拜訪，實是有一事相求！嗯，待貧道來介紹，這位是我師父，這位是我師妹，這一位則是葉家鎭葉蓮舟施主的千金！」

葉蓮舟的名，楊長也有耳聞，心中更是詑異，暗道：「莫非他們要來敲詐我？奇怪，這女人雖然美麗，但年紀已不小，怎反會是小道人的師妹？」

太清見他沉吟不語，忙道：「莊主不用驚怕，咱們是希望您能帶咱們去見見官府……」

楊長更驚，急道：「見官府作甚？楊某上次已付你酬金！」

抱琴知道他誤會，便道：「施主誤會了，上次小徒替你捉到的歹徒，其中一個是姓包的，可能與小徒的身世有關，咱想到獄中問問他！」

楊長鬆了一口氣：「原來如此，嗯，如今天色已晚，趕不到城內去，諸位若不嫌棄的話，請進來且在舍下歇一宿，明早再去如何？」

抱琴稽首道：「無量壽佛，如此打擾了！」衆人隨楊長進內，楊長見他們並無惡念，忙吩咐厨子治酒整舖，好好招呼。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楊長便來相請，吃過早點之後，他便涎着臉求抱琴送幾道辟邪的靈符給他，抱琴自然不會拒絕，立即畫了幾道符給他，楊長大喜，妥善收起，着人拉馬，親自帶路下山。

到了衙門，由于楊長跟青天大老爺頗有「交情」，雖已退堂，但衙差却直接領他到後面去，抱琴等人則留在外面。

一會，楊長喜孜孜地出來，還帶着一個衙差，道：「大人答應了，這就去！」

抱琴與太清跟衙差到監牢裏，把包游找出來，抱琴略施小技，便迫得包游將一切供了出來，太清一聽他生身之父是史耀祖，不由叫了一聲，抱琴皺一皺眉，問道：「什麼事？」

「史耀祖是葉蓮舟的親家！」

抱琴喜道：「這更好，走，咱們回葉家鎭！」

× × ×

葉蓮舟聽了抱琴的話之後，張大了嘴巴，道：「眞是上天有眼，菩薩保佑！史兄的確有一個兒子在水災時被拐子抱走……嗯，孩子有什麼記印或信記沒有？」

「這倒沒有，不過這難不倒貧道，只須得悉史老爺兒子的生辰八字，貧道便可以算出來！」

葉蓮舟說道：「老朽現在就派人去史家！」

次日，史耀祖便乘轎到葉家，抱琴取他父子的八字一算，笑道：「史施主恭喜你了，貧道這位徒弟，的確是你兒子！」

史耀祖道：「道長沒有看錯？」

「從你的八字上看，史施主四十歲得子，四十三歲失子，五十四子失而復得，而令郎的八字就更加奇怪了，他三歲有水厄，幸有貴人，後來出家，十四歲與生父重逢，十六歲還俗歸家！」抱琴轉頭道：「太清，還不快來拜見爹爹！」

太清初次見到史耀祖便覺得他好像是自己的親人般，如今聽見師父這樣說，更無疑問，立即跪在史耀祖身前叩頭，口呼爹爹！

史耀祖老淚縱橫，一把摟住太清，哽咽道：「吾兒，你回來便好了，可憐你娘因思念你更甚，一病而歿……她泉下有知，也必含笑！」

抱琴過了半响才道：「史施主，貧道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太清還得出家兩年才可還俗，貧道也還有好些本領未敎他，過兩天貧道便帶他回山！」

史耀祖可捨不得，忙道：「道長請跟犬子一同到三寶莊舍下盤桓幾天吧！」

抱琴道：「他若在現在回去，恐反而對你家不利，好在兩年並不長，一眨眼便過！」

葉蓮舟也勸道：「史兄，你便聽道長的話吧！十多年都過去了，又何怕再等兩年？」

史耀祖呵呵笑道：「葉兄說得是，如今知道你平安，還跟了個好師父，小弟也安心得多了！」

葉蓮舟道：「待小弟去吩咐厨子治酒，今日你倆父子團聚，非慶祝一下不可！」言畢走出內廳，忽見一條人影向柱後閃去，他忙道：「是那個丫頭？」

葉青青由柱後走了出來，輕聲叫道：「爹……」

「青兒，你來偷聽大人說話？」

「誰說的？女兒是來，是來找人的……爹，太清他過兩年要還俗麼？」

葉蓮舟側着頭問道：「青兒，你只關心這件事麼？」

葉青青粉臉「刷」地染紅，跺足道：「爹，你，你笑女兒！」說罷轉身跑去。

葉蓮舟看女兒這個模樣，不由忖道：「莫非這小丫頭動春心呢？唔，假如她看上太清，那也不錯，我跟史兄倒可親上加親了！」言畢哈哈大笑。

萬妙經過大變之後，果然徹底醒悟，清心寡慾，每日都唸誦抱琴給她的經書，獨個兒關在房內，也不出去玩耍，反而太清每天都去探他這個大師妹！

三日之後，抱琴帶着兩個徒弟返回連雲山，萬妙正式拜師之後，抱琴便開始敎她琴藝，太清則專心練武。

兩年之後，太清果然還俗回家，但與抱琴仍保持師徒關係，他父親本來要他繼承父業，但太清性野，與葉青青聯袂行走江湖，二十歲才成親。

後記

由替武俠世界撰稿至今，恰好四年整，四年的時間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很長，但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才是一個起點。遺憾的是香港賣文爲生，實在不容易，爲了開門七件事，四年內竟然爲幾家報刊寫了將近一千萬字，這個數字連我自己也吃了一驚。

大量生產的後果，便是題材的枯竭和望文生厭，這對自己和對讀者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爲此便嘗試寫點「新」一點的，這個故事便是在這種心境下寫的，可惜寫後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本來是要寫二十萬字的，結果只寫了十多萬字，便因索然無味而草草收場！在此，謹向四年來不斷捧場的讀者致歉！

每一個從事寫作的人，在一定的時間內，都會有苦悶期，我當然也不例外，只希望這個時期能早點過去！「突破」這兩個字，對于咱們這一行的人來說，恍如「武林秘笈」或吹毛立斷的寶劍，但相信大家都知道，要得到夢寐以求的東西實在不容易！幸而我還沒氣餒，也許因爲我至今尚未寫過一部令自己完全滿意的作品吧！

寫這篇後記，並不是要求讀者的諒解，而是要告訴讀者一件事，我將暫時離開香港，離開讀者，到外地旅行，爲時大概三個月，一方面是爲了令長期緊張的神經得以休息，另一方面希望增長見識和在陌生和新奇的環境下能刺激神經，得到新的靈感，最後要多謝四年來經常寫信給我的讀者，因爲我在你們的信中，得到莫大的鼓勵，也使我看到自己作品的缺點！

再一次多謝您們，並希望繼續收到您們的信！

（全文完）

快樂島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游天虹、張雪兒對藍圖失竊和死人的事件中有懷疑，繼而又發生美國人史勿夫遭人殺害，還牽涉兇手是個富商郝納德，從他說出的綫索有人向霍中城收購舊船，拖到快樂島去改裝爲酒店和賭場。當地的麵包大王梁百雄又想投資到快樂島，更使游天虹摸不着頭腦。張雪兒查到的是有關小郝就是郝納德的侄兒郝明，想將藍圖賣給郝納德，還有，范國艮接到恐嚇電話，有人要他放棄快樂島發展計劃，否則要將他全家殺害，關於藍圖方面，經過郝乃才審核，城市佈局不實際，如果是正式發展快樂島，這是富人們的心聲，最怕是其中有騙……

連續暗殺　惹禍上身

「那要看你的興趣在那方面了。」范國良道：「不過就我所知，有資格在外招股的大財團最少也有好幾個。美國人史勿夫可能只代表了美國人投得若干企業。至於我本人接觸的，則是華資財團。我們負責的範圍，包括了數條街道的『唐人街』，還有海邊渡假區，包括了水上酒店和賭場等等。至於賽馬場，則仍在接洽之中。」

「還有賽馬？」郝乃才興緻勃勃地插咀說道。

「是的，誰都知道香港人最喜歡跑馬，所以我們這個財團的負責人之一，正與當地政府談判。包括專利稅，以及年期等等。」范國良道：「總之，我們會把香港目前所擁有的每一樣東西，都盡可能地照搬過去。」

「對了！」郝乃才拍腿叫好：「只有這麼樣才更加像香港啊！」

郝納德道：「讓我辦妥了這宗官司之後，再找閣下談談投資快樂島的事。屆時希望你能從中指點一下。」

「我們既然已經是朋友，又何必客氣？」

范國良又問郝乃才，說：「那些藍圖是否須要大改？」

「是的，世伯。」郝乃才毫不諱言地說：「藍圖上的安排太過雜亂無章，以現代城市設計的眼光去看，的確太落後了。」

「我不否認，我們集團中缺乏好像你這一類設計專才。」范國良道：「主要是因爲許多事情我們必須秘密進行，不可以公開招請我們所須要的人才。」

范愛寶插咀道：「乃才可以替你重新繪畫過新的藍圖。」

「是眞的嗎？」范國良很興奮地，瞪住郝乃才，說道：「那就最好不過了，至於酬勞方面——」

郝乃才也不等他說下去，就說道：「別當我是專家好嗎？我只是在這方面給你一些意見，至於詳細情形，還要找時間聽聽你的吩咐，我才可以動手。不過，目前家父惹上了麻煩，不如過了這幾天我們再聯絡好嗎？」

范國良又安慰他：「令尊大人的事，幾乎可以包在我的身上，只要請個律師，很容易就可以解決。」

「雖然如此，我這幾天之內，只怕也沒有心情替你辦妥這件事。」郝乃才道。

范國良忍不住苦笑道：「我很喜歡看見你

這年青一輩這麼孝心。那就等這件事弄清楚之後再說吧。」

范愛寶又提醒她父親：「爸爸，你不是要組團到快樂島去觀光麼？」

「是的，本來我已約好了一班朋友，過幾天飛到菲律賓去，表面上是觀光、旅遊，其實是視察。」范國良道：「這班人都是加入我們這個財團的商界朋友。可惜郝先生有事在身，否則，我們正好一齊去看看啊！」

郝納德道：「是的，也許是我運滯，本來這的確是個很好的機會。可惜——」

「不過，你也不必灰心，以後還有許多機會等着你呢。」范國良道：「要是這件事不太麻煩，今次的行程，我們也可以改遲幾天，等你也可以加入我們，一齊起程。」

郝乃才也說：「是的，爸爸，你又何必灰心呢！警方反正還未正式起訴我們。說不定，回過頭來他們已經找到了眞正殺死史勿夫的兇手呢！」

郝納德嘆氣道：「你不會明白的，警方因爲在兇案現場找到我的指紋，他們遲早也會正式起訴我的。我們還是先找個好律師，希望逢凶化吉吧！」

那晚范國良就留在郝家作客，一邊商量洗脫殺人罪嫌的事，一邊細談投資發展快樂島的事。

郝納德和范國艮二人一見如故，交淺言深，自然也是由於他們的兒女——郝乃才和范愛寶乃一對情侶，所以一切也就變得有根有據。

范國艮十分熱心，他把幾個最好的律師介紹給郝納德，同時又將快樂島發展計劃中最有機會賺大錢的幾種投資，暗中保留給這位未來親家。

× × ×

在一間酒吧裏面，游天虹正會見一名男子卓森。

卓森皮膚黝黑，所以又有人把他叫做「黑鬼森」。

黑鬼森乃江湖中人，既是黑社會，也是警方的綫人。游天虹認識他已有好長一段日子，許多時他也會向游天虹借貸。但總是有借無還的。

時間已是晚上九點，不算早也不算夜，若在以前，這時候開始，酒吧也應該漸漸熱鬧起來了，但是現在，這兒除了游天虹和黑鬼森這一桌人客之外，就只有那邊一角坐了另外二名酒客。

生意的確很難做，不知道是市面一片不景氣籠罩呢，還是喝酒的人少了，總之這陣子以來都是這樣冷清清的。

這也好，反正游天虹和黑鬼森的目的，是爲了一些事，他們要好好地談談，假如人太多了，太吵鬧，那反而要浪費更大的氣力去說話啊。」

「我只知道他叫小郝，」游天虹對黑鬼森道：「他住在木屋區，最喜歡與陳用、陳才兄弟二人來往。」

「我知道，那傢伙叫郝明，但認識他的人都喜歡叫他小郝。」黑鬼森又說道：「但是，自從陳用被殺後，他已不知下落。」

「是的，警方亦已經公佈了此事，現在我要知道的，是小郝未失踪之前，到底到過什麼地方，有過一些什麼活動，你八面玲瓏，我深信你一定可以帮帮我的。」

「嗯——」黑鬼森好像是有所顧忌地，左張右望，然後又訥訥地說：「游大俠，你是否眞的一定要我插手此事？」

「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可免則免，江湖上的事情，相信你也心照，並非我不想幹，只是性命緊要。」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插手此事，性命可能受到威脅？」

「是的。」

「眞的是那麼嚴重？」

「游大俠，我黑鬼森幾時敢對你說謊？」

游天虹瞪住卓森：「我實在不大明白，這件事爲什麼會這樣嚴重呢？那三個小鬼只不過偷了我朋友一卷藍圖而已，那些副本根本毫無價值。」

黑鬼森眨着眼睛：「相信你也知道，警探們也正在追尋小郝的下落，他們相信小郝可以協助調查一宗命案，那當然是指陳用被殺那回事。我是他們要找的重要綫人之一，雖然正式花紅是沒有，但是他們聲明絕不會虧待我。豈料當我進一步向下九流社會的人打聽時，却有人警告我最好不要插手，否則可能賺了花紅，也沒有命去享呢！」

「嗯——這就奇怪了，到底向你發出這警告的，又是什麼人？」

「游大俠，你可不是要迫我將事情和盤托出吧？」

「你當然可以不說，但是，相信你也很明白，我在江湖上絕對不只認識你一個；最重要的是我在警界中也有不少好朋友，假如你不徹底帮帮我，下次萬一你遇上什麼麻煩，可不要找我代你出頭了。」

「這——這又何必？」黑鬼森心裏也明白，游天虹是個很講道義的江湖好漢，過去他也得過他的好處。剛才游天虹所講的，也是眞話，所以他深思熟慮之後，終於也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一些門路，但我絕不負責帶你去！」

「只要你講出你所知的一切，這已經足夠了。」

「你認識大頭菜嗎？」

「綽號又名大難才的人，是不？」游天虹道：「他開設了一間私人俱樂部，我也常常去玩，怎麼可能不認識呢？」

「告訴你——」黑鬼森又鬼鬼祟祟地左張右望，「據我所知，有人見到小郝在他那兒出現。」

「你是指大頭菜那個俱樂部？」游天虹問道。

「是的。」黑鬼森又低聲說道：「不過小郝絕非到俱樂部去消遣，而是可能被人軟禁在那兒。」

游天虹有點恍然大悟。黑鬼森忽然又說：「大頭菜那個架步經常有不少人出入，我相信其中可能有人對藍圖有很大的興趣。要是你想深入了解，我惟有捨命陪君子。不過，這陣子我手頭很緊——」

游天虹也不等他講完，已摸出銀包來了。游天虹塞了一叠鈔票給黑鬼森，數目大約超過千元。然後對他說：「這只是小小意思，等到證明你所言屬實時，保證你還有好處。」

「謝謝你，游大俠。」黑鬼森見錢眼開，立刻又說道：「大頭菜的俱樂部在那裏，你可知道嗎？也許我可以帶你去！」

「不！不必了，」游天虹道：「我已非常感激你，同時我要忠告你，這件事只有我你二人知道好了。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否則可能會害死你。」

「嗯——」黑鬼森也有點吃驚地怔了一怔，利那之間他連面上那一點點兒笑容也消失了。他訥訥地說：「那麼，你還是自己去看看吧，反正你人面熟，大頭菜也是你認識的。」

「是的，我的確認識他。」游天虹說完就結賬離去。

× × ×

俱樂部之內，並不太過熱鬧。

香港有許多俱樂部，有些是正正經經的，有些則掛羊頭賣狗肉。

有些是專供有錢人消遣的，也有半公開招客，甚至還有暗中開賭的。

大頭菜這一間私人俱樂部，裏面有賭檔，也有酒吧，而且不少有錢人都喜歡跑到這兒來，但是最近不知怎的，這兒似乎又變得冷清清的，是經濟不景，還是尋歡作樂的人少了？

游天虹獨個兒跑到大頭菜這間俱樂部裏面的時候，差不多已是午夜時份。

他首先到酒吧去喝酒，發覺那兒只坐了一桌人——那一桌人也只有兩個，由於光綫昏暗，游天虹無從分辨他們是什麼人。

游天虹也只是剛剛坐下來才不久，就嗅到了一股濃郁的香味——那是名貴香水的氣味，跟住，有個人影像鬼魂一般，閃到了他的身邊來。

「一個人嗎？」那女人很不客氣地，在游天虹的身邊坐了下來。

「剛才的確是只有我一個人，但現在已是兩個了。」游天虹含笑地側過頭去：「怎麼妳也會在這裏？」

「信是有緣吧！」跟住只見她把手一揚，召來侍者，要了一杯洋酒。原來這女郎並非別人，正是女明星莎莎。

莎莎是著名的性感女明星，經常傳出她與名流、公子有染，所以也是桃色新聞最多的名女人。

在銀幕上，她一向以大胆見稱，赤裸裸地演出床上戲已是見怪不怪，與男主角演造愛鏡頭時更加七情上面，令到男觀衆看得咬牙切齒，女觀衆則面泛紅霞。

由於莎莎十分活躍，所以認識游天虹已是不足爲奇的事，奇只奇在爲什麼她會在此出現？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游天虹心裏難免感到狐疑。

莎莎含笑盈盈地與游天虹相互碰杯：「祝我們賭場得意，一齊勝利！」

「不！」游天虹道：「妳弄錯了，今晚我不是來這裏賭錢的。」

「嗯——那麼——」莎莎感到意外地怔了一怔：「難道你是來此喝酒的？」

「如果我說：我是來這裏找人的，妳相信嗎？」

「找人？找誰呢？」莎莎問道：「可不是找我吧？」

「先找大頭菜，然後找一個無名小卒。」游天虹呷了一口酒之後，故意問道：「妳可知道，大頭菜在他的辦公室麼？」

「較早時我見過他，後來好像出去了。」莎莎說。

「看來我似乎來得不合時。」游天虹嘆了一口氣。

「我們不如先賭幾手，難得有此機會，讓我從旁偷師。」莎莎呷完最後一口酒，就站了起來，動手把游天虹拖走，弄得游天虹也有些尷尬。

豈料就在這時候，那邊忽然有人招呼游天虹：「今晚吹的是什麼風？」出現在二人面前的，正是這兒的主人蔡克難，綽號「大頭菜」的人。

他走過來，親暱地與游天虹握手，又向莎莎招呼：「怎麼妳還未走？」

「你當然想我走，可惜我還未報仇呢！」莎莎又攤大了手掌說：「借給我十萬元，可以嗎？」

「哈哈，妳眞會開玩笑！」大頭菜哈哈大笑地說：「若是眞的求借，相信妳也不會只借十萬元那麼少。」

「那就借够一百萬好了。」莎莎仍然攤大手掌。

「別開玩笑了。」大頭菜乘機把游天虹帶向走廊那邊：「兩位，請到我的辦公室來，讓我們再喝個痛快吧！」

莎莎無可奈何，只好也跟了過去。

怎料到只走了幾步，走廊那邊又迎面來了一位名公子小趙，他硬要把莎莎拉去喝酒。

小趙年靑、有錢，雖不英俊，但也不算醜陋，愛出風頭，是社交場合中的活躍份子。

他當時正由一間貴賓房裏面出來，看來可能輸了錢，所以面色不大好看，直至到發現了莎莎，才展露了一點點的笑容。

但是，當小趙硬要拉着莎莎到酒吧去喝酒時，游天虹又覺得此人未免太過目中無人，兼且是無禮之至！要不是他有事待辦，一定會好好地教訓他一頓。

莎莎表面上有點無可奈何，所以她回頭向大頭菜和游天虹抱歉地苦笑聳肩，實則她的內心正在慶幸及時遇上了小趙。原來莎莎今晚一敗塗地，的確是打算要向大頭菜借貸呢。

游天虹撇開不滿小趙的態度不恭之外，其實也正求之不得有此機會讓他可以單獨與大頭菜談談小郝在此出現的事。

所以入到大頭菜的辦公室之後，游天虹就單刀直入地問：「聽過小郝，或者郝明這名字麼？」

大頭菜正在他的辦公室一角，替游天虹斟酒，聽了這句話，立即搖搖頭，同時反問道：

「是什麼人？」

「我想再講清楚，他不是賭徒，而是警方要找的人。請你先看看這幀照片好嗎？」

游天虹這次是有備而來，所以他的口袋裏也預備了一幀小郝的照片。

大頭菜看了一眼，當堂怔了一怔！儘管他已極力令到自己鎭定下來，仍逃不過游天虹雙眼。

「這裏每天都有許多人出入，我怎麼可能一一認得他們呢？」大頭菜一邊把一杯酒遞過來給游天虹，一邊說道：「你所講的這個人，到底又是什麼人？」

「可以說是一個無名小卒，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如果你還當我是朋友，這個忙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游天虹說道。

「老兄，我也知道你的爲人愛管閒事，但是——」

「你錯了，我管的絕對不是閒事，往往都是人命關天的事。」

「你的意思是——」

「要是我再不管的話，這件事發展下去可能有更多人因此死得不明不白，包括了這個小郝在內。」

「那麼，你是迫我出賣朋友了。」大頭菜道。

「朋友也分多種的，有些作惡多端的事，根本不配做朋友，所以就算出賣他，也無傷大雅。」

「嗯——」大頭菜小心地想了想，又呷了一口酒，這才說道：「照片中的人，的確在我這裏出現過，但絕對與我無關。相信你也明白；我朋友很多，包括了黑白兩道的人。他們除了經常來此消遣之外，還利用我這兒大家碰頭，接洽一些機密的事情。」

「那是說：你已見過小郝，甚至知道一些事情，對嗎？」

「對了，我知道這小子想利用一些圖則騙錢，被人抓去了！」

「圖則？可是建築設計用的藍圖之類？」

「大概是的，我只知道一點點。」大頭菜又說：「只要你老兄答應不把我牽涉入內，我可以提供一些綫索給你。」

「我想除非你有份參與，否則，沒有必要把你牽涉入內吧？」

「那麼，你去找一個姓霍的人吧。」大頭菜道：「我就是看見小郝與那個商人在一起，他們曾在酒吧吵得面紅耳赤的，後來被我出面，勸開了他們。但我知道那個叫霍中城的商人，可能給那小子騙了一些錢。」

「霍中城？」游天虹怔了一怔！

游天虹明知這件事相當複雜，但是却想不到會牽涉到霍中城這一類商人的身上去，同時游天虹也知道霍中城是一間船公司的董事經理，又是郝納德的朋友。那麼，這次小郝失踪會不會與郝納德扯上關係？

但從另一角度看，大頭菜乃是黑社會中人，他會不會爲了某種原因而說謊？也是未知之數。

所以游天虹很技巧向他道歉：「對不起，今次騷擾老兄，實在是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回頭讓小弟找到其中眞相，辦妥了這件事之後，再來請罪！」

「不要客氣，我們是朋友，希望你一切順利。」大頭菜也很圓滑地笑了笑！

大頭菜沒有追問「爲什麼」，包括爲什麼游天虹會這麼緊張？小郝乃無名小卒，爲什麼他會跟霍中城過不去？游天虹爲什麼又要管這種事情？……等等，大頭菜都沒有再問。

正因爲這樣，游天虹才覺得担心，大頭菜會不會說謊騙他？

無論如何，游天虹暫時也要相信大頭菜的說話，同時他也找不出其他理由再留在這裏，惟有匆匆向大頭菜告辭。

豈料游天虹剛走出大頭菜的辦公室，沿住走廊正想離開這間俱樂部時，迎面來了一個人——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她，正是女明星莎莎。

「嗨！怎麼你還未走？」莎莎熱情地走了過來，抓住游天虹的手臂：「好極了，難得你未走，快些陪我去賭個痛快！」

「對不起！」游天虹道：「我還有些事情要辦。」

「還有什麼事要得過賭？來來，快來！我要贏回輸了的，也只有你，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行着倒霉運，妳還是自己去賭吧！」游天虹說着，就推開了她。

莎莎自討沒趣，嬌嗔幾句，便扭着屁股走了！

游天虹出到街上，在路旁找到了自己的汽車。他正想用車門鎖匙開車門之際，發覺車門竟未鎖上。

最近他似乎有點神經衰弱，忘記鎖上車門也不是什麼奇事。還好他的汽車裏並未留下什麼名貴東西，否則小偷竊賊一定有機可乘。

游天虹剛坐上車，立刻就吃了一驚！

游天虹的警覺性極高，當他進入汽車裏面的時候，眼裏一亮，發覺他的汽車後座裏面有個人影，他立刻在心理上展開戒備。

但是，當他定神細看時，發覺車廂後座的確有個人影，他甚至可以肯定那是一個男子。不過那男子正動也不動！

爲什麼會這樣？

游天虹的腦筋在閃動，以他這麼靈活，一時之間竟也想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亮了車內的燈，當汽車內有了光綫之後，游天虹更加吃驚不小！

原來那是一具屍體——一個男子的屍體，怪不得他動也不動了。

那男子俯伏在車內的座位之上，背朝天，衣服破口處有血滲出，大概這正是致命傷。從衣着看，游天虹懷疑死者正是黑鬼森。

黑鬼森不久之前才秘密會晤過他，如今却死在他的汽車裏，這是怎麼一回事？游天虹乃江湖中人，自然不難想像得到。

他首先關熄了車內的燈光，然後退出車外去。

毫無疑問，現在他的做法不外乎只有兩個：一個是佯作不見，一是報警。

第一種做法可能會令他很麻煩，甚至會被警方當作是個殺人犯處理。所以他結果還是決定採用了第二個辦法。

游天虹首先致電報警，然後又先後撥了兩個電話，一個是撥給他的女朋友的，另一個則是撥給警方林浩探長的。

然後他就踎在汽車附近，等警方派人來。

在這過程中，警方可能已用第一時間通知了正在附近巡邏的警員。但是，游天虹趁警方人員未到之前，必須想出一個向警方交代的藉口。

同時，他也覺得這件事直接涉及「通風報訊」。

爲什麼黑鬼森不遲不早，偏偏在他見過了游天虹之後，就被殺呢？爲什麼兇手殺了他還不算，更加要將屍體移到游天虹的汽車裏來？

毫無疑問，這純粹是爲了嫁禍於游天虹。

游天虹覺得有些內疚，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黑鬼森之死，似乎很明顯，正是爲了向游天虹提供綫索。

罪魁禍首，到底是誰？

游天虹終於又想到了大頭菜的身上去，會不會是大頭菜派手下做的？

正是因爲這兒是大頭菜的勢力範圍，所以游天虹更加覺得可疑。他越想越氣憤，終於折返俱樂部之內，再找大頭菜算賬。

但是，當游天虹再回到俱樂部裏面的時候，俱樂部一名經理却對游天虹道：「蔡先生出去了！你有什麼事找他可以對我說。」

「數分鐘之前我仍然見到他，怎麼會不在？」游天虹心裏本來已經有氣，眼裏更看不慣這傢伙的態度，所以一邊說話，一邊就想硬闖大頭菜的辦公室。

那位經理生得身型高大，面肉橫生，目露兇光，一看已知道不是善類。只見他把手臂一橫：「你想怎麼樣？」他狠狠地盯實了游天虹，質問道。

游天虹瞪了他一眼：「我不管你是誰，總之我此來的目的已經告訴你了。我要見的是大頭菜，不是你；你最好給我滾開！」

那位經理聽見游天虹直呼「大頭菜」這綽號，心裏已經不高興，再看見他這種態度，更加生氣，所以一聲不響，已揮拳相向。

那一拳出得又快又疾勁，要是換上了別人，只怕早已倒了下去。但是游天虹既是有備而來，又怎麼會被他佔上風？只見游天虹身型一偏，沉馬扭腰，雙臂一揚，單腿一擱，「隆」的一聲，一條高大的人影，已沿住走廊那邊跌了出去！

游天虹連消帶打，反擊得乾淨俐落。然後他頭也不回，已推開辦公室的門，直闖入內。

這一間正是大頭菜的辦公室，游天虹不久之前，也曾在此作客，這當然是不可能會弄錯的。

游天虹入到辦公室之內，只見大頭菜正在講電話。

可能是辦公室內的隔聲設備做得好，所以剛才游天虹在門外與那位經理吵吵鬧鬧時，大頭菜在這裏面竟然一無所覺。

另一原因則可能是大頭菜太過專心一意地講電話。

但是現在，他終於也看見了游天虹這不速之客。

大頭菜第一個反應就是吃驚地怔了一怔。然後他用手掩住電話筒的傳話部份，揚聲問道：「怎麼你又回來啦？游老兄。」

「不要裝蒜了，我有話要問你啊！」游天虹道。

大頭菜雖然手裏仍然握住電話筒在講話，但却看得出，游天虹的態度極不友善。

他把掩蓋住講話部份的手掌移開，對對方說：「回頭我再給你電話好嗎？我剛有個朋友來了。」

只見大頭菜擱好了電話筒之後，就站立起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又問游天虹：「看你這麼不開心，可是我的手下又開罪了你了？」

豈料話猶未完，辦公室的門已被人打開，那名經理首先走入來，後面則跟隨住四名彪形大漢。

游天虹「哼」一聲，毫不退讓地，盯實對方。

那名經理正待說話，大頭菜已喝住他說：「沙胆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對人客不得無禮！」

「這傢伙未經通傳，硬要入來——」那個叫「沙胆雄」的男子氣憤地說。

但是他還未說完，游天虹就搶先說道：「剛才你不是說蔡先生不在麼？我想知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沙胆雄道：「這是老闆吩咐的，就只是照做，嘿，你竟敢對我動粗？」

「是你先動手的。」游天虹道：「我只對無禮的人才會無禮。」

「算了算了！」大頭菜揮揮手對各人說道：「你們先出去！」

沙胆雄惟有悻悻然，帶領着各大漢撤出房外。

大頭菜回頭再問游天虹道：「到底有什麼事？」

游天虹於是把他汽車發現黑鬼森屍體的事說了出來。然後又質問道：「這一帶盡是你的勢力範圍，我想你解釋一下！」

大頭菜聽到有人死了，當初也吃了一驚！

但是很快他又冷靜下來：「黑鬼森這名字我雖然聽過，但我沒有叫人對付他。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會懷疑到我的身上來。」

「不怕告訴你，我找到你這兒來，正是黑鬼森向我提供綫索的。」游天虹仍然生氣地瞪住大頭菜：「你一定是知道了此事，所以才會下此毒手！」

這時候，街上傳來一陣陣警車聲！

大頭菜有點吃驚地，走到窗前，揭開了少許窗簾，俯視街上的情形。

回過頭來的時候，大頭菜就埋怨道：「這一次，我眞的給你害死了！」

原來警方聞報之後，已派人趕到現場來調查。

致電報警的人正是游天虹，所以他也只好急急離開了大頭菜的俱樂部，趕到樓下街外去，以便向警方交代。

至於大頭菜，他雖則是埋怨游天虹，但是事到如今，也覺無可奈何。

大頭菜這間俱樂部是不合法的，所以這時候他也急急打發一切，叫賭客們由暗門緊急撤退，情形也相當狼狽。

游天虹出到街上，警員們已圍繞着他的汽車調查。

一名警長回過頭來，當他發覺游天虹正由那路邊走過來時，就問道：「這部車子可是你的？」

「是的。」游天虹答道：「這正是我的汽車——」

那名警長不等他說完又說：「那麼，報警說有人被殺，移屍到你的汽車裏來的，也是你了？」

「對啊！」這時游天虹已走得較接近他的汽車。

數名警員之中，正有一人開啓了汽車後座的汽車門，彎腰探首進車內偵查。當然，警方人員的調查已於較早時開始了，不過眼前只是繼續偵查而已。

警長一邊摸出記事小册，一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有身份證嗎？」

「當然有。」游天虹有些啼笑皆非似的。他又說道：「我與你們那位林浩探長，是好朋友——」

但是那位警長也不等他說完就說道：「我不管你與誰是好朋友，即使你與局長是好朋友，我們也只是秉公辦理的。」他又攤大了手掌：「把你的身份證拿給我看看！」

那位警長的態度極不友善地盯實游天虹，這令到游天虹心裏也很不服氣！可不是嗎，這是一宗命案，應該先看屍體，再查現場綫索。他既然自動致電報警，當然不會走，何必這麼不客氣呢？

但是事實上警方也是有權查身份證的。所以游天虹也只好將他的身份證交出，讓警長登記。

那邊，一名鑽入汽車後座去查看的警員已退了出來，這時游天虹由於沒有人遮擋他的視綫，他才可以看清楚裏面的情形。

豈料不看由自可，一看之下，却又吃了一驚！

原來游天虹的汽車後座座位之內，空空如也！

爲什麼會這樣？游天虹第一個反應就是放眼四望，看看警方人員是否已將黑鬼森的屍體移到路邊去了。雖然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因爲每有命案發生，最先抵達現場的警方人員是不會那樣做的；一定要等高級警官和偵探來觀察過，才可以移動屍體。

某類案件甚至還要等醫官檢閱過屍體之後才可以移動。

既然是警方不可能將屍體搬走，那麼，黑鬼森的屍首又去了那裏呢？

游天虹正在胡思亂想，那名態度不友善的警長已開始對他讀出了警誡詞：「你不一定要回答我的問題，但你所講的每句說話，均有可能被我們列作呈堂證供。」

警長又說：「現在我要控告你報假案，以及浪費警方人力等罪名。」

游天虹弄得一頭霧水：「這話到底從何說起？」他又瞪着他的汽車說：「我的車廂之內不但有一具男子的屍體，而且，我還知道他是誰。」

「那麼請你告訴我，他到底是誰？」警長問道。

「那死者綽號黑鬼森，是你們警方的一名黑社會綫人——」游天虹突然頓住，不想再說下去。

原來圍繞在他四周的警方人員，這時都用一種難以理解的目光去盯實游天虹，還發出了會心的微笑。即使是他們一言不發，游天虹也能感覺得到；他們當他是個神經可能有毛病的人。

所以游天虹不但覺得自討沒趣，還有點覺得被人侮辱。他索性不說了。

警長遞了一個眼色，二名警員立刻走近游天虹的身邊，要將他拘捕。

游天虹這一次的確欲哭無淚，又不能反抗，更加無法交代或解釋，惟有束手就逮。

× × ×

在警局之內，游天虹正接受問話。

游天虹要求見林浩探長，但警方人員說，林浩探長不在辦公室之內，出外公幹。游天虹只好要求致電律師。其實，他想通知張雪兒才是眞的。

警方看見游天虹的態度很不合作，自然有點不客氣。

雙方就因此而發生口角。

游天虹本來在警界中也有不少朋友，可惜，這時想見一個熟人也不易。

他正感到焦急之際，林浩探長終於也出現了！

游天虹這時才鬆了一口氣。

「對不起，這只是一場誤會。」林浩探長用責備的目光瞥了身邊的下屬一眼，然後又抱歉地對游天虹道：「我剛由外面回來，聽他們說有個神經不正常的男子口口聲聲說認識我，眞想不到原來會是你老兄呢！」林浩想想也忍不住笑了。

游天虹有點啼笑皆非地說：「神經不正常的應該是你這一班手下，本來我可以帶他們及時進入一間地下賭場的，但結果他們却好人當賊辦！」

林浩探長道：「但是，據他們說，你既然自認是報案的人，爲什麼又會找不到你所講的男屍？」

「我也無法解釋。」游天虹道：「但我可以肯定，我不但見到那男屍在我車內，還認識死者。」

「他是什麼人？」

「你也可能認識他，他就是綽號黑鬼森的男子，也是你們警方的黑社會綫人。」

林浩探長聽了游天虹這番說話之後，正想找個探員過來問問，這時門外却來了一名探目——他也是林浩探長的得力助手之一。

探目神神秘秘的，不知道與林浩探長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二人站過一旁耳語。

林浩探長與助手說完之後，回頭對游天虹很客氣地說：「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吧！」他又吩咐助手道：「替我弄兩杯咖啡到我的辦公室來！」

助手領命去了！游天虹則與林浩探長離開了警探值日室，到探長辦公室去。

游天虹不知道剛才助手對林浩探長說了一些什麼，但看他們神神秘秘的，相信一定十分重要。

林浩探長帶住游天虹入到他的辦公室之後，將門關上了。

「請坐！」林浩很客氣地對游天虹說道：「剛才我的助手已經查過了兩件事，第一，你的汽車之內並無任何血漬。第二，你所講的黑鬼森雖則確有其人，但是，至今爲止，我們仍未能找到他。」

「這是什麼意思？」游天虹道：「這是暗示我說謊呢？抑或——」

「你不要生氣。」林浩探長道：「我們是好朋友，我也十分了解你的爲人，怎麼會懷疑你胡說八道呢？不過，這件事似乎有些奇怪，爲什麼要在你的汽車裏殺人？爲什麼事後又會失去了屍體，而完全不留下任何痕跡？」

「這就是我正想要追查的焦點之一，可惜你的手下完全不講道理，硬把我帶到這兒來。」游天虹有點兒生氣地說。

「對不起！」林浩苦笑道：「可能時代不同了，當局爲了防止下層警員貪污，不斷將各分區警署的同事們調來調去，他們認爲這樣可以防止警員們互相串同收規、貪污。加上新的警察加入我們的行列，所以他們既不認識你，也只好依法辦事。請你不要見怪。」

「我也明白，但是，我却失去了追查的大好機會。」

「你可否坦白告訴我，爲什麼你會到地下賭場去？又如何會與我們的綫人搭上？」

「是爲了追尋小郝的下落，黑鬼森向我提供了一些綫索——」

游天虹還未講完，探長辦公桌上的電話又响了。

林浩親自接聽，游天虹只好暫時呆在一旁坐着。

探員送來兩杯咖啡，分別放到游天虹和林浩的面前去。然後又退了出去。

林浩探長擱上了電話筒之後，又對游天虹說道：「你所講的地址，我們也派人按址上樓查過了，那兒只不過是一間有牌的桌球室，並非什麼地下賭場。」

「那麼，我勸你最好找反黑組的人來問個清楚，他們應該認識一個人，那人正是大頭菜。」游天虹很不服氣地說道：「如果他們未聽過大頭菜這綽號，也應該聽過大難才這個綽號吧？」

「你說的人可是蔡克難？」林浩探長反問道。

游天虹點點頭：「對了，就是他，他是黑頭子。」

「對啊！他是一名黑頭子，聽說他已改邪歸正，想不到仍在暗地裏活動，」林浩探長又說：「你所講的地方，極可能是個『可以臨時改裝』的兩用場所之一。也就是說，晚上可以經營非法賭檔，但當警方冚檔時，又可以臨時改回桌球室。」

「我相信情形正如你所說的一樣，不過無論如何，現在我也要出去一次，如果你須要我的話，我可以隨時回來。」游天虹道。

「我也明知你這個人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想知道你到底又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要去找一個人，他是誰我暫不想說，總之他就是黑鬼森間接提供的人，極可能也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林浩探長道：「你太神秘，反而令我感到迷惑。」

「探長，我並非存心隱瞞，只是不想說得太多而已。如果你相信我，回頭我自會向你交代。」

「嗯——」林浩探長故意看看腕表，又對游天虹說道：「你可否等一等？」

「好吧，」游天虹也明知他心裏怎麼想，順口說道：「你最好不要讓我等得太耐。」

「不會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林浩探長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

游天虹與林浩相處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林浩心裏想怎麼樣做，實在很難騙得了游天虹。

林浩分明是要跟經辦此案的警方人員商量一下，看看應否讓游天虹暫時離去。

游天虹心裏想：爲什麼屍體會失踪？是大頭菜的人做的嗎？抑或另有別情。

大頭菜的口供是否可靠，他口裏提及的霍中城，爲什麼要與小郝到俱樂部去？

想到霍中城，再想到小郝，游天虹就有點兒情急起來，萬一殺死黑鬼森的就是大頭菜那一班人。那麼，他們會不會用同樣的手段去對付霍中城和小郝？

游天虹越想越焦急，他恨不得立刻離開警局去找霍中城，偏偏林浩又去了很久仍未見回來。

游天虹越想越感到不妙，他終於忍無可忍，由探長辦公室的窗口爬了出去。他悄悄繞道穿過停車場，再經出口處離去。

游天虹立即截了一輛計程車，吩咐司機開到中區一幢辦公大樓去。

游天虹準備要找的人是霍中城，此人乃河床船務公司的董事經理。這間公司的辦事處就是在中區一幢辦公大樓之內。時間雖然還未到午夜，但到底這時也是晚上，這一帶絕大部份是辦公大樓，入黑以後是很難找到有那一間辦公室有人辦公的。

那麼游天虹爲什麼又要跑到這兒來？原來他另有目的——他要從霍中城的辦事處找綫索。那無非由於大頭菜曾經提及此人，同時也是因爲游天虹聽過霍中城不但有興趣投資快樂島，甚至會將一些舊船出售，給人改裝爲水上酒店及賭場，拖往快樂島去。只不過由於大頭菜的提供，加强了游天虹的信心而已。

游天虹落車之後，走到大樓門外，發覺大閘經已落下。但是門外却有一名男子看守住。那兒原來還有一度旁門，大樓裏面的人仍然可以由該處出入。

游天虹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看守住大門的男子立刻截住他問：「先生，什麼事？」

「噢！對不起，我是河床船務公司的職員，霍先生叫我回來拿一些東西。」游天虹說道。對方聽他對答如流，竟然讓他順利地入內。

游天虹由旁門繞到一部升降機去，同時他又趁有點時間，看看那張塑膠板上的公司名單，知道河床船務公司就在「一一〇三」室。於是他立刻進入其中一部升降機之內，按了「11」字。

他上到十一樓，果然看見那兒有個金光閃閃的招牌，上面寫着：「河床船務有限公司」這幾個字。

但是，那扇可以望見內部情形的玻璃門，却鎖上了，裏面一片黑暗。

游天虹左張右望，然後又抬頭看看天花板等處，因爲他担心這兒有傳眞電眼通到下面管理處。結果他暫時看不出有這一類設備。

於是游天虹設法在他的鎖匙扣之中，找出了一個匙圈，將它拉直，然後又在玻璃門的匙孔之內撬了幾下，玻璃門立刻應手而開。

游天虹正待推門入內，突然有人吆喝一聲：「喂！你是誰？站住！」

游天虹回頭一看，原來正有一名手持電筒的大漢，剛由梯間出來。

他問道：「你是什麼人？跑到這兒來做甚麼？」

「我是霍先生的職員，他叫我回來取一些文件。剛才我已向樓下你的同事交代過了。」游天虹道。

對方顯然是大厦的一名看更，他自頂至踵的打量着游天虹。游天虹則極力保持冷靜。他故意讓對方看見他手上的一串門匙，暗示着自己是「擁有這裏門匙」的正式職員。但是對方顯然是因爲他的陌生面孔而生疑。

那名看更員十分小心，他說：「你要回來取一些什麼？讓我來陪陪你。」

游天虹道：「不必麻煩你了，我知道你還要巡邏其他地方——」

豈料他話未說完，人家就說道：「不要緊，你先進去亮燈。這也是我的責任啊！」

游天虹聽到對方這麼說，也感到有點無可奈何。

他只好先進去。但是燈掣在那裏？他既然自稱是這裏的職員，不可能不清楚燈掣之所在的；假如他左找右找也找不到，那名看更人員一定會懷疑他是個冒充的。後果如何，實難預料。

於是他一邊把動作放慢，一邊留意到入門處附近的牆壁之上。還好大門是玻璃的，外面公衆走廊上的燈光透射入來，終於也讓他發現了燈掣所在。

他首先亮了燈，跟住就留意到「經理室」之所在。

游天虹已經想過了，即使在看更人員的監視之下，他也要看看霍中城的辦公室之內，是否有快樂島的藍圖存放着。

他終於在這兒一角發現了一間房，房門之上釘了一個金光閃閃的指示牌，上面有：「經理室」三個大字。下面刻了一行較小的字體：「董事兼經理，霍中城先生」。

游天虹暗自歡喜，他想不到這麼順利。於是他若無其事地走了過去。那名看更人員則緊隨在後，亦步亦趨的，小心地監視着他。

快要走到辦公室門口時，游天虹往門脚瞥了一眼，不禁又吃了一驚。

霍中城那間辦公室的門是木製的，所以游天虹看不見裏面的情形，但是，門脚下面却有燈光透出，怎麼會這樣？裏面是否有人？萬一霍中城仍未走，他這麼深夜仍留下來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游天虹胡思亂想之際，脚步却不可以突然停下來，所以他很快就走到了那門外，而後面的一名看更人員也迫得他很近。

游天虹明知沒有抉擇之餘地，惟有硬住頭皮，伸手過去，將門環扭動。辦公室的門終於也開啓了。

辦公室之內果然亮了燈，這點游天虹倒沒有看錯。只不過室內根本就沒有人，這就大大地出乎他意料之外！

此外最令他感到意外的，就是散發在辦公桌和地上的文件。存放文件的鋼櫃和抽屜也有部份打開了！究竟這兒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游天虹呆在入門處，動也不動！

緊隨而來的大厦看更人員也發覺了現場的情形，冲口而出：「好像有小偷入來這裏搜索過呢？」

「不一定是小偷，可能是大賊。」游天虹回頭問道：「較早時有些什麼人來過？」

「下班後我們每隔一小時巡邏一次，我本人就沒有發現過可疑人物在此出現。」看更人員說道：「不過我相信其他同事也不會有所發現。因爲我們之間配有無線電對講機，發現任何可疑情形，都會互相照應。」

游天虹當時心裏有兩種想法，一是慶幸這名看更人員做了他的見證人，否則這回正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二是對方爲什麼會捷足先登，搶先來這裏大舉搜索呢？難道他的目標也是「快樂島藍圖」？

游天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那名看更人員已利用他手上的無線電對講機通知他的同伴。

游天虹乘機走過去，在亂糟糟的文件堆中小心觀察。可惜在表面上他根本看不出端倪。

稍後有更多看更人員趕到現場來，下一步自然是分工合作，有人致電報警，有人在其他地方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忙個不了。

河床船務公司的辦事處頗大，佔用了全層樓，但卻分成多個部門，目前游天虹所在的地方，既是霍中城的辦公室，外面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門。

那邊忽然傳出人聲驚擾，彷彿又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了。與游天虹在一起的一名看更人員，從手上的無線電對講機中知道有人發現了一條屍體。

游天虹急急離開了霍中城的辦公室，轉彎抹角地來到大辦公室的一角，那一帶的燈光早已被人亮起了，數名看更人員正圍繞着一具男子的屍體。

那男子就倒在一列鋼櫃的前面，那些鋼櫃是要來儲存文件用的辦公室用具之一。附近則擺放了一列列的鋼枱和椅子，都是供這裏男女職員辦公用的東西，而屍體就在一列辦公桌與鋼櫃之間的地氈之上。

一名領班正蹲在屍體一旁觀察着，毫無疑問，那男子已經死了，游天虹走過去，發覺他的身上有血，但他卻不敢移動那屍體，只是從旁觀看。

這也是起碼的常識，當發覺有命案發生時，在警方未派人到達現場之前，任何人也不應該移動屍體，或者移動現場上的物件，游天虹當然是非常明白這點。

這一幢辦公大厦共有五名看更人員，其中一個是領班。這數目眞是多了，因爲一般辦公大樓只有二到三名看更而已。他們主要任務乃在於晚間看守住辦公大樓內各單位，防盜、以及監視一切可疑人物，至於日班的看更人員，反而比較輕鬆得多，因爲日間各辦公室大都有人在裏面辦公。

這兒既然是擁有「超額」的看更人員，爲什麼反而被人有機可乘？游天虹總感到有些奇怪。

由於游天虹是由警局逃走出來的，所以目前他必須有所抉擇。否則等到警方派人來到這裏之後，那可能太遲了。

游天虹的做法也不外乎兩種：一是立刻離開現場，二是留下來向警方解釋。

以游天虹的身手，他要離去絕對是易如反掌的事，何況直到目前爲止，那些看更人員仍然當他是這間公司的職員呢。

所以那名領班問他：「這死者可是你們公司職員？」

「不！他不是我們的人。」游天虹道：「不過我相信我老闆霍先生可能會認識他。」

「既然不是你們公司裏面的同事，他又是誰呢？奇怪，」領班喃喃自語地說：「較早時我親自巡視過這層樓，並未發現任何值得懷疑的人物，也未見有什麼事情發生。」

游天虹乘機問領班：「較早時這裏是否有人來過呢？」

「在你未來之前，霍先生曾經帶人回來一次。」領班又回憶着說：「這死者好像是同行者之一，但因爲當時有好幾個人，所以我看得不大清楚。」

游天虹立刻又問：「你所講的『霍先生』，可就是我們公司的霍中城董事經理？」

「對了，正是霍中城。」領班說道：「也正因爲他是你們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所以他在晚上帶了這麼多人回來，我也不敢過問。想不到就出事了。」

「可否告訴我，當時還有一些什麼人？」游天虹問。

「嗯——」領班又再回憶：「似乎除了霍經理之外，其他人都很陌生。當時我以爲他們回來談生意，但結果，只有幾分鐘，之後他們就走了！」

聽了領班的說話之後，游天虹逐漸也有點明白了。

在游天虹的想像中，當時可能有一班人要脅住霍中城回到這兒來，想必小郝自然亦在其中。

那班人可能要霍中城交出一些文件，所以才會把他辦公室搜查得亂七八糟的。

那麼，小郝又是什麼角色？根據大頭菜說，小郝曾在俱樂部與霍中城見面，會不會小郝也是那班人的同黨之一。

然則，那些藍圖又有什麼作用？

假如有人爲了此藍圖而殺人，似乎講不通。但事實上已先後有好幾個人因此而死去，此事又應如何解釋？

小郝手上如果擁有一份「快樂島藍圖」，他可能到處兜售，說不定霍中城也是小郝兜售藍圖的對象之一。那麼，那一班人爲什麼要押住霍中城回到他的辦公室來搜索呢？

另一種可能性就是：霍中城爲了獲得小郝手上所擁有的藍圖，連同一班人將小郝押回這兒來。但是這個可能性似乎不大，因爲現場既留下被人搜索過的跡象，自然是外人所爲。霍中城是這兒的主管，他大可以光明正大把文件找出，又何必搜得亂七八糟的？

憑此忖測，游天虹不得不重新估計那些藍圖的重要性。

正是因爲有太多問題他想不明白，所以游天虹才決定留下來。

不久，警方人員已開到了現場來。由於游天虹曾由警局裏逃出來，所以警方人員首先把他拘捕。

那班看更人員這時才明白：原來游天虹並非這兒的職員。

林浩探長也聞訊匆匆趕來。他知道這兒又出了命案，不禁埋怨道：「你眞是自作孽，不可活！如今我只怕你水洗不清呢。」

游天虹却笑了笑，態度輕鬆地說：「我有足够的時間證人。」他又指指其中一名截查過他的看更人員說：「他陪我進入現場，後來發現這屍體的也不是我。你可以問問他們。」

那名看更人員道：「他的話是眞的。」但他又埋怨游天虹道：「爲什麼你要說謊呢？」

游天虹道：「我只是要找霍中城先生談一談。」

驗屍官應邀趕到現場，初步認爲死者先被人擊昏，再以利刀刺殺。死亡時間，大約是當晚七時至晚上十時左右。而游天虹本人只不過二十餘分鐘之前才抵達這裏，現在則是接近午夜十二時了。

林浩探長聽了驗屍官的意見之後，表面上是放過了游天虹，但私底下却又替他鬆了一口氣。他們到底也是好朋友，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沒有理由難爲游天虹的。

但在另一方面游天虹仍然牽涉到報假案，浪費警方人力等等罪名，因爲警方人員不但在他的車子裏找不到任何屍體，就是殺人的痕跡也沒有。

偏偏最早去到現場的警方人員又不認識游天虹，所以早已落案。林浩探長後來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想帮帮他也不可以。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黑鬼森的屍體還未找到，小郝反而死在這裏。此中到底又有些什麼奧秘？

林浩探長不但私底下與游天虹是一對好朋友，同時又知道游天虹在江湖上人面很熟，所以就悄悄把他拉過一旁：「這件事到底怎麼攪的？」林浩問游天虹：「眼前這死者小郝，可就是你講過偷藍圖的小偷？」

「是的。」游天虹道：「這件事似乎越弄越複雜，要是再不加以阻止，只怕還會有人死得不明不白呢！」

「難道你仍堅持着你的車子裏有一具死屍麼？」

「是的，我不是那種神經衰弱的人，你一定同意吧？」游天虹又說：「除非你的手下有辦法把一個活生生的黑鬼森找出來，否則，我不會改變我的說法。」

「好了，就算我同意你的講法，黑鬼森被人殺了，但是爲什麼那人先將屍體放在你的車內，後來又移走？這是不合乎邏輯的事。」

「如果我想得出其中道理，就不會留下來了。」

林浩探長認識了游天虹不少時日，自然知道他的個性，他想到的事，總會立刻去做。正是因爲他想不出誰殺了黑鬼森，更想不出誰將屍體移走，所以才會來找大頭菜提過的人——霍中城。想不到未找到霍中城其人，却在他的辦事處之內發現小郝被殺。

（未完．五）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首文提要：前文書至葛厚祺假扮骷髏帮的人將皇甫嫻、魏紅綃捉住，凌雲天、鄒雷從旁救出她倆，捉住葛厚祺交給葉勝，凌雲天忙去會鄧素雲，二女對凌雲天有敬仰愛慕之意，鄒雷願作媒玉成。在靈霄宮外，戰雲密佈，皇甫天彪趕來和愛好相聚，黃河水道盜魁郭洪投靠七皇子，帶七皇子門下鷹犬也趕來想一網將落魂谷的人打盡，黑白二道齊厮殺，樊丹、梅若萍因凌雲天喬裝淳于亮，聽口音知是三弟，賈慶、嚴靈霄覺得淳于亮為什麼要藉秦中九怪之手將骷髏帮護法杜侖等高手殺害，後來知他是凌雲天，見他項上金鎖，是自己當年贈送拜弟岳宗浩之子彌月之物，連忙相認……

一闋代供詞　墮阱圖脫險

落魂谷匪衆面面相覷，理解不通谷主為何不智若此，無疑淳于亮設下陷阱，以皇甫嫻性命相脅，使谷主不得不單刀赴會，不禁憂心如焚！

山風狂疾，呼嘯如潮。

崖下忽冲起一道閃紅耀目旗花，落魂谷羣匪大驚失色，只聞一聲斷喝道：「不許妄動。」

崖脊十數丈外身影一閃，一個翳鬢花白，高顴深目老叟，肩頭斜搭着一雙乾坤百刄輪，緩緩走來。

身後隨着流星追魂劍龐仲堯，及一白袍矮胖老道，雙目開闔之間精芒逼射。

不言而知為首老者是名震西北龐家堡主龐炯。

龐炯望了落魂谷匪徒一眼，眉梢微蹙，沉聲道：「皇甫谷主哩？」

鄔翼堂答道：「龐堡主難得涉足中原，敝上片刻之前離此他往，不知堡主為了何事？」

龐炯厲聲道：「你家谷主究竟前往何處？」

鄔翼堂見龐炯盛氣凌人，面現不悅之色，冷笑道：「在下如知谷主何往，早就據實回答，龐堡主因何逼人咄咄。」

龐炯面色一變，倏地右手迅如電光石火點去。

鄔翼堂不料龐炯竟會猝然出手，閃避不及，為一縷冷風點中，鼻中冷哼一聲，面色蒼白如紙。

落魂谷匪徒不禁大怒，喝叱如雷，撤出兵刄，刀光電奔，攻向龐炯三人。

驀地，白袍矮胖老道發出一聲懾人長笑，笑聲怪異，落魂谷匪徒聞聲心神欲飛，手脚軟痳，兵刄脫手墜地。

落魂谷匪衆只覺一股異香襲人鼻中，不禁天昏地轉，摔跌在地。

龐炯讚道：「白眞人這笑音攝魂之學果然曠古凌今，威力驚人。」

白袍矮胖老道面露得意的微笑，說道：「貧道如料測不錯，皇甫天彪不久即回，我等只藏在隱處，靜候皇甫天彪自投羅網。」

龐仲堯目露憂容道：「皇甫天彪之女才智絕倫，恐她瞧出破綻，我等只怕弄巧成拙。」

老道瞇着小眼笑道：「貧道知道其女花艷若仙，少谷主心底痴慕，貧道決意成全，定不負所託。」

龐仲堯不禁面紅耳熱，赧然笑道：「老前輩成全之德，晚輩沒齒難忘。」

老道呵呵大笑，神態倨傲！

龐炯道：「血影魔經皇甫天彪確知其藏處麼？」

老道淡淡一笑道：「確處恐猶未必，但敢斷言其所知者較貧道及堡主為多。」說着偕同龐炯父子，飛瀉絕壁消失於崖下林木森鬱中。

遠處嶺脊突然身影一閃，冒出一五旬餘老者，面上餘悸猶存，耳鼻兩處均用布絮塞住，喃喃自語道：「此人又出江湖，血腥浩刦恐將難免。」

、瞧他裝束，與落魂谷匪徒並無異同，不言而知他是落魂谷門下，白衣矮胖老道手中漏網之魚。

忽耳後送入一個森冷低笑道：「尊駕居然逃過這場大災難，委實難得之極。」

語聲入耳，老者心神巨震，探臂旋身，迅如奔雷揮掌擊去，掌勁山湧，強猛無倫。

突感腕脈一緊，面前人影疾跨，定睛看去，只見來人乃骷髏帮九大高手之一金剛散手淳于亮。

淳于亮淡淡一笑道：「適才情景尊駕都目擊無遺。」

老者拉去塞在耳鼻中布絮，點點頭道：「在下因內急擇一僻處出恭，倖免一場殺身大難。」

淳于亮笑道：「他們並未死去，但服下解藥後，神智立為所控，瞧尊駕神情，似與白袍妖道相識。」

老者搖首道：「此人名喚白骨殃神柳南，武功怪詭，風聞其一身武學並非出自中原，三十年前為惡武林，黑白兩道忌憚側目，避道而行，在下未投在落魄谷前，曾兩次相遇，幸柳南在武林為惡僅短暫兩三年，即為東海三仙聯手降伏，此後不見他的影踪，日久淡忘，不意今日又重現江湖。」

淳于亮說道：「尊駕雖倖免他那笑音攝魂奇學之下，但還不能逃出崖嶺五里方圓，因龐家堡已傾巢而出，伏樁遍佈，靜候你谷主父女入伏，尊駕此刻無異入網之鳥，有翅難展，只有任人宰割，尊駕如信得過我淳于亮，不如隨我前往去見皇甫谷主。」

老者道：「谷主現在何處？」

淳于亮道：「尊駕當知我淳于亮並無惡意。」說着左手迅疾伸出，一把將老者夾在脅下，疾如飄風掠去。

侯大姑娘領着落魂谷主皇甫天彪施展上乘輕功，登山涉險，縱躍如飛，不覺奔入萬山叢中，只見疊嶂翠巒，尋峯縈迴，漸感身入幽谷中，叢篁交陰，綠映眉宇。

皇甫天彪道：「嫻兒現在何處？」

侯大姑手指千仞絕壁之下道：「在那洞府前迓侯谷主？」身形一躍，如飛掠了過去。

皇甫天彪將信將疑隨之而去，果然遠處立着一個雪白羅衣少女，凝眸含笑，若似沉思。

數十丈遠近，不過瞬息即至。

落魂谷主高聲道：「嫻兒無恙麼？」

皇甫嫻轉眸嫣然一笑道：「爹來啦，女兒安好無事，恭賀爹已脫去一步殺身大難。」

落魂谷主不禁一怔，道：「嫻兒妳這話是何意？」

皇甫嫻盈盈一笑道：「在爹記憶中，尚有白骨殃神柳南其人麼？」

落魂谷主聞言面色大變，虎目中泛出森厲殺機，冷笑一聲道：「他還在人世麼？嫻兒妳當知道爹昔年曾險些喪身在他白骨魔爪之下……」

「女兒知道，爹怨毒在胸，無時無刻念念不忘不能手刄大仇，但如今爹不找他，他已在找爹了。」

落魂谷主聞言厲聲道：「柳南現在何處？」

皇甫嫻面色凝肅道：「卅年前爹武功與柳南相形之下已是稍遜一籌，時至今日，爹武功雖非當日吳下阿蒙，但焉能斷言必勝柳南，何況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縱然不敵亦定要拚個你死我活。爹癖性剛愎固執，女兒深知，若與柳南相見，定不聽女兒相勸。」

落魂谷主不禁莞爾笑道：「諺云知子莫若父，嫻兒可謂知父莫若女了。」說着面色一正，接道：「嫻兒在何處見過白骨殃神柳南。」

皇甫嫻道：「爹且莫追問，隨女兒入洞引見幾位武林高人。」

落魂谷主最鍾愛這獨生掌珠，苦笑一聲，隨着皇甫嫻走入洞徑。

洞壁光潔如漆，發出柔淡光輝，寬僅五尺，但不嫌狹仄，深入數十步豁然開朗，只見一間寬敞石室中端坐着七八人相互傾談，一見皇甫嫻領着落魂谷主進入，紛紛含笑立起。

這十數人正是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鐵筆蒼鷹鄒雷，散花仙子梅若萍，神劍秀士樊丹及魏紅綃鄧素雲葉勝，尚有一貌像清奇無名老叟。

落魂谷主只相識賈慶嚴凌霄梅若萍樊丹四人，其餘均陌不相識。

賈慶呵呵大笑道：「皇甫谷主，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你我又在此華陽眞人別府相遇？」

皇甫天彪知賈慶出言最是酸刻傷人，江湖道上有名的難惹難纏人物，不禁暗皺眉頭，含笑道：「幸會，幸會！賈老師有何賜教？」

賈慶道：「咱們言不投意不合，賜教二字愧不敢當，但願谷主稍時不動無名意氣，讓賈某得以稍享片刻安寧，則不勝心感了。」

嚴凌霄略一抱拳道：「皇甫谷主，范澄平全家老幼慘遭殺害，是否谷主所為，風聞落魂谷主之後另有主使人，令媛至今仍瞞在鼓中，此事可是眞實。」

皇甫嫻道：「爹，女兒只覺內有隱情，你老人家或有難言苦衷，不妨與女兒等人共商對策，何苦担上不齒惡名。」

落魂谷主見羣雄視自己如同階下囚，咄咄迫人，女兒亦不見諒，不禁氣得手足冰冷，髮鬚怒張，猛一頓足，掉步邁向室外。

皇甫嫻幽幽喚了聲：「爹！……」

淒切幽怨，落魂谷主不由心頭一軟，停步回面後顧，只見皇甫嫻目中淚珠奪眶而出，長嘆一聲道：「嫻兒，你不覺逼迫為父太甚了麼？」

忽聞洞外傳來淳于亮笑聲道：「無人相逼皇甫谷主，只緣時機稍縱即逝，眼下江湖瞬息萬變，稍有失誤，即肇不測之禍，令媛用意眞摯，谷主須三思而行。」

落魂谷主凝目望去，只見淳于亮同着一人飄然走入，他瞧出那人是他手下洪泰，不禁一怔。

洪泰急趨兩步，躬身禀明弟兄悉數昏迷在白骨殃神柳南手下經過詳細敍出。

落魂谷主不禁面色激動，目中怒焰如焚，忙厲聲問道：「此刻白骨殃神柳南何在？」

洪泰道：「柳南與龐烔父子與其手下相侯谷主返回自投羅網。」

落魂谷主冷笑道：「他太小覷我皇甫天彪了。」說着轉面目注皇甫嫻，皺了皺眉頭，接道：「嫻兒，白骨殃神柳南意圖向爲父不利，妳事先巳知內情，爲何不明言相告?」

皇甫嫻曼嘆一聲道：「女兒在此洞由淳于亮老師治傷，正處於緊要關頭，淳于亮老師艮友突然光臨，無意竊聽得柳南與龐家父子密謀，匆匆趕來與淳于亮老師相商，而淳于亮老師亦因治傷不願中途而廢，影响女兒一身武功無法復原，遂遣侯大姑趕去請爹獨自前來。」

落魂谷主面泛苦笑道：「侯翠芳亦須言明內情，讓爲父撤去本谷高手，如今傳揚開去，豈非落個爲父顧全一身蟻命，不惜斷送本谷高手之議，有何顏面忝爲一谷之主。」

皇甫嫻望了落魂谷主一眼，道：「爹如知是柳南恐未必願示弱撤去本門高手，何況時刻急迫，大姑不過較柳南等人一步搶先，否則，爹此刻必爲柳南所乘，即是本谷高手盡撤，柳南焉能罷休，定追踪而來，反誤了淳于老師大事，是以女兒權衡輕重，只有出此下策。」

落魂谷主不禁語塞，暗嘆了聲，向淳于亮抱拳，強顏一笑道：「淳于老師相救小女之情，容當圖報。」

淳于亮微笑道：「不敢，在下並非淳于亮，忝屬武林同道，些許小事，何值掛齒。」說着語聲略頓，笑容倏斂，正色道：「目下武林多事之秋，風風雨雨，疑波迭生，谷主巳陷身謠諑，莫可自拔，如不及早澄清，倘百諑叢集，恕在下無能爲力，何況在未明事實眞象之前，更難以作左右袒。」

落魂谷主不禁老臉一熱，鼻中輕哼了聲道：「老朽巳成衆矢之的，怨謗集身，莫可置辯，但事實眞象，總有水落石出之日。」

淳于亮道：「武林人物惜名勝於惜身，谷主望重江湖，一代人傑，豈可將盛名付於一旦。」

落魂谷主默然無語。

淳于亮見其意動，微微一笑，延請入室共商大計。

落魂谷主不禁長嘆一聲。

皇甫嫻嫵媚一笑，如盛開的百合一般，淳于亮瞧得心弦只覺微微一震。

淳于亮領着落魂谷主、皇甫嫻、洪泰入室，活喪門賈慶目睹落魂谷主，不禁宏聲大笑。落魂谷主面色一變，目中怒芒逼吐，厲聲道：「賈老兒，你若再出言譏刺，兄弟要你好看。」

賈慶笑聲一歛，道：「賈某一生縱橫江湖，就是這等玩世不恭習氣難改，其實賈某與谷主相形之下，賈某就輸你一籌，吃虧的沒有生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手指着淳于亮接道：「這位老弟台帮着你，賈某天大本領也無法施展，皇甫谷主，你說是也不是?」

皇甫嫻聞言不禁羞紅雙靨道：「老前輩眞是，怎可爲大不尊，瘋言瘋語。」

賈慶搖搖首道：「好人難做，反落得以大欺小之譏。」

淳于亮眉梢一皺道：「如今滿天疑雲巳微露一綫曙光，在下蠡測武林亂象與白骨殃神柳南大有牽連，但柳南並非主謀眞兇，身後還有其人。」

煞手神判嚴凌霄不禁一怔，道：「白骨殃神柳南爲東海三仙梏囚於離珠島上，功力全廢，怎會縱之逸逃，恢復武功，其中必有蹊蹺。」

淳于亮忽向貌相清奇老叟走去，低聲說了幾句，老叟微微一笑頷首道好。

只見老叟在身旁壁角取過一隻籐匣，淳于亮盤膝坐下。

羣雄諸女見淳于亮舉動奇特，不禁暗納罕漸漸圍攏凝目觀看。

老叟掀開籐匣，內貯瓶瓶罐罐，假髮繪筆潔絮，俱是易容藥物，揀出一黃色玉瓶，拔開瓶塞，傾出些許乳白液汁於掌心，塗抹淳于亮臉上，再用潔絮拭除。

須臾顯出俊美如玉的臉龐。

落魂谷主瞥見皇甫嫻眼神一瞬不瞬注視在凌雲天面上，暗道：「此子果然不凡，難怪嫻兒一見鍾情，傾倒不巳。」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凌雲天長身立起，巳變易落魂谷主模樣，撲朔莫辨。

凌雲天道：「在下扮落魂谷主模樣，前去一會柳南，須皇甫姑娘及侯大姑隨往一行，倘各位自願前去，必須易容，愼防白骨殃神笑音攝魂魔笑。」

× × ×

山陰道上，隱隱現出九條飛快人影，足不揚塵，施展草上飛絕乘輕功奔去。

爲首四人乃是凌雲天假扮的落魂谷主喬扮皇甫天彪，皇甫嫻侯大姑及鄧素雲喬扮皇甫嫻隨身侍婢。

後隨皇甫天彪，鐵筆蒼鷹鄒雷、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及落魂谷高手洪泰五人，除了洪泰本來面目外，其餘四人均巳易容。

一行九人臨近那座高崖，洪泰心弦一陣猛張，只覺耳鳴面靑，毛骨聳然，禍生眉睫。

九人拔上崖頂，掃目四顧，落魂谷高手軀體橫七豎八，狠藉倒臥，目瞪口張，面色餘悸猶存。

凌雲天佯裝面色一變，喝道：「此是何人所爲?」目光凝注在鄔翼堂面色久之，忽嗾嗾怪笑道：「此賊心辣手黑，饒他不得，嫻兒，爲父巳猜出此賊來歷，此刻，定隱在近處守候爲父等入伏。」

山風過處，忽送來陰森冷笑道：「不愧一谷之主，料事如神!」

白影一閃，疾現出白骨殃神柳南，飄然走來，雙目開闔之間，精芒懾人心神。

落魂谷主面色微變，詫道：「柳南，你竟還在人世麼?」

白骨殃神柳南陰惻惻答道：「皇甫天彪，你萬沒料到我柳南因禍得福，習成曠世絕學，不辭跋跡而來相晤故人，昔年過節巳成過眼烟雲……」

落魂谷主冷笑道：「你說得這般輕鬆，你我仇深似海，此仇不報枉以爲人。」

白骨殃神柳南道：「谷主你要放明白點，你那手下再過一個對時便命赴無常，貧道不願目睹谷主亦慘遭禍刦。」

落魂谷主哈哈放聲大笑道：「柳南，三十年前我不如你，時至今日你未必如我

，你那笑音懾魂魔道奇學在兄弟身上無法得逞，倘不信不妨一試。」

白骨殃神柳南不禁心中震驚，面色大變，目中逼射森厲寒芒，獰笑道：「你怎知貧道『笑音攝魂』魔經絕學?」

「落魂谷威名豈能倖致，兄弟若無眞才實學，焉可縱橫江湖，睥睨武林。」

柳南不禁面色又是一變，陰惻惻笑道：「大言不慚，你身巳入伏，無異樊籠之鳥，有翅難飛，何況貧道『笑音攝魂』威力無匹，貧道怎會輕易受你嚇阻。」

落魂谷主傲然一笑，說道：「柳南，你有何目的不妨明言，兄弟不信你無因而來。」

白骨殃神柳南竟和顏悅色道：「皇甫谷主，如今武林沸鼎，羣雄逐鹿，你我不如聯手，問鼎武林，只須尋獲血影魔經，方能成事。」

落魂谷主沉聲道：「兄弟不知什麼血影魔經。」

白骨殃神柳南面色一變，厲聲道：「皇甫天彪，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落魂谷主厲聲道：「兄弟生平不知罰酒。」

白骨殃神柳南喉間突發出一絲低笑，由低漸高，梟鳴刺耳。

落魂谷主亦縱聲高笑，宛如洪鐘大呂，音宏狂烈，四山皆震，落葉紛飛。

此乃佛門降魔最高心法「獅子吼」研化而出，竟蓋過白骨殃神柳南笑音攝魂。

活喪門賈慶等人巳事先有備，盡力收斂心神，但亦覺忍受不住，面色慘白，額角冒汗。

一盞茶時分過去。

白骨殃神柳南面上冒出豆大汗珠，目泛驚駭之色，身形漸望後退，攝魂魔笑倏地收止。

落魂谷主沉聲道：「你想走麼?未必有此容易。」說着身形逼前。

柳南忽地目露殺機，雙掌拂出，奇詭奧絕，指帶勁風拂向落魂谷主（凌雲天）胸脅。

落魂谷主身形疾側，右掌一式「巧打金鐘」，左手兩指點，向柳南「章門」要穴。

這一招兩式看來平淡無奇，其實神妙無比，招中套招，含蘊無窮變化。

柳南掌到中途，身法疾轉，快如閃電攻出七招。

落魂谷主倏地手法疾變，九招快攻，招招辛辣神奇，武林罕睹。

此刻，崖下突傳來一聲清嘯，嘯聲中人影紛紛撲上崖來，爲首兩人正是龐烔父子。

龐仲堯揮劍向皇甫嫻攻去，左手迅如閃電扣向皇甫嫻「曲池穴」。

不料鄧素雲叱道：「惡賊敢爾。」玉手一揮，五指「分光蹈影」向龐仲堯流星劍抓去。

龐仲堯面色一驚，只覺手法怪異，挾着一縷寒冽勁風襲來，無法封架，不禁疾飄退後丈外。

龐烔亦有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迎着。

侯大姑、洪泰、皇甫天彪、鄒雷迎向龐家堡匪徒，匪徒武功雖高，但四人無一不是內家高手，侯大姑一枝鳩首鐵拐風捲殘雲般一霎那間就劈斃三名匪徒，凄厲慘嗥聲中斷肢折腿，身形帶着一股血雨墮下崖去，顱裂骨碎成泥。

那面柳南與凌雲天「彭」的接實了一掌，白骨殃神柳南身形震得彈飛而起。

白骨殃神柳南在半空中大喝道：「龐堡主速退。」喉中發出一聲狂叫，曳空飛瀉墮往崖下而去。

龐烔急喝道：「速退!」疾如電閃撤走，望崖下奔去。

凌雲天身形一陣撼震，道：「窮寇勿追。」忽地跌坐於地上，張嘴噴出一口黑血。

鄧素雲目睹情狀，芳心大急，飛身掠至凌雲天前蹲下，扶着肩頭，柔情萬種，目露憂容，道：「天弟，你的傷勢怎麼樣了?」

凌雲天泛出一絲苦笑，說道：「不妨事。」

皇甫嫻亦飛身掠來，道：「雲姐，他怎麼樣了。」關切之情流于言外，與鄧素雲無二。

凌雲天在懷中掏出一隻玉瓶，傾出淸香撲鼻，色澤翠綠九顆藥丸，道：「雲姐，適才柳南攝魂魔笑，妳等氣血必受影响，每人一顆分服而下，驅宮逼穴，氣運周天，方可無虞，小弟因施展師門獅子笑與之對抗，功力尚淺，致內腑震傷離位。」

說着吞下一顆靈丹，閉目行功。

鄧素雲只覺一陣心酸，星眸微紅，强顏一笑，靈丹分賜賈慶等人。

皇甫嫻同時也忍不住鼻酸，眸中淚光瑩轉。

落魂谷主瞧得眞切，暗道：「情之一字，微妙之極，自己縱橫江湖，叱咤風雲，反不如此無名少年。」不由胸中無限感慨，前塵往事，紛至沓來。

山風狂疾，日影西斜。

羣雄諸女氣運周天後，巳是暢通無碍，只見凌雲天仍盤膝於地，瞑目調息。

凌雲天臉上塗了易容藥物，羣雄無從窺察他臉上變化，鄧素雲皇甫嫻護持兩側，芳心忐忑不寧。

落魂谷主目睹手下倒臥在遍山滿嶺，救治無策，心如刀絞，暗暗嘆息。

賈慶、嚴凌霄、鄒雷三人聚在一起喁喁低語，議論武林大勢所趨!

艮久——

凌雲天才睜目立起長吁了聲，顧盼左右二女，輾齒微笑道：「多謝兩位姐姐護法。」

活喪門賈慶担憂地道：「少俠，白骨殃神柳南逃逸無踪，恐將爲武林帶來一場大難。」

凌雲天道：「柳南身受內傷較在下爲重，短短時日內决難再逞毒技，在下巳遣有伏樁眼綫追踪白骨殃神，最遲晚間必獲柳南行踪。」說着語聲略略一頓，目光落在皇甫天彪臉上，接道：「落魂谷此後恐將永無寧日，谷主是否可將血影魔經之事詳情見告，以便尋思對策。」

皇甫天彪略一沉吟，長嘆一聲道：「此事稍時再說，請問少俠敝谷手下有無救治之策。」

凌雲天答道：「貴谷門下因白骨殃神

柳南發出攝魂魔笑之際，並施展獨門毒香，貴谷高手神智迷失下，致受攝魂魔笑震傷內腑，解救清醒或可有望，但必須調息日久方可復元。」說着飛身一躍，逐次施救，在神智昏迷落魂谷高手體上飛點了七處穴道。

活喪門賈慶等人均是內家名宿，瞧出凌雲天手法奇奧，落指輕重有別，不勝駭異。

須知點穴一道，看似容易，其實易學難精，悟澈其中神髓更難，凌雲天能在瞬息間點下七指，力道之輕重，拿揑分寸之準，可見武功已臻化境。

落魂谷門下數十人，內功修爲火侯深淺不一，甦醒過來亦有快慢，但都一睜目即感內腑腫痛欲裂，張嘴噴出一口黑血，頭暈目眩不已。

暮暝四合，嵐雲封岫！

羣雄已回至華陽眞人別府內，後洞尙有石室七八間，落魂谷傷者俱置於後洞調息養傷。

石室中已擺下一席盛宴，山珍海味，水陸紛陳，烹調之佳，齒頰留芬，膾炙人口。

活喪門賈慶笑道：「酒香菜佳，想不到此仙眞棲息之處，竟有此口福大快朶頤，來，來，來，皇甫谷主，賈某要敬你三杯。」

皇甫天彪鯨飲了三杯酒之後，酒入愁腸愁更愁，不禁長嘆一聲道：「若說鐵面崑崙范澄平慘遭落魂谷屠戮，則是無稽之談，不言而知有人嫁禍陷害，但血影魔經藏處，普天之下，只有兄弟與范澄平兩人知悉……」

羣雄聞言不禁一呆，活喪門賈慶道：「谷主既知其藏處，爲何不立即攫爲已有，圖霸江湖，問鼎武林？」

皇甫天彪縱聲大笑道：「談何容易，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習成血影魔經奇學，其人靈智大變，人性喪失，六親不認，不擇而噬，兄弟非但己所不願，而且有所不能，兄弟垂暮之年，雄心已失，那有霸尊武林妄念。」

嚴凌霄道：「風聞血影魔經埋存於少林寺中，未知確否？」

落魂谷主搖首道：「不在少林，而在嵩山，想中嶽廣袤數百里，層巒起伏，萬峯刎天，埋存血影魔經，不啻滄海一粟，窮其畢生歲月亦難覓取，兄弟與范澄平師門祖輩尊長乃少林二十二代掌門人方外至交，是以獲知此事……」

驀地，一條黑色人影疾逾閃電掠入室中。

鄧素雲道：「葉兄必查明白骨殃神柳南去跡。」

來人正是葉勝，望了凌雲天一眼，答道：「白骨殃神柳南與龐家父子向登封奔去，我已命壇下弟子尾躡跟踪。」

嚴凌霄道：「柳南竟欲擾侵少林！」

凌雲天答道：「白骨殃神柳南必潛伏嵩山隱處，志在誘使落魂谷主自動投向嵩山，以便尾隨查明血影魔經埋存確址。」

皇甫天彪點點頭道：「少俠推測不差，如今情勢紛歧，錯綜如麻，令人目迷神昏，天下武林所注目者不外乎骷髏帮主、秦中九怪、宮廷皇子及兄弟等，其實兄弟所疑者另有其人。」

羣雄聞言不禁呆住，詫道：「此人是誰？」

皇甫天彪沉聲說道：「獨行靈官酆宗祺。」

此言一出，石室中寂然無聲，似一泓死水，針尖墮地，清晰可聞。

羣雄神情互異，將信將疑。

皇甫天彪太息一聲道：「兄弟知諸位定不深信，謂我故作危言，移禍他人，是以兄弟秘藏胸內，雖愛女亦不吐露。」

凌雲天道：「若屠戮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不是谷主所爲，則獨行靈官酆宗祺大有可疑，或酆宗祺仍矇在鼓中也未可知，就拿在下來說吧，方才易容皇甫谷主模樣晤會白骨殃神柳南，如非諸位事前預知，定認是皇甫谷主本人。」

賈慶聞言笑道：「又安知不是少俠所爲？」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事實眞象總有水落石出之日，不過在下必須查明白骨殃神柳南身後主使人。」說着眼神忽落向侯大姑道：「大姑，在下有一事相求不便啓齒，未知可否應允？」

侯大姑黯然一笑道：「少俠可是爲了昔年仙靈潭之仇麼？老身亦是被脅盲從，實不知主兇是誰。」

凌雲天搖首笑道：「在下只誅元惡，餘外不計，大姑誤會在下用意了，實欲相求傳習五鬼驅魂之學耳。」

侯大姑聞言，心中方始釋然，答道：「旁門小術，何吝轉授，少俠請假另室傳習。」

凌雲天緩緩立起，道：「在下認爲澄清目前紛亂情勢，宜剝絲抽繭，溯源追始，與其力勝，不如智取，習此旁門奇學，不無裨益，諸位寬飲，在下失陪。」言畢，與侯大姑轉入隣室而去。

×　×　×

河南登封，毗鄰嵩嶽，山城雖小，却人烟稠密，市廛繁榮，一條寬僅兩丈商肆林立大街，熙來攘往，顯得擁擠不堪。

大街南端有一「道德觀」，粉牆剝蝕，樑楹陳舊，似年久失修，觀門雖設而常閉。

這日，道德觀門突然開啓一綫，閃出一雙青袍中年人，並非三清裝束，穿入人叢中，奔向聚香園酒樓。

這家聚香園在登封縣首屈一指老字號，數百年相襲，生意買賣不惡，茶蔬烹法甚佳，酒是自釀自賣，醇香珀膠，其味雋永，門前食客川流不息，眞可說是聞香下馬，知味停車。

一雙青袍人登樓，舉目一望，已上了八成座，只見一席空無一人，兩人互望了一眼，向那張桌面走去。

酒保在旁趨出忙笑道：「兩位爺台，這張桌面有人已先訂下了，容小的看座如何？」

一個青穇粉馬臉中年人面色倏沉，冷笑道：「咱們吃了就走，都是一般財神爺，爲何兩樣看承？」

酒保惶恐無措，急得打拱作揖，陪笑道：「兩位大爺，那面空了一張雅座，比此處更好，可憑眺大街。」

一雙青袍人說什麼也不行，似存心鬧

事而來，冷笑道：「除非皇帝老子親來，不然咱們就坐定了。」

忽聞陰冷笑聲入耳道：「眞的麼？」

一個面目森冷少年突從一雙青袍人身側掠過，竟搶先一步坐下來，仰面輕笑了一聲道：「在下不願無是生非，也不願揭破二位眞正行藏，不然可別怨在下辣手無情。」

馬臉青袍人不禁面色一變，沉聲道：「尊駕不妨道出我等來歷。」

少年略一沉吟道：「此處人稠，衆目睽睽之下，宣揚開去，對兩位恐有所不利，還是不說的好，倘二位堅持請問，不如酒醉飯飽後，咱們離開聚香園再說。」說時若有意無意撫摸了桌角一下。

一塊桌角倏地落下，斷處宛如鋒利刀削，平整光滑。

一雙青袍人不由倒吸一口冷氣，就憑這一手可見那少年身蘊內家絕學高不可測，馬臉青袍人冷森森一笑道：「好，就此一言爲定。」暗中一撞同伴，轉身走向遠處一張空座坐下。

這類情事，在茶樓酒館本屬司空見慣之事，雙方爭執爲時極短，一場風雨輕輕吹了開去，故食客們也不在意，但今日食客中竟有三成江湖豪雄在內，不禁也留下了神。

只見少年招來酒保，打上一壺酒，四味道地名菜，自酌自飲，神態恬淡從容，若無方才之事一般。

可是一雙青袍人却心懷鬼胎，忐忑不寧，宛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道德觀中匿隱白骨殃神柳南，潛藏不出，此一面目森冷少年似察出自己來歷，不言而知必然亦知白骨殃神柳南下落，四隻鬼眼不停地偸覷少年。

白骨殃神柳南內腑傷勢較凌雲天尤重，不禁把落魂谷主怨毒入骨，潛隱在道德觀中除調息養傷外，密命龐家堡高手偵查落魂谷主行踪及覷探嵩山有何舉動。

他知道「血影魔經」並不在少林，埋存於嵩山僻處，白骨殃神柳南亦是心計至工，狡詐陰狠的巨邪，料定嵩山黑白兩道羣雄雲至畢集，探索血影魔經藏處。

豈知大出他意料之外，嵩山却一無羣雄踪跡，少林亦緊閉山門，非但如此，皇甫天彪也失去了行踪，不禁使柳南暗暗震凜。

白骨殃神柳南有自知之明，那日在周密策劃之下，定可將落魂谷主等一網成擒，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皇甫天彪武功竟不在他之下，一着之差，滿盤皆輸，落魂谷主一日不死，終成心腹大害，是以每日調遣手下暗訪皇甫天彪下落，他不信落魂谷主不在搜索自己。

一雙青袍人本奉命有所爲而來，此刻憚若木鷄，進退兩難，想不出一個絕妙對策。

只見那面目森冷少年推杯立起，取出一塊散碎紋銀，招來酒保遞與，含笑飄然步下樓去。

一雙青袍人霍地起立，那馬臉中年漢子伸手入懷，面色倏地大變，原來囊內銀兩已失，而且隨身百刺蜈蚣軟鞭及暗器亦已不見。

同伴察顏辨色，就知不妙，迅疾向自己懷內一摸，無獨有偶，亦是一般，不禁心神凜駭，面色大變。

兩青袍人怎麼也不信是面目森冷少年所偸，必是自己兩人進食之際，心神不屬被空空妙手竊去。

四道冷厲眼神掃向四座，竟察覺不出一絲可疑，只見酒保含笑走來，哈腰笑道：「一共是五錢三分銀子，兩位爺台這就走了麼？」

馬臉中年漢子一張青穇穇臉龐，怒脹鐵紫，正待借故發作時，忽聞一個森冷語聲送入耳中道：「兩位最好不要藉故生事，五錢三分銀子已交櫃上，在下東門外五里長亭恭候大駕。」

那語聲不是面目森冷少年是誰，由不得魂飛胆寒，心驚肉跳，忙道：「大爺已交櫃上，不用找了。」暗中一拉同黨，邁向樓口。

酒保見狀大疑，認是白吃白喝無賴，忙高聲喝道：「兩位大爺上櫃，共是五錢三分銀子。」

樓下應和道：「已會過了。」

一雙青袍人疾趨下樓，逕往道德觀奔去，相距觀門十數丈遠，身形倏地穿入一條暗巷，似欲從觀後進入禀明白骨殃神柳南。

突聞一聲陰沉笑聲傳來道：「兩位才來麼？」

一雙青袍人聞言不禁面色大變，目中兇光逼射，厲聲道：「尊駕逼人太甚，何不現身出見？」

語聲甫落，突感一陣急風掠過頭頂，只覺百會穴上冰冷如割，由不得色如死灰，但四顧並無人影，馬臉漢子拉着同黨低聲道：「風緊扯活！」疾逾鬼魅撲向觀後而去。

人影一閃，屋面上掠下面目森冷少年，目送一雙青袍人即將消失的背影，噙着一絲耐人尋味笑容。

身後忽響起一個蒼老語聲道：「閣下武功身法均臻上乘境界，難得之極，來歷姓名可否賜告？」

面目森冷少年不由心神微懍，轉面望去，只見五個黑衣人立在身前不遠兩丈開外，心知自己方才愚弄一雙青袍人動作均落在那五黑衣人目中，細心察視這五人是何來歷再措詞回答。

爲首是一皓首微胖老叟，年歲約莫七旬開外，面如滿月，目光懾人，一部銀鬚根根見肉，肩上斜搭一柄黃澄澄判官筆。

身後四個黑衣人均在五旬開外，肩頭都是外門奇形兵刃，目光森沉。

少年由一個黑衣人袖中瞧出一絲蹊蹺，右首中指倏地一屈，旋腕翻掌面外背裏朝胸前一平。

五黑衣人不禁面色一怔，皓首銀鬚老者沉聲道：「你是何人壇下兄弟，老夫銀豹堂香主展玉亭。」

少年躬首禀道：「屬下乃飛鷹堂鄧香主壇下席飛，奉鄧香主之命追踪白骨殃神柳南。」

「白骨殃神柳南？」展玉亭不禁面色大變，道：「他還在人世麼？現在何處你有無查明？」

席飛躬身道：「白骨殃神柳南就藏身在道德觀中！……」由靈霄宮說起自八王

子門下高手葛厚麒施展毒香制住皇甫嫻起，直至白骨殃神柳南與落魂谷主兩敗俱傷止。

展玉亭聞席飛所言，與在襄陽分舵所聞並無異同，但尚有疑容道：「那喬裝本門裝束潛入靈霄宮內矯命制住皇甫嫻之人可查出來歷麼？」

「未曾。」席飛搖首道：「鄧香主追踪此人不捨，猛然拚搏下鄧香主不愼失手震傷內腑，幸淳于護法趕至相救，那人乘機逃逸無踪，因此之故淳于亮擇一僻靜無人幽谷命鄧香主養傷，趕回靈霄宮前，後又因皇甫嫻受七皇子陰手所傷，帶往鄧香主藏處療傷，致貽誤本門四大高手傷在秦中九怪化血甲蟲之下……」

展玉亭道：「這個老夫已知，靈霄宮情景你自始至終目擊無遺，但你因何未傷在柳南笑音攝魂之下？」

席飛暗暗心驚道：「好厲害的展玉亭，換了別人豈不露出破綻。」當下躬身道：「屬下與葉舵主藏身遠處，但猶自心神欲飛，氣血狂逆難止。」

展玉亭望了席飛一眼，後顧四黑衣人道：「我等潛入道德觀中一探，若情勢有異，不可妄恃武功，速速撤離。」示意席飛領路。

席飛倏地轉身，疾奔而去，展玉亭五人緊隨在身後，轉彎處，只見一方高牆，牆頭附滿了籐蔓，席飛一式玄鶴冲天拔起，未沾牆頭，竟自身形一曲，懸空滑下牆內。

展玉亭五人似察知席飛如此巧妙身形，恐牆頭設有惡毒暗器，紛紛騰身拔起，翻入牆內。

身形落處是一幢小院落，一列廂房屏以翠篁幽竹，風動處嘯吟盈耳，院中植有兩株古柏，聳幹凌霄，徑粗合抱，六人以樹幹隱身，屏聲凝息。

驀地，廂廡閃出四個青袍背劍道人，一個瘦小道者忽冷笑一聲，八掌齊揚，打出一片墨綠色飛彈，芒雨電漩，瀰漫熾成墨綠彈蒂。

那墨綠飛彈，自相激撞，紛紛爆裂，迸射出牛毛毒針及粉紅色毒烟，四方八面全都在毒針紅烟罩籠之下。

展玉亭等見狀大驚，倏將奇形兵刃撤出，迅疾掠出，寒光虹捲，襲向四青衣道者，威勢雷霆萬鈞。

四青衣道者不料展玉亭等猶能反噬，猝不及防，虹光捲體，慘嗥未出，絞成斷肢殘腿，顱碎骨裂而亡。

展玉亭率衆紛紛騰起，掠出牆外而逸去。

道德觀內景物陰森凄慘，四具屍體面目全非，血肉成泥，竹枝上洒滿了殷紅鮮血，斑斑點點，瀰漫着刺鼻腥臭，平添了幾分恐怖。

一條灰色人影疾晃，在屋角現出一獅面蜎鬚老叟，見狀目露駭容，面色大變，喉中突發出低沉嘯音。

人影紛紛閃出，只見麻家堡主麻烱望了四具屍體一眼，道：「來人似不在少數，倉猝之間能將四位道長一擊斃命，武功並非庸俗，但在毒針迷香之下必逃不出甚遠……命三輕功身法特高能手出觀搜覓敵蹤。」接道：「你等謹防强敵再來侵襲，來犯者即予格殺勿論。」轉身奔入一間地底密室。

白骨殃神柳南端坐在蒲團上，面色異常難看，身前立着一雙惶悚畏懼不安之青袍中年漢子。

麻烱向白骨殃神柳南道出强敵侵襲道德觀，四道長慘死，强敵逃逸無蹤。

柳南眼中射出一綫森厲殺機，說道：「是他們兩人惹出的禍事。」手臂緩緩抬起。

一雙青袍漢子不禁面如死灰。

麻烱忙道：「道長手下留情，且容在下問明事實原委。」

馬臉青袍中年人詳細說明聚香園相遇面目森冷少年經過一絲不遺和盤託出。

麻烱略一沉吟，道：「道長不可錯怪他們，對方似已事先察知道長潛隱觀內……說着面色忽微微一變，目注一雙青袍人道：「倘老朽聽覺不差，兩位似曾說過在聚香園離去之際，發覺囊內銀錢暗器及防身兵刃俱被竊去是麼？」

一雙青袍人面色一紅，忙答道：「不錯！」

麻烱目露疑容道：「此人有所爲，二位不妨再在囊內搜搜。」

馬臉青袍漢子情不自禁伸手入懷，只覺囊底觸手有物，兩指揑出一小紙卷，展開一閱，不禁面色大變。

白骨殃神柳南沉聲道：「拿來我看。」接在手中凝目望去，只見他獰笑道：「皇甫天彪，貧道若不將你磔骨揚灰，難消此恨。」原來紙上繪具東海三仙，跪着白骨殃神柳南叩首乞饒。

此乃白骨殃神柳南生平之奇恥大辱，當年往事，餘恨難消，一見此圖，怎不怒火如焚。

麻烱道：「道長不可中了他人詭計，看來此人畏懼道長曠絕武功，觀內埋伏步步都有殺機，因此不敢妄入，用此狡計激怒道長外出。」

白骨殃神柳南說道：「這個貧道巳知，但方才侵襲本觀的無疑是落魂谷手下的人。」

麻烱道：「這倒未必！」

忽地掠入一人，禀道：「堡主，方才侵襲本觀乃骷髏帮高手，屬下三人尾隨郊外，不愼被發覺，屬下僅以身免。」

麻烱不禁一怔。

白骨殃神柳南面色大變，道：「宮廷這數日尚有大批能手趕來，骷髏帮主門下侵擾，諒機密外洩，我等宜未雨綢繆，預爲之防，今晚恐不得平靜。」揮手示意兩青衫漢子及麻家堡門下外出，兩人喁喁私語商議。

× × ×

骷髏帮銀豹堂香主展玉亭率着壇下弟子逃出道德觀，翻出城垣，望東郊飛奔而去。

展玉亭等停身在一片暗林中，突發覺有人躡踪，展玉亭猛然一個旋身，揚掌推出一股暗勁。

七八丈外騰起兩聲慘嗥，一條身影疾如淡烟般遁去。

展玉亭等人只感體內微有不適，知吸入粉紅毒烟所致，忙擇一僻處行功搜宮過穴，循周天氣運十二重樓，良久方始紛紛

起立，但不適感覺迄未消釋，不禁暗暗駭然。

一骷髏帮高手道：「席飛想巳喪命道德觀內。」

展玉亭太息一聲道：「此乃老朽之過，如鄧香主知之，老朽輕率躁進，當獲罪不輕。」繼又道：「我等業巳罹受內傷，無法再探道德觀，不如暫回襄陽分舵再作計議。」當即率衆而去。

身影消失遠處，荒草叢中閃出席飛，目光凝望雲空，沉思良久，奔向北方層巒起伏，叠崖翠嶂深處。

翠雲深處，一片幽谷隱隱在望，忽瞥見十數丈外閃出一個貌像淸奇老叟。

席飛正是凌雲天喬裝，而貌像淸奇老叟亦正是千面神儒石誠。

凌雲天察覺石誠目中神光有異，心中大感困惑，疑竇叢生，在連陞客棧自己與鄒雷爲青霞山莊魏紅綃躭誤，趕回連陞客棧，千面神儒石誠尚未如約趕至，如非自己警覺，幾乎命喪皇甫嫻駱祥雲之手，是以對石誠巳有一絲存疑。

然而在皇甫嫻誘往靈霄宮之際，千面神儒石誠突遣人送訊靈霄宮內並非皇甫天彪，而是一神秘人物，請自己速速趕去。

兩次憑自己武功雖有驚無險，但從種種跡象揣測似爲石誠策劃，使自己墮入危境而不自覺。

這一陰影逐漸在凌雲天心內擴展，不自禁地留心石誠舉動，此刻石誠一現身，反倒將身形迅速隱起。

但見石誠屹立林中，雙掌輕輕一拍，須臾，暗中掠出一少年。

凌雲天暗自一怔，只覺這少年身裁年歲與自己相仿，但面目陰沉，氣質鷙狠，只聽這少年道：「石前輩，你召請在下來此何爲？」

石誠正容道：「老朽喚你易容扮作一人！」

「此人是誰？」

「俠丏木尊者傳人凌雲天。」

凌雲天聽得心頭一震。

那少年目露詫容道：「凌雲天不是於前輩有恩麼？爲何要在下易作他，那麼將凌雲天置身何地？」

石誠冷冷一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老朽亦有逼不得巳處，並非負恩，而是衡權武林大局，不得不擇此手段。」

少年淡淡一笑道：「老前輩易容之學雖天下獨步，但氣質神韻乃與生俱來，萬一設有舛錯，在下受恩深重，死而無怨，誤了前輩大事，則百死莫贖。」

石誠微笑道：「無妨，老朽籌之巳熟，目前你只須與凌雲天親近，模仿他言語神情，老朽套誘其本身所學，時至渠成，再殺他也不遲。」

凌雲天暗中心神大凜，怒火鼎沸，疾伸右掌，欲一擊將石誠斃命，猛一轉念，暗忖道：「我何不將計就計佯裝不知，定可在他身上輕而易舉找出眞相。」

只聽那少年又問道：「凌雲天現在何處？」

石誠冷笑道：「他去登封縣城搜覓白骨殃神柳南下落，諒他討不了好去，入夜之前必能趕回，你我先去相候他返轉，免凌雲天起疑。」說着兩人身形騰起，迅疾若風，幾個起落便即杳失。

凌雲天微喟了一聲，只覺世道鬼蜮，人心奇險難於知天，忖思良久，才疾奔而去。

奔入幽谷，只見鬱林蔽空，不見天光，俱是合抱參天老樹，枝柯虬結，景物陰森。

忽傳來石誠蒼老語聲，道：「是少俠麼？」

凌雲天微笑，道：「石老師，正是在下。」

只見石誠飄然而出，面露親近誠摯笑容道：「少俠可探出白骨殃神柳南的下落麼？」

凌雲天先不置答，問道：「鄧姑娘現在何處？」

石誠雖覺暗暗心驚，但表面上却神情從容，答道：「谷中秘宅，因昔年大盜楊化巳自知距死不遠，縱火燬去大半，闃無人居，迄今巳有百年，老朽現命人修葺，及查視當年楊化消息裝置，整舊換新，在未修竣前不便有人居住，故老朽在此三十里外特闢一處暫作棲息之所，少俠神色憂急，莫非發生什麼變故？」

凌雲天道：「事有意外，在下雖探得白骨殃神柳南潛跡之處，却不期而遇骷髏帮銀豹堂主展玉亭率領壇下高手，命在下領他們探觀……。」將道德觀內展玉亭負創逃逸經過說出，望了石誠一眼，接道：「在下如不急於面晤鄧姑娘，商議應付之策，萬一露出破綻，傳入骷髏帮主耳中，我等恐有性命之危。」

石誠聞言面色微變，忙道：「老朽這就領少俠去鄧姑娘處，老朽本意領少俠詳覽秘宅構造設置，以便他日主持武林大局之用。」說着右掌一引，騰身而起，凌雲天緊趨隨出，疾如流星掠去。

不到半個時辰，巳自抵達一幢農舍，竹籬茅頂，傍溪築建，籬側一株參天古檜，籠蔭十畝，景物幽靜寧謐。

兩人尚未至農舍前，籬內突傳出鄒雷朗笑道：「少俠若不返轉，心上人將望眼欲穿哩！」

說時，凌雲天巳身形落實，面上一熱道：「鄒老師說笑，鄧姑娘在麼？」一步跨入竹籬內，鄒雷巳含笑立在土坪中。

鄧素雲由門內疾若驚鴻翩然掠出，白了鄒雷一眼，晶澈雙眸注視在凌雲天臉上，綻出如花笑容，道：「天弟，你要找我麼？」

凌雲天點點頭，忽轉面向鄒雷、石誠笑道：「骷髏門中機密，不願外人知之，有勞二位在外稍候。」

鄒雷笑道：「老朽遵命！」

凌雲天、鄧素雲相偕入室落座。

鄧素雲詢問經過。

凌雲天以內功傳聲道出原委，接着細敍石誠心懷叵測。

鄧素雲不禁花容失色道：「此人不除，必成大害，天弟不可猶豫，他既不仁，莫怨我等不義，殺之永却禍患。」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不要，石誠籌之巳久，定結有甚麼黨羽，殺之反遭疑嫉，予我等行事不利。」

鄧素雲道：「人心難測，暗算難防，天弟倘不愼遭害，被那人易容前來，我等

何以辨認？」

凌雲天笑道：「小弟自信無事，右胸乳上有豆大朱痣，還有五鬼驅魂旁門異術足資辨認，雲姐取冰魄劍交與小弟防身……」說着語聲如蟻談了一陣。

鄧素雲凝眸嫵媚一笑道：「此計雖好還要謹愼留意，免我朝夕盼望，倘一着失愼則鑄大錯，愚姐也抱憾終身。」

凌雲天道：「小弟謹記。」雙雙偕同出室，見鄒雷與石誠在含笑相談，忙道：「石老師你我同往一行，鄒老師請在此留守。」

石誠道：「鄧姑娘也同去麼？」

凌雲天搖首道：「鄧姑娘去本門分舵探詢展玉亭，相機應付，以免露出破綻，影響全局。」

石誠心中竊喜，答道：「如此老朽帶路。」

鄧素雲嫣然一笑，道：「天弟珍重再見。」穿空騰起，如飛掠去。

凌雲天與石誠疾奔離去，殘霞驚天，暮暝蒼茫之際，已自到達那片幽谷。

石誠笑道：「當年綠林大盜過天星楊化雖粗魯不文，却爲此幽谷取了極雅名稱，喚叫『翠雲谷』。」

說時穿林而入，隱隱可見一片依山而建的偌大石造莊院，屋宇櫛比綿亘，兩人疾行如飛，須臾已至宅前。

凌雲天凝目望去，只見莊宅雖構築雄偉，但似嫌幽暗晦沉，使人一見有陰森恐怖之感。

兩人相偕入宅，但見十數名工人在修葺傾斜側屋，遍處蔓草叢生，階苔綠滑，寒蛩泣鳴，不勝荒涼。

石誠道：「此宅不下千間，未發現之複室尚不在此限，尤其靠山伸入山腹石穴密室，石某猶未知進入途徑，因昔年楊化重金聘巧匠佈設，幾乎全由機括控制，暗含星宿纏變，鬼斧神工，老朽愚昧尚未能參透……」

凌雲天微笑，道：「石老師太謙了，在下日後仰仗之處仍多，尚望不吝多賜教益。」

石誠面色肅然答道：「少俠英明天縱，於石某有救命之恩，雖肝腦塗地難報於萬一。」

凌雲天道：「石老師再要如此說，在下幾無地容身了。」說着，已進入一間大廳。

廳內佈設古樸晦沉，壁柱有顯明火焚近始修補模樣，石誠擊掌傳聲，廳後走出一個青衣小童。

石誠道：「琴史，見過主人。」

那青衣小童恭敬無比向凌雲天一揖至地。

凌雲天微笑頷首，向石誠道：「宅中共有多少人？」

石誠道：「現有十七人，均是廚司庖丁僕婦，老誠練達，均不懂武功，石某一俟此宅修竣，尚要愼選管事一人。」

凌雲天微笑，道：「如此偏勞石老師了。」

石誠命琴史招呼廚下準備餚膳，掌燈西廂與凌雲天縱論武林大局，宮闈秘聞。

月上中天，夜深更靜，石誠才告辭而退。

凌雲天枕榻入寢，他知道石誠在那人未樸仿自己神似之前，必不加害於他；安然熟睡不防。

一宵易過，拂曉石誠已自入室與凌雲天共用早餐後，敦請凌雲天巡視此宅。

由晨至午，凌雲天、石誠不覺走入靠山而建一幢大屋，此屋延伸穿入山腹，每間石室頂都嵌有三顆龍眼大小的明珠，發出濛濛乳白光輝，消息機關均巧設暗處，一經掣動，來敵必無倖免，而每一間石室佈設逈異，不禁嘆爲觀止。

石誠領至一間書房，只見插架萬卷，琳瑯滿目，笑道：「大盜楊化不識之無，竟搜羅天下善本，藏書之豐，不下萬卷，其中不乏珍本……」說着語聲略頓，又道：「石某從楊化盜宅圖說索引，知此書室之後尚有百十六間石室，但石某愚魯尚難悟出其進入機鈕設置何處，少俠智慧絕高，當不難悟出。」當下在書架內抽出一張色澤暗黃陳舊摺疊好的圖說，請凌雲天於書案前坐下。

他立在凌雲天身側，將圖說放在案上平展之際，突然啊呀一聲，身形疾沉了下去。

凌雲天不禁一怔，只覺坐椅疾沉下降，身不由主地跌下，心中大駭，半空中兩臂疾張，身形如鷹盤旋飄落沉實，但見置身一間空無一物的石室中，抬面望去，竟是光潔平整，了無痕跡。

他不禁呆住，料不到石誠竟然陰謀發動得如此之快，而石誠遍無踪影，暗驚機關佈設得奧妙無窮。

凌雲天忖思片刻，伸指敲了敲石室，不禁大吃一驚，原來竟是鐵鑄，不由喟然嘆息一聲，只覺無計可施，頹然席地坐下來。

忽聽一個冰冷語聲傳來道：「凌雲天你如惜命，速將師門來歷及自三星鏢局起迄至現在爲止，親身經歷及武學心法一一書下，若有一絲不實，你將屍骨成泥。」

凌雲天一躍而起，尋覓語聲傳來方向，只見一方鐵壁頂端顯露出一徑尺圓孔，凝目望去，只見圓孔却向上傾斜延伸深可數十丈，縱然身有「冰魄」劍削鐵如腐，亦無法出困，遂冷笑道：「尊駕是誰？」

「老夫乃你父大仇之一，你與石誠今日身陷老夫之手，除了老夫法外施仁，饒你不死之外，無法出此石室，你如不信，老夫當試發動機關。」

語聲寂然，只見壁頂緩緩下降到達相距頭頂一尺之處，又復緩緩回升了上去，但聞語聲又起：「壁頂重逾萬斤，隨你身懷絕學亦是枉然，一經疾壓骨肉成泥。」

凌雲天冷笑道：「此處無筆墨紙硯，叫在下如何書寫？」

突從圓孔內疾滑而下一束文房四寶，落地鏗然大響。

凌雲天暗嘆一口氣，目注那束文房四寶，面泛無可奈何的笑容。

森冷語聲再度傳來道：「風聞你聰慧絕倫，心機過人，但陷身在此，決無法逃生，乖乖的聽話，老夫當可饒你不死。」話落那方圓孔鐵壁迅即移動一尺將圓孔封沒。

凌雲天可以稱之心智過人，堪謂當之無愧，故意裝作以騙取那在暗中窺察的凶

邪不防。

他知自己一舉一動，都從那圓孔上方裝置的一面晶鏡折射無遺，此刻當已關閉，立即身形一躍而起，瞥了嵌置壁頂夜明珠一眼，暗道：「只要燬除夜明珠，室內黑暗如漆，必無法從晶鏡窺察自己舉動，但於事無補……」他腦中思念電轉，良久，面上泛出一絲湛朗的微笑，顯然已忖出良計，與鄧素雲所定之計先後呼應，吻合嚴密。

他撤出肩後之「冰魄」神劍，走向一方壁角，用劍尖插入，果然犀利無匹，如切腐斷朽。

只見他切開一塊寬兩尺長四尺，厚約莫一尺五六寸鐵塊，又在上端切一把手，收劍回鞘，右臂握向把手，沉喝一聲：「起！」

神力驚人，鐵塊緩緩豎起靠立壁角，縱然壁頂壓下，鐵柱支撐綽綽有餘，無虞睡夢中被壓成屍骨成泥。

於是他展開一束文房四寶，只見一個精緻銅製墨盒，察出那是大內用物，民間無此上品，心內揣摸了幾分，石誠尚與宮廷有所勾結。

一疊浣花宣牋，一管貢品七紫三羊，只見凌雲天似文思大發，伸筆濡毫，憶起吳門冶遊情景，口占一詞，揮毫如飛，只見疾書一闋「泛青苕」詞曲：

綠淨無痕，
過曉霽清苕，
鏡裏遊人，
紅妝巧綵船穩，
當筵主秘管詞臣，
吳娃歡飲韓娥唱，
競艷容左右皆春，
學爲行雨傍畫槳，
徒敎水濺羅裙。
溪烟混月黃昏，
漸樓台上下，
火影星飛，
飛檻倚斗牛近，
響簫鼓遠破重雲，
蹄軒朱至千家待，
掩半妝翠箔朱門，
衣香拂面，
扶醉卸簪花，
「滿袖餘溫」。

凌雲天正書寫之際，千面神儒石誠在書室內與一青衣少年相與談論。

石誠微笑道：「你我各有所得，老朽年逾知命，如花美眷，左右擁抱，雖南面王不易，恕老朽無福消受。」

那青衣少年搖首道：「前輩賜我良多，殺身難報，但恐露出馬脚，不測之禍立至，前輩一番圖謀將付之流水。」

石誠正色道：「老朽易容之術，獨步武林，神妙逼肖，至於凌雲天陷身死城，他如惜命，當不難將本身武學心法吐露，須知活罪難受。」

正說之間，一個魁梧大漢奔入，稟道：「鄧姑娘率領壇下能手及鄒雷、樊丹等武林高人已入翠雲谷，莊主請速出迎。」

石誠面色微變，霍地起立，向大漢沉聲道：「老朽這就出外相迎，你隨着阮百謙少俠勿出石室。」說着身形疾閃而去，一路飛奔出宅。

他甫出宅外里許，即見鄧素雲率領二十餘人疾如閃電奔來，忙避道抱拳，含笑道：「諸位駕臨，老朽迎迓來遲，還望恕罪。」

鄧素雲嫣然含笑道：「不敢，凌少俠何在？」

石誠不禁心神一震，却不露形色，道：「凌少俠清晨趕往大別仙露潭，早則五日，多則七日必定趕回。」

鄧素雲呆得一呆道：「那麼只有石老師隨我同往襄陽一行了。」

石誠不禁倒吸了一口氣，道：「姑娘可否賜告其詳？」

鄧素雲目露憂容，說道：「展玉亭已趕回襄陽分壇，查問我行踪及席飛此人，不幸襄陽分舵弟兄說片刻之前見過席飛，事情幾乎敗露，所幸我及時趕到將席飛暗處置……」

石誠詫道：「相距襄陽不下千里，鄧姑娘何能在短短一個對時趕返？」

鄧素雲盈盈一笑，仰面發出一聲鳳吟清嘯，只見一隻神鷲破雲拂林瀉落在鄧素雲左肩上。

石誠但見此鷲高可五尺，赤睛白額，毛片澄綠，銀翼丈許，神駿鷙猛。

只聽鄧素雲嬌笑道：「藉此神禽，千里不過瞬息爾。」語聲略頓，又道：「現展玉亭逼問我席飛何在，我推說奉命外出，明晨可趕回，原認凌雲天少俠可隨我前往，却不料他已去大別，除了石老師易容扮作席飛，否則必然敗露無疑。」

石誠聞言笑道：「姑娘所命，老朽敢不謹遵，只是老朽須料理一些事務，大約半個時辰，即隨姑娘同往。」說着延請羣雄入宅。

衆人一行進入宅內大廳中，石誠即命廚下準備一席豐盛酒筵，招來工頭吩咐修建各處。

石誠一切事務囑咐已畢，便笑道：「鄧姑娘稍坐，容老朽收拾一些應用之物，立即隨姑娘同行。」

鄧素雲道：「我途中已用食，此事刻不容緩，我趁石老師收拾物件時略一巡視宅中景物。」

說着人已向廳外走去。

石誠心內暗暗叫苦，只得硬着頭皮隨着鄧素雲走出廳外，他乃城府深沉之人，又不知鄧素雲是何用意，他絕不料自己圖謀已然外洩，隨着鄧素雲身後伴爲指點。

行至一間精舍，石誠道：「此乃老朽暫居，容入室更衣立即啓行。」

鄧素雲道：「石老師請便，我只在外等候就是。」

石誠飄然慢步走去，鄧素雲目中微泛一抹殺機，但瞬即隱去。

千面神儒石誠一入精舍，疾掠入一間密室，振筆疾書，摺疊緘封及一藍布包袱，逃出窗外交與親信伏椿命速交與阮百謙後，迅疾掠向室內，匆匆收拾更衣即向門外走去。

只見鄧素雲立在一株古桂之下，凝眸仰望雲天，若有所思，發覺石誠走來，嬌聲笑道：「石老師，你我這就啓程。」發出嘯音招來神鷲，兩人前後坐上鷲背，展翅凌空冲霄飛去。

（未完・十二）

十君子傳奇故事

成千武林人　齊赴雷家堡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抓五爺和蕭秋風，曉梅談了一輪切身的問題之後，蕭秋風和曉梅打算趕赴金陵，有關店中的事由抓五爺處理，抓五爺先安頓二人在水菓行等候，自己分頭趕去蘇州分店，見店門嚴扣加鎖，自己奉諭而來，不及扣門便飛身而入，大廳中發現「天下武林店」九大護法齊在，還有聞文，金成包括計家兄弟等十八高手，深知今夜要辦的事，恐難順利，先對總護法南偉說明來取老主人所留的示令，南偉模稜兩可答覆，代表少主人要捉拿抓五爺，聞文，金成倒戈反將南偉制服，並將老主人的玉符金令交出，由抓五爺按令諭宣佈南偉等人罪狀定期服刑。原來老主人震宇是十君子最末一位，留下示令解決這批判徒……

抓五爺頷首道：「很好，可知另外九位是誰？」

聞文搖頭道：「只聽說過蕭大先生是『黑石船主』，二俠姓伍，三爺叫雷鳴，還有位古爺不知行幾，其餘的……」

抓五爺接口道：「你們已經知道不少了。」

金成又說道：「聽說好像仇怨牽連甚廣？」

抓五爺喟歎一聲，道：「我只能再告訴兩位一句話，十君子中，除掉『癲神僧』外，其餘八位，都慘死在咱們老主人手下！」

聞文和金成聞言色變，兩人互相木楞而視！

半晌之後，聞文似有疑問的說道：「五爺，這是實情？」

抓五爺不答此問，道：「蕭秋風，也就是從前的仇如海，乃父就是十君子之首的『黑石船主』！雷嘯天之父，是大俠雷鳴！」

「曉梅姑娘是過大俠之女，展翼雲乃展大俠之子，古大俠公子也已來到，他們個個要替父母報仇！」

金成道：「老主人當年何必……」

話未說完，聞文已接口道：「設若事情屬實，我相信必有重大原因！否則老主人待人雖然嚴厲，但是決不會這樣大開殺戒！」

抓五爺道：「原由不必多問，但我可以告訴你們，錯在老主人！」

聞文劍眉一皺，說道：「這眞是想不到啊。」

抓五爺道：「現在兩位還想和蕭秋風談談嗎？」

金成搖頭道：「內情如此不堪，見面已然無益。」

抓五爺頷首道：「我深知兩位對老主人的情感，所以有一句話，必須現在鄭重而嚴肅的，告訴兩位！」

聞文道：「五爺請指示。」

抓五爺道：「老主人和這些年輕人之間的仇恨，是太深也太久了，因此，這些仇恨，他人無法從中化解！」

金成接話道：「五爺，時間是可以冲淡裂痕的！」

抓五爺鄭重的搖頭道：「錯了，金小弟，你錯了！」

金成道：「錯在何處？」

抓五爺道：「仇恨並非裂痕，裂痕，經漫長時日，自然淡沒，仇恨却不然，不然，唉！大不然。」

聞文說道：「俗語有『寃家宜解』之句。」

金成却接着說道：「小弟願聞不然之說！」

抓五爺長歎一聲，說道：「仇尚可解，恨却難塡，況且年月經如此之久，老弟們，這好像是把一粒石子，扔在湖心中似的……」

聞文道：「石子扔於湖心，不過是激起絲絲漣漪而已！」

金成接口道：「是的，況這漣漪漸漸長大，一團團，一圈圈，會自自然的慢慢遠了，也慢慢淡了！」

抓五爺却字字驚心的說道：「不錯，這絲絲圈圈的漣漪，是漸漸的遠了，也淡了，可是這粒石子呢？它却永遠壓在湖心底，越沉越深！」

聞文聽了這話，俯首而歎，金成也垂目唏噓！

抓五爺接着又道：「老弟們，請千萬記住，爲人錯不得一步呀！」

聞文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唉！」

金成似是不由自己的，接上下句道：「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抓五爺突然道：「不，眞已百年身，心悲心死而已矣！」

聞文道：「難道還別有苦痛？」

抓五爺道：「怕只怕，失足即悔，乍錯已悟，未來無盡無止的年月，將爲這錯，這失，流盡心淚肝血！」

金成恍有所悟般，道：「五爺，你似是傷心人？」

抓五爺倏忽退步，雙目之中，英雄淚下！

金成歉然道：「五爺恕我失言。」

抓五爺倏地背轉身去，揮手悲切的說道：「老弟們，老主人諭令已知，今後，愚兄要日夜隨伴姑娘和蕭公子，作釜底抽薪之備，店務一切交托老弟們了！」

說着，將「玉符金令」遞過，又道：「我深信老弟們的德能，預祝這『天下武林店』，成爲武林之中，大放異采的磊落門戶！」

話鋒一停，突地一變道：「言語盡矣，告辭！」

「辭」字出口，人已飛縱而去，等聞文和金成想起出聲招呼的時候，抓五爺早已身影消失於遠處了。

× × ×

天下武林店，改了，外表和名稱，動也沒動，但內部却變更了作法，邪惡之徒，皆被摒棄！

「神通雙俠」拿出來了眞正的面目，在短短一個月內，將總店分店，改成了磊落光明的武林門戶！

相距卜震宇遠隱，天下武林店改制後的三個月整，武林中傳出了驚天動地的消息。

「雷家堡，在八月十五夜，召開天下武林大會！」

幾千份武林柬，在江湖中縱橫飛傳，僅短短的十天，東自嶗山，南至南海，北臨長白山，西踵無垠黃沙之地，凡是有武林人寄居逗留的地方，已是人手一柬，個個不空，就只這一點說來，已足以令天下人驚！

各大門戶，自更無法例外，掌門人都早已收到了這份帖柬，各綠林霸主，竟也沒有落空。

凡是接到柬帖的人，不論武林各大門戶掌門，抑或是綠林巨魁，和獨善其身的高手，無不胆顫心寒！

因爲這帖柬奇怪，竟印着一艘黑色的八帆巨大石船！

而背面是個金色的「令」字，十分扎眼。

具名的那些人，說他名不見經傳，可以，但若說已經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却也並非誇大！具名柬上的人，有十位，按順序排列着，是——

蕭秋風！

雷嘯天！

過萬乘！

展翼雲！

尚自强！

古存文！

伍重遠！

强百柔！

木頭僧！

過曉梅！

明眼人或知道點內情的人，都清楚，目下具名柬上的這十位，象徵着昔日瓦解冰消了的「十君子」！

不！應該說是：「十君子」重現於當代武林了。

雷家堡在武林中，早有盛名，如今，更是無人不知了。

計算日期，相距大會之日，還有七天，而通往雷家堡的大路，已成人潮相接之勢！

雷家堡不算小，却決不廣闊寬大，漫說有數千持柬赴會的武林人，就是三兩百位，也招待不下！

但是雷家堡主人雷嘯天，却早有安排，在堡外，圍堡搭建了幾百座棚屋，足夠三千人居留。

這次大會，由這些棚屋方面，就可看出主人的心性，棚屋式樣大小，無不相同，表示了一體待遇之心。

棚屋雖是圍堡而建，却相距半里，因爲不如此，沒有足夠的空地，來搭建這多的臨時居所！

而這半里之隔，恰好派上用場。

自堡牆根起，搭好了一座比武擂台，擂台背倚堡牆，寬有十五丈，深有十丈正，大！大而堅固。

千數高手，若在半里空場上站定的話，只不過擠個小方塊的人堆而矣，設計得面面顧到！

棚屋，主人早經備好號簽，置於鋼筒之中，先來先拔，抽到那一號，住進那個棚，沒有錯！

× × ×

距八月中秋，還有三天，沿路上，既可說車如東流水，人似過江鯽，多！多得難以勝數！

論車，五花八門，五顏六色！

說人，男男女女，黑、白、胖、瘦！

有和尙、有道士、有尼姑、有花子，更有些殘肢的怪人，但也有如龍似鳳的英俊人物！

別着急！這不過是應有的現象，出奇的是，不見作主人的出面，具名柬上的十位，一位都沒有現身！

不過別認爲主人沒有現身，招待上就有了欠缺，沒有，一絲一毫都沒有，一個棚兩個人照顧，個個伶俐勤快！

有人認出來了，負責招待的人，竟是自「天下武林店」中，各處分店調派來的精選高手！

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人言紛紛，難定所以！

但是赴會的人，却都明白一點，任你是那派那家那一門戶，不管你功力技藝有多高，最好是多含笑少開口！

× × ×

距正日子還有兩天了，主人仍然一個不見！

早來的人，無事可作，人就是個天下最怪的物件，越是沒事，就越閒得發慌，自自然然都成了朋友。

有人曾給主人們算過消耗，乖乖，不得了呀，光說是千餘張臭嘴巴吃喝，天王老子也準會吃窮了他！

正日子近了，你不敢多說話，他不敢多開口，奇怪，謠言却像臘月天的西北風，不知從那裏吹到。

三兩句謠言，有人說，謠言止於智者

。謠言多了，智者也成了糊塗虫，結果，謠言攻破了心幕，現出人性的猙獰。

別的謠言，去他娘，聽也可不聽也可，但有一句謠言，却像「劉伯溫」的「燒餅歌」，人人不能不信！

那是四句話——

「八月十五開大會！

八月十三人大醉！

八月十四着大火。

八月十六埋成堆！」

這四句謠言，由今天清晨傳出，誰也不知道是從那兒傳到的，但却像瘟疫一樣，迅速傳到每個角落。

今天，就是八月十三！

現在的時刻，是接近正午！

謠言的第二句！說的是——八月十三人大醉！

因此，有些自命聰明的朋友，不約而同悄聲議論着：「老于！這謠言是眞是假，今夜就可知道了！」

那老于也不含糊，道：「老黃說的不錯，我早就注意今夜這頓飯了！」

老黃一笑道：「今夜大家要都醉了的話……」

老于嘻嘻一聲，道：「那這些謠言就是鐵一般的預言了！」

老張自然不甘寂寞，道：「因此我深信此地主人，今夜必然不準備酒！」

老于才待接話，小李巳開口道：「這都是誰也能想得到的，不算什麼！」

這句老實話，說惱了自己以爲聰明的老于、老黃和老張，老張最不心服，大嘴一噘，道：「姓李的，好像你有別人想不到的消息，對不？」

這本是句諷嘲話，那知小李却神色一變，悄聲道：「誰說沒有？」

存了和小李過不去心意的老于、老黃和老張，這時竟然忘記了初衷，也都像煞有介事般，低聲說道：「小李，是甚麼消息？」

小李心懷恐懼的左顧右盼了刹那，道：「此處人多，三位請隨我來。」

老于等三人，果然乖乖的隨着小李走了，直到阡陌之間，四外無人的地方，小李方始緊張的對他們說道：「今夜有盛大的宴會！」

老于哼了一聲，道：「這也算是別人不知的消息？」

小李說道：「席上，每桌都有美酒一罈！」

老黃道：「這也算不了甚麼，一席八個人，一罈酒……」

小李巳接口道：「每罈百斤！」

老于老黃和老張俱皆一楞，互望着說不出話來。

半晌之後，老張道：「酒雖多，喝不喝却在我們所有的人了！」

老于一聽，對呀，忙說道：「這當然了，酒多能算得了甚麼。」

小李緊張的說道：「這酒是非喝不可的！」

老黃剛才沒能接上話，現在可搶了先，道：「笑話，我今夜就不喝！」

小李搖搖頭道：「到時候你準會搶着喝！」

老黃冷哼一聽，道：「你作了我的主？哼！我就不喝！」

小李道：「怕你辦不到。」

老黃牛眼一瞪，道：「爲甚麼？」

老張和老于也同聲問道：「眞的，這爲甚麼？」

小李說道：「據說，這酒不是普通的酒！」

老黃哦了一聲，道：「是甚麼酒？」

小李聲調壓到極低，道：「你們可聽說過『芝血神丹』？」

老于嘴巴一噘道：「莫不成這酒裏有芝血……」

小李道：「你說對了，這酒是用十粒芝血神丹調成，然後分裝罈中，因此武林中人，莫不趨之……」

話未說完，老張巳接口說道：「你清楚？」

小李舌頭一吐，道：「這可不能說了，總之保不會假！」

老張喟歎一聲道：「酒中要眞有芝血神丹，今天怕要應了那句『十三大醉的話了』一句應驗，其餘幾句……」

他停下話來，又重重的歎息了一聲！

老于却道：「人人只要存了警惕，別喝得大醉……」

老黃搖頭道：「這很難，知道酒中有這千年難遇的血丹，那個又肯少喝，多喝一口就多得些好處，所以……」

老張適時接口道：「也不儘然！」

老黃道：「甚麼叫不儘然，難道這個道理不對？」

老張道：「要是醉死了呢？」

老于突然接話道：「我今夜要喝，醉死了也心甘情願！」

是的，人心就是如此，貪！貪！貪！貪！死而不悟！

有人貪獲暴利，不惜摒棄良心！

有人貪得虛名，會不認自己的父母和妻兒或丈夫！

有人扼殺了親生骨血！

有人陷害恩友良朋！

憑仗着這些血跡堆成的階石，一步步登上了嚮往的寶座，然後傲慢的、狂妄的，蔑視着那些犧牲者！

嘴角、唇邊，含着猙獰的冷笑，冷笑那些因他而喪生的寃魂，和那些求實而守義的小人物！

但是！

最後，夢終於會醒的！

美麗幻夢的醒來，至多是悵然若失而巳。

可是人生是眞實的，由眞實中，自美夢裏醒來後，得到的却是極爲殘酷的果報，和無止境的悔恨！

所愛的！遠了！死了！

所得的，那時會發現它毫無價值。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巳百年身！

假如當眞回頭時，身巳百年，罷了，往者巳逝，來日巳暮，何可追！何可憶！罷了，也就罷了！

不幸夢醒過早，年華正盛！唏噓悲也，往者自是巳逝，來日怎生得追它回來？世上沒有能使死而復生的仙丹！

那時候只好，燈孤、月冷、心寂常相伴……

傷懷、思念、追憶、嚙心扉……

× × ×

盛宴排列，人潮洶湧！

仍然未見作主人的露面，直到月臨中天！

十三夜月，最美！

十四近月圓，圓後必缺！

十五如夕陽，雖是無限好，可惜近黃昏！

十三的月，象徵着成功、成業的巔峯，此去，是一帆風順，大可放心，必能圓圓滿滿，稱心如願！

月臨中天上，萬里碧無雲。

有人說，夜難公明得天色，那是他沒有親自看過，月明星稀的夜，長空一碧，勝過日間的早晨和晌午！

突然！

那始終緊閉着的雷家堡石頭門上，挑起了一盞怪燈！

說這盞燈怪，是一絲兒也不假，怪的出了奇！

這是盞船燈！丈大的一盞船燈！

其實船燈本極平常，正月十五燈節，不論是京師的燈街，抑或是長城的燈市，多得是船燈。

但是今天這盞燈，却足稱怪哉，它通體漆黑，八片巨帆，在天空中鼓浪冲風，一面主旗，驕傲招展！

奇亮的異霞，白船艙中閃出，光是黑的！

您見過黑亮的光芒來嗎？要是見過，我就覺得您的話不足爲信了，要沒見過，您上眼瞧吧！

說出來連我也不信，但却是事實，那烏芒奇霞，透過似是嚴密關閉的中艙，竟變成了一團電光！賊亮！

但在巨大船燈附近丈區之內，您却甚麼都看不見，別說奇光異霞了，連船燈的影子也沒有！

您若站在遠處，越遠越好，只要您的確看得見，就會奇怪那是甚麼船？高掛雲天，散發着光輝！

因此，船燈一出，本來噪雜的宴席上，頓成啞雀，聽來非但不聞一絲人聲，就像是本來就沒有人在一般！接着，四面八方傳來了咚咚巨鼓鳴響，鼓聲緩疾有序，如聞天鳴，有韻，有調，聲聲動人心弦！

驀地，劃然一聲，天鼓倏止，萬籟無聲！船燈奇光映射下，三丈開外的石砌高樓平台之上，出現了十個人影，人影乍現，人潮逐漸起了話聲！

刹那，十人中，超前了一位，光彩下，看出了這人的威猛，目射岩電神光，抬右手，緩緩揮擺！

人潮靜了下來，直到鴉雀聲噤。

這人聲調高昂，如金鐘之鳴般，道：「在下本堡主人雷嘯天！」

人潮中，有人伸出拇指，悄聲讚道：「好一條漢子！」

有人說：「威風不小！」

也有人嗤之以鼻，說道：「哼！好狂妄！」

但亦有人道：「看來沒啥了不起！」

只有最關心的十四個人，在肅靜注目，仔細的聽！

雷嘯天適時重揮巨靈之掌，壓下人潮紛紛的議論聲音，神目如電，橫掃數千來客，震聲道：「敝堡及本人與請柬下具名的朋友，十五夜前，本不能與諸位相見，但因某一事故……」

話尚未了，某一角落上，傳來喊聲，道：「爲甚麼會前不能相見？」

又一人接着喝道：「武林之會，應光明磊落，雷堡主莫忘！」

雷嘯天揚聲道：「目下本人並未相詢諸位，也不到諸位發問的時候，敢請稍安勿躁，聽雷某交待一件事情！」

人潮中起了不忿之聲，雷嘯天却又接着又道：「朋友們何不將這不忿之聲，不服之意，保留到十五之夜，在正面這巨台之上，討公道呢？」

下面有人適時接口問道：「請問雷堡主，今夜現身相見是何原故？」

雷嘯天道：「爲了那四句謠言！」

另一個角落，有人揚聲道：「雷堡主對這謠言，有何看法？」

雷嘯天道：「當止於智者！」

一個如雷般的聲音，道：「設若今夜，果如謠言所說，每人大醉的話呢？」

雷嘯天道：「不知散佈這四句話的朋友，包括本人否？」

這句問話極爲技巧，那個答言，豈非就是佈謠之人？

所以根本沒人開口，雷嘯天接着又道：「百年罕見一次的大會，即將來到，期前一二日，無不興高，杯酒言歡暢論天下，自乃當爲之事！況古人曾說，一醉千般解，喝醉酒是極平常的事情，佈謠之人，摸清心理，故作驚人之句，實不值一笑！此人的用意却十分惡毒，但功效却小得可憐，用心只在使天下羣俠爲後兩句担心！試想，今夜盛宴，泰半可能玉山頹矣，如此豈非合了那二句謠言，由之無人不爲三四兩句提心吊胆了！但本人在此要告訴諸位一句話，今朝有酒，並歡迎諸位不醉不休，然後看看明朝這火，是如何起法！」

下面有不少人，紛紛動問道：「堡主，明夜若果有大火呢？」

雷嘯天震笑連聲，道：「請問諸位，若有大火，諸位都損失些甚麼？」

人潮傳出了嗡嗡之聲，三五成堆，席席相語，無不說對，眞的，赴會者，無不携兵刃，跨暗器，兩個肩膀扛個腦袋而來，大火起兮，燒不到自己，那能有甚麼損失呢？又有甚麼可怕的呢？

雷嘯天接着又道：「諸位可知，敝堡搭建這些棚屋，花費多少銀両，動員多少人力，費了多少時日嗎？」

人潮轉靜，無人應聲，雷嘯天道：「用銀三萬六千両有奇，人手日需三百名，共費時二十一天，方始完成目下的這個局面！」

人潮中又傳出讚歎聲，三萬六千両白銀，乖乖，百口之家，過大富日子，一世也用不了它！

雷嘯天聲調一轉，揚聲道：「諸位可知，若拆除這些棚屋，要多少時間，人力，和金錢嗎？告訴諸位，要一萬両白銀，一百個人工作十天！

「拆下的木料等物，那時僅值五千両白銀，並且决無希望在一年內全部售出，這樣算來，要用一萬二千両之數！

「一萬二千白銀，扣除五千，本堡尚

要再賠上七千兩銀子才夠，這是本堡精密計算過的！」

有人接口道：「堡主雄於資財，何必張揚？」

又有人道：「堡主聲明這篇流水帳，有何用意？」

雷嘯天哈哈大笑連聲，然後道：「本人至懇在座諸位英雄，那個有興，大可放上這一把火，燃它個片木不存，寸竹成灰！這樣，替本堡省了七千紋銀，和多少時間，本人在此說明，放火之人，設能出面承認，本堡必備上等美酒佳餚一桌，本人親自斟酒，並贈五百兩白銀相謝，設言不由衷，天地厭之！」

這幾句話，說得人潮變作了笑潮，笑聲可傳十里，呵呵哈哈之聲，經久不絕，嚴肅的氣氛一掃巳光。

雷嘯天將聲調提到絕高，透以眞力，道：「當然，放火之人，若能顧全自己有安穩的臥處，在十六夜再放這把火的話，本堡贈銀加倍，計一千兩！」

笑聲又起，久久始停，雷嘯天繼之道：「諸位英雄豪俠，盛宴即開，本人至至誠誠，請諸位酒到杯乾，今夜不醉不止，不醉不休！」

掌聲突起，震動天地，像萬馬奔騰，永無休止似的！

震耳欲聾的掌聲中，突然傳出清楚的話聲，道：「諸位英雄安心飲宴，恕我兄弟不陪，十五夜會！」

話聲並不高昂，但却人人聽得清楚，話罷，船行倏隱，樓頭人影消失，似是根本未曾發生過何事一般！

人潮却經久悄寂無聲，奇怪！這是甚麼原故？

原來是被那話聲所驚，人潮掌聲，震鳴耳鼓，對面交談，也難聽清，可是這最後的告別數語，却字字分明！

只憑說話之人的這份功力，在赴會數千高手中，就沒有幾個能夠辦到，舉一反三，主人的厲害可知！

不久之後，有人打破了寂靜，開始飲酒用菜，接着，一桌桌都沒了顧忌，放肚的吃，放量的喝！

十二正大門戶的掌門人，却個個暗中深服雷嘯天的這番話語，將佈謠之人費心血的詭謀，粉碎無踪！

× × ×

距離雷家堡門約十七八丈處，南角落上有桌酒席，席位雖是八個，但却只坐了四個客人。

這四個人的坐法，乍看沒有甚麼怪處，但若仔細注目，就可看出這四人的位置，透着怪異！

他們都是隔位而坐，南北坐着的兩個人，位置靠右邊，但因是用左手持筷，因之左方虛位，永遠空置。

誰也不願意和這兩位坐在一排，省得彼此的筷子和筷子，臂肘和臂肘，打起莫明其妙的架來！

東西互坐的那兩位，更好了，身旁虛空的座位，請人家也不坐，原因是空座上都有活物！

東邊那人身旁的空位上，放着一個玉盤，盤中一條通體赤紅，由頭至尾生着一道金綫的小蛇，長僅尺二！

西邊那人的空座上，却放着個人頭，眉毛鼻子眼睛和嘴巴俱全，但却不見一絲血跡，兩隻耳朵，少了一隻！

北面慣用左手的朋友，是個二十剛剛出頭的小伙子，喝酒猛烈，一口一乾杯，大有千杯不倒的氣概！

這四個人，各踞席的一面，似是根本從不相認，因之當也就互不交談，各吃各的悶酒！

突然，南面這人仰頸對目，喃喃說道：「可憐呀！可歎！這當上得不小！」

說着，淺飲了半口酒，喟歎一聲將杯放落桌上。

東面位上的人，竟接話道：「好好的喝着酒，閣下怎地敗人清興？」

說着，端起玉盤，和那赤紅的金綫小怪蛇道：「大王，怎麼樣，該咱們兩個親熱親熱了吧？」

話聲乍止，這人把臉湊向小蛇，小蛇好乖巧，倏地仰起那扁尖的怪蛇頭，在這人臉上擦了兩擦！

這人笑嘻嘻的把玉盤重又放下，仰頸喝乾了杯中酒！

南面位上的人，適時道：「尊駕剛才是罰問在下？」

東面位上的人道：「有感偶發，要說罰問嘛……也無不可！」

南面南上的人道：「貴姓？」

東面位上的人道：「王，名字却不登雅堂，叫小五！」

南面位上的人，拱拱手道：「久仰！久仰！」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閣下眞認得我？」

南面上位的人道：「認得，除了尊駕之外，別人也不會養這條『蛇魔』的！」

王小五一楞，道：「厲害厲害，如今該我拜問閣下貴姓了！」

西邊位子上的人，却接口道：「蛇魔王毒丐王小五，原來有眼沒生眼珠子！」

王小五一翻眼皮，道：「朋友，你罵我？」

西邊這人自飲自斟，頭都不抬道：「你還不該罵？」

王小五回答道：「該！說該罵的道理吧！」

西邊這人冷冷地道：「看樣子我要不說的話，你許能吃了我！」

王小五道：「客氣，我向不吃人，但是『大王』可不同了！」

西邊這人冷冷一笑，道：「大王是個什麼東西？」

說來眞怪，西邊這人話才出口，王小五玉盤中，那赤紅金綫叫「蛇魔」的小東西，却倏地飛竄上席面！

王小五搖搖頭，嘻嘻一笑，對「蛇魔」道：「不好意思吧，就算這位得罪了你，可還另外有兩位客人在呀，你怎能這樣沒有規矩？回去回去！」

「蛇魔」竄上來得快，回去得可也不慢，眞乖，也眞聽話，身子一滑，飛回玉盤之中！

王小五轉對西面這人道：「朋友，你可惹着『大王』了，沒別的話講，請把爲什麼罵我的理由說說，最好理由充足！」

西邊這人，不慌不忙道：「你是『蛇魔王』，又叫『毒丐』，你自認那命根子似的『小王』，沒人不怕，所以當成了自己的招牌！」

王小五道：「這沒什麼不對吧？」

西邊這人道：「我罵你啥來着？」

王小五道：「你罵我有眼無珠！」

西邊這人道：「那沒錯！」

王小五說道：「也許對，所以我問理由。」

西邊這人道：「王小五，你不是問南座上這位的名姓嗎？」

王小五道：「來而不往成啥禮，人家先問過我。」

西邊這人道：「所以我才說，你王小五有眼無珠，想想看，人家這種氣派，背後背着柄怪刀，又是習用左手……」

王小五不待這人話罷，喲了一聲，對南邊這人道：「該死該死，要不是兩邊朋友說明，我王小五竟然沒有想到閣下就是『刀魔』，眞是有眼無珠！」

南座上的「刀魔」歐陽彤，一笑道：「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不敢，不敢當王小五的謬讚，彼此，彼此是我也沒認出你「蛇魔王」來，於是兩人哈哈的笑了！

西邊這人此時問小五道：「毒丐！咱們這帳還要不要算？」

王小五道：「你罵的有道理，還算個屁帳。」

西邊這人一笑，道：「你那『大王』肯吃這個虧？」

王小五說道：「沒法子，牠只好認命了！」

西邊這人點點頭道：「人言毒丐『人毒心不毒』，『蛇毒事不毒』！眞不含糊，若不見棄的話，咱們交個朋友吧！」

毒丐王小五把頭一搖，道：「現在辦不到！」

西邊這人也怪，竟不着惱，也不問王小五，爲什麼現在交成朋友辦不到，只淡淡說道：「也好也好，少個朋友，就少個是非！」

毒丐王小五却道：「那你可休想，咱們的是非早成了定局！」

西邊這人又淡淡說道：「也好也好，有了是非，也就有了朋友！」

此人反反正正的這兩句，却含着深奧的哲理，乍聽來，認係半瘋，細細想，味道無窮！

毒丐王小五一笑，却突然轉對北面那年輕人道：「老弟，你也是用左手的，也揹着柄奇特的怪刀，不會是無名的人物，請問老弟，貴姓？」

北面這年輕的人好狂妄，冷冷的說道：「提名道姓的有啥道理。」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今天我算走了『背運』，專門找釘子碰，我說年輕的朋友，不說姓名無關，我是怎麼稱呼你好呢？」

年輕的人冷冷地說道：「稱我一聲『萬魔之魔』吧！」

這句「萬魔之魔」出口，「刀魔」歐陽彤，「蛇魔」王小五，和兩邊坐的那一位不約而同冷哼出聲！

年輕人適時眼皮一翻，道：「三位好像都不服氣？」

西邊那人一伸手，抓起身旁空座上的人頭，向年輕人面前桌上一放，冷着一對眼睛道：「武林中又出了位『萬魔之魔』，使老丈又驚又怕可又喜歡，見面就有緣，無可物敬，來！吃一口吧！」

乖乖，生吃人頭，聽也沒聽說過！

西邊這人把人頭一放，話說完，王小五和那「刀魔」歐陽彤，不約而同手指西邊這人道：「你是『人魔』那五岳？」

「人魔」那五岳一笑道：「正是在下，兩位別罪，咱們這是巧合！」

歐陽彤和王小五還沒開口，年輕人却道：「你們許是巧合，我却有心而來！」

三個武林道上的怪魔，神色一愕，同聲道：「有心而來？」

年輕人道：「不錯，有心找上你們三個！」

「刀魔」歐陽彤眉頭一皺，道：「有什麼事？」

年輕人冷冷地說道：「要你們歸隊報到！」

「人魔」那五岳殘眉一挑，道：「老夫歸什麼隊？報什麼到？」

年輕人道：「歸入『萬魔』之隊，報到分定名次！」

「蛇魔」王小五聽出端倪，一笑道：「你是說，我們要歸屬你的手下？」

年輕人領首道：「不錯，你們作我『萬魔之魔』，魔隊中的一員！」

「魔刀」朗朗長笑數聲，道：「小孩子，你不嫌風大，會閃了你的舌頭？」

「人魔」那五岳却嘿嘿兩聲，道：「我說『萬魔之魔』，什麼時候歸隊？在什麼地方歸隊？歸隊之後，你都是怎樣來定名次呀？」

年輕人冷冷地道：「現在先喝酒吧，酒足飯飽之後，立刻歸隊！」

「蛇魔」毒丐王小五，嘻嘻一笑道：「商量商量，不歸隊行不行？」

年輕人似是沒有聽出，毒丐王小五這是調侃的話，反而鄭重其事的把頭連搖三搖，說道：「不歸隊辦不到！」

「刀魔」歐陽彤怒聲道：「小狗，別不知好歹，老……」

沒說完，年輕人巳肅色接口道：「歐陽彤，在歸隊之前，你還不能算是我『萬魔之魔』隊中的一員，惹我火氣上來的話，可有你的好看！」

「人魔」和「蛇魔」，却接上年輕人的話鋒道：「娃兒呀！看樣子你必須把火氣提上來了！」

年輕人冷冷地掃了三個怪魔一眼，道：「怎麼？你們都不心服？」

「人魔」一指桌上的人頭，道：「服不服現在還談不到，娃兒，你先吃口人肉再說！」

年輕人嘴角掀起一絲冷酷笑意，道：「那五岳，你不後悔？」

「人魔」搖頭道：「別說叫人聽來費心思的話！」

年輕人神色越法冷酷，道：「那五岳，你還有第二顆人頭？」

那五岳一指自己六陽魁首，道：「現成現成，就在這裏！」

年輕人道：「這可是你自己找的！」

話鋒一頓，轉對「刀魔」道：「索性

叫你們見識見識，走！」

「走」字出口，年輕人凌虛把手一招，竟用「玄影攝物」的功力，將桌上「人頭」攝了起來！

接着，冷冷地說：「王小五，帶着你的『蛇魔』，隨我來！」

三個怪魔一聲不響，緊跟在年輕人身後而去！

年輕人步履安詳，但每一抬足，却已在丈外，並不見他怎樣提力，或施展輕功，已快如疾箭！

三個怪魔只是揚了揚眉毛，也一步一步相隨，直走出了十幾里路，前後仍是緊迫之勢，誰也沒勝了誰！

但這三個魔頭，都暗中有些担心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却有如此精奧的功力，不能不說是罕見！

當然，年輕人只憑這點功力，是嚇不倒三個老怪魔的，若不見個眞章，老怪魔們絕不甘心！

到了！那是一個小村落，不過十幾戶散零人家，阡陌中，一戶小農家的院內，亮着燈火！

年輕人越過水溝，到了院子，三個老怪魔相隨而進，距雷家堡大約有二十里不足的路程！

三個老怪魔，早已成了精，一看院中竟然有燈，燈下還設有座位，並已有人伺候，就知道恐怕不妙！

有道說：沒有一萬，不敢硬砸九千，這年輕人要沒有致勝的把握，怎敢早備妥一切，引來自己！

但事已至此，多想無用，到什麼地步再說什麼話就是。

那五岳因爲「人頭」在年輕人手中提着，憑心說，他放心不下，所以首先開口問年輕人道：「咱們不再走了吧？」

年輕人理也不理，院中高挑四盞燈籠，十分明亮，但坐位却只有一個，年輕人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

院中早有三個大漢伺候，座旁，有個小茶桌，放着一盞蓋碗茶，年輕人把「人頭」放在茶桌上，道：「拿茶過來！」

茶就在小桌上，這年輕人却懶得動動手，一個大漢也眞聽話，雙手把茶捧到了年輕人面前！

年輕人喝了一口，大漢接過碗去重又放好，那五岳又開口道：「小伙子，你的臭排場不少！」

歐陽彤早已不耐，揚聲說道：「小子，老夫走了半輩子江湖，什麼人物都見過了，就是還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狂妄自大的東西……」

年輕人冷冷地接話道：「這一點我不反對，所以今夜叫你們開開眼！」

毒丐王小五，突然問道：「我說小伙子，咱們往日有沒有怨寃仇恨？」

年輕人搖頭道：「沒有！」

王小五道：「那麼說來，你是別有心腸的找我們三個人了？」

年輕人道：「你們早該明白！」

那五岳恍有所悟，道：「宴前，有人暗中給了我個紙條，要我坐到那一桌上，條上說，必有奇事可看，如今想來……」

年輕人接話道：「是我令人辦的！」

王小五道：「這樣說來，以傳聲告訴我……」

年輕人劍眉一挑，道：「你們不一定會坐到一桌上，找起來太不方便，也會驚動別人，所以我施了點小手法，請你們別亂跑！」

這話，像是長者訓教子弟般，歐陽彤火上了腦門，目光一掃這年輕的人，冷哼一聲，道：「娃娃，別說廢話了，咱們刀對刀吧！」

年輕人斜望着王小五和那五岳，道：「我看，最好你們三個人一塊動手！」

王小五在任何情形上，不失風度，一笑道：「抱歉，我王小五沒有打過合手的架！」

那五岳也道：「小子，狂沒有用，老夫不跟你跑！」

年輕人冷冷一笑，却轉對歐陽彤道：「這樣你就沒有希望，施全那『魔刀九式』了！」

歐陽彤一愣，說道：「你懂我那套刀法？」

年輕人不答此問，道：「咱們刀對刀，我不會殺你，但要傷你一點皮肉，這算是教訓，也算是讓你見識見識奇學！」

說着，緩緩自位上站起，又道：「動手吧！」

歐陽彤眉頭緊皺，道：「娃兒，你雖然狂妄無知，但老夫却不忍傷你，最好你將背後的刀撤出來，免得到時候來不及格架！」

年輕人嗤之以鼻，道：「普天之下，現在能逼我先撤背後刀的人，只有一個，不過歐陽彤，那個人決對不是你！」

歐陽彤道：「別看人稱老夫『刀魔狠』，那只是因爲老夫刀法罕奇奧妙，無人能敵，而非因刀狠殺人無算……」

年輕人不耐煩的說道：「別嚕嗦了！唉，憑你的刀法，連我一根汗毛都碰不到的！」

歐陽彤就算是個泥人，也早犯了土性，沉聲道：「小子聽着，老子斷喝之時，刀式已到，注意着，小心躲，若難躲過，只要不動，不致重傷！」

年輕人却道：「歐陽彤你也聽着，當你刀法展開劈下的利那，我的刀已經到了你的頸間，任你怎麼躲，也要帶傷！不過，我這『萬魔之魔』的大隊中，少不得你，因此決不會要了你的命，你到時不必害怕！」

歐陽彤只氣得七竅噴火，厲聲道：「小狗不識好歹！留心！留心！」

「留心」二字出口，他還習慣的斷喝一聲「着」！

一聲斷喝下，只見半天上奕降銀虹，疾如電掣，光成幻幕，化作千百刀影，劈向年輕人的頭頂！

王小五和那五岳，暗中點頭，欽佩歐陽彤萬分，這一刀五斬，封死了上下左右和後方的退路，毫無破綻，眞不愧「刀魔」之譽！

這是一生中，難得的機會，王小五和那五岳，自是十分注意「刀魔」的刀法，並在思索破解之策。

等看清刀法式路之後，二人同時暗吸一口眞氣，休論當前的年輕人了，就算換了自己，這五斬怕也難全躲過！

豈料年輕人竟然毫不理會，也未取用背後的怪刀，似是歐陽彤這一刀五斬，根本不是對他劈下一般！

但當歐陽彤一刀五斬，到了年輕人頭頂的利那，只見年輕人一聲冷笑，暴喊一聲「看刀！」

喊聲中，一道金芒倏地出現，快到令人無法看清，險到使人呼吸窒息，竟穿過歐陽彤一刀五斬，先一步到了「刀魔」的頸間！

王小五驚呼一聲，道：「啊呀！好厲害的怪刀！」

那五岳却只啊了一聲，說不出話來！

突然，「刀魔」歐陽彤像木頭似的，定在了那裏，一刀五斬，自也停了下來，刀尖如鋒，離年輕人頭頂只有半寸！

年輕人的身法式子，也靜止了，但那金芒怪刀的刀尖，已插在了歐陽彤左肩上方的頸間！

一滴滴鮮血，正順着年輕人那金色怪而長的刀身，向下緩緩流動着，鮮血仍是一滴滴地滾滾而下！

那金色怪刀上，不存絲毫血跡，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只驚得「蛇魔」和「人魔」心寒胆怯！

歐陽彤依然不動一動，年輕人穩立有如泰山，王小五和那五岳這才看出，「刀魔」已被年輕人封了穴道！

王小五與那五岳看得分明，年輕人除了當「刀魔」一刀五斬臨頭時，撤刀攻出時，沒有其他的舉動。

但歐陽彤穴道竟已被封，顯然只有年輕人的金刀作怪，若說在敵人發動之先，才於出一刀，而還先封敵人穴道，後達目的之地，猶能比先發敵人的魔刀早到刹那，致敵說萬難逃生的話，這刀法神、妙、詭、譎，已到「鬼愁仙驚」的地步了！

適時，年輕人冷冷地說道：「你這一刀五斬而內含第六式的殺手，普天之下，能夠破解它的人，僅有三位，說來你很可自慰！

「當然，你這『魔刀九式』，前後四十五殺手，要比我這柄刀的話，怕今生都沒有希望了！

「如當今當你提聚內力出招之時，我以『斷脈』大法，截住你的眞氣，傷雖不重，但你的生死却已操在我手！

「歐陽彤，你若心服而肯入我魔隊，只要抬抬眼皮，我就使你恢復行動，你意下如何？」

歐陽彤非但沒抬眼皮，反而闔死了眼睛，年輕人臉上已罩着殺氣，獰哼一聲，右手一緊，金刀一顫……

「人魔」那五岳，適時揚聲道：「年輕朋友且慢！」

王小五也隨着那五岳喊出「住手」二字。

年輕人冷冷的瞥了那五岳和王小五一眼道：「有事？」

那五岳道：「歐陽兄一代高手，不幸失招，亦武林中的普通事，朋友既與歐陽兄無仇，似乎不必一定殺之吧？」

年輕人道：「他祇有兩條路走，一是應諾入我魔隊，再就是死！」

「毒丐」王小五，依然嘻嘻一聲，道：「打個商量可好？」

年輕人沉聲道：「我言出如律，沒有商量！」

王小五道：「抱歉，我看咱們是非商量一下不可！」

年輕人道：「就不商量！」

王小五道：「你是僅僅要歐陽兄入你的魔隊，還是也包括我這玩蛇的『毒丐』，和那吃慣人肉的那五岳？」

年輕人道：「你們三個都得入隊！」

王小五一笑道：「那不就必須商量了嗎？」

年輕人道：「我看不出有必須商量的原故！」

王小五道：「你的刀法，已使歐陽彤認了敗，受了制，但別忘記，我王小五和那五岳，可還沒心服呢！」

年輕人道：「這很簡單，我會叫你們心服的！」

王小五道：「是啦，那何不暫時留下歐陽兄，等你使我和那五岳也心服之後，我們三個穿在一串發落？」

年輕人劍眉一皺，沉思刹那，道：「這次就聽你的！」

話聲中，祇見這年輕人手臂一震，那金刀已經迅捷的入了鞘，而歐陽彤，穴道也自然解開！

歐陽彤看了王小五一眼，沉重的說道：「王兄太多事了。」

王小五道：「話不是這樣說，換了你，你也要答話的！」

歐陽彤長歎出聲，看看自己那柄成名五十年的「魔刀」搖搖頭，神色慘變的苦笑一聲，道：「歐陽彤依然應當感激王兄，但惜歐陽彤業無面目再苟活下去，王兄，那兄，來世見！」

「見」字出口，「魔刀」一順，削向自己的頸下！

豈料年輕人嘿嘿一笑，探手處，已將「魔刀」抓住，右手五指輕拂，「魔刀」已到了他的手中！

歐陽彤厲形厲聲道：「年輕人，你這是何意？」

年輕人一笑道：「我既看中了你，怎允許你自盡呢？」

歐陽彤道：「我願走死的那一條路，難道這不應該？」

年輕人正色道：「這是英雄丈夫的氣概，我祇有欽佩！」

歐陽彤道：「那你攔阻作甚？」

年輕人說道：「有幾句話要問先個明白！」

歐陽彤道：「問吧，請快些！」

年輕人道：「先談刀法，你是不是對我的刀法不服？」

歐陽彤喟歎一聲，道：「不瞞你說，你所施的刀法是我一生來，僅見的罕奇絕妙的神刀，實在由衷的佩服！」

年輕人道：「這樣說，你也認爲我的刀法，是勝過你了？」

歐陽彤道：「是就是是，非即是非，論刀法，我不如你！」

年輕人道：「那我可就不懂了！」

歐陽彤道：「不懂何事？」

年輕人道：「就是刀法的確勝你，你爲什麼不能入我魔隊呢？」

歐陽彤看了年輕人一眼，喟歎一聲，



道：「不說也罷！」

年輕人搖頭道：「怎能不說，這是我不明白的大事！」

歐陽彤依然祇是歎息，並不作任何解釋。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歐陽兄，我替你說可好？」

歐陽彤低頭道：「隨便。」

年輕人霎霎眼，說道：「你懂得他的事？」

王小五道：「誰都懂，祇除了你！」

年輕人搖頭道：「你們這些年紀大點的人，全是一肚子鬼！」

這句話說得三位老怪魔，哭笑不得。

王小五祇好又嘻嘻一笑，把事遮蓋過去。

那五岳却沉思刹那，道：「朋友，說出名姓來如何？省得稱呼上不便！」

年輕人劍眉連連挑揚，說道：「我姓伍！」

王小五道：「名字呢？」

年輕人一字字如敲金鐘般，道：「一個字，『仇』！」

王小五把眉毛皺成一綫，道：「這名字加上你的姓，聽來陰森森的怕人！」

那五岳道：「還好還好，這要是反個的話，更沒人敢理了！」

伍仇冷冷一笑道：「反正都是一樣，以復仇爲『吾』（伍）任，和任『吾』（伍）我去復仇，沒什麼分別！現在名字告訴你們了，還有什麼事？」

王小五道：「我們沒有事，是你問歐陽兄……」

伍仇道：「對了，你替他說吧！」

王小五道：「伍朋友，人生於世，還有很多東西要顧忌，甚至保留，就爲了這些東西，有時會以死來爭換！」

伍仇道：「什麼事？什麼東西？」

王小五道：「譬如聲譽，有時，它不值分文，有時却值千萬條性命，歐陽兄成名已久，人稱『刀魔』……」

伍仇道：「我懂了，以『刀魔』之尊，竟被個年輕人打敗，說出去太難聽了，所以他寧死也不願加入隊中，對嗎？」

王小五道：「並不全是這樣，但這也是原因之一。」

伍仇道：「還有什麼原因？」

王小五道：「別看武林中人，稱我們三個叫『魔』，其實，祇是爲了我們外觀不像正道中人而已，但我們三人並非眞是無惡不作之輩！」

伍仇道：「這和加入我魔隊有什麼關係？」

王小五一笑道：「關係太大了，伍朋友，我們不知道你這魔隊，是名爲『魔』而行事不似『魔』，抑或是……」

伍仇接口道：「對了，這怪我沒先告訴你們，我這魔隊，由我身任第一號，並不作惡，志在收盡武林中有魔名的高手而已！」

王小五心頭一凜，表面却毫不現形，道：「意圖何爲？」

伍仇道：「然後閉關精研技藝！」

那五岳心中也一驚，道：「既是所收皆爲高手，還有必須再精研技藝嗎？」

伍仇道：「歐陽彤也是高手，對刀之下，却一招即敗！」

那五岳無言可答，王小五却道：「誰來教呢？」

伍仇道：「我來教！」

王小五心頭又是一凜，試探道：「伍朋友是什麼門戶中的弟子？」

伍仇一楞，道：「門戶？精研技藝，和門戶有什麼關係？」

這句話反問得三個老怪魔俱皆一楞，我本來不錯，精研一門武技或學問，和門戶不發生關係！

「但是吾國『門戶』之見，却由來已久，今尤勝昔，論武技，似乎非少林，即武當，才夠派頭！

「談文章及治才，則須又是那門那戶才有進階，祇惜世人却皆善忘，古之經世緯業之士，多非出自高大門戶！」

王小五善談，伍仇的反問，雖已使他無言可答，但在羃以沉思之下，已有所得，含笑道：「武林門戶，各有短長，人之先天，也各有短長，因此甲可以習練之功力，乙不見得能夠學習……」

伍仇頷首接口道：「這話不錯。」

王小五如今已知，面前這個罕奇的年輕人，是塊未經琢雕的寶玉，尚未盡識江湖險詐，於是又道：「所以剛才伍朋友說，由你來教，我才問及門戶！」

伍仇道：「是不是沒有門戶，就算不得武林中人？」

王小五搖頭道：「這却未必，有多少功力罕絕的奇人，皆非其他門戶出身，不過他們最後却都留下一個門戶……」

伍仇道：「我却沒有門戶！」

三個老怪魔又是一楞，王小五如今已有所得，說話却也越加小心，嘻嘻地一笑，問道：「伍朋友這身奇特的功力，和罕絕的刀法，不知是那一位高人所傳授，可能說說聽？」

伍仇搖頭道：「無人傳授！」

王小五眉頭一皺，問道：「這不可能吧？」

伍仇沉聲道：「怎麼不可能？」

王小五道：「武技不是文章，研讀久久，心悟神會，必須有人傳授入門基步，否則內功修爲則無可獲得進境！」

伍仇道：「這却不然，我就是憑自己精研而得！」

王小五道：「可能詳示經過？」

伍仇搖搖頭道：「家慈說，此事不能對任何人言！」

王小五心頭一寒，道：「原來令堂大人……」

伍仇却已接口說道：「我先聲明，有關家父家慈的事，誰也不許多問。否則他可就是我伍仇的對頭，我決不留情……」

王小五心中暗駭，表面却道：「你已聲明過了，我們自然不會再問，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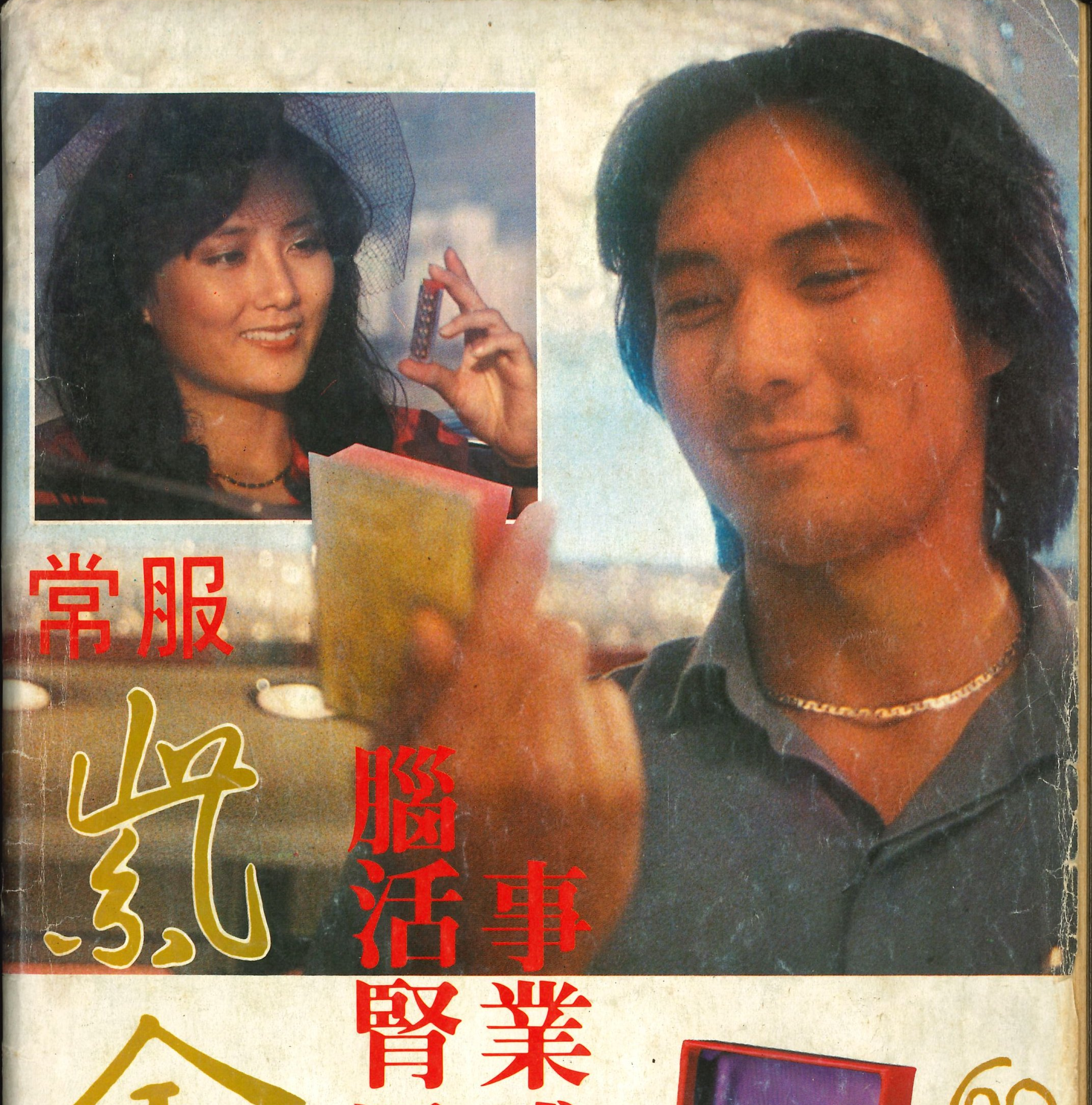
伍仇話鋒一變，道：「沒有什麼不過，現在該談你們入隊的事了！」

那五岳接口道：「伍朋友，入隊之後，隨即精研武技一年，一年之後呢？我們都是要去作些什麼事情？」

伍仇道：「管不平，除惡獠……」

王小五道：「那就不該稱爲『萬魔之旅』了！」

（未完・廿三）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